

丛书主编/何怀宏

人文译丛

名哲言行录

(上)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 / 著

Diogenes Laertius

马永翔 赵玉兰

祝和军 张志华 / 译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 phers

责任编辑 / 崔文辉



ISBN 7-206-04099-3



9 787206 040993 >



丛书主编/何怀宏

人文译丛

名哲言行录

(上)

【古希腊】第欧根尼·拉尔修 / 著

Diogenes Laertius

马永翔 赵玉岚

祝和军 张志华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 phers



0408265

B502/4

05
10

+ 240826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哲言行录：/ (古希腊) 拉尔修著；马永翔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
(人文译丛)
ISBN 7-206-04099-3

I. 名… II. ①拉…②马… III. 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0987 号

名哲言行录 (上、下册)

著者	拉尔修	封面设计	张亚力
译者	马永翔等	责任校对	崔文辉
责任编辑	崔文辉		
出版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刷者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25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640 千字	印数	1—6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099-3/B·141		
定价	56.50 元 (全二册)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芭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的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对《名哲言行录》的另一种可能读解方式

——代中译序

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是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基本西方典籍之一,关于它的作者、结构和内容、典据、原文和版本,本书原英译者罗伯特·德鲁·希克斯(Robert Drew Hicks)在他为本书撰写的长篇“导论”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因此这里不予赘述。(译者建议读者先读一下“原英译者导论”,然后有兴趣的话可回头再读读这里的文字。)而且,事实上,对于一个对古典文献没有深入研究和通盘把握的中译者来说,要在博学的古典学家面前说些什么恐怕不免班门弄斧。但另一方面,在一年有余的翻译过程中,经过反复阅读,译者也觉得似乎可以在古典学外面就本书内容说几句话;而这也许多少受一种所谓“观念史”的影响,从而从另一角度选择了一种相对不同的读解方式。当然,应当说明,这种读解与传统的读解并无冲突,相反,译者窃以为可以并行不悖。

的确,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必须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材料的选择和安排而言显得颇为杂乱冗赘,有时还不免堆积之嫌(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在流传过程中讹传佚失所致,或部分要归因于此)。尤其当作者竟然接受了“赫费司托生活的时期比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早 48 863 年,在这期间发生了 373 次日蚀和 832 次月蚀”这种说法时(见第一卷原作者“序”),我们更加不免微词以“荒唐”之责。关于此,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话——古典学家似乎都看法一致,比如,

S. Marc Cohen 等人在其所编辑的《古希腊哲学读本：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中谈到他们的资料来源时，就把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部著作列在了最后，还多少带着一种似乎不怎么信任的态度作了这样的介绍：^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公元 3 世纪)撰写了一部涉猎广泛但却不太可靠的《名哲言行录》。尽管这部著作包含了关于希腊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的生动记述，但使用它却必须慎重，因为它包含很多道听途说和杜撰捏造。

又如，Richard D. McKirahan 在其所编著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中谈到他的资料来源时也说：^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公元 3 世纪)的《名哲言行录》是一部颇有抱负但却无甚鉴别的集子，它材料广泛，涉及的哲学家从泰勒斯开始一直到我们所讨论时代结束后的几个世纪。在他所使用的两百余处资料来源中，有三类需要予以提及：第一，自公元前 3 世纪即开始记述的哲学家的传记，常常带有不可靠甚至捏造的信息；……

① S. Marc Cohen, Patricia Curd and C. D. C. Reeve, ed., *Readings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From Thales to Aristotl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5, p. 7.

② Richard D. McKirahan, *Philosophy Before Socrate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4, p. 5.

无论如何必须承认,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部著作就其所流传到我们手里的当下面目看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这可能也是古典学家们以其专业眼光打量它时所自然达致的结论。而且,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如果不是怀着一种好奇的兴趣或出于某种研究的目的的话,还很可能会觉得这本书的叙述枯燥乏味,了无意思(当然,其中记述的许多妙语巧答也可能使人忍俊不禁)。不过,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无论缺陷也好,乏味也好,这部著作也有其精彩不凡之处,比如,作者撰写的序言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失为一篇上好佳作,尤其其它也体现出作者本人其实并不缺乏对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清晰、深刻而且独到的把握;又如,除了它所保留的众所公认的宝贵资料即伊壁鸠鲁的书信和格言集外,本书第七卷论述斯多亚派学说时所体现出来的学术能力恐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材料收集者所能及。就这些褒贬而言,译者不打算多作陈述,可以相信,每一个读者阅读后自然会有各自的评判,而且似乎也没有必要得出某种统一的结论。

译者这里的目的只在于强调一种非考据非训诂的读解,这种读解并不试图条分缕析哪段记述是可靠的,哪段是讹传杜撰的,甚至也并不定位于一种严格的哲学考察。相反,译者想强调这部归于第欧根尼·拉尔修名下的幸存著作的文化史,准确地说是观念史的价值,想强调隐藏在这些庞杂文字后面的某种时代氛围和精神情趣。当然,应当说明,这种强调并不想,也不可能否认上述为古典学家们所一般持有的意见,而毋宁在于从另一种角度挖掘这部著作的可能意义,而这种意义似乎很容易让人在不经意中忽视。

实际上,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本书文本的两种侧重不同的读解态度,如果用两个词加以概括的话也许可

以这样说：一种读解注重“材料”，一种注重“精神”，前者主要考察文本的真实性，后者主要着眼于文本中可能隐含的价值观念等等。然而同时仍需说明，这样的两种态度本身并不冲突对立，而如上述，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还可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因为，我们似乎可以凭借直觉确信，材料若没有精神将成为死的材料，而精神若没有材料作为载体将无处存身。当然，这里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若材料本身并不真实，那么它所承载的所谓精神就是虚假的。对此，译者持有的一种前提信念是：如果我们的目的就在于确定文本的真实性，比如就是要确定文本中的某一陈述是否确实属于某一位哲学家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不能随便臆度；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能够肯定该陈述并不属于该哲学家，那么这个陈述是否就没有意义了呢？显然不是这样，因为该陈述还可能承载其他方面的意义，如体现出某种价值观念等等。（原英译者在“导论”中引述的一句关于普卢塔克的话也许有助于这种理解：“一个无足轻重的举动、一段评论、一句俏皮话，比围攻或战争等有伟大成就的东西更能展现人物的特征。”）就这一层面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说，“捏造”似乎不太可能是“凭空”的，因为即算我们随便说出一句话从而“捏造”了某一事实，但这句话仍旧脱离不了我们当下的文化背景，从而或多或少能够暗示或传递某种可能不乏价值的信息。正是根据这一信念，译者以为，对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文本作另一角度的读解是可能的。而这也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工作。

而在此之前应当说明，译者并不试图对这部著作作一种通盘的讨论和考察，而只打算举两个随手可及的例子进行说明；同时译者也不试图就这些例子得出某种特殊的结论，而只打算引出一些也许有助于开阔思路的问题。因为，译者相信，

每个不同的读者读后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而且,如果读者愿意的话,也会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或者,我们可以打个这样的比喻,即我们随后要进行的工作是在海滩上拾贝壳——我们睁大眼睛,随作者的文字漂流,若随时看到闪光的贝壳就捡起来打量打量,看看它是否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这样我们也许更能适意为,收获也会更多,当然也并不无视本文本身的真实性。

首先,我们可以顺着本书开篇的文字来看看作者对所谓“蛮族人”(barbarians)的态度。在本书序言里(如上文所提及的,这篇序言相当精彩,也许它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体现了本书作者的良好底蕴),作者试图交待“哲学的源起、它随后的发展、它的不同部分以及哲学派别的数目”。^①但是在一开篇我们却读到:“有人说,哲学研究开始于蛮族。”随后,我们又

① 当然,即使在这篇相当精彩的序言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某种程度的混乱,比如,作者在介绍完埃及的哲学后,就插了一句“关于哲学的起源就说这么多”,而这似乎多少表现出某种认同埃及以及其他民族成其为哲学的源起之所的倾向,而这显然与作者一开篇就明确反对哲学起源于蛮族的态度相抵牾;而且作者随后马上又说道:“但是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为哲学家或智慧爱好者的的是毕达哥拉斯”,以及,在提及了贤者和智慧之人后,又马上谈道:“哲学,即对智慧的追求,有着双重的源起:一方面它开始于阿那克西曼德,另一方面则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就这些看,我们的现有文本的确不免前后矛盾。但关于此一混乱,我们毋宁猜测,插在对埃及哲学的介绍之后的那句“关于哲学的起源就说这么多”是后人插进去的,这个人很可能认真阅读甚至分析了这本书,并在他所据有的手抄本的页边空白处随手写了一句话作为标记,以说明作者对埃及以及其他民族的哲学的介绍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然后他的手抄本又流传到了别人那里,而后来的抄录者并没有对这些页边注释加以区分(很可能就无法区分,因为我们不难想象,在逐字逐句抄录这么一大本鸿篇巨制的时候,要保持足够的清晰工整绝非易事,何况那时候的莎草纸张并不象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纸张这样印刷出了工整的横竖间隔,尤其,如果不是专业的誊抄人员的话,则更难做到了),而是不加区别地整个儿抄录了下来,于是就成了今天所见到的面目。而支持我们这一猜测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去掉的话,也完全不影响其他内容的表达,而且不仅消除了上述混乱,而且反倒变得逻辑连贯一致了。可以顺便说一句,本书后文的其他一些类似情况也有可能是出于这一原因。

读到：“但是，这些作者们忘记了，他们归之于蛮族人的成就实际上属于希腊人，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获得开始。”后面还有：“哲学的起源之所乃是希腊，它的名字拒绝使用其他说法。”不难看出，这几句话并不仅仅在于陈述作者所认定的事实，它们同时也表示了一种相当强烈的价值取舍，尤其当他说“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获得开始”时，作者似乎意味着只有希腊人，而不是蛮族人，才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开始；而且，当他将之与哲学联系到一起时，我们似乎也可以体会到哲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尽管他的书的主体并不在于作一种哲学讨论，而更多地集中于哲学家们的生平和轶闻趣事等等。当然，关于这里的“蛮族”一词，译者宁愿不取柏拉图《理想国》中提到的“敌对关系”的理解，^①而取基托在其著作《希腊人》中的理解，^②也就是说，这个词并不表示轻蔑或敌对，而毋宁在于表示一种文化气质上的差别。^③不过，当基托联系到一种所谓的“自由”精神时，我们仍旧能够多多少少感受到希腊人的一种难以抑制的自我优越之情（尽管这种自我优越并不必然对应轻蔑和鄙视），而这种自我优越之情在这里也许就蕴含在本书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文字之中。尤其，当我们想到——如果本书英译者以及其他古典学家没有弄错的话——第欧根尼·拉尔修生活的年代是公元历年的3世纪时（那个时候纯粹的希腊世界至

①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9-210页。

② 参见基托：《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部分。

③ 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后文我们也可以读到，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皮浪等等都与所谓“蛮族”人有联系，甚至还从他们那里获益颇多，而这一点也许能够支持基托的这种理解。

少在地理区域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也许要惊叹，那种多少源自伯里克利时代的精神其生命力竟然如此顽强，而这也许多少与这样一个事实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园居然能够（至少在物理意义上）存续那么长的时间。当然，这种理解不过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猜测而已。另外，就此我们还可以联想到的是，如果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种文字所体现的确实是他本人的价值倾向的话（应当说，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这也许能够让我们在看到本书原英译者在其“导论”中说“但关于他是谁、生于何时何地却没有记载”这句话时，不至于太过被动，因为，我们似乎可以就此判断，这位据说叫做“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作者至少在精神上属于正统的希腊世界。

以上是我们开篇就可以发现的一个小“贝壳”。当然，这个小贝壳也许换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时仍旧能够看到其他很多不同的闪亮颜色。但这里译者不打算再作引申，而更愿意将这种在海滩上猎奇的趣味留给读者，因为读者才是整个大海的真正主人。不过，这里值得再次说明的是，这个小贝壳的发现，不仅表明我们上文提到的那种注重“精神”、注重文字背后的价值观念世界的读解方式是可能的和可行的，而且实际上也使我们确信，这种读解与古典学家们的那种注重“材料”、注重考证和文本的真实性的读解方式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这样，在获得进一步的确信后，我们可以尝试着再来读解另一个其他方面的例子。比如，作者在序言之后紧接着叙述泰勒斯时，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三角鼎（或碗和金质酒杯）的故事，在那里作者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提供了七种不同的版本（见第一卷第一章）。而就文字而言，那里的叙述确

实显得有点繁冗累赘。但问题在于，除了本书对奇闻轶事的偏爱外，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理由使得作者丝毫不惜笔墨呢？或者，作者这种对文字的过分慷慨后面是否暗含着其他一些什么呢？抑或，我们从中能够挖掘出一些什么东西呢？关于此，我们首先从作者的叙述中可知，这个三角鼎的故事是关于所谓“智慧之人”的，而且，不论在不同版本中该故事的具体情节如何不同，其共同的归宿在于：这个刻有“送给智慧之人”字样（这一点是从后文“彼亚斯的生平”中得知的）的铜三角鼎在贤者之间传送，最终却献祭给了神。这样，我们不免可以发问：为什么连众多的贤者都没有接受智慧之名呢？导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他们各自的谦虚，还是出于某种其他更为深层的信念呢？关于此，如果我们联系他们的那种在荷马史诗中就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的追求“卓越”（arete）的精神的话，我们似乎更有理由取后者而不是前者。何况，在古希腊人中（甚至即使是在今天的西方人中），“谦虚”似乎并不成其为一种为人称道的“德性”（virtue）。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由得继续追问：这种导使众多贤者没有接受智慧之名的更深层的信念又是什么呢？关于此，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得到某种启示，即他们最终都把三角鼎献祭给了神。为什么要献祭给神呢？难道，在希腊人眼里，或至少是在贤者们的眼里，只有神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只有神才真正配得上智慧之名？所以，智慧之名最终必须归于神，而不是人，哪怕他们获得了贤者的美名？

如果这就是支持他们行为的真正信念的话，那么我们似乎不难再引申出一些什么。比如，如果智慧之名只能归于神，而非凡人所能及的话，那么这对于古希腊的四主德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在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者之

中，如果智慧专属于神，那么其逻辑的推论就会是：即使凡人可以顶戴勇敢、节制和正义之名，却不能自诩以智慧之实，否则就是对神的僭越。而且，这种读解似乎可以很自然地与“认识你自己”这句著名的箴言联系起来——智慧只属于神，凡人的任务只在于尽可能地接近神，即尽可能地去追求智慧，而要践行这一点，其首要一途就在于“认识你自己”。同样，如果我们接受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序言中的“哲学，即对智慧的追求”的说法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想象，这种对智慧的追求，即哲学，竟然是通向神、通向那伟大的奥林匹斯山的或许不甚平坦的崎岖之途。

这样，这种读解似乎就在某种程度上寓示着智慧或哲学与神之间存在着某种非同一般的关系，而这也许是古希腊哲人，或至少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哲人们所普遍持有的一种信念。甚至，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智慧与神之间的这种可能关系经常得到了突显。比如，苏格拉底不满世人以智慧自居，所以他干脆彻底承认自己无知，以免僭越神的地位。但德尔斐的女巫却偏偏因此而谕之以智慧之名，苏格拉底也由此招致嫉妒。后来，在受审以及饮鸩之时，苏格拉底所寄望的竟然也是那明知不可及而及的——神。

至此，我们又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文本中不经意地拾到了一个多彩的贝壳。但同时必须说明，上述所有引申都只是一种可能而非独断的读解。译者始终相信，读者自有其独到的眼光，一定能够这片广阔的海滩上找到各自喜爱的珍奇。比如，在面对昔勒尼派的创始人阿里斯提波的“奢侈”和“圆滑”时，在领略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机智”和“风趣”时，在读到哲学家们那些细致入微的遗嘱时，在比较书中随处可见的对智慧之人的描述时，我们都可以激起无

尽的灵感。总之，译者以为，在阅读归于第欧根尼·拉尔修名下的这部典籍时，我们不仅仅要带着一种像 S. Marc Cohen 等人所提醒的那样的“慎重”，我们更多地要带着一种灵活跳荡、自由不拘的“想象”，也许，只有把“慎重”和“想象”结合起来，在注重“材料”的同时关照其背后的可能“精神”，我们才能更好地领会和把握古代哲人们的精神情趣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哲学氛围。

本书依据英国“茱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希—英对照本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的英文部分译出。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哲所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苗力田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和汪子嵩先生等所著《希腊哲学史》第一、二卷等书，特以致谢。同时我们也发现，我们所依据的罗伯特·德鲁·希克斯的英文原译文与上述几本书中的中译文在个别地方（主要是哲学家的生平部分）有较大出入，而本着“忠实”的原则我们尽量根据英文译出。另外，本书人名地名尽量使用了汪版《希腊哲学史》的译法，个别地方也使用了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张竹明等译《工作与时日、神谱》的译法，在此一并致谢。

此外，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第九卷第 11 章“皮浪”部分和第十卷“伊壁鸠鲁”部分，我们经原译者余纪元先生本人同意，直接使用了收录于上述苗编《古希腊哲学》（1994 年印刷本）中的已有译文，具体为：（1）该书第四编第 II 部分“伊壁鸠鲁”的全部内容，包括“概论与准则学”、“致赫罗多德的信”、“致美诺益凯的信”和“格言集”；（2）该书第四编第 III 部分“怀疑主义”中的“毕洛的

生平与生活方式”、“爱那西德穆的十个论证”和“怀疑主义对其他事物的否证”。同时应当说明的是，为了保持译名和体例的统一，我们对余先生的译文的极个别地方作了改动，其他内容尽量保持了余先生译文的原貌。在此谨向余先生致谢。

我们还要感谢何怀宏先生对本书翻译作出的诸多指导，但鉴于译者水平有限，恐怕有负于何先生的期望。

最后，我们感谢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本书编辑崔文辉先生。

本书翻译具体分工如下：

马永翔：“英译者前言”、“英译者导论”、第一、二、三、四、五卷、第八卷第1章、第九卷第1章；

赵玉兰：第六卷、第八卷第2、3、4、5、6、7、8章、第九卷第2、3、4、5、6、7、8、9、10章；

张志华：第七卷；

祝和军：第九卷第12章、第九卷第11章和第十卷中除余纪元先生的已有译文外的其他部分。

最后全书由马永翔统稿，统一了译名和个别术语，且对赵玉兰、张志华和祝和军的译文的个别地方作出了适当修改。此外，马永翔和赵玉兰合作译制了原英译本的译名索引，并按照中文格式重新作出了编排；马永翔还制作了中译本的边码，另附上了原英译者提供的西文书目；张志华翻译了书中的几句拉丁文。

另附说明如下：

1. 本书所有注释以及书末附录 I、II 的译名索引中出现的卷次和页次都请参照本书边注，其中卷次使用大写罗马数字，页次使用阿拉伯数字，如“第七卷第8页”对应边码

“VII. 8”；另原英译者导论部分对应的边码用小写罗马数字标出，如边码“xii”对应原英译者导论第 12 页；

2. 本书原英译者所做注释中的节次（第……节）是标注在希腊原文上的。因此本译本只是在注释中按原文译出，但无从标注；

3. 英译者注释中的希腊、拉丁引文未作翻译；

4. 英译者注释中的引文出处，尤其是书名也未作翻译；

5. 本译本的人名、地名第一次出现时都附上了英文原文，书名和重要术语等也附上了英文原文。

鉴于译者水平有限，本译本肯定桀骜甚多，恳盼读者指正。

马永翔 谨识

原英译者前言

对这部著作的一种新的翻译尽管期待已久，但只要现在仍有指望编辑出原文本的新版本，它也许就显得是不成熟的。不过，这部著作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即伊壁鸠鲁的书信集 (Epistles)，已经出现了新的修订版；而传记的原文本几乎不可能再作出彻底的重写。人们就下述几点有实质的共识：(1) 手抄本 (MSS.) 是后来出现的；(2) 最好的波尔波尼库斯抄本 (Borbonicus) 其抄录者不识希腊文；(3) 人们所共有的那些错误极有可能来自他们所共用的原文本。要根据这样一些资料来重写一位著作家的文本无论如何是困难的；而且其困难还因这样一个不幸而大大增加，即初版 (Editio Princeps) 排印所依据的不是波尔波尼库斯抄本或帕里西恩斯抄本 (Parisiensis)，而是一个更晚才出现的被篡改了的无甚价值的抄本。

早期编辑者去除最毛糙错误的努力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而马库斯·梅波米埃斯 (Marcus Meibomius) 版本也应运而生，这个版本有伊吉第埃斯·梅内杰斯 (Aegidius Menagius) 的评注。在这个版本出版后，我们的著作家^①渐渐遭到了忽视，直到 19 世纪，才又出现了对手抄本的更全面的研究，其开创者是科贝特 (Cobet)，而尤森纳尔 (Usener) 继续了这一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第十卷。如果有人认为，对于一个首先没有修订过这位著作家的原文本的译者来

① 即第欧根尼·拉尔修，后文同。——译注

vi 说，现在这个时候进行翻译还太早的话，我深表赞同。不过在修订原文本这一点上我也一时看不到有任何结束的希望。一个新编辑者的任务将会是科贝特和尤森纳尔以及冯·德·姆尔（Von der Muehl）已经付出努力于其中的工作，其优势在于他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开始。

我只知道以前人们曾两次试图将这部著作翻译成英文：其中一个版本收录在波恩（Bohn）出版的丛书之中；另一版本出现于 17 世纪，其译者有十人，每人翻译其中一章。在其他欧洲语言译本中，可以推荐给研究者使用的我只知道两种，这两种译本都是最近才出现的：我指的是阿佩尔特（Apelt）译的德文本（1921）和比格农（Bignone）就第十卷伊壁鸠鲁译出的意大利文译本，出版于 1920 年。

我想向波斯特盖特（J. P. Postgate）博士的好意致谢，他使我注意到了帕拉丁选集（the Palatine Anthology）的新近编辑者的辑本，此外还就鉴定第尔斯的辑本给了我颇有价值的帮助。皮尔森（Pearson）教授则在阅读第七卷斯多亚派学说的校样方面做得非常之好。达夫（Duff）先生在阅读校样、撰写导论和校订第十卷诸方面给了我毫不吝嗇的帮助。已故的韦齐·霍普（Vaizey Hope）先生也给了我宝贵的帮助，时间长达一年有余，帮助我校订第六卷和第七卷的译文以及索引目录。其他七卷译文的校订和所有校样的勘误工作是由我的内兄托马斯·赫斯（Thomas Heath）爵士完成的。对所有这些朋友我都欠下了人情，但他们却不为可能漏过的错误承担责任。这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完全属于我个人。

罗伯特·德鲁·希克斯

原英译者导论

一、本书及其作者

《名哲言行录》（*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这部著作一般被归给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但关于他是谁、生于何时何地却没有记载。甚至他的名字是否正确也不是很确切。尤斯塔切斯（Eustathius）称他为拉尔特（Laertes）；在一些古代典籍中人们称他为拉尔修·第欧根尼（Laertius Diogenes），而有些现代学者认为这样排列这两个名字更为可取。然而尽管这位作者依然显得这样模糊，但他的著作因为偶然的幸运已经变得非常出名。

该书致力于描述主要的希腊思想家，并以这种方式展开希腊思辨思维的进程。关于这一主题以前有过许多著作；但由于命运无常，只有这一本保存了下来。要限制著作家的虚荣心是无用的；但可以肯定，本书作者在其最珍爱的梦想中大概没有想象过他会比他的前辈们活得更久，即，他，第欧根尼·拉尔修，会幸存下来，这个时候赫尔米波（Hermippus）和索提翁（Sotion）已经死去，而和他们一道，他越过了那长长的值得尊敬的典据家的队伍（在每个地方他都要一丝不苟地审阅他们）幸存了下来。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书自有其命运（*habent sua fata libelli*）。

虽然在晚近的著作家中提到这部著作的人并不多，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能依靠他们的帮助寻求一种文辞冒险的幸运，而这种冒险被证明是成功的。我们从博学的弗修斯

(Photius) 那里得知, 索帕特尔 (Sopater) 提到过这部著作。在我们纪元的 6 世纪, 拜占廷的斯特芬纳 (Stephanus) 引述过它三次。然后是苏达斯辞典 (the Lexicon of Suidas), 该辞典也是一部传记辞典, 它包括一些一般被归给米利都 (Miletus) 的赫绪基俄 (Hesychius) 的文章, 而这个人写作的年代大约是公元 590 年。乍看上去赫绪基俄好像熟悉这部著作。无论如何, 他曾反复摘录过一些几乎与原作完全相同的段落, 且大概出自同一些著作家。不仅弗修斯在 9 世纪, 而且尤斯塔切斯和切齐斯 (Tzetzes) 在 12 世纪都曾听说过它。上述介绍来自东罗马帝国 (the Eastern Empire)。而当君士坦丁堡使我们失望时, 这本书被带到了西方。在 13 世纪, 经院哲学繁荣昌盛, 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原始拉丁文译本正为人们译介, 而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其他伟大哲学家也产生了好奇。这时一个英国人, 邓斯·司各脱 (Duns Scotus) 的门徒沃尔特·德·伯利 (Walter de Burleigh), 通过一部题为 *De vita et moribus philosophorum* 的拉丁文著作努力满足了这种好奇, 而他的材料主要取自第欧根尼·拉尔修。15 世纪带来了学问的复兴和印刷术的发明, 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出现了一种由安布罗斯 (Ambrosius) 翻译的拉丁文译本; 半个世纪后, 其希腊原文本在巴塞尔付印。我们的著作家变得流行起来, 并篡夺了比其应得更多的权威。他是蒙田 (Montaigne) 最为钟爱的人。在其他人中, 柯梭本 (Casaubon) 和斯特芬纳 (Henri Estienne)、梅内杰斯 (梅内齐 [Ménage]) 和伽森狄 (Gassendi) 做了他的编辑者或解释者。不久后人们开始著述哲学史, 其先驱如斯坦利 (Stanley) 和布鲁克尔 (Brücker) 除重新编排和扩充他的著作的内容外, 并没有做太多工作。他得到的声望有多么大可从一件琐事看出来: 一

些编辑者竟然在荷马的原作中插入了他在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生平中所引用的六步格诗（第六卷第 63 页），尽管这些诗句在我们所拥有的《伊利亚特》（*Iliad*）的任何原稿中都找不到，而且也显然为注释者们所不知。甚至当他的权威稍微有几分衰落时，清醒的批评家仍旧意识到，在这个陶制器皿中包藏有多少宝贝。《帕罗丁选集》及其附录的编辑者在很久以前就“洗劫”过他收录的隽语诗；当梅内克（Meineke）收集喜剧诗人的残篇时，他在我们的著作家那里捞到了很多“油水”；在他那里还有蒂蒙（Timon）的许多残篇。最后，但不是最少，伊壁鸠鲁的书信和残篇（它们构成了第十卷的很大一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

要返回到这位著作家（我们同意称他为拉尔修），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提供的内在证据中——因为缺乏其他证据——总结出可信的结论。关于他的年代、他的诗歌、他的错误和弱点，以及他著述的一般方法，就可以这样一点一滴地搜集一些信息。他显然不是根据个人的知识，即不是根据事件的性质进行写作，而是在借用，在抄写，在做摘录和引述。因此为了避免把他视为一个纯粹的愚钝的编辑者或机械的抄袭者这样的错误，提及这种首创性或个人性的特征——如我们所能发现的——就是适当的。

这部书的写作年代可以暂时确定为公元 3 世纪的头几十年^{xii}。因为其中提到的最晚的哲学家是另一个不知名的塞特恩林纳（Saturninus），这个人是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的学生（第九卷第 116 页）；而塞克斯都的鼎盛时期据说是在公元 2 世纪末。因此拉尔修可能与琉善（Lucian）、

伽伦 (Galen)、菲洛特拉图 (Philostratus) 和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的克莱门特 (Clement) 这样一些著作家同时代而稍后——无论如何也不会比他们晚出很多，在时间上距阿普雷乌 (Apuleius) 不会很远，甚至更接近阿特纳奥 (Athenaeus)。

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不把拉尔修放到 4 世纪去。因为他从未提及新柏拉图主义 (Neo-Platonism) 的兴起；而且尽管人们不能太过相信他遗漏了他们，因为他从那些生活在他之前几个世纪的著作家们那里获取了大量材料，然而在这个时候，柏拉图主义已经开始复兴，当他为一个对柏拉图哲学极感兴趣的人写作柏拉图的生平时，他也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①

这不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因为既然他引用过“第一本书”的话 (第一卷第 39 页)，那么他至少已经在两本书中发表过一部《韵律集》 (*Medley of Metre*) (Πάμμετρος) 的内容。这部《韵律集》由一些关于著名人物的墓铭诗文组成，其中有许多他在《名哲言行录》中是带着有趣的自鸣得意而引用的。但说实话，它们不过是无甚价值的填料而已。不过除去他自己的作品外，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个有品味的人。他以最站不住脚的托辞所保存的卡利马科 (Callimachus) 的八行诗 (显然是因为他欣赏它们)，其份量超过了他自己写的所有乏味甚至轻率的韵文诗，这些韵文诗被适当收藏在帕罗丁选集

① φιλοπλάττει δέ σοι... ἀναγκαῖον ἡγήσασθαι ὑπογράφαι. (第三卷第 47 页)

或其附录中。^① 其中有许多因为一种奇特的判断错误被用作终场白的引子，其内容是关于人的死亡——一个贫瘠的、无甚意义的主题。因为除了极少几个杰出的例外，他笔下的哲学家不像普卢塔克笔下（Plutarch）的英雄，从表面看来只是普通的凡人，这些凡人生活平淡，老死孤床。他们的斗争和胜利、他们作出的发现和所激起的革命，都只属于文字和观念的世界。

对每一位著作家我们都希望了解其专长。但这位记述哲学家的传记作者从未宣称他本人研究过哲学，也没有给出任何暗示，表明他属于那些已获确认的学派中的一个。

在有一个段落中，^② 人们认为他说起话来好像属于晚期怀疑派。另一些人则辩称，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他在一部怀疑论著作中摘录了一段文字，而没有清楚表明他在作出引用。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可以称之为遗漏了引号。

我们也不能凭据他对伊壁鸠鲁的赞颂（第十卷第9页）而断言他是伊壁鸠鲁主义者。因为这种赞颂极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他还是可能只是在引述原始资料。而即使这种赞颂是他自己的，那也不能证明他就属于那个学派。例如，琉善在记述著名骗子阿波鲁提切（Abonoteichos）的亚历山大（Alexander）时热情赞扬了伊壁鸠鲁及其著作；而如果我们

① 在收集于帕罗丁选集的39首诗中（vii. 56, 57, 85, 87, 88, 91, 92, 95, 98, 101, 102, 104-116, 118, 121-124, 126, 127, 129-133, 620, 706, 744），只有三首（56, 131, 132）在哲学家们的“生平”中找不到。普兰努德安附录（Planudean Appendix）中包括有14首甚至更多（ii. 380, 381, iii. 128, 129, v. 34-42, vii. 19），这些诗也能在哲学家们的“生平”中找到。关于佩里安德的隽语诗（第一卷第97页）在两部集子中都出现了。

② 第一卷第109页：' Ἀπολλωνίδης ὁ Νικαεὺς, ὁ παρ' ἡμῶν.

xiv 从他的其他著作不知道他的实际态度的话，我们也许可以由此草率推断，琉善是那个派别的拥护者。但实际上，他对那个学派的赞颂是送给一个叫色路斯（Celus）的人的，这个人是罗马的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琉善将其《假螳螂亚历山大》（*Alexander Pseudomantis*）题献给了他。无论如何，较琉善少些机智而多些严肃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大致保持了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

第欧根尼·拉尔修不可能同时是怀疑论者和伊壁鸠鲁主义者。但他对这两个学派都表示了一种真实的赞同的兴趣。

通过悉心了解我们的著作家，一个公正的读者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正和一个枯燥乏味的学究打交道，这个人虚荣自负且轻信他人，读过五花八门的书，惊人地勤奋，好奇心永不满足。关于他的勤奋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当他告诉我们他在法沃里诺的《回忆录》（*Memorabilia*）中发现了些什么时（第八卷第 53 页：ἐγὼ δέῳρον），我们不得不相信他亲自研读了它，而且也许还把这种研读视作和发现一样的乐趣。他给无数的有趣故事添加了法令、墓铭诗文和书信，在其他记录中还有不下六位哲学家的临终遗言和遗嘱。

xv 首先，要弄清楚这本书里有多少内容是借用的很难。其大量的参考文献使它显出一副博学的样子，直到它渐渐使我们了解到，其中许多可能来自一个拉尔修正在抄录的早期著作家。他所引用的两百处原始资料中有多少是他亲自读过的，我们无从确知。但作出这样一种设想却是合理的，即他研读过其中最著名的著作家，比如赫尔米波、索提翁、阿波罗多洛（Apollodorus）、德米特里乌·麦格纳（Demetrius Magnes），因为他引述他们是如此地随意流畅。同一个（或至少是相似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流传，后来的编辑

者可以利用更多先辈们的记述。这几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现代，比如，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就总是在为人们重写。创新出自选录和编排，而不是研究；材料大体相同，但其结构会随着各个时代的风尚而有所不同。在我们的著作家所处的时代，其风尚倾向于个人的细节、奇闻轶事和机智的格言警句。关于此一方面，第六卷和第七卷有精选的范本。这种风尚在著作家们那里激起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式，其典范是阿特纳奥，尽管埃利安（Aelian）和《十位演说家》（*Ten Orators*）的传记作者也有染于此。这些著作家们看来已经洗劫了早期的文献资料，以期发现任何新奇惊人的东西，发现老故事的其他说法、事件的新鲜描述、未出版的回忆录、令人吃惊的插曲等等。据说普卢塔克会心甘情愿用整卷的无聊记述换取仅仅一条宝贵的奇闻轶事，在他看来，“一个无足轻重的举动、一段评论、一句俏皮话，比围攻或战争等有伟大成就的东西更能展现人物的特征。”^① 拉尔修也持同样的态度，只不过他有时满足于更拙劣的材料。

他不作批判，为一个不作批判的年代写作。他接受了七贤（the Seven Wise Men）的传说——这些人相互拜访，交流信件；他甚至接受了他们的诗句，这些诗句为那个严格的历史学家洛本（Lobon）所罗列。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的《古代显贵》（*On Ancient Luxury*）、本都斯（Pontus）的赫拉克利德（Heraclides）的一篇对话和丁纳尔库（Dinarchus）的一篇法庭辩论演讲，都是对他的很好证明。然而必须承认，

① *Vita Alex.* p. 665 init. πρᾶγμα βραχὺ πολλάκις καὶ ῥῆμα καὶ παιδιὰ τις ἔμψαυεν ἥθους ἐποίησεν μᾶλλον ἢ μάχαι μυριόπεκραι καὶ παρατάξεις αἱ μέγισται καὶ πολιορκίαι πόλεων.

他混入的错误很少是冒失的；他添加的细节很少会损害在其他方面一致的描述。他插入了很多搅乱上下文的无关主题的事件，这是一个常见的毛病，这一毛病在关于苏格拉底的审判（第二卷第 38 页：sqq.）、柏拉图的教育（第三卷第 5 页：sqq.）、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死（第八卷第 67 – 72 页）以及伊壁鸠鲁的花园（第十卷第 10 页）的记述中，都有典型的体现。在那些地方他补充的材料并不合适，因而其脱节反倒变得更糟；这对于散落在第十卷伊壁鸠鲁的文本中的那些边页注释或评注来说尤其真实。^① 与此相似，在记述哲学家们的生平时，他展开的主要叙述可能会因为插入不可靠或不连贯的细节而受损害，甚或部分会被抹消。^②

还有一些错误要归因于对大量摘录的粗心处理，以致有些哲学家看起来好像进入了错误的“生平”，例如在第二卷的第 1 页，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的发现被归功于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而这只是许多类似错误中的第一个：像这样他连续混淆了阿凯劳斯（Archelaus）和阿那克萨戈拉、塞诺芬尼（Xenophanes）和色诺芬（Xenophon）、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xvii

值得注意的还有历史典故（allusions），当我们接触到公元前 3 世纪的事件时这些典故变得尤其频繁。其中有一些提出了使专职历史学家都感为难的问题。例如，阿尔凯西劳（Arcesilaus）对其结果没有表示庆贺的那场海战是什么？（第四卷第 39 页）；导致希帕库斯（Hipparchus）破产的那些事

① 尤森纳尔在第十卷第 74 页的一个评注中写道，“*Hiat oratio, uerbis genuinis scholio intruso expusis*”。

② 参见第二卷第 16 页、第九卷第 18 页、第九卷第 50 页的注释。

件是什么？（第五卷第 55 页）；关于人们所断定的那次雅典人颁令赠给芝诺（Zeno）一顶金质王冠的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第七卷第 10 - 12 页）。其他事件也只有通过参考那个时代的政治状况才能得到澄清。^①

确实，拉尔修对哲学问题的兴趣几乎经常只是第二位的考虑。不过他偶尔也会担心——因为忽略他的主题的这一部分而失去赞誉。关于昔勒尼派（第二卷）、犬儒派（第六卷）和斯多亚派（第七卷）的哲学，他详详细细讲个不停。而伊壁鸠鲁则被允许自己讲话。

总而言之，《名哲言行录》更多属于文学而不是哲学。对于碰巧成为哲学家的那些文人学者的传记而言它是一个贡献。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流传至今的这类古老传记是如此之少。也正因为其中拉尔修本人的影子非常之少，它的魅力和重要性就更大了。大体而言，他只是复制了他所接收到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杨布利柯（Iamblichus）和波菲利（Porphyry）记述的毕达哥拉斯跟他记述的毕达哥拉斯比较，可以拿奥林匹俄多鲁（Olympiodorus）笔下的柏拉图跟他笔下的柏拉图比较，可以拿普卢塔克的梭伦跟他的梭伦比较，在任何一个这样的比较中，他都没有理由要表示惭愧。

二、本书结构和内容

本书题名简要说来就是《哲人言行录》（*Lives and Opinions* xviii

① 普卢塔克在德米特里乌的“生平”中给出了很多相关信息；在那里普卢塔克弄错了。我从塔恩先生（Mr. Tarn）的 *Antigonus Gonatas* 中受益颇多，这个人颇具启发地利用了拉尔修那里的典故。

of *The Philosophers*), 更确切地说则是 (据手抄本 P): Βία καὶ γνῶμαι τῶν ἐν φιλοσόφοις εὐδοκιμησάντων καὶ τῶν ἐκαστη αἰρέσει ἁρεσκόντων ἐν ἐπιτόμῳ συναγωγῇ。弗修斯称它为 φιλοσόφων βία, 尤斯塔切斯称它为 σοφιστῶν βία。它没有献辞。但第一卷开头有一个序言, 提及了希腊之外的各个思想流派 (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 如波斯的祆教僧侣 (Magians)、迦勒底学派 (Chaldeans)、印度的苦行僧 (Gymnosophists) 或托钵僧 (Fakirs)、德鲁伊教团 (Druids) 等, 其中有一些被认为 (并不是没有原因) 比任何希腊哲学家都更为古远。

在这里解释一下术语的区别 (其本身并不重要, 但却并非不会带来严重后果) 也许是方便的。在我们谈及哲学“派别 (school 或 schools)”的地方, 希腊人更愿意讲哲学家的“师承 (succession 或 successions)” (διαδοχαί)。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声称追踪了两个这样的师承: 东方的伊奥尼亚人 (Ionian) 和西方的意大利人; 而在这两个师承中找不到容身之所的某些“游荡者”则垫在了后头。“师承”这同一个词还用于学派领袖, 比如“阿姆拉斯 (Amurath) 继承阿姆拉斯”; 而在各个学派里每个头领都给门徒传下学说并授以职权, 这样, 头领们的系列就纳入了一个世系或宗谱。这是这样一种方法的结果: 我们倾向于区分思想家及其对思想的影响, 而要适当理解这种影响的话, 我们必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 而与开辟一个新的国家不同, 我们用地理区域来概括它。因此拉尔修分别在第一、二、八、九卷中讨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the Pre - Socratics), 使从泰勒斯 (Thales) 到柏拉图的过渡急速完成, 只留下四或五个中间阶段; 而对毕达哥拉斯派和爱利亚派 (Eleatics)、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和恩培多克勒则讨论很多, 且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中很

晚才加以介绍。

可以肯定，整个第一卷与哲学的关系不大。它讨论泰勒斯、梭伦（Solon）和那些精于风流韵事的人，这些人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关于他们，作者编织了一个浪漫之网。在第二卷中，开始于泰勒斯的伊奥尼亚师承经由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阿那克萨戈拉和阿凯劳斯到达苏格拉底（第二卷第五章）。在把哲学引入雅典后，我们的著作家在第二、三、四、五、六、七卷中一直逗留在雅典或其紧邻地区。这样，伊奥尼亚师承就追踪到了许多分支。意大利师承随后在第八卷中得以展开，其中包括恩培多克勒和欧多克索（Eudoxus）。在那里仍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其中各个学派的创立者尽管成就较少，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否认，这些在第九卷和第十卷中多少当成了一种附属品。在第九卷中，跟随在赫拉克利特后面的是爱利亚派、原子论者（Atomists）、怀疑派（Sceptics）、阿波洛尼亚（Apollonia）的第欧根尼（Diogenes）——“一个过了时的伊奥尼亚人”，而智者普罗泰戈拉也包括在其中。最后，和献给柏拉图的一样，献给伊壁鸠鲁的是整整一卷。而送给拥挤在结尾两卷中那些非常不同的派别的，是一个共用的名称：“零星派（Sporadics）”。

这十卷书长度各不相同。其中第七卷最长，然而它传到^{xx}我们手里时已经损毁颇多。关于此的证据，是以P知名的巴黎抄本的抄录者在哲学家的生平前添加的索引。就其他卷次而言，那里列出的哲学家与我们的文本相一致；但它为第七卷列出的名单包括22个名字，其中只有前三个现存在P或其他已知抄本中。佚失“生平”的篇名包括：塔索斯（Tarsus）的芝诺、第欧根尼、波埃苏（Boethus）、阿波罗多洛、

涅撒基德 (Mnesarchides)、涅萨戈拉 (Mnesagoras)、涅斯托尔 (Nestor)、拜西里德 (Basilides)、达旦鲁 (Dardanus)、安提珀特 (Antipater)、赫拉克利德、索西根尼 (Sosigenes)、帕奈提乌 (Panaetius)、卡托 (Cato)、波西多纽 (Posidonius)、阿塞诺多鲁 (Athenodorus)、第二个安提珀特、阿里乌丝 (Arius)、科尔奴特 (Cornutus)。如果对所有这些人都作出即使是一般充分的讨论的话, 这本书的内容将会翻番。无论如何, 这一点是否解释了它的损毁只是猜测之事。

对柏拉图和伊壁鸠鲁的讨论不成比例与其说是因为大量的传记细节, 不如说是因为插入了大量补充材料。第三卷包括一段引言——与阿尔比努 (Albinus) 的那段极为相似, 然后叙述了柏拉图哲学, 其后是对柏拉图学说的摘要; 第十卷主要是由从伊壁鸠鲁著作中选录出来的摘要组成, 这也许是在保存这部收藏轶闻和故事结局的集子中的最珍贵的材料。

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的生平也是相对有价值的贡献, 这是因为他使用了西西里历史学家蒂迈欧 (Timaeus) 关于恩培多克勒的记载和博学家亚历山大对毕达哥拉斯的记载。第七卷 (第 39 - 160 页) 关于斯多亚派学说的摘要全面而且可靠。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三位伟大的斯多亚主义者的生平可以作为能够媲美一部百科全书的文章。^{xxi} 作为文学性质的描述, 波勒谟 (Polemo)、克冉托尔 (Cran-tor)、克拉特斯 (Crates) 和阿尔凯西劳的生平具有很高的价值, 其程度不会低于关于里柯 (Lyco)、美涅得谟 (Menedemus)、皮浪 (Pyrrho) 和蒂蒙的记述。

另一方面, 作者对早期思想家——无论是伊奥尼亚派或是爱利亚派——的讨论有点马虎草率, 全然配不上他们的巨

大影响和声望。赫拉克利特成了一个滑稽形象；对巴门尼德（Parmenides）、爱利亚（Elea）的芝诺、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的记载则极为贫乏；甚至关于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他告知我们的都是如此之少！

在某种武断的时间限制中，他所追踪的师承已经完成：那里对著名人物很少有遗漏，但欧德谟斯（Eudemus）、开俄斯（Chios）的梅特罗多洛（Metrodorus）和瑙西芬尼（Nausiphanes）却几乎没有提及。学园派在克利托马库（Clitomachus）那里就停止了；以致根本没有提及拉利萨（Larissa）的腓洛（Philo）或阿斯卡伦（Ascalon）的安提俄库（Antiochus）。逍遥派则结束于里柯。关于后期怀疑派（Sceptics），我们的著作家在列数其师徒时没有讲述他们的生平或学说概要。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目录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the Alexandrian Library），但忽略了其新版，这个新版是由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下的罗得斯（Rhodes）的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编辑的。

除上述遗漏外，有人还发现了这样的迹象，即这部著作，以它现在的样子，并不是它的作者原来所构想的最后形式。在第十卷第29页和第三卷第47页，它以单称的形式提及了读者，其自然的推断就是，对柏拉图哲学深感兴趣的那位女士就是作者的女主顾——不仅柏拉图的生平，而且整部著作都是打算送给她的。相应地，我们应当指望有一个献辞。但其机会也许给耽搁了，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在这部著作完成之前这位女士就去世了，或者就不再受到拉尔修宠爱。至于她的身份，人们作出的猜测（关于3世纪早期人们一般都缺乏信息）不外乎两个名字：一个名叫阿里亚（Arria）的女人，伽伦提到过她；或者是塞蒂穆斯·塞佛留斯

xxii

(Septimius Severus) 的妻子，即女皇朱莉娅·多姆娜 (Julia Domna)，她死于公元 217 年。

总的说来，这部著作没有完成这一观点看来并没有得以辨明。毫无疑问，第十卷第 138 页的最后六行，亦即这部书的末尾（在那里是作者本人在说话），看来明确指向了相反的结论：“现在，通过引述他的《格录集》(Souran Maxims)，让我为这位哲学家的生平以及我的整部著作贴上封签；此后我将结束整部著作，使它的结尾与幸福的开头相一致。”无论如何，这最后一卷给领向了它所意想的结论。

第十卷中补白 (padding) 的数量也许看来有点奇怪，但其原因在于拉尔修所使用的资料来源，而不在于他使用这些资料的方式。这一点促使我们考虑他所使用的典据以及他得自其前辈的恩惠的一般问题。

三、《名哲言行录》的典据

《名哲言行录》的主要典据起始于公元前 3 世纪，而关于它们的探究开启了希腊文献资料中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篇章。确实可以这样说，柏拉图以及其他苏格拉底式对话 (Socratic dialogue) 的著作家，在某个方面已经把传记作者的技艺臻于完善；但是天才和魅力、原创性和探究的精神——^{xxiii} 亚里士多德给予了它们以恰当的赞扬^①——却容许，而且要求掺合一种艺术的虚构，这种虚构对于忠实的记述而言是陌生的。此外，阿里司托森 (Aristoxenus) 和历史学家涅安塞斯 (Neanthes) 则放纵驰骋于奇闻轶事之中。但其真正的

① 亚里士多德，*Pol.* ii. 6, 1265 a 11.

先锋很可能是卡里斯都 (Carystus) 的安提戈纳 (Antigonos), 这个人大概生活于公元前 290—239 年。他生于优卑亚 (Euboea), 是埃雷特里亚 (Eretria) 的美涅得谟的学生; 他大约在公元前 270 年来到雅典, 此后去了帕加马 (Pergamum)。他本人是一名艺术家, 就雕刻和绘画进行著述; 但他的主要著作是关于其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的生平。对拉尔修来说, 安提戈纳是其第四卷的首要资料来源, 这不仅就拉尔修对阿尔凯西劳的记述而言是如此, 就对阿尔凯西劳的前辈波勒谟、克冉托尔和克拉特斯的记述而言也是如此。很有可能, 美涅得谟 (第二卷第十七章)、里柯 (第五卷第四章)、芝诺 (第七卷第一章)、狄奥尼修 (Dionysius) (第七卷第四章)、皮浪 (第九卷第十一章) 和蒂蒙 (第九卷第十二章) 的生平的大部分资料都出自这同一个来源。关于所有这些人物, 人们都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文风古怪、辛辣、流畅、好用循环句、论述模式独特。安提戈纳的目标看来在于, 对他所认识的或在谈话中听说的人做文学描述或人物速写。他尤其注意他们最喜爱的诗歌、他们在文学上的品味, 当然还有他们的作品, 同时还留意他们的文风。他们的哲学主张在他那里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而且只有在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时才会予以提及。他是一个天生的叙述家, 擅长从第一手或得自口头证言的故事中辨识出最可信的说法, 对于拉尔修之前的许多编辑者来说, 他是一个淘金场。

士麦拿 (Smyrna) 的赫尔米波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卡利马科的学生, 第欧根尼·拉尔修对他作出的引用甚至比引用安提戈纳还多。他的 Βίαι 大体是研究著名文人学者的, 并因细节充分而倍受关注。他喜欢寓言、冒险故事和恶毒的流言蜚语。尽管他学识广博, 但历史准确性不是他唯一的目标,

xxiv

这从他对其所记载的主人公的死亡的一些着色颇多的描述可以判断出来。因为他曾经访问过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他给出了其著作的详细目录；作为逍遥派成员，他使用过亚里士多德和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的遗嘱。

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的传记类型。这种传记有时通过回忆的形式表达对学派创立者的敬重，例如通过斯彪西波（Speusippus）对柏拉图的回忆（第三卷第2页），或者通过阿波罗多洛对伊壁鸠鲁的回忆（第十卷第2页），等等。

随着公元前2世纪的到来，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发展。赫尔米波及其模仿者曾经不加区分地对待他们笔下的主人公。而下一步则要挑选出某一类型的人物，如诗人、历史学家或演说家。

亚历山大里亚的索提翁对哲学家有专门的研究，并在公元前200年至170年间出版了他那题为 $\Delta\alpha\delta\omicron\chi\eta$ 或 $\Delta\alpha\delta\omicron\chi\alpha\iota$ 的伟大著作。为此目的，他使用了塞奥弗拉斯特的《自然论说》（*Physical Opinions*）的删节本。索提翁的著作很可能包括13个卷次，但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所作的引述，我们无法形成任何关于其编排的明确概念；但是，因为他的第二卷讨论阿里斯提波（第二卷第74、85页），第四卷讨论柏拉图或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第六卷第26页），第七卷讨论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第六卷第80页），第八卷讨论克律西波（Chrysippus）（第七卷第183页），第十一卷讨论蒂蒙（第九卷第110、112页），看来他和拉尔修一样，给予了从苏格拉底到犬儒派和斯多亚派这一师承以同样显著的地位。值得注意的还有，除晚期斯多亚派（现已佚失）和学园派（Academics）、卡尔尼德（Carneades）和克利托马库的生平外，在第欧根尼·拉尔修作品里，很少有人其生平比索提翁更晚。

我们的著作家在两个例子中（第二卷第 85 页和第六卷第 80 页）引述过索提翁的这样一些评论，这些评论是关于那些已经编以目录——也许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著作的真实性的。

另一个以批评家面貌出现的传记作者是萨提罗斯 (Satyrus)，关于他第欧根尼·拉尔修引述过九次。在第六卷第 80 页，据说他曾经否认过某些题献给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的著作；但当他转述苏格拉底有两个妻子的故事（第二卷第 26 页），以及认为阿里斯提波的著作《古代显贵》 (*On the Luxury of the Ancients*) 是可信的历史记述时，他关于可靠证据的标准决不是很严格。

索提翁的著作，无论是二十三卷还是十三卷，一定曾被认为很长，因为赫拉克利德·勒姆布 (Heraclides Lembus) (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81 – 前 146 年) 曾以六卷本出版过他的 *Διαδοχή*。罗得斯的索西克拉底 (Sosicrates) ——这个人也生活在公元前 2 世纪——也写过一本 *Διαδοχή*，这本书拉尔修引用过十二次，其中三处来自第三卷。还有，罗得斯的安提司泰尼 (Antisthenes) 也写过一本 *Διαδοχή*，拉尔修对之引用过十次。他写的关于其母邦罗得斯的历史在波利比埃 (Polybius) 看来是一本重要著作。他将哲学史至少追述到了克里安忒 (Cleanthes) 那里。

雅典的阿波罗多洛是另一位著作家，他对于后来的任何传记史编纂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大约在公元前 140 年，他以喜剧三音步体出版了 *Χρονικά*，这是一部年表纲要。尽管该纲要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它在编排和有条理地考察历史方面，标志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进步。阿波罗多洛的方法的一个备受称赞的范例，出现在这样一个段落之中（第八卷第

xxvi

52 页)，在那里他驳斥了那个许多人已经深陷其中的错误，即认为恩培多克勒生活在雅典人远征西西里的年代。^① 他的 *Χρονικά* 赢得了持久的赞誉。拉尔修是希腊哲学中更早也更可疑的人物，引用了这本书给出的年代，因为前述著作家无疑也引用过它们。

总之，如果说现代的研究和最近的争论已经证实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罗得斯的索西克拉底和雅典的阿波罗多洛是我们的著作家的主要资料来源。

与上述著作家（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确信，他们具有某种探求真理的欲望）的辛劳相比较，阿戈斯（Argos）的洛本——拉尔修引用过他两次（第一卷第 34、112 页）——必须被认定为是一个蓄意的伪造者。在其著作《论诗人》（*Upon Poets*）中，他归给泰勒斯的诗有 200 行，但归给厄庇美尼德（Epimenides）的除了一部长 4 000 行的韵文诗外，还有两首各长 5 000 行和 6 500 行的长诗。如果这些著作曾经存在过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公平地确认洛本就是它们的作者。

生活于公元前 1 世纪的有博学家亚历山大，以及两个麦格尼西亚（Magnesia）学者德米特里乌和狄奥克勒（*Dio-
xviii cles*），拉尔修对他们作了相当多的引用。德米特里乌与西塞罗（Cicero）都是阿提库斯（Atticus）的朋友，他还将其著作

① “文法学家阿波罗多洛在其《编年史》中说，恩培多克勒是麦同的儿子，而格劳科斯说，他在图里创立后不久就去了那里”；然后在稍下的文字中他补充道，“说他离开家乡前往叙拉古，并在那里反抗雅典人的那些人，在我看来完全不了解事实；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或者已经不在人世，或者已经非常老迈，从而这使得这一说法不能成立。”

《论和谐》（*On Concord*）题献给了这个人；他在一部题为 xxviii
《同名城市》（*Cities which have the same Name*）的著作中开辟
了一条新的研究（或者说编辑）路线。这一路线在一部更为
有用的著作《同名诗人和散文作家》（*Poets and Prose - writers of the same Name*）（拉尔修对之作作了这样的简单引用：ἐν
τοῖς Ὀμώμοις，见第一卷第 38 页等）中得到了坚持。德米
特里乌试图这样消除的那种混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中突
显出来了。拉尔修有时引述索西克拉底，有时引述罗得斯的
索西克拉底，经常使读者不能确知他所指的究竟是哪一个是
亚历山大、哪一个安提司泰尼、哪一个德米特里乌，或哪一个
赫拉克利德。

狄奥克勒是诗人米利亚格（Meleager）的朋友，他年青
时在科斯（Cos）和他住在一起；他写了一本《哲学史纲要》
（*Compendium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Διαδρομὴ τῶν
φιλοσόφων）。我们的著作家对他作了十五处引述，其中八处
在第六卷，都是关于犬儒派的；狄奥克勒看来对犬儒派有特
别的兴趣。当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于 1868
年提出“拉尔修所追奉的典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所
盯住不放的正是狄奥克勒。根据像第七卷第 48 页那样的段
落，尼采草率地推断，拉尔修是一个纯粹的抄袭者，除了他
自己的隽语诗和少数评注外，他的材料都抄自狄奥克勒。

亚历山大是大名鼎鼎的博学家，在他众多的作品中包括
一本《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ἐν ταῖς διαδοχαῖς
τῶν φιλοσόφων，第八卷第 24 页）。

在帝国时代——当我们从亚历山大时代过渡到罗马时代
——权威典据变得更少了，否则拉尔修在提到它们时会保存
更多东西。帕菲拉（Pamphila）（Παμφίλη）生活在尼禄

(Nero) 统治的时代, 据弗修斯说, 她写了一部题为 Συμμεκτῶν ιστορικῶν ὑπομνημάτων λόγια 的著作。拉尔修满足于一个更简单的提法, 即“在她的评注中”(ἐν τοῖς ὑπομνήμασιν)。看来她整理了一本类似读书札记的东西, 在其中她做了一些关于她所感兴趣的古文献研究的要点的条目。^① 拉尔修提到过她八次, 引用了她的著作(据苏达斯辞典记载, 她的著作包括三十三卷)的第二、五、七、二十二和三十二卷。

我们的著作家读过普卢塔克的著作这一点, 无疑可以由其引述以及明显取自这同一起来源的材料得到证明, 尽管普卢塔克的名字并未予以提及: 例证可参见第四卷第 5 页〔关于提蒙尼德 (Timonides) 的历史著作〕。

拉尔修确实从之受惠良多的最后一位前辈是法沃里诺 (Favorinus), 其所在时代的最杰出智者。法沃里诺出生在高卢 (Gaul) 的阿勒斯 (Arles), 以其学识和雄辩闻名于世; 他是普卢塔克和赫勒德·阿提库斯 (Herodes Atticus)、弗朗托 (Fronto) 和犬儒主义者德米特里乌的最亲密的朋友。格利乌 (Gellius) 是他的忠实仰慕者。他受过哈德良皇帝 (the Emperor Hadrian) 的宠爱, 但随即失宠, 于是雅典人捣毁了他们曾为他树立的铜像。他著述甚丰。拉尔修引述了他的《历史杂记》(Miscellaneous History) (Παντοδαπή ἱστορία 或 ὕλη: 也许《各种研究》(Miscellaneous Research) 是一个更好的译法)(见第三卷第 24 页, 第八卷第 12、47 页), 还引述了他的《回忆录》(' Απομνημονεύματα) 的不同卷次(见第一卷第 79 页、第四卷第 5 页、第三卷第 40、62 页)。像他的朋友普卢塔克一样, 他的著述部分是关于历史的, 部分是关于哲学

① 比较 Aul. Gell. xv. 23.

的。从拜占廷的斯特芬纳所据有的文章 *Ποτεῖς* 可以推断，^{xxix} 他就帕菲拉的历史著作做了摘要。有人作过推断，认为法沃里诺是拉尔修愚蠢地加以抄袭的唯一典据，但这种推断明显不能成立。^① 从总体上看，拉尔修不太可能盲目跟从前人的任何单一一本编纂物；而即使他这样做了，由于指出资料来源的名称从而泄漏自己的秘密，这在他那里也是不明智的。确实，人们的怀疑态度本身现在倾向于承认，他无疑亲自研读过某些著作家，并为了自己的著作特意从他们那里做了选摘。关于法沃里诺和狄奥克勒，这几乎是肯定的；我们还可以加上帕菲拉，尽管有假设认为法沃里诺可能删节过她的著作。

这里可以稍作停顿。的确，很多人会猜测我们会如何称呼其“工作间的秘密 (secrets of the workshop)”——我指的是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由如此多的著作家收集的信息流进了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之中。当不诚实的剽窃的指责不再得势时，认为第欧根尼·拉尔修是在进行编辑的见解获得了承认（例如，尤森纳尔在他的《伊壁鸠鲁》(*Epicurea*) 中就采纳了这种见解），这种见解将把编辑者^②降级成了一个无名小卒或一个影像。就第十卷而言，下面有一个这样的概要说法：“可以猜测有一本更古老的——“生平录”——作为它的基础，这本书大概出现于我们纪元的第一个世纪。于是某位读者（如我们所愿意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拉尔修或其他什么的）为他的抄写本增补了很多附加材料，比如给论伊壁

① 参见 Wilamowitz, M., *Epistola Critica in Phil. Unters.* iii. 142 sq., 尤其是 “qua tandem de causa totiens Faurini nomen posuit, si omnia ex eo sumpsit?”

② 即指第欧根尼·拉尔修。——译注

xxx 鸠鲁的那一章添加了三封信，等等，这跟我们今天有时在一本书的抄写本的空白页上插入一些碰巧使我们感兴趣的附加材料的做法是一样的。在第三阶段，这一抄写本连同它的异质材料（即原文本和补充的附加材料）落入了另一个抄录者的手里，这个人转抄了这一抄写本的内容——如它们在现存的手抄本中所呈现的那样，而根本没有考虑校订或书面格式。我们的拉尔修的文本当然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格式且不连贯的整体，这个整体会以这种被信以为真的方式呈现出来。”^①

与此相反，本“导论”通篇都作了这样的假定，即这位“传记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擅长评注的“读者”，最终才是一位“转录者”。这是一个更简单的假定，其一般特征或者说通篇的联结点只是一种持久的根深蒂固的引用习惯。我们也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可以说明，那个在第一卷第 39 页中引用了自己的隽语诗的著作家为什么不应当是这样的同一个人，这个人在第十卷第 138 页中得意地结束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在自己编排伊奥尼亚和意大利师承的哲学家们的生平之前，预先解释了不同学派、团体和师承所提出的不同观点（第一卷第 13 页：sq.），同时还补充了他在第八卷第 91 页中加以解释的“零星派”。此外，在其他地方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表明，他是如此缺乏好奇、勤奋或能力，以致那些塞满了伊壁鸠鲁的书信和《格言集》的评注（*scholia*）或边页注释不能归功于他。

现在如果我们从哲学家的生平转向他们的学说的话，同

^① Bywater in *Class. Rev.* ii. p. 278.

样清楚的是，道路已经为一个诚实而勤奋的编纂家铺平了。不同学派和不同独立哲学家的信条、在冲突着的不同学说体系之间的一致和分歧之点，已经大大激发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的兴趣，其中有很多人在名义上尊奉逍遥学派。塞奥弗拉斯特在其划时代著作《自然论说》（*Φυσικαὶ δόξαι*）中已经把其探讨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两个世纪之后，斯多亚主义者波西多纽在一本类似的著作〔西塞罗和塞涅卡（Seneca）肯定使用过这部著作〕中将思辨的范围拓展得更加宽广。在奥古斯都的时代，折衷主义者阿里乌斯·狄底谟斯（Arius Didymus）撰写了一部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派的伦理学和物理学理论的摘要。斯托拜乌（Stobaeus）的类似著作《牧歌》（*Eclogae*）就主要源自这部摘要；欧塞比乌（Eusebius）的著作 *Praeparatio Evangelica* 也从中受益良多。题名为 *Περὶ τῶν ἀρεσκόντων φιλοσόφων φυσικῶν δογμάτων* 的那部集子已经在普卢塔克的名义下流传到了我们手里；但如第尔斯（Diels）在其 *Doxographi Graeci* 中所做的，把它归给一名叫艾修斯（Aëtius）的人会更确当，据知这个人在公元 100 年左右写下了这样一个摘要。现在人们已经无法证明拉尔修是否确实是直接引述这些著作——所有这些著作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中的任何一部了。不过他做的学说概述却肯定是源自这些或类似的纲要的，甚至在那里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以据此发现他的详细资料来源。关于哲学家的格言警句（*ἀπορρέγματα*），我们也同样处在无知或不确定之中。在他之前，有人已经编出了这些格言警句的集子，但是关于它们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从而不能说明他从何处直接或间接导出了他自己的精选集。

拉尔修的著作有一个特征需要加以强调：像所有古代的

xxxii 哲学史家一样，他停留在过去之中，几乎没有提及从公元前 100 年到公元 200 年之间这三个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与早期的革命性运动相比，这些变化无疑是不怎么重要的；因为在波西多纽和普罗提诺（Plotinus）之间的这段间隔时期内，希腊没有产生出任何伟大的思想家，甚至没有产生出一个二流的教师。因此，难怪那些时常讲述或复述关于过去伟大思想的故事的人，自己却又在古代的淘金场中挖掘探索。

四、原文和版本

如我们在上文所述，西欧的学者首先通过拉丁文结识了我们的著作家。沃尔特·德·伯利的 *De vita et moribus philosophorum* 是一个改写本而不是誊抄本；而安布罗斯·特拉韦萨留·卡马尔度伦斯（Ambrosius Traversarius Camaldulensis）则拥有更好的装备以完成其任务。他是由罗姆尔丁纳（Romualdinus）于 1012 年创立的卡马尔多里团体（the order of Camaldoli）的成员，并还升任了该团体的领袖。他从曼纽尔·克里梭罗拉（Manuel Chrysoloras）——拜占廷教授，曾受雇于政府，其间于 1390 至 1415 年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帕维亚（Pavia）授课——那里学习了希腊文。安布罗斯的译本完成于 1431 年（因为现存的一个复本上注明的时间是 1432 年 2 月），在罗马首次印行，但没有标出印发时间，然后于 1475 年在威尼斯印行，次年又在纽伦堡（Nuremberg）印行，后来在其他地方还重印过几次，并因为希腊文本的不断改进而作过修订。

xxxiii 亚里士多德和塞奥弗拉斯特的生平（第五卷第一、二章）是希腊原文中付印的第一部分。它们出现于 1497 年在

威尼斯出版的阿尔定版亚里士多德 (the Aldine Aristotle) 的第二卷之中。完整的希腊文本，一如已述 (见“导论”第 x 页)，于 1533 年在巴塞尔印行，其题献为：Hieronymus Frobenius et Nicolaus Episcopus studiosis S. P. D.。1566 年在安特卫普 (Antwerp) 又出现了另一个版本，其题名为：*Laertii Diogenis de vita et moribus philosophorum libri X. Plus quam mille in locis restituti et emendati et fide dignis vetustis exemplaribus Graecis, ut inde Graecum exemplum possit restitui; opera Ioannis Sambuci Tirnaviensis Pannonii. Cum indice locupletissimo. Ex officina Christophori Plantini*。这位编辑者告诉我们，他使用了更老的手抄本，名为韦纳图斯抄本 (Venetus) 和瓦提坎努抄本 (Vaticanus)。尤森纳尔则表明 (*Epicurea*, p. 16)，该编辑者还拥有一些就波尔波尼库斯抄本而言都颇为罕见的异文材料 (readings)。^① 1570 年斯特芬纳 (亨利·艾蒂安娜 [Henri Estienne]) 在巴黎出版了一个两卷本的版本，其前九卷都附满了注释，另附有安布罗斯的拉丁文版本的一个修订本。其第二版，“cum Is. Casauboni notis multo auctior”，于 1593 年在巴黎出版；第三版则于 1615 年在日内瓦出版。这些版本的缺陷 [如弗洛本 (Froben) 版本的缺陷一样] 在于，它们所依据的都是劣等的抄本，如马尔西安努抄本 (the Marcianus)；而且，着实令人奇怪的是，斯特芬纳看来竟然没有注意到塞姆布库斯 (Sambucus) 的版本，这个版本比他自己的版本早发行 4 年。在此期间，在红衣主教阿尔多布兰迪努 (Cardinal Aldobrandino) 的赞助下，罗马也出现了一个版本 (附有一个校订过的原文本和一个大大改进了的拉丁文版本)，在

① 异文是指各个不同抄本之间就同一内容所做的不同记述。——译注

这个版本中经常隐藏有对原文本作出的修正。这个版本于30年前就已经开始编辑，编辑者是红衣主教的叔父托马斯·阿尔多布兰迪努（Thomas Aldobrandinus），他使用了波尔波尼库斯版本，还评注了前九卷。

不久之后，第十卷也有了评注者。伽森狄的精力就及时集中在它上面；伊壁鸠鲁的物理学思辨和伦理学说吸引了他。而1649年在莱顿（Leyden）出现了一本 *Animadversiones in librum X Diogenis Laertii*，且伴有一卷 *De vita et moribus Epicuri*。然后又出现了第二版，还有第三版（莱顿，1675），在这个版本中，*Epicuri philosophiae per Petrum Gassendum, tomus primus* 和 *Epicuri ethicae per Petrum Gassendum, tomus secundus* 这两部分给统一了起来。伽森狄较少依靠手抄本，而更多地依靠常识和自己的推理能力；不过，如同要归给他的前辈斯特芬纳、柯梭本和阿尔多布兰迪努的一样，要归给他的有一些对原文本的推测性校补（conjectural restorations），这些校补为后来的编辑者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例如，在第十卷第83页就有三处这样的校补。

在1691至1692年间，梅波米埃斯出版了整部著作的一个集注版本；其中包括梅内齐（Ménage）的颇具价值的评注和其他解说性材料。在18世纪，也许除了朗戈留斯（Longolius）的版本（Chur, 1791）外，人们几乎没能编载任何注解。在19世纪出现了胡本纳尔（Hübner）的版本（莱比锡，1828-31），该版本附有戈弗雷·赫尔曼（Godfrey Hermann）写的一个前言，还附有一些评注，以及柯梭本和梅内齐的注解。

最后，在迪多特（Didot）丛书（巴黎，1850）中还有一个版本，署名科贝特。从 *Avis des éditeurs*（注明的时间是

1850年8月1日)那里我们得知,年青的科贝特于1842年被引荐给出版商,然后游历于意大利核对手抄本,并于1844年完成了他对原文本的校订,但是因为某些不清楚的原因他没有顾得上写作“绪论”(Prolegomena)——在一封注明时间为1843年10月5日的信中他允诺要写作该“绪论”。其结果是,大量更改(这些更改标示着这一版本就以前的版本而言是一个重大进步)都没有指明原因,也没有引述权威典据。^{xxxv}

现在如果我们从印行的复本转向到原文本的更久远的资料的话,会有数不清的手抄本,但是没有一种足够古老或是可靠的。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种手抄本是保存在那不勒斯国家图书馆的波尔波尼库斯抄本(Codex Borbonicus)(简称B),其分类标号是Gr. III. B 29。这一手抄本的年代大约确定为公元1200年。^①其抄录人员显然不识希腊文,桀骜甚多,光第三卷差不多就有150处;有时还遗漏了气音符和重音,单词有时也给错误地分割开了,尤其在诗文引述中更是如此;不过也有某些字句的拼写出奇地好。在第三卷(*Vita Platonis*)的晚近版本中,编辑者列出了三十处蹩脚的异文(参见“导论”第iv页),其中有一些表明是推测性修正。尽管如此,所有评论家都同意,B最忠实于原本。

排在波尔波尼库斯抄本之后的是巴黎抄本(the Paris codex)(Gr. 1759),该抄本称作P,它很可能成书于一个世纪之后,大概在1300年。非常晚近的时候冯·德·姆尔极力推荐过另外两种抄本,一种简称Co,成书于13或14世纪,^{xxxvi}

① 尤森纳尔确定它为12世纪;布雷顿巴赫(Breitenbach)及其同事则认为是在12世纪末或13世纪初,参见*Diogenis Laertii vita Platonis*, Basel, 1907。

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老土耳其图书馆 (the Library of the Old Seraglio); 另一种简称 W, 来自 14 世纪的凡蒂冈 (Gr. 140)。据说这两种抄本都可以和 P (但不是 B) 相媲美。最后, 还有佛罗伦萨抄本 F (Gr. plut. lxix. 13), 这种抄本让马提尼 (Martini) 和拜沃特尔 (Bywater) 用 L 给代替了。

B、P、F 的优长之处在尤森纳尔的《伊壁鸠鲁》(*Epicurea*, pp. vi sqq., xxii sqq.) 中得到了说明。而早在十年前, 即 1877 年, 博内 (Bonnet) 研究过 P; 这两位学者以及沃兹默斯 (Wachsmuth) 的结论以前得到过广泛接受。专家们并不完全同意这三种抄本的成书时间, 但所有这三种抄本肯定都是在 12 到 14 世纪之间抄录的。

尤森纳尔在巴黎核对了另一种巴黎抄本 (Gr. 1758, Q) ——这个抄本在被篡改之前抄自 P, 以及另一种佛罗伦萨抄本, 即劳伦提安努抄本 (Laurentianus) (Gr. plut. lxix. 28, G); 但这些都只是二等货色。

不幸的是, 1533 年印行的初版 (*editio princeps*) 依据的是一个次等抄本, 冯·德·姆尔辨别出了它的身份, 并称之为 Z。它是劳德尼兹抄本 (Raudnitz), 现保存在洛伯科维兹亲王图书馆 (the library of Prince Lobkowitz)。

现在急需的是这样一个指望已久的版本: 当剥去 B、P、F、Co (以及其他任何好的抄本) 的由拜占廷或意大利学者引入的插补后, 它能显示出原文本的真正面貌。插补导致的恶果 (这种恶果与因抄写人员的粗心而出现的各种错误相得益彰) 是一种表面而非真实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只能欺骗那些肤浅的考察。因为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 某个发现于 9

世纪的单一离群的手抄本是所有现存抄本的母体。^① 人们同
 意，真正的原文本通常仅仅是由 B 保存的；不过科贝特认为，F 也并不是很少正确，尽管它里面也蒙混有权宜的猜测。人们有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次等的或经篡改的那一类抄本是否提供了任何真实的不同于 B、P、F 的异文；无论如何，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能期望太多。通过仔细核对抄本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拉尔修文本的更有价值的部分——我指的是充斥于他的著作的其他著作家的残篇——而言已经完成。因此尤森纳尔在其《伊壁鸠鲁》（1887）中编辑了第十卷。第七卷的大部分则并入了冯·阿尔尼姆（Von Arnim）的 *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 之中。在第尔斯出版的著作 *Poetarum philosophorum fragmenta*（柏林，1901）和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柏林，1912，第三版）中还可以发现更多的残篇。1907 年出现了第三卷的一个单独的版本（*Vita Platonis*），其编辑者是布雷顿巴赫（Breitenbach）、布顿海根（Buddenhagen）、德布朗纳（Debrunner）和冯·德·姆尔。其中最后一个人是为图布纳里安娜文库（Bibliotheca Teubneriana）编辑了 *Epicuri epistulae tres et ratae sententiae a L. D. seruatae*（莱比锡，1922）。

就向读者提呈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以迪多特版本为基础的精选文本而言，当下的作者颇感自信的是，无论在以后的修订中那些相对不怎么重要的部分会失去或得到什么东西，最有价值的那些原文本，即残篇，不会再有太大的变更，尽管

① “Nam exemplum L. D. unicum Constantinopoli post litteras ueteres renatas saeculo circiter nono in bibliotheca quadam inuentum esse suspicamur.” [冯·德·姆尔在他的版本 *Epicuri epistulae* 的前言中（第 6 页）这样写道。]

xxxviii

这无法顾及可能发现的新抄本的材料。在这里所采纳的科贝特之后的那些异文中，有一些延误已经很久了，如“提蒙尼德”对“西蒙尼德 (Simonides)” (第四卷第 5 页)、“κινεῖσθαι”对“κεῖσθαι” (第三卷第 68 页)，它们分别出自普卢塔克和柏拉图。其他异文则始于近年，如“ἀρετῶν”对“ἐτῶν” (第四卷第 48 页)，这要归因于已故的赫伯特·理查兹 (Herbert Richards) (*Class. Rev.* xvi. p. 395)；又如“οἱ κτιζομένου”对“οἱ κίζομένου” (第八卷第 67 页)，这要归因于阿佩尔特 (ad loc.)；再如“κινήσεις”对“κινεῖται” (第十卷第 65 页)，这要归因于比格农 (*Epicuro*, p. 100)，这个人在其他地方坚决反对尤森纳尔作出的更改，为手抄本的惯常体例作出了辩护。然而，在拿这一段与第十卷第 43 页比较时，他已经——如果不是从一种尖锐的矛盾中的话，至少也是从一种因为晦涩而具误导性的表述模式中——看到了修订的必要，以保全伊壁鸠鲁。印行于 16 世纪的早期版本的错误大部分已经逐渐消除了，其主要手段是推测性修正。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更好的手抄本，而且就十卷中的三卷而言，我们有一种尚可容忍的批评工具 (*apparatus criticus*)。但即使就其他七卷而言，我们也能掌握某种信息，其结果十有八九也会引起（而不是阻止）学者们的注意，这些学者能对一个讹误百出的文本提出明智谨慎的批评。

目 录

上 册

原英译者前言/1

原英译者导论/3

第一卷/1

序/3

第一章 泰勒斯/15

第二章 梭伦/29

第三章 喀隆/43

第四章 庇塔库斯/47

第五章 彼亚斯/52

第六章 克莱俄布卢/56

第七章 佩里安德/60

第八章 阿那卡尔西/65

第九章 密松/68

第十章 厄庇美尼德/70

第十一章 斐瑞居德/75

第二卷/81

第一章 阿那克西曼德/83

第二章 阿那克西美尼/85

第三章 阿那克萨戈拉/87

第四章	阿凯劳斯/94
第五章	苏格拉底/96
第六章	色诺芬/113
第七章	埃斯基涅/120
第八章	阿里斯提波/123
第九章	斐多/142
第十章	欧几里德/143
第十一章	斯提尔波/148
第十二章	克力同/153
第十三章	西蒙/154
第十四章	格劳孔/156
第十五章	西米亚/157
第十六章	克贝/159
第十七章	美涅得谟/160
第三卷/169	
第一章	柏拉图/171
第四卷/223	
第一章	斯彪西波/225
第二章	塞诺克拉底/229
第三章	波勒谟/236
第四章	(雅典的) 克拉特斯/239
第五章	克冉托尔/241
第六章	阿尔凯西劳/244
第七章	彼翁/255
第八章	拉居得/261
第九章	卡尔尼德/263
第十章	克利托马库/266

第五卷/267

-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269
- 第二章 塞奥弗拉斯特/293
- 第三章 斯特拉托/309
- 第四章 里柯/314
- 第五章 德米特里乌/319
- 第六章 赫拉克利德/326

第六卷/333

- 第一章 安提司泰尼/335
- 第二章 第欧根尼/346
- 第三章 莫尼摩/377
- 第四章 俄涅西克里图/379
- 第五章 克拉特斯/380
- 第六章 美特洛克勒/385
- 第七章 希帕基亚/387
- 第八章 麦尼普斯/389
- 第九章 美涅得谟/392

下 册

第七卷/395

- 第一章 芝诺/397
- 第二章 阿里斯通/468
- 第三章 赫里鲁斯/471
- 第四章 狄奥尼修/473
- 第五章 克里安忒/475
- 第六章 斯菲卢斯/481
- 第七章 克律西波/483

第八卷/499

- 第一章 毕达哥拉斯/501
- 第二章 恩培多克勒/527
- 第三章 厄庇卡尔姆/541
- 第四章 阿尔基塔/542
- 第五章 阿尔克迈翁/545
- 第六章 希帕索/546
- 第七章 菲罗劳斯/547
- 第八章 欧多克索/549

第九卷/553

- 第一章 赫拉克利特/555
- 第二章 塞诺芬尼/565
- 第三章 巴门尼德/568
- 第四章 麦里梭/571
- 第五章 爱利亚的芝诺/572
- 第六章 留基伯/575
- 第七章 德谟克利特/577
- 第八章 普罗泰戈拉/588
- 第九章 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593
- 第十章 阿那克萨库/594
- 第十一章 皮浪/596
- 第十二章 蒂蒙/619

第十卷/625

- 第一章 伊壁鸠鲁/627

附录 I 中—英译名对照表/702

附录 II 英—中译名对照表/758

附录 III Selece bi bliography/814

第一卷

有人说，哲学研究开始于蛮族 (barbarians)。^①他们极力列举：波斯人有他们的祆教僧侣 (Magi)，巴比伦人或亚述人 (Assyrians) 有他们的迦勒底学派 (Chaldaeans)，印度人有他们的苦行僧 (Gymnosophists)，而在凯尔特人 (Celts) 和高卢人 (Gauls) 中则有叫作德鲁伊或神圣一族 (Holy Ones) 的民族，关于此，他们引用亚里士多德的《麦基库斯篇》(Magicus)^②以及索提翁的《哲学家的师承》(Succession of Philosophers) 的第二十三卷^③作为典据。他们还说，摩赫 (Mochus) 是腓尼基人 (Phoenician)，赞摩克西 (Zamolxis) 是色雷斯人 (Thracian)，阿特拉斯 (Atlas) 则是利比亚人 (Libyan)。

也许我们可以相信埃及人的说法，认为赫费司托 (Hephaestus) 是尼罗河的儿子，而哲学就起源于他，并以祭司和预言家作为它的主要代言人。赫费司托生活的时期比马其顿 (Macedon) 的亚历山大早 48 863 年，在这期间发生了 373 次日蚀和 832 次月蚀。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指谓的“蛮族”似乎并不含贬义或轻蔑，而仅指不说希腊语的非希腊人。——译注

② 本书提及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篇名很混乱，很难辨识究竟是指哪一个亚里士多德。另可参见英译者“导论”中的相关介绍。——译注

③ 这个数字从 23 变更为 13 可以从这一点得到支持，即我们对索提翁的著作知之甚少，参见“导论”第 xxiv 页。关于迦勒底学派、德鲁伊教团、波斯祆教僧侣、印度的苦行僧以及其他蛮族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所使用的材料与我们从 Strom. i. 71 中找到的材料一定有着相似的来源。

I.2-4

如柏拉图主义者赫谟多鲁 (Hermodorus) 在他的数学著作中所指出的, 自波斯人佐罗亚斯特 (Zoroaster) 开始的祆教僧侣的活动时间是在特洛伊 (Troy) 沦陷之前 5 000 年; 但吕底亚人 (Lydian) 赞图斯 (Xanthus) 却认为, 从佐罗亚斯特到薛西斯远征 (the expedition of Xerxes) 之间间隔了 6 000 年, 而且在提到那次事件后, 他还接二连三提到了许多祆教僧侣的名字, 如奥斯特纳 (Ostanas)、埃斯特拉西科 (Astrampsychos)、高布里亚 (Gobryas) 和帕扎塔 (Pazatas), 一直到亚历山大的征服波斯。

但是, 这些作者们忘记了, 他们归之于蛮族人的成就实际上属于希腊人, 从希腊人那里, 不仅是哲学, 而且人类自身才获得开始。例如, 穆赛乌 (Musaeus) 就是雅典公民, 林努斯 (Linus) 则是底比斯 (Thebes) 公民。据说前者是欧谟尔普 (Eumolpus) 的儿子, 他第一个编制神谱和制造地球仪, 而且据说他还认为, 万物始于统一, 又复归于统一。他死于法莱勒 (Phalerum), 下面是他的墓碑铭文:^①

穆赛乌, 跟随了他那威仪的父亲欧谟尔普,
在法莱勒的土壤里, 躺着他的躯体;

雅典的欧谟尔匹底人 (Eumolpidae) 就是从穆赛乌的父亲那儿得到他们的名字的。

林努斯相传是赫尔墨斯 (Hermes) 和缪斯女神乌刺尼亚 (the Muse Urania) 的儿子。他创作了一首诗, 描述世界的创生、太阳和月亮的运行以及动植物的生长。他的诗这样开

① *Anth. Pal.* vii. 615.

头：

时间存始于万物的瞬刻成长。

当阿那克萨戈拉宣称万物最初聚合在一起，直到心灵 (Mind) 出现并将它们置于秩序之中时，他实际上借用了这里的观点。林努斯死于优卑亚，阿波罗 (Apollo) 的利箭射杀了他，下面是他的墓碑铭文：^① I.4-6

底比斯人林努斯，为头顶王冠的缪斯女神乌刺
尼亚所生，
他安息在这外国人的海滨之上。

因此，哲学的起源之所乃是希腊，它的名字拒绝使用其他说法。

但是那些将哲学的源起归于蛮族的人又抬出了色雷斯人奥菲斯 (Orpheus)，称他——这个人距今年代久远是毫无疑问的——为哲学家。现在，考虑一下他说的关于神的一些东西，我几乎不知道是否应当称他为哲学家；跟随这样一个人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人毫不犹豫地把所有人类苦难、甚至那些由少数人的舌头所导致的下流罪行归罪于神？据传他死于女人之手；但据他在马其顿的第安 (Dium) 的墓碑铭文记载，他死于雷霆，这一铭文如下：^②

① *Anth. Pal.* vii. 616.

② *Anth. Plan.* ii. 99.

在这里缪斯女神 (Muses) 埋下了
她们的游吟诗人色雷斯人奥菲斯,
朱庇特 (Jove) 的霹雳击倒了他。

I.6-8 然而, 哲学起源于蛮族这一理论的拥护者们继续在不同国家以各种形式鼓吹他们的说法。至于印度苦行僧和德鲁伊人, 据说他们以谜语 (riddles) 的形式说出他们的哲学, 还要求人们敬神, 弃绝作恶, 并实践勇敢。克利塔库 (Clitarchus) 在他的第十二卷中肯定, 苦行僧在任何情况下都蔑视死亡本身; 他还说, 迦勒底人致力于天文学, 预测未来; 波斯袄教僧侣则把时间花在敬神、牺牲和祈祷这些事情上, 并暗示除他们外任何人都没有神的耳朵。他们提出了关于神的存在和起源的观点, 还将之归结为火、土和水; 他们谴责使用图像, 尤其谴责将性的差别归因于神性 (divinities) 这种谬误。他们讨论正义, 认为火葬是不敬神的; 但如索提翁在其第二十三卷中所述, 他们却不认为与母亲或女儿结婚有什么不敬神的地方。此外, 他们进行占卜, 预测未来, 宣称可以看见神。他们还说空气充满了各种形状, 这些形状像蒸汽一样流出, 进入目光锐利的先知们的眼睛里。他们禁止人们穿戴饰物和金器。他们的衣服是白色的; 他们把床铺在地上; 他们的食物是蔬菜、干酪^① 和粗面包; 他们用芦苇杆作拐杖, 而且据说他们有这样的习俗, 即把芦苇拐杖插进

① 比较普林尼的说法 (见 *N. H.* xx. 11. 242): 佐罗亚斯特生活在野外, 以干酪为食 (比较 *Yashu*, xxii. 18: “春季黄油 (spring butter) 是有福之人的美味佳肴”)。关于第 7 至 9 节的进一步评论见 J. H. Moulton 的 *Early Zoroastrianism*, 第 410 至 418 页。

干酪，然后挑起他们要吃的那一块。

据亚里士多德在其《麦基库斯篇》中以及狄浓（Dion）在其《历史》（*History*）的第五卷中说，他们对魔术技法整个地并不熟悉。狄浓告诉我们，佐罗亚斯特这个名字按照字面解释就是“星星崇拜者（star-worshipper）”^①；赫谟多鲁 I.8-10 也同意他的这一说法。亚里士多德在其对话《论哲学》（*On Philosophy*）的第一卷中断定，波斯袄教僧侣比埃及人更古老；他还说，他们信仰两种原则，即善的精神（the good spirit）和恶的精神（the evil spirit），其中一个称作宙斯（Zeus）或俄勒马斯德（Oromasdes），另一个称作哈得斯（Hades）或阿里曼纽（Arimanius）。这一说法在如下几个地方得到了证实：赫尔米波关于袄教僧侣的第一卷、欧多克索的《环球航行》（*Voyage round the World*）以及塞奥波姆普（Theopompus）的《菲利匹卡》（*Philippica*）的第八卷。这最后一位著作家说，按照波斯袄教僧侣的观念，人有来生，并且不朽，世界将伴随他们的祈祷持续存在。^② 这一说法得到

① 这个流行的词源说明尽管广为人们接受，但却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个预言家的名字的真正形式是“Zarathustra”，并且几乎可以肯定来自 zarath = “old”（一个 Zend 词根，等同于 γέρωντ -）和 ustra = “came”。比较 J. H. Moulton, *op. Cit.* p. 426, 以及，就波斯阿维斯塔经（Avesta）中的星象学问而言，同上，p. 210.

② 在这个分句中，单词 ἐπικλήσεις 常被认为与 ὀνόμασι (names) 相当。这样意思就变成了：“现存事物此后会以其当下的名称存在下去。”第尔斯把 ἐπικλήσεις 改成了 περικλήσεις，从而获得了某种与赫拉克利特的对立面的统一非常相似的含义：“存在的事物将通过它们的所有变化继续存在。”但是 ἐπικλήσεις 如 ἐπεκαλεῖσθαι 一样能被用于祷告，而且有这样一种证据，即阿维斯塔宗教（Avestan religion）完全承认祷告和符咒的功效。塞奥波姆普（他的创作期在 4 世纪）关于灵魂不朽的佐罗亚斯特教义的证据被 J. H. Moulton 看得尤其重要：参见 *Early Zoroastrianism*, pp. 177 sq. and 416.

了罗得斯的欧德谟斯的证实。但赫卡泰乌（Hecataeus）说，按照他们的观点，神受制于出身。梭里（Soli）的克利阿卡斯（Clearchus）在其小册子《论教育》（*On Education*）中认为，印度的苦行僧是波斯祆教僧侣的后代；有些人则把犹太人也追溯到与此相同的祖先。此外，那些谈及过波斯祆教僧侣的人还批评希罗多德（Herodotus）。他们极力认为，薛西斯决没有把标枪投向太阳，也没有把镣铐扔入海洋，因为在祆教僧侣的信条中太阳和海洋都是神。但神的雕像毁于薛西斯却是足够自然的。

I .10-12 只要谈到神和正义，埃及人的哲学可以描述如下：他们认为质料（matter）是第一原则，然后从质料衍生出四种元素（elements），进而产生出各种生物。在他们看来，太阳和月亮是神，并分别命其名为俄西里斯（Osiris）和伊西斯（Isis）；按照曼涅托（Manetho）在其《物理学说摘要》（*Epitome of Physical Doctrines*）中，以及赫卡泰乌在其著作《埃及哲学》（*On the Egyptian Philosophy*）的第一卷中的说法，他们把甲虫、蟒蛇、鹰以及其他动物作为神性（divinity）的象征。他们还把这些神圣的动物建造雕像和庙宇，因为他们不知道神（the deity）的真正形式。他们认为宇宙是被造的和易毁灭的，且呈球形。他们还说，星星由火构成，而且根据其中火的混合情况，地球上会相应发生各种事情；当月亮掉进地球的影子中时就会发生月蚀；灵魂能够免于死亡，并进入其他人的身体；雨是由大气的变化引起的；而关于其他各种现象，如赫卡泰乌和阿立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所述，他们给出了物理学的解释。他们制定了有关正义（他们将之归于赫尔墨斯神）这一主题的法则；他们神化了那些对人有用的动物。他们还声称发明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算术。关于哲

学的起源就说这么多。

但是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并称自己为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的是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① 因为, 他说, 除神之外, 没有人是智慧的。本都斯的赫拉克利德在其对话 *De mortua* 中安排他在希巨昂 (Sicyon) 与勒翁 (Leon) ——该城或佛利乌斯 (Phlius) 的王子——谈话时说出了这句话。很快, 人们就把研究称作智慧, 称其专职者为贤者, 以表明他达到了精神完美的境界; 而从事研究的人就是哲学家或智慧的爱好的。智者 (sophists) 是智慧之人的另一名称, 这不仅包括哲学家, 也包括诗人。因此, 当克拉提努 (Cratinus) 在其《阿基洛基》 (*Archilochi*) 中称赞荷马 (Homer) 和赫西俄德 (Hesiod) 时, 他给了他们以智者之名。

I. 12-14

一般被视为贤者的有如下几人: 泰勒士、梭伦、佩里安德 (Periander)、克莱俄布卢 (Cleobulus)、喀隆 (Chilon)、彼亚斯 (Bias) 和庇塔库斯 (Pittacus)。此外还可以加上司奇提亚人 (Scythian) 阿那卡尔西 (Anacharsis)、车恩 (Chen) 的密松 (Myson)、锡罗斯 (Syros) 的斐瑞居德 (Pherecydes) 和克里特人 (Cretan) 厄庇美尼德; 有些人甚至还加上了僭主庇西斯特拉图 (Pisistratus)。关于贤者或智慧之人就说这么多。^②

但是, 哲学, 即对智慧的追求, 有着双重的源起: 一方面它开始于阿那克西曼德, 另一方面则开始于毕达哥拉斯。

① 克莱门特证实了这一点, 见 *Strom.* i. 61, 他也重复了这一陈述 (见 *Strom.* i. 24), 即 σοφιστής = σοφός。

② 比较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的说法, 见 *Strom.* i. 59。其典据把另一个候选人列进了七贤的名单, 即阿戈斯的阿库西劳, 而没有提到底西斯特拉图。

前者是泰勒斯的学生，毕达哥拉斯则受业于斐瑞居德。其中一派称作伊奥尼亚派，因为教导阿那克西曼德的泰勒斯是米利都人（Milesian），因而也是伊奥尼亚人；另一派从毕达哥拉斯那儿得名意大利派，因为毕达哥拉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活动。第一个派别，即伊奥尼亚派，结束于克利托马库、克律西波和塞奥弗拉斯特；意大利派则结束于伊壁鸠鲁。伊奥尼亚派从泰勒斯开始，经由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阿那克萨戈拉、阿凯劳斯，到苏格拉底——他引入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他的学生们苏格拉底派（Socratics），尤其是到柏拉图，这个老学园（the Old Academy）的创建者；从柏拉图经由斯彪西波和塞诺克拉底（Xenocrates），这一师承延伸到了波勒谟、克冉托尔、克拉特斯和中期学园（the Middle Academy）的创建者阿尔凯西劳、新学园（the New Academy）的创建者拉居得（Lacydes），^① 以及卡尔尼德和克利托马库。这条线把我们带到了克利托马库。

I. 14 - 16

另一条线则结束于克律西波，即经由苏格拉底到安提司泰尼，再到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底比斯的克拉特斯、基提翁（Citium）的芝诺、克里安忒和克律西波。然而还有一条线结束于塞奥弗拉斯特，即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亚里士多德到塞奥弗拉斯特。以这种方式伊奥尼亚学派至此结束。

① 参见第四卷第 59 - 61 页，在那里拉居得被认为是新学园的创建者，尽管其他典据家，如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见 *Pyrrh.* i. 220.）说第三学园（the Third Academy）或新学园开始于卡尔尼德。但是关于拉居得的说法也得到了梅克勒尔（Mekler）（见 *Ind. Acad.* pp. 76. 37 sq.）以及苏达斯辞典中出自赫绪基俄的文章 s. v. 的支持。

在意大利学派那里，其师承如下：首先是斐瑞居德，然后是毕达哥拉斯，再后是毕达哥拉斯的儿子特劳格 (Telauges)，继而是塞诺芬尼、巴门尼德、^① 爱利亚的芝诺、留基伯 (Leucippus) 和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有很多学生，其中尤其有瑙西芬尼 [和瑙西德 (Naucydes)]，他们是伊壁鸠鲁的老师。

也许哲学家们可以划分为独断论者和怀疑论者：所有那些对事物作出断言并设定其可知的人都是独断论者，而所有那些设定事物不可知从而悬置其判断的人都是怀疑论者。此外，有些哲学家在其身后留有作品传世，另一些哲学家则什么也没写，据一些典据家说，这样的例子有苏格拉底、斯提尔波 (Stilpo)、腓力普斯 (Philippus)、美涅得谟、皮浪、塞奥多洛 (Theodorus)、卡尔尼德、布里松 (Bryson)；有些人还加上了毕达哥拉斯和开俄斯的阿里斯托 (Aristo)，尽管他们写了少量信件。还有一些人各自所写的东西不超过一篇论文，如麦里梭 (Melissus)、巴门尼德、阿那克萨戈拉。芝诺写了很多著作，塞诺芬尼写得更多，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克律西波则一个比一个多。

有些学派的名称来自城市，如埃利斯派 (Elians) 和麦加拉派 (Megarians)、埃雷特里亚派和昔勒尼派 (Cyrenaics)；有些来自所在地方，如学园派和斯多亚派；有些来自偶然的

I. 17 - 19

① 这一师承 (毕达哥拉斯、特劳格、塞诺芬尼、巴门尼德) 与作者在叙述塞诺芬尼和巴门尼德的生平 (见第九卷第 18、21 页) 时所说的并不完全一致，在那里，是巴门尼德而不是塞诺芬尼被说成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作者在第一卷第 12 - 15 页中所作的编排把意大利学派视作一个真实的师承，而在第九卷中，按照第八卷第 91 页所表达的观点，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视作是一些孤立零散的思想家们。

境况，如逍遥派（Peripatetics）；有些来自为人嘲弄的绰号，如犬儒派；有些来自其性情，如幸福论者（Eudaemonists）或幸福学派（Happiness School）；有些来自他们所抱持的一种自大信念，如真理的爱好者（Truth-lovers）、驳斥主义（Refutationism）、类比推论者（Reasoners from Analogy）；有些来自他们的老师，如苏格拉底派、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等等；有些因他们考察自然而得到物理学家（Physicists）的名称，另一些则因他们讨论道德而被称为道德学家（Moralists）；而那些专门从事言辞把戏的人就是时髦的辩证论者（Dialecticians）。

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物理学、伦理学、辩证法或逻辑。物理学讨论宇宙及其所包含的所有事物；伦理学讨论生活以及与我们相关的所有事物；而这两者所使用的推理过程则构成了辩证法的领域。物理学到阿凯劳斯的时代达至鼎盛；伦理学，如我们所说，开始于苏格拉底；而辩证法最远可追溯到爱利亚的芝诺。伦理学领域有十个学派：学园派、昔勒尼派、埃利斯派、麦加拉派、犬儒派、埃雷特里亚派、辩证派、逍遥派、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

I .19 - 21

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如下：老学园，柏拉图；中期学园，阿尔凯西劳；新学园，拉居得；昔勒尼派，昔勒尼的阿里斯提波；埃利斯派，埃利斯（Elis）的斐多（Phaedo）；麦加拉派，麦加拉（Megara）的欧几里德（Euclides）；犬儒派，雅典的安提司泰尼；埃雷特里亚派，埃雷特里亚的美涅得谟；辩证派（the Dialectical school），迦太基（Carthage）的克利托马库；逍遥派，斯塔吉拉（Stagira）的亚里士多德；斯多亚派，基提翁的芝诺；而伊壁鸠鲁派则得名于伊壁鸠鲁本人。

希波伯图（Hippobotus）在其著作《论哲学流派》（*On*

Philosophical Sects) 中宣称, 共有九个派别或学派, 其排列如下: (1) 麦加拉派; (2) 埃雷特里亚派; (3) 昔勒尼派; (4) 伊壁鸠鲁派; (5) 安尼凯里派 (Annicerean);^① (6) 塞奥多洛派 (Theodorean); (7) 芝诺派 (Zenonian) 或斯多亚派; (8) 老学园派 (Old Academic); (9) 逍遥派。他略去了犬儒派、埃利斯派和辩证派; 至于皮浪派, 因为他们的结论是如此不确定, 以致几乎没有任何典据家承认他们是一个派别; 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承认他们的主张, 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否。然而, 看来他们仍旧是一个派别, 因为我们使用这样的评判标准: 在面对事物现象时, 那些在态度上遵循或看上去遵循某种原则的人就成其为一个派别; 根据这个理由, 我们称怀疑派为一个派别应当能够得到辩护。但是, 如果我们希望用“派别”这个词来理解一种支持连贯一致的肯定教义的偏见的話, 他们就不能被称作一个派别,^②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肯定的教义。总之, 关于哲学的源起、它随后的发展、它的不同部分以及哲学派别的数目我们就说这么多。

最后再多说一点: 不久前, 亚历山大里亚的波塔谟

① 将安尼凯里的信徒从昔勒尼学派中分离出来这一工作, 是由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在第二卷第 130 页中所跟随的那位作者做出的。这位作者也许是阿斯卡伦的安提俄库。斯特拉波 (Strabo) 在 x. 837 s. f. 中支持了相同的观点: “Ἄννικερος ὁ δακῶν ἐπαρθῶσαι τὴν Κυρηναϊκὴν αἵρεσιν, καὶ παραγαγεῖν αὐτῇ τὴν Ἀννικερίαν”。

② 比较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在 *Pyrrh. Hyp.* i. 16, 17. 作出的区分。如果为行为设定的规则意味着教条的话, 那么皮浪派 (Pyrrhonians) 就不是一个派别, 即不是一个独断的学派。

I .21 - 22 (Potamo)^① 从所有现存派别的学说中摘录了一个精选集，他还创立了一个名叫折衷主义的学派 (an Eclectic school)。如他自己在其《哲学原理》 (*Elements of Philosophy*) 中所说，他认为如下两者是真理的判准：(1) 那种判断由以形成的东西，即灵魂的支配性原则；(2) 所用的手段，例如最精确的知觉。他的普遍原则是质料和动力因、质以及处所 (place)；因为除事物所由产生的质和在其中制造事物的处所外，构成事物的东西以及事物由以构成的东西都是原则。他认为一切行为的目的是生命，生命在至全德性中完善，而肉体和环境的自然优势对于这个目的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

剩下的任务是谈论哲学家们本人，而第一个要谈的是泰勒斯。

① 显然，这个人与波菲利在其《普罗提诺的生平》 (*Life of Plotinus*) (9, 11) 中提及的那个人并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波勒谟，而不是波塔谟，才是那个地方的名字的正确形式。据苏达斯 (Suidas) 说 (s. v. Ποτάμων ' Αλ.)，波塔谟比奥古斯都稍早出生并与之同时，由此才可以说，第欧根尼曾经照搬过一个早期作家的说法，这位作家也许真正可以说是在奥古斯都统治的“不久以前”。苏达斯 (他的文章 αἵρεσις 与我们的原文本很相近) 自然就忽略了 πρὸς ὀλίγον。

第一章 泰勒斯（鼎盛年约在公元前 585 年，发生日蚀的时候）

希罗多德 (Herodotus)、杜里斯 (Duris) 和德谟克利特都认为，泰勒斯 (Thales) 是埃克萨密亚 (Examyas) 和克莱俄布里娜 (Cleobulina) 的儿子，他是腓尼基人特利德家族 (Thelidae)^① 中的一员，属于卡德摩斯 (Cadmus) 和阿革诺耳 (Agenor) 的后裔中的最高贵者。如柏拉图所证实的，他是七贤 (the Seven Sages) 之一。亦如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在其《执政官名录》 (*List of Archons*) 中所提及的，他第一个接受贤者 (Sage) 之名，当时是在雅典，达马西亚斯 (Damasias) 任执政官^②，那时形成了“七贤”的说法。他随同从腓尼基 (Phoenicia) 被逐的尼勒俄斯 (Nileos) 来到米利都，并获得了米利都的公民权。然而，大多数著作家认为他是真正的米利都人，且出身名门。

脱身政治后，他开始研究自然。据说他没有留下任何著述；因为归于他名下的那本《航海天象》 (*Nautical Astronomy*)^③ 据说是萨摩斯 (Samos) 的弗库斯 (Phocus) 写的。卡利马科认为他是小熊星座的发现者，因为在《抑扬格诗集》 (*Iambics*) 中卡利马科说：

① 应当是涅利德 (Nelidae)，如果 Bywater 的修订是正确的话。

② 公元前 582 年。

③ 比较辛普里丘 (Simplicius): *In Phys.* i. 23, 29 – 33 D.

他第一个观测过小熊座诸星，
依靠它腓尼基人有如在大道上航行。^①

但据另一些人说，他写了两篇论文，一篇题为《论冬至和夏至》（*On the Solstice*），另一篇题为《论春分和秋分》（*On the Equinox*），还认为其他所有事物都是不可认识的。根据一些记叙，他看来是第一个研究天文学的人，^②也是第一个预言日蚀并确定冬至和夏至的人；欧德谟斯在其《天文学史》（*History of Astronomy*）中也这样认为。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获得了塞诺芬尼和希罗多德的尊敬，也才引起了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注意。

有些人，包括诗人科尔里卢（Choerilus），宣称他第一个主张灵魂不朽。他也第一个确定了太阳从冬至到夏至的运行，而且，据说他还第一个宣称，太阳的尺寸是太阳运行轨道的七百二十分之一，月亮的尺寸同月亮运行轨道的比例也是如此。他第一个将每月的天数确定为三十日，而且有些人说，他也第一个讨论物理学问题。

I. 24 - 27 亚里士多德^③和希庇亚斯（Hippias）断定，他甚至以磁石和琥珀为论据，认为无生物也有灵魂和生命。帕菲拉说，他从埃及人那里学了几何之后，第一个在圆周里画出直角三角形，就此他还献祭了一头公牛。其他人则认为这个故事属于毕达哥拉斯，其中包括算术家阿波罗多洛。（是毕达

① 如 Ovid 所说（见 *Tristia*, iv. 3. 1, 2），希腊水手依靠大熊星座掌舵驾驶，腓尼基人则依靠小熊星座。

② 参见 T. L. Heath 爵士的 *Aristarchus of Samos*, pp. 12 - 33。

③ *De anima*, A 2, 405a19.

哥拉斯最大程度发展了被卡利马科在其《抑扬格诗集》中归给弗里基亚人（Phrygian）欧佛布斯（Euphorbus）的那些发现，关于此我指的是“不等边三角形”，以及其他任何与理论几何学有关的东西。^①

人们还赋予了泰勒斯这样的荣誉，说他就政治问题提出了卓越的意见。例如，当克娄苏（Croesus）给米利都送来要求联盟的献祭条款时，他挫败了这个阴谋；而当居鲁士（Cyrus）打败克娄苏后，这被证明挽救了他们的城邦。赫拉克利德记述泰勒斯时说，^② 他经常独自一人生活在孤独中，远离城邦事务。有些典据家说，他结了婚，有一个儿子叫居比斯图（Cybisthus）；其他人则说他没有结婚，收养了他姊妹的儿子，而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儿子时，他回答说，“因为他爱孩子。”有故事这样说：他母亲试图逼迫他结婚，他回答说太早，而当她后来再次催促他时，他又回答说太迟。罗得斯的希洛尼谟在其《零散笔记》（*Scattered Notes*）的第二卷中说，为了显示变得富有是多么容易，泰勒斯在预见到会有一个橄榄丰收季节后，租下了所有榨油坊，从而积累了一笔财富。^③

他的学说是：水是普遍的本源实体（primary substance），世界是有生命的，充满了神性（divinities）。据说他看出了一年中的季节变化，并将其分成 365 天。 I .27 - 29

除了去过埃及，且在那儿跟祭司呆了一段时间外，他没

① 即一种研究线条（γραμμαι）（除直线外，当然也包括曲线）的理论。

② 即在一个对话录中。比较第八卷第 4 页。

③ 因为在建立了垄断后，他可以任意索价。参见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个故事的看法，*Pol.* i. 11, 1259 a 6 - 18.

有老师。希洛尼谟 (Hieronymus) 告诉我们，他观察到在某一时刻我们的影子与我们的身高等长，于是利用金字塔投下的影子测出了它们的高度。如米尼亚斯 (Minyas) 所说，他与米利都的僭主塞拉绪布罗 (Thrasybulus) 住在一起。

关于那个由渔夫发现，并被米利都人逐个送给了所有智慧之人 (the Wise Men) 的三角鼎的广为人知的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些伊奥尼亚年青人从米利都渔夫那里买下了他们的捕鱼器，但就那个构成捕鱼器一部分的三角鼎人们却争论不休。最后，米利都人把这个问题诉到了德尔斐 (Delphi)，而神给出了这样的谕示：^①

谁将拥有这个三角鼎？

阿波罗这样回答：

“最有智慧的那个人。”^②

于是他们把它送给了泰勒斯，而泰勒斯又给了另一个人，如此等等，直到它转到了梭伦手上，而梭伦认为神是最有智慧的，于是又把它送回了德尔斐。关于这个故事，卡利马科——他是从米利都的迈安得里乌 (Maeandrius)^③ 那里得知这

① *Anth. Plan.* vi. 51.

② 或用散文格式就是：“米利都的子孙们，关于这个三角鼎你们询问了日神吗？无论是谁，只要他是最有智慧的人，我就会把这个三角鼎送给他。”

③ 尽管被伪装成了勒安得里乌 (Leandrius)，作者指的实际上是迈安得里乌，据知（参见 *Inscr. Gr.* no. 2905），这个人写过一本米利都地方史。这种史籍，比如，希巨昂地方史、麦加拉地方史、萨摩斯地方史、那克索斯 (Naxos) 地方史、亚哥里斯 (Argolis) 地方史、埃皮鲁斯 (Epirus) 地方史、帖撒利 (Thessaly) 地方史等，在亚历山大时代非常丰富。

个故事的——在其《抑扬格诗集》中持一种不同的说法。据他说，阿卡狄亚人（Arcadian）巴绪克勒（Bathycles）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碗，碗里有这样一句训谕：“应当把它送给那个通过其智慧行善最多的人”。因此人们把它送给了泰勒斯，然后又传送给所有贤者，最后又回到了泰勒斯手上。而泰勒斯在狄狄马（Didyma）又把它献祭给了阿波罗，并据卡利马科说，且作了这样的献辞： I .29 - 30

涅琉斯（Neleus）的后代的主人啊，
希腊人中被认为最有智慧的泰勒斯，
给您的狄狄马神殿带来了他的献祭，
一件两次获得的奖品。

关于此的散文碑铭则是这样的：

米利都人泰勒斯，埃克萨密亚之子，两次从所有希腊人那里获得这件奖品，把它献祭给了德尔斐人的阿波罗神庙。

巴绪克勒的儿子提里翁（Thyrion）带着这个碗四处游历，埃琉西斯（Eleusis）在其著作《论阿基里斯》（*On Achilles*）中，以及闵狄亚人（Myndian）埃勒克梭（Alexo）在其《传说集》（*Legends*）的第九卷中都持这样一种说法。

但克尼杜（Cnidos）的欧多克索和米利都的欧安忒（Euanthes）却说，克娄苏国王的一个朋友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一个金质酒杯，以把它赠给希腊人中最有智慧者；这个人把它送给了泰勒斯，然后泰勒斯把它送给了其他人，后来又传到

了喀隆手里。

喀隆则在彼提亚人 (Pythian) 的阿波罗神庙前问了这样的问题：“谁比我更有智慧？”神答道，“密松”。关于这个人，在这里我们将会说及更多。（在欧多克索列出的七贤名单上，密松取代了克莱俄布卢的位置；柏拉图也把他列了进去，而略掉了佩里安德。）关于他的那个神谕回答如下：^①

伊塔 (Oeta) 的车恩的密松；
是他在智慧方面胜过了你；

这是在回答阿那卡尔西提出的问题时给出的。克利阿卡斯和柏拉图主义者戴马库斯都断言，克娄苏送了一个碗给庇塔库斯，从他那里这个碗开始在智慧之人中间传递。

I. 30-32

安德隆 (Andron)^② 在其《三角鼎》 (*The Tripod*) 中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阿戈斯人 (Argives) 提供了一个三角鼎，要把它作为对德性的奖励奖给希腊人中最有智慧者；斯巴达的阿里司托得姆 (Aristodemus) 被判定为胜利者，但他却让给了喀隆。阿尔开乌 (Alcaeus) 这样提及阿里司托得姆：^③

我相信，这绝不是这个斯巴达人的轻率辞句：

① *Anth. Plan.* vi. 40.

② 据知，爱菲索的安德隆的创作时期是在塞奥波姆普的有生之年（或至少是在他去世之前），而塞奥波姆普被控剽窃了《三角鼎》：见欧塞比乌，*Præp. Ev.* x. 3, 7.

③ *Fr.* 49 Bergk；比较 *Schol.* 品达，*Isthm.* ii. 17.

“财富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而贫穷得不到尊重。”

据说佩里安德送了一艘满载货物的船给米利都的僭主塞拉绪布罗，而这艘船在科斯海（Coan waters）失事，后来某些渔夫找到了那个三角鼎。不过斐洛狄库（Phanodicus）认为，它是在雅典人的海域找到的，后来送到了雅典。在那里人们召开了一个集会，而后把它送给了彼亚斯；至于其原因我们将在彼亚斯的生平中作出解释。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种说法，说这个三角鼎是由赫费司托神制作的，神把它当作礼物在珀罗普斯（Pelops）的婚礼上赠送给了他。后来它被送给了美涅拉俄（Menelaus），而后又连同海伦（Helen）一起被帕里斯（Paris）夺走，而海伦把它扔进了科斯海，因为她说它会引起争斗。此后，某些勒柏杜斯人（Lebedus）在附近买了一个捕鱼器，得到了这个三角鼎；他们跟渔夫就它争论不休，还把它诉到了科斯，但他们仍旧不能解决争端，于是他们把这件事报送到了他们的母邦米利都。米利都人向科斯派出了使节，但使节遭到了蔑视，于是米利都人向科斯发动了战争；很多人做了战争的两面派，神谕则宣称，应当把这个三角鼎送给最有智慧的人；而后争端的两边都采纳了泰勒斯的意见。它被传遍了每一个贤者，后来泰勒斯把它献祭给了阿卡狄亚的阿波罗神庙。科斯人（Coans）收到的神谕是这样的：

I .32 - 34

赫费司托把这个三角鼎扔进了海里；
在把它送出城邦之前，
将会有无休止的争斗，
直到把它送至那个预言家为止，

他的智慧能够解释过去、现在和将来。

米利都人的神谕上文已经引述过了，其开头是这样的：“谁将拥有这个三角鼎？”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就说这么多。

赫尔米波在其《生平录》（*Lives*）中认为，由某个叫苏格拉底的人讲述的这样一个故事与泰勒斯有关：他常说，有三件幸事他要感谢命运女神：“第一，我生而为人，而不是畜牲；其次，我生而为男人，而不是女人；第三，我生而为希腊人，而不是蛮族人（*barbarian*）。”据说有一次，一个老妇人把他赶出门外让他去看星星，结果他掉进了水沟，而他求救的呼喊声招来了老妇人这样的驳斥：“你怎能指望知道关于天空的所有事情呢，泰勒斯，你甚至看不见就在你脚前的东西？”蒂蒙也把他看成是天文学家，还在《西利篇》（*Silli*）中赞扬他说：^①

在七贤中泰勒斯是聪明的天文学家。

他的著述据阿戈斯的洛本说差不多有两百行。据说他的雕像刻有这样的铭文：^②

I .34 - 36

米利都和伊奥尼亚土地上的骄傲，
最有智慧的天文学家，泰勒斯站在这里。

在诗歌中仍旧传诵着这样一些属于他的篇章：

① Fr. 23 第尔斯。

② *Anth. Pal.* vii. 83.

多说并不表示有才智。
去寻求一种唯一的智慧。
去选择一种唯一的善。
这样你就能箝住那些饶舌汉的嘴。

这里还有一些流行的格言也指认给了他：

在存在着的万物中，最古老的是神，因为他是非创造的。

最美的是宇宙，因为它是神的造物。

最大的是空间，因为它容纳万物。

最迅捷的是心灵，因为它在每个地方都跑得飞快。

最强大的是必然性，因为它主宰万物。

最聪明的是时间，因为它带给每一事物以光明。

他认为生和死没有区别。一个人于是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去死呢？”他说，“因为没有区别。”有人问他，白天和夜晚哪一个更大，他回答说，“在一天中夜晚更大。”还有人问他，一个人能否对神掩藏恶行，他回答说，“不，即使是恶念也不能。”有个奸夫问他是否能够否认立以誓言的控告，他的回答是，做伪证跟通奸一样坏。当被问及什么是困难之事时，他说，“认识自己。”“什么是容易之事？”“给他人提建议。”“什么是最令人愉快之事？”“成功。”“什么是神圣之物？”“那既无开始也无终结的事物。”至于被问及什么是他

I .36 - 38 见过的最奇怪的东西时，他回答说，“一个上了年纪的僭主。”“一个人怎样才能最好地承担不幸呢？”“如果在更坏的困境中他能认清他的敌人。”“我们将如何过一种最好也最正直的生活呢？”“绝不做我们谴责他人做的事情。”“什么样的人幸福的？”“那种有健康的身体、有机智的头脑、有驯良的天性的人。”他告诉我们要记住朋友，无论朋友在场还是不在场；不要因外表而自我骄傲，要学会使自己的内在品性变得美丽。“回避那些使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物，”他说，“不要让没有根据的话使你对那些分享你的信心的人怀抱偏见。”“无论你为父母供养了些什么，你都必须指望从你的子女那里得到同样的供养。”他这样解释尼罗河的泛滥：因为季风向相反的方向刮，从而使河水倒流。

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Chronology*)中肯定，他的出生年为第35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一年(公元前640年)。他死的时候是78岁(或据索西克拉底说是90岁)；因为他死于第58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与克娄苏同时，而且他还向克娄苏保证，无需架桥就可以渡过哈利斯河(Halys)，他用的办法是使河流改道。

如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在其《同名辞典》(*Dictionary of Men of the Same Name*)中所列举的，另有五个人也取名泰勒斯：

1. 卡拉提亚(Callatia)的一个修辞学家，其文风矫饰造作。

2. 希巨昂的一个画家，这个人天赋颇高。

3. 一个与赫西俄德、荷马和莱喀古斯(*Lycurgus*)同时代的人，其所处时代很早。

4. 杜里斯在其著作《论绘画》(*On Painting*)中提到的

一个人。

5. 更晚近时代的一个太不引人注目的人，狄奥尼修在 I .38 ~ 40 其《评论集》(*Critical Writings*) 中对他有所提及。

贤者泰勒斯在观看一场体育比赛时死于酷暑和焦渴，以及伴随年老而来的虚弱。他坟墓上的碑铭是：①

伟大的泰勒斯躺在这座狭窄的坟墓里；
然而他的智慧之名高与天齐。

我也可以从我的第一本书《各种韵律的隽语诗》(*Epigrams in Various Metres*) 中引用我自己的一段文字：②

当泰勒斯在一个节庆日观看比赛时，
恶毒的太阳摧毁了他，他死去了；
宙斯啊，尽管你劳心费力以使他复活；他那黯
淡的眼睛
再也不能从地面仰望星光灿烂的天空。③

“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归属于他，而安提司泰尼在其《哲学家的师承》(*Successions of Philosophers*) 中把它归给了斐蒙奴 (Phemonoë)，尽管他也承认喀隆盗用了它。

这里看来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以对七贤作出一般的评价，

① *Anth. Pal.* vii. 84.

② *Anth. Pal.* vii. 85.

③ 若用平实的散文格式是这样的：“有一天，智慧的泰勒斯正在观看赛跑，噢，日神，噢，宙斯，你们从露天运动场抓到了他。我赞扬你们让他死去；因为这位老人确实不能再从地面辨识星星了。”

I .40 - 42

关于他们，我们的陈述如下：昔勒尼的达蒙（Damon）在其《哲学家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hilosophers*）中批评了所有贤者，尤其是对七贤。阿那克西美尼评论说，他们都致力于写诗；狄凯亚尔库（Dicaearchus）则说，他们既不是贤者也不是哲学家，而只是改变了立法的精明能干者。^① 叙拉古（Syracuse）的阿基提姆（Archetimus）记述，他们在库普塞卢（Cypselus）的宫廷里聚过会，那次他本人碰巧在场；厄斐鲁（Ephorus）则认为，聚会是在克娄苏的宫廷里召开的，而且泰勒斯没有参加。还有人认为，他们是在泛伊奥尼亚节（the Pan - Ionian festival）召开聚会的，地点是科林斯（Corinth），或是德尔斐。他们的言论有各种各样的传述，有时被归于这个，有时被归于那个，例如下面就是一例：^②

拉栖代蒙（Lacedaemon）的喀隆的话是真的：
无物太多：善来自适当的尺度。

关于七贤究竟包括哪几个人人们也没有一致的意见，例如，迈安得里乌排除了克莱俄布卢和密松，而把高尔吉亚达（Gorgiadass）的儿子勒柏杜斯或爱菲索（Ephesus）人勒俄范

① 狄凯亚尔库表达的观点是正确的。除泰勒斯外，作者在第一卷谈到其生平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称作哲学家。关于七贤的传说以及他们在某个宫廷——无论是在像佩里安德这样的本地僭主的宫廷，还是在像克娄苏这样的外地君王的宫廷——召开聚会的说法，被柏拉图采用了（见 *Protag.* 343 A），后来又主要通过他的影响，发展成了一个浪漫的传奇故事，其结果就是后来的传记、箴言集以及被归给各个不同著作者的信件等，例如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的箴言集就是这样。第欧根尼·拉尔修整个地认为这都是真实的；现代的批评家则认为这些都是伪作。

② *Anth. Plan.* iv. 22.

图 (Leophrantus) 和克里特人厄庇美尼德列在七贤的名单中; 柏拉图在其《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 中接纳了密松, 而略去了佩里安德; 厄斐鲁则用密松取代了阿那卡尔西; 其他人则把毕达哥拉斯加进了七贤之中。狄凯亚尔库宣布了四个公认的名字: 泰勒斯、彼亚斯、庇塔库斯和梭伦; 并附加了另外六个人的名字, 从中他挑选了三个, 这六个人是: 阿里司托得姆、帕姆菲勒 (Pamphylus)、拉栖代蒙人喀隆、克莱俄布卢、阿那卡尔西、佩里安德。其他人则加进了卡巴斯 (Cabas) 或斯卡布拉斯 (Scabras) 的儿子阿戈斯的阿库西劳 (Acusilaus)。赫尔米波在其著作《论贤哲》(On the Sages) 中列举了十七个人, 从中不同的人可以就七贤作出不同的选择。他们是梭伦、泰勒斯、庇塔库斯、彼亚斯、喀隆、密松、克莱俄布卢、佩里安德、阿那卡尔西、阿库西劳、厄庇美尼德、勒俄范图、斐瑞居德、阿里司托得姆、毕达哥拉斯、拉索斯 (Lasos) [卡曼提德 (Charmantides) 或西西布林努 (Sisymbrinus) 的儿子, 或据阿里司托森说是卡布林努 (Chabrinus) 的儿子, 出生于赫迈俄尼 (Hermione)]、阿那克萨戈拉。希波伯图在其《哲学家名录》(List of Philosophers) 中则列举有: 奥菲斯、林努斯、梭伦、佩里安德、阿那卡尔西、克莱俄布卢、密松、泰勒斯、彼亚斯、庇塔库斯、厄庇卡尔姆 (Epicharmus)、毕达哥拉斯。

I. 42 - 44

下面是泰勒斯的现存信件:

泰勒斯致斐瑞居德

我听说你想成为第一个向希腊人解释神学的伊奥尼亚人。也许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即把书变成

公共财产而不征求意见，而不是将其托付给无论什么人——这才是没有益处的做法。然而，如果它能带给你任何快乐的话，我非常愿意跟你讨论你的书的主题；即使你要求我到锡罗斯来，我也会这样做。因为可以肯定，雅典的梭伦和我将会很少有头脑清醒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航行去过克里特，在那儿进行我们的探究，以及去过埃及以咨询祭司和天文学家之后，还犹犹豫豫不来拜访你的话。因为梭伦也会来，如果有你的允许的话。然而，你是如此恋家，以致很少访问伊奥尼亚，也没有兴趣会见陌生人，除了——如我所希望的——专注于一件事情外，即写作；而我们从来不写任何东西，在希腊（Hellas）和亚洲到处旅行。

I .44 - 46

泰勒斯致梭伦

如果你离开雅典，在我看来你能够在米利都——雅典人的一块殖民地——最便利地建造你的住所；因为在那儿你不会遭遇任何危险。如果你对我们由僭主统治这一想法感到烦恼，并如你所做，憎恨所有专制统治者的话，你至少会喜欢你的朋友圈子。彼亚斯写信邀请你去普里耶涅（Priene）；如果你更愿住在普里耶涅镇的话，我会亲自前往，和你住在一起。

第二章 梭伦（于公元前 594 年执政）

梭伦 (Solon)，厄克色斯提德 (Execestides) 的儿子，出生于萨拉米 (Salamis)。他的第一个成就是 $\sigma\epsilon\omega\acute{\alpha}\chi\theta\epsilon\iota\alpha$ 或者说解负令 (Law of Release)，他在雅典推行了它；其目的是赎回人身和财产。因为过去人们常以人身作为担保借钱，许多人因此被迫从穷人变成奴隶或日间劳工。他第一个放弃了他父亲手里的七塔仑特 (talents)^① 债权，并鼓励其他人仿效他。他的这一法令称作 $\sigma\epsilon\omega\acute{\alpha}\chi\theta\epsilon\iota\alpha$ ，其理由是明显的。

然后他还制定了其他法律（列举这些法律颇需时间），且将其刻在旋转柱上。

他最伟大的贡献在于：麦加拉和雅典都想把他的出生地萨拉米并入自己的领地，于是发生了冲突，而在经历多次战败后，雅典人颁布了一个死刑令，以惩处任何提出要重开萨拉米战争的人。于是梭伦假装成疯子，头顶花环冲进阿哥拉集会 (the Agora)；在那里他让传令官向雅典人朗读了他写的关于萨拉米的诗，且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于是他们和麦加拉人重新开战，取得了胜利，这多亏了梭伦。下面就是他的诗句，这些诗句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力地振奋了雅典人：^②

I. 46-49

① 古希腊重量及货币单位。——译注

② Fr. 2 Bergk.

我愿意成为某个卑贱小岛的公民吗，
这个小岛远在斯波拉底 (Sporades)?
因为人们肯定会面带冷笑，
嘲弄我是个雅典人：“这是谁啊？”
“一个放弃萨拉米的阿提卡 (Attic) 奴隶”；

以及：^①

那么让我们为萨拉米和公正的名誉而战吧，
夺回那心爱的小岛，洗刷我们的耻辱！

他还说服雅典人占领了色雷斯半岛 (the Thracian Chersonese)。另外，他担心人们会认为他只是通过武力获取萨拉米，而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于是他掘开一些坟墓，以表明他埋葬死者时是把他们的脸朝向东的——这是雅典人的埋葬习俗；此外他还表明这些坟墓本身也是朝向东的；^② 他还在墓碑上刻出了死难者所在的城镇，以指明他们的身份——这是雅典人的一个奇特做法。一些著作家断定，梭伦在荷马的船舰细目表中的这样一句话后面：^③

① Fr. 2 Bergk, 3.

② 如果细究这些话的话，它们与普卢塔克在其《梭伦的生平》(Life of Solon) (第10章) 中的明确说法相矛盾；普卢塔克说，雅典人埋葬死者是让其脸部朝向落日的；比较埃利安，Var. Hist. v. 14。迈锡尼人的坟墓有两处不同，他们的死者头朝东，脚朝西。W. Ridgeway 爵士认为 (Early Age of Greece, 第7章)，普卢塔克和埃利安是对的，第欧根尼要么是错的，要么其表述方式不确切。最近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早期时代没有一致的方位。(参见 H. J. Rose 的 Classical Review, xxxiv. p. 141 sq.)

③ 《伊利亚特》，ii. 557。

埃阿斯 (Ajax) 统帅来自萨拉米的十二艘战
舰，

插入了自己的这样一句话：

并紧挨着雅典人的部队驻扎了他们的兵站。

此后人们开始敬重他，还心甘情愿让他作为僭主统治他们；但他拒绝了。而且索西克拉底告诉我们，他很早就察觉到了他的同族人庇西斯特拉图的阴谋，并竭尽全力去阻止它。他拿着长矛和盾牌冲进民众集会 (the Assembly)，向人们警告庇西斯特拉图的阴谋，而且不仅如此，还宣称愿意提供援助，他是这样说的：“雅典人啊，我比你们中的一些人更聪明，比另一些人更勇敢：比那些察觉不出庇西斯特拉图的圈套的人更聪明，比那些尽管看穿了这个圈套，但却因为害怕而保持沉默的人更勇敢。”而议事会的成员——他们是庇西斯特拉图一派的——说他疯了；这使得他说：^①

I .49 - 50

过一会儿，事态将向全世界表明，
究竟我疯还是没疯。

他预见到了庇西斯特拉图的专制这一事实，从他一首诗中的一个段落得到了证实：^②

① Fr. 10 Bergk.

② Fr. 9 Bergk.

壮丽的闪电后面紧随着隆隆的雷鸣，
柔软的白雪和闪亮的冰雹带来的是乌云；
同样，毁灭来自骄傲的人们，
他们的国家对奴役和暴君毫无觉醒。

当庇西斯特拉图已经为人们所拥戴时，梭伦没能说服人们，他在将军指挥部前堆起兵器，大喊，“我的祖国，我已经用言语和利剑服侍了你！”然后他航行去了埃及，还去了塞浦路斯（Cyprus），此后还去了克娄苏的宫廷。在那里克娄苏问他，“你认为谁是幸福的？”梭伦回答说，“雅典的特鲁斯（Tellus），以及克勒俄比（Cleobis）和比顿（Biton）。”他还说了其他很多话，这些话我们太过熟悉以致不便在这里引述。

I .51 - 53 有故事说，克娄苏身着华服，坐在自己的王座上，问梭伦是否见过比他更美丽的东西。梭伦回答道，“见过呀，公鸡、雉鸡和孔雀；因为它们闪烁着自然的颜色，这些颜色美丽一万倍。”在离开那个地方后，他住到了西里西亚（Cilicia），而且还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小镇，并依照自己的名字将其命名为梭里。在这个小镇里，他安顿了几个雅典人，这些人后来败坏了阿提卡语言的纯洁，且据说经常“犯语法错误”。注意，人们把这个小镇的居民称作梭伦斯人（Solenses），而把塞浦路斯的梭里的居民称作梭里人（Solii）。当他得知庇西斯特拉图在这个时候已经做了僭主时，他给雅典人写了这样的话：^①

① Fr. 11 Bergk.

如果你们已经因你们自己的恶行而备受磨难的话，不要由此责怪诸神。因为正是你们自己将誓言给了你们的敌人，并成就了他们的伟大；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背上奴隶的污名的原因。你们每个人都踩进了狐狸的圈套之中，且在大众中你们鲜有知觉。你们看重谄媚者的演讲和恭维话，却对任何实际的结果毫不在意。

这就是梭伦。在他遭流放后庇西斯特拉图写了下面的信给他：

庇西斯特拉图致梭伦

在希腊我并不是志在实现僭主政治的唯一一人，我——科德鲁斯（Codrus）的后代——也并不是不适合这个角色。也就是说，我只是重新启用了雅典人曾经宣誓赋予科德鲁斯的特权而已，尽管后来他们又拿走了它。在其他所有事情上我都绝不冒犯神或者人；相反我让雅典人按照你所制定的法令管理他们的事务。他们得到了比在民主制度下更好的统治；因为我不允许任何人扩张其权利；尽管我是僭主，我也绝不擅自享占任何不适当的名望和荣誉，而只是要求享有以前归属于国王的规定特权。每一公民都因其财产缴纳什一税，这并不是上交给我，而是作为基金以支付公共献祭的费用，或其他任何用于国家事务的花费，或者用于任何可能发生

I .53 - 55

在我们身上的战争的支出。

我并不因你揭露我的计划责怪你；你的行为是出于对城邦的忠诚，而不是出于任何针对我的敌意，此外，也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所要建立的统治的类型；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的话，你可能已经容忍了我，也不会遭受流放。因此请返回家园，相信我的话——尽管它没有誓言作为担保：梭伦不会受到庇西斯特拉图的任何迫害。因为我的其他任何敌人并没有受到迫害；关于此你可以确信。而且如果你选择做我的朋友的话，你将被委以最重要的职位，因为在你身上我没有看到任何不忠的迹象，也没有看到任何导致猜疑的东西；或者如果你希望在其他时候返回雅典，你也会得到允许。但是一定不要因为我就使你自己断绝跟祖国的联系。

关于庇西斯特拉图就说这么多。让我们返回到梭伦。他的一句格言是：人的寿命只有 70 年。

I .55 - 57 他看来颁布了一些优良的法律。例如，任何人如果疏忽了对父母的供养，他将被剥夺公民权；此外，那些肆意挥霍祖产的浪子也会受到类似的处罚。又如，不从事固定职业被认为是一种罪行，对此，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控告违犯者。不过吕西阿斯（Lysias）在其反对尼基西（Nicias）的演讲中把这一法令归给了德拉科（Draco），而归给梭伦的是另一条法令，这条法令剥夺那些公开的放荡之徒在公民集会中演讲的权利。他削减了给予参加运动赛会的运动员的奖励，把奥林匹亚赛会获胜者的津贴固定为 500 德拉克马

(drachmae)^①，伊斯姆地峡运动会 (Isthmian) 获胜者的津贴则为 100 德拉克马，其他情况都有相应的比例。他极力主张，给这些获胜者增加奖赏是不好的，这样做会无视那些在战争中献身的人的独有权利，而且他们的儿子应由国家来抚养和教育。

实施这一法令的结果是：许多人在战争中都努力去完成他们作为英勇战士的责任，这些人如波利泽鲁 (Polyzelus)、昔涅吉鲁 (Cynegirus)、卡利马科以及所有那些在马拉松 (Marathon) 作战的人；或如哈尔谟狄乌 (Harmodius)、阿里司托吉通 (Aristogiton) 和米尔提亚得 (Miltiades)，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另一方面，运动员训练需要很多花费，即使他们获胜也是有害的，他们之所以被表彰是因为他们的胜利是为了国家，而不是因为他们战胜了对手，而当他们变老时，他们——据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描述：^②

穿着破旧的衣服，斗篷的软毛都磨光了；

梭伦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给予他们的尊敬是很少的。^③ 他作出的这样一个规定也非常之好：孤儿的监护人不能与其被监护人的母亲结婚，孤儿死后他们的下一代继承人将失去作为其监护人的资格。此外，任何刻图章者都不得保留他们卖出的印环盖印；而给予弄瞎独眼人的罪犯的惩罚是挖去他的

① 古希腊货币名及重量单位。——译注

② 《奥托利库》Fr. 1, l. 12 Nauck, T. G. F.², Eur. 282.

③ 对运动员们的这种责难在 Diod. Sic. ix. 2. 3 f 中还可以看到。这在梭伦的早期生活中很可能只是一种普通的 κεφάλαιον。

I .57 - 59 两只眼睛。除积蓄者本人外任何人都不得窃取他人积蓄，违者处以死刑。官员醉酒一旦发现也将被处死。

他还规定，对荷马的公开诵读应当按照固定的次序^①进行，第二个诵读者必须从第一个诵读者停止的地方开始。因此，如第欧基达（Dieuchidas）在其《麦加拉史》（*Megarian History*）的第五卷中所说，就解释荷马而言，梭伦比庇西斯特拉图做得更多。荷马史诗中为人们更详细地提到的那个段落是这样开头的：“居住在雅典的那些人……”^②

梭伦是第一个把每月的第三十日称为新旧之交日（the Old - and - New day）的人，而且，如阿波罗多洛在其著作《论立法者》（*On Legislators*）的第二卷中所述，他也是第一个召集九执政官召开秘密会议的人。当内战爆发时，他既没有站在城市派一边，也没有站在平原派一边，也没有站在海岸派一边。

他有一句格言是：言语是行动的镜子；另一句是：最强大者和最有能力者是国王。他还拿法律跟蜘蛛网作比较，当轻而柔顺的东西落在蜘蛛网上时它们尚能牢固承受，而若是一个更大的东西就会把它们打破并逃走。他把秘密称作言语的封条，把时机称作秘密的封条。他常说，那些与僭主们交往密切的人就好像是用来数数的鹅卵石；因为，正如一块鹅卵石此时可能代表一个大一点的数，彼时又代表一个很小的数一样，僭主们也会这样摆布那些人：此时非常伟大而有名望，彼时则不值一提。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有制定任何阻止弑

① 或者说“一个接一个地”，尽管这相当ἐξ ὑποδοχῆς。在柏拉图那里（《希帕库斯篇》228 B），这同一事情被表达为ἐξ ὑπολήψεως ἐφεξῆς。

② 《伊利亚特》ii. 546.

父之罪的法律，他回答说，他希望这没有必要。当被问及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杜绝罪行时，他说，“如果它在那些非受害者中，引起了与在受害者中同样多的怨恨的话。”他还补充道，“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他要求雅典人采用阴历月历。他禁止忒斯匹（Thespis）上演悲剧，其理由是虚构有害。因此当庇西斯特拉图带着自己故意制造的伤口出现时，梭伦说，“这来自扮演悲剧。”他给人们的忠告大体是由阿波罗多洛在其著作《哲学流派》（*Philosophic Sects*）中记述的，如下：要比信任誓言更加信任高尚的品格；绝不撒谎；要追求有价值的目标；不要急于交朋友，而一旦交上，就不要与他们断交；发布命令前首先要学会服从；给朋友提意见时，应当寻求帮助而不是取悦他们；要遵循理性的引导；回避邪恶的同伴；给神以荣誉，给父母以尊敬。据说他还批评了米姆勒姆（Mimnermus）的如下对句（couplet）：

那会没有疾病，没有焦虑折磨吗，
我六十岁那一年才得以休息；

还给出了这样的回答：^①

噢，接受朋友的建议吧，抹去这行字，
不要忌恨，如果我的创作比你的更好的话；
可以肯定，一个更显智慧的愿望是这样表达的，
让我在八十岁的时候才去休息。

① Fr. 20 Bergk.

在人们吟唱的歌曲中有这样一首是归给梭伦的：^①

I .61 - 63

盯住每一个人，看他是否把憎恨藏在心中，讲话时虽则面色友好，舌头却从晦暗的灵魂那里鸣响着两面三刀的言辞。

他无疑就是那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律的作者；他的论萨拉米和论雅典政体的演讲和挽歌体诗，即对他自己宣讲的忠告，一共有五千行，更不用说他的抑扬格诗和抒情诗了。

他的雕像刻有如下铭文：^②

波斯军队在萨拉米遭受了重创，
在那里立法者梭伦第一个看到了光明。

据索西克拉底说，他的鼎盛年约在第 46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在其中的第三年，他做了雅典的执政官；^③ 也正是在那时他颁布了他的法律。他 80 岁时死于塞浦路斯。他给亲属的遗嘱是这样的：在他死后他们应当把他的尸骨搬运到萨拉米去，而当它们化成灰后，就把它撒在土壤中。因此克拉提努在其剧本《克里农》（*The Chirons*）中安排他这样说：^④

① Fr. 42 Bergk.

② *Anth. Pal.* vii. 86.

③ 公元前 594 年。

④ Fr. 5 梅内克, *C. G. F.* ii. 149.

这是我的岛屿之家；我的骨灰，人们说，
被撒在埃阿斯的辽阔土地上。

我自己也有一首隽语诗收在上文提及的集子《各种韵律的隽语诗》中，在这本集子中我谈到了所有已经过世的杰出诗人，他们以各种形式的韵律和节奏写作，写隽语诗和抒情诗。我的这首隽语诗如下：^①

遥远的塞浦路斯人（Cyprian）燃着了他的躯体；

他的骨头变成了灰尘，在萨拉米变成了谷粒；
他的拥护者围着他，把他的灵魂高高抬起；
他的法律加给人们的负担轻之如此。

据说，他是“无物太多（Nothing too much）”（*Ne quid I. 63-64 nimis*）这句格言的作者。据第欧斯库里德（Dioscurides）在其《回忆录》中记载，当他为失去儿子——关于他的儿子我们无法知晓更多——哀泣时，有人对他说，“你哭也没有用”，他回答说，“这就是我哀泣的原因，因为它没有用。”

如下一些信件归属于梭伦：

梭伦致佩里安德

你告诉我许多人正在策谋反对你。如果你想把他们铲除干净的话，你千万得抓紧时机。一个反对

① *Anth. Pal.* vii. 87.

你的阴谋者，比方说，一个担心自己人身安全的人，或一个不喜欢你事事畏手畏脚的人，也许会在很难预料的地方出现。如果公民们发现你没有猜疑的话，他们就会对他感恩戴德。最好的途径是放弃权力，从而免于谴责。但如果你打算冒一切危险继续做僭主的话，你得努力使你的雇佣军比城邦军队更强大。这样你才用不着担心任何人，也没有必要放逐任何人。

梭伦致厄庇美尼德

看来，比起你通过净化城邦给雅典人带来的好处，我毕竟没有通过我的法律给雅典人带来更多好处。因为宗教和立法本身并不足以使城邦受益；它只能由那些将民众引向他们所选择的任何方向的人来实现。因此，如果事态有所好转的话，宗教和立法会有所好处，否则它们就什么用处也没有。

I .65 - 66

我的法律以及我所有的措施都没有做得更好；但那些讨大众喜欢的领导者们却通过容许放纵而给共同体带来了害处，并没能阻止庇西斯特拉图建立僭主政权。在我警告他们时，他们没人相信我。当庇西斯特拉图拍人们的马屁时，比起我告诉人们真相，他得到了更多的信任。于是，我把武器放在将军指挥部前，告诉人们，我比那些没有看穿庇西斯特拉图图谋僭主政权的人更聪明，比那些害怕抵抗他的人更勇敢。然而他们却指责梭伦疯了。最后，我抗议道，“我的祖国，我，梭伦，准备用言辞和

行动保护你；但我的一些同胞却认为我疯了。因此我将走出他们中间，单枪匹马反对庇西斯特拉图；而让他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做他的贴身保镖吧。”因为你一定知道，我的朋友，他野心无度要成为僭主。他从做一个迎合大众的领导者开始；他的下一步棋是弄伤自己，出现在海利亚伊（Heli-aea）法庭前，大声宣告这些伤是被敌人弄的；于是他要求人们给他一支由400名年青人组成的警卫队。而人们不听我的意见，给他划拨了他所要求的人，这些人用棍棒武装了起来。自那之后，他摧毁了民主制度。而我试图把雅典的穷人从奴隶境况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也归于徒劳，现在他们所有人都成了一个主人——庇西斯特拉图——的奴隶。

梭伦致庇西斯特拉图

我确信我不会在你手中遭受伤害；因为在你成为僭主之前我就已经是你的朋友，现在我也不会跟你争吵，除了每个雅典人——他们都不赞同僭主政治——跟你争吵之外。对于他们而言，究竟是由一个人统治好，还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好，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为自己做决定。我承认，你是所有僭主中最好的一个；但是我明白，返回雅典对我来说并不合适。我曾经给予雅典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利；当我有机会时我也拒绝做僭主；这样一来，如果我现在返回雅典，对你正在做的一切表示同意，我怎么能逃避责难呢？

I.66-68

梭伦致克娄苏

我赞扬我给我的好意；而且，以雅典娜的名义起誓，如果我不是比生活在其他所有境况中都更渴望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话，比起在雅典——在那里庇西斯特拉图建立了暴力统治——我更愿意在你的宫殿里安家。但事实上，生活在一个所有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地方是我更喜欢的。不过我仍会来拜见你，因为我切盼与你相识。

第三章 喀隆（约公元前 560 年）

喀隆（Chilon），达马各塔（Damagetas）的儿子，是拉栖代蒙人。他写了一首挽歌体格律诗，长 200 行；他宣称，人的卓越之处在于，在理性能够把握的范围内预言未来。他的兄弟抱怨自己没能像他那样当选监督官，喀隆回答说，“我知道如何顺从不正义，而你不会。”他是在第 55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当选监督官的；然而帕菲拉说是在第 56 届。据索西克拉底说，在欧绪德谟（Euthydemus）执政时他第一个成为监督官。他第一个建议任命监督官作为国王的辅助者，不过萨提罗斯说这是由莱喀古斯建议的。^① I. 68 - 70

如希罗多德在其第一卷中所说，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奥林匹亚献祭时，他的大锅自动沸腾了；是喀隆建议他不要结婚，或者，如果他已经有妻子的话，就跟妻子离婚，并与子女脱离关系。有故事还说，喀隆问伊索（Aesop）宙斯正在干什么，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他正在使骄傲者低贱，使低贱者高贵。”有人问他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教育的人的差别何在，喀隆回答说，“在于有否美好的希望”。什么是困难的？“保守秘密、合理利用闲暇、能够忍受

① 看来在这些摘选中有一些混淆。第欧根尼·拉尔修可能在他的材料中发现了这样的记录：Χίλων τῶν ἐπτά σοφῶν πρῶτος ἑφορος，然后把它联系于索西克拉底给出的时间，即欧绪德谟执政的时期，并参考帕菲拉对这个时间作出了修正。但是他看来误解了 πρῶτος ἑφορος 的含义，还草率推断，认为是喀隆引入了监督官的职位。

伤害。”然后是他的一些训诫：要控制舌头，尤其是在宴席上。不要辱骂邻居，因为那样做的话，人们会传述一些会让你后悔的东西。不要威胁任何人，因为那有点女人气。跟拜访幸运的朋友相比，要更加乐意拜访那些处于不幸中的朋友。不要举办奢侈的婚礼。除了德性之外没有什么从死的事物中产生（*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要尊敬老人。要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宁可有所失也不要不诚实的所得：其中一个只是带来一时的痛苦，另一个则带来一辈子的痛苦。不要取笑他人的不幸。在你强大时，如果你想得到邻居的尊敬而不是恐惧的话，要仁慈。学会在自己的屋子里做一个明智的主人。不要让你的舌头超出了你的思想。要控制愤怒。不要憎恨预言。不要把目标指向不可能之事。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你匆匆忙忙。讲话时做手势应当被当作神智不健全的标志加以避免。要遵守法律。要宁静。

I . 70 - 72

他的歌曲中最受欢迎的如下：“用磨石给出的明显证据可以检验金子；而用金子可以考验善人和恶人的心灵。”据说他曾在老年时说，他没有意识到他整个一生都在违反法律，但在有一点上他不是很清楚：在一个牵涉他的朋友的案件中，他本人按照法律作出了宣判，但他却说服他的同事兼朋友宣判被告无罪，以便即刻维护法律，同时也不失去朋友。

他曾就靠近拉科尼亚（Laconian）海岸的锡西拉（Cythera）岛作出警告，并由此在希腊变得非常出名。因为对这个海岛的特征很为熟悉，他曾大喊，“它从来就没有处在那里，否则就已经沉入海底。”这是一个明智的警告；因为当得马拉都（Demaratus）从斯巴达流放时，他曾建议薛西斯将舰队抛锚在这个海岛附近；而如果薛西斯采纳了这个意

见的话，希腊可能已经被征服了。后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尼基西控制了这个岛屿，并在那儿驻扎了一支雅典军队，从而给拉栖代蒙人制造了很多麻烦。

他说话非常精练；因此米利都的阿立斯塔哥拉斯称这种说话方式为喀隆方式……他属于布兰基达（Branchidae）庙宇的建造者布兰库（Branchus）。大约在第52届奥林匹亚赛会时，喀隆就已经老了，那时寓言作家伊索正处于鼎盛时期。据赫尔米波说，他死于比萨（Pisa），就在他庆祝了他儿子在一次奥林匹亚拳击赛中获胜之后。这得归因于过度的欣喜，还伴随有老年的虚弱。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游行。 I. 72-74

我也曾为他写了一首墓铭诗文，如下：^①

我赞美你，波吕刻斯（Pollux），因为喀隆的儿
子

凭借拳击本领赢得了橄榄枝花冠。
我们也不要抱怨这位父亲的命运；
他死于快乐；也许这样的死也属于我。

刻在他雕像上的铭文如下：^②

这里站着的是喀隆，他是斯巴达的勇士，
七贤中他地位最高。

① *Anth. Pal.* vii. 88.

② *Anth. Pal.* ix. 596.

他的箴言是：“给出一个誓言，并为其承担责任。”有一封短信归属于他：

喀隆致佩里安德

你向我讲述一次反抗外敌的远征，在其中你将亲自参加战斗。在我看来，对于一个专制统治者而言，国内的事务是不太安全的；我视这样的僭主为幸福：他在自己的房子里自然死去。

第四章 庇塔库斯（约公元前 600 年）

庇塔库斯（Pittacus）是希拉第乌（Hyrrhadius）和一个米提利尼（Mitylene）本地人的儿子。杜里斯说他父亲是色雷斯人。在阿尔开乌兄弟的帮助下，他推翻了列斯堡（Lesbos）僭主米兰克鲁（Melanchrus）；在米提利尼和雅典争夺阿基勒伊（Achileis）的领土的战争中，他亲自担任了米提利尼的首席司令官，而在一次奥林匹亚拳击赛中获胜的弗利农（Phrynon）则统帅着雅典军队。庇塔库斯同意与他单打独斗；他用一张藏在盾牌后面的网缠住了弗利农，并杀了他，从而收复了领土。随后，如阿波罗多洛在其《编年史》中所述，雅典人和米提利尼人将他们的领土要求诉诸仲裁。佩里安德听取了他们的诉求，且作了有利于雅典的裁判。 I . 74 - 76

然而，在那时米提利尼人对庇塔库斯极度崇拜，还将政府委托给他。他统治了十年，并使政制变得井然有序，然后他放弃了官职。退位后他又生活了十年，还从米提利尼人那里获得了一块赠地，他把这块地供奉为神圣领地，而它至今仍顶戴着他的名字。索西克拉底说，他从中为自己割出了一小部分，且声称一半比全体还多。此外，他谢绝了克娄苏送给他的一笔钱，说他拥有两倍于他所想要的东西；因为他的兄弟死去时没有后嗣，他继承了他的财产。

帕菲拉在其《回忆录》的第二卷中说，他儿子蒂拉乌（Tyrraeus）在昔米（Cyme）的一个理发店里让一个铁匠用斧头给劈死了。昔米人将凶手送到庇塔库斯那里，他了解了事

I .76 - 78 情原委后释放了那个人，还宣称“现在原谅比今后悔恨更好”。然而赫拉克利特说，是阿尔开乌获得权力后释放了那个人，他说的话是：“仁慈比仇恨更好。”

在他制定的法律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假如有人醉酒犯下任何罪行的话，其惩罚加倍；他的目的是要阻止酗酒，因为那个岛上酒特别多。他有一句名言：“行善很难。”西蒙尼德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引用：“庇塔库斯的格言：‘确实，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很难’。”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也引用了他的话^①：“即使是神也不同意必然性抗争。”还有，“官职表明人的本性。”有一次，有人问他什么是最好的事情，他回答，“将手头的工作做好。”克娄苏问他什么规则最好，他回答，“狡猾的木头的规则”，他指的是法律。他还告诫人们要获取不流血的胜利。一个佛西亚人（Phocaean）说，我们必须寻找好人，他答复，“如果你找得太过仔细，你决不会找到他。”针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给出了如下一些回答：“什么是令人惬意的？”“时间。”“什么是晦暗的？”“未来。”“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大地。”“什么是不值得信赖的？”“海洋。”他说，“在困难出现之前，作好准备以防止其出现，这是审慎者的一部分；而在困难出现之后，去对付它们，这是勇敢者的一部分。”不要事先宣布你的计划；因为如果它们失败了的话，你会遭到嘲笑。绝不责备任何不幸之人，以免遭到复仇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的报应。要适时完成委托给你的事情。不要说朋友的坏话，甚至也不要说敌人的坏话。要践行虔敬。热爱节制。珍爱真理、忠诚、技能、聪明、交际和细心。

^① 345 D.

他的歌曲中最受欢迎的是这样一首：

I. 78-80

带着弓和满装的箭袋
我们必须向敌人进逼，
任何人都不能相信他的舌头说出的话，
因为在他心中有的是骗人的鬼主意。

他也写挽歌体格律诗，差不多有 600 行，还写了一本散文体著作《论法律》(*On Laws*)，以给公民使用。

他的鼎盛年约在第 42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他死于阿里司托美涅 (Aristomenes) 执政的时候，在第 52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三年，^① 他活了 70 多岁，晚年过得很好。他的纪念碑上的铭文如下：^②

在这里神圣的列斯堡，带着一位母亲的痛苦，
为她的庇塔库斯哀泣，因为死神已使他作古。

归属于他的还有这样一句箴言：“认识你的机遇。”

如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的第一卷，以及德米特里乌在其《同名入》(*Men of the Same Name*) 中所述，另有一个人也叫庇塔库斯，他是一个立法者，绰号是更少者 (*the Less*)。

让我们回到这里所谈论的贤者。据卡利马科在其隽语诗集 (*Epigrams*) 中记载，有个故事说，一个年青人向他请教

① 公元前 570 年。

② *Anth. Plan.* ii. 3.

关于结婚的事情，结果得到了这样的回答：^①

一个阿塔纽斯（Atarneus）陌生人这样询问希拉第乌的儿子庇塔库斯：

尊敬的阁下，我面临两个求婚选择；其中一个新娘富有，且与我同龄；

另一个比我年长。哪一个更好呢？来，给我提点建议，我应当与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结婚。

I .80 - 81

这个人这样说。而庇塔库斯举起手杖——老年人的武器——说，“看看那儿，那边的孩子会告诉你整个故事。”

孩子们正在抽打陀螺，以使它们走得飞快，他们在一块宽敞的平地里旋转它们。

“跟上他们的步子，”庇塔库斯说。于是陌生人靠了上去，而孩子们正说，“守住你自己的圈子。”

听到这句话后，那个陌生人认同了孩子们的警告，放弃了追求更有钱的配偶的念头。

而且，甚至像他把那个地位低下的新娘领回家中一样，你也要那样做，狄翁（Dion），守住你自己的圈子。

这个建议看来是根据他本人的情况提出来的。因为他自己和一个较他年长的妻子结了婚：她是蓬提鲁（Penthilus）的儿子德拉科的姊妹，她对他非常傲慢。

阿尔开乌给他取的绰号有 σαράπους 和 σάραπος，因为他

① Anth. Plan. vii. 89.

有扁平足，走路时一拖一拖的；还有“冻疮”，因为他的脚有皸裂，其对应的单词是 χερᾶς；还有“吹牛大王”，因为他总是妄自尊大；还有“大肚皮”和“壶腰”，因为他长得矮胖矮胖的；还有“黑暗中的进餐者”，因为他无需使用灯火；还有“邋遢鬼”，因为他不整洁，很脏。如哲学家克利阿卡斯所说，他做的锻炼是磨麦子。

下面这封短信是归给他的：

庇塔库斯致克娄苏

你吩咐我来吕底亚，为的是看你的兴旺：但是，用不着看我就可以确信，阿吕亚特（Alyattes）之子在所有国王中最为富有。对我来说，去萨尔迪斯（Sardis）旅行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并不缺钱，我的财物除了用于我自己之外已经足够应付我的朋友。不过我仍会来，既为了得到你的招待，也为了与你相识。

I .81 - 83

第五章 彼亚斯（约公元前570年）

彼亚斯（Bias），特乌塔墨（Teutames）的儿子，生于普里耶涅，萨提罗斯视他为七贤之首。一些人认为他出身富有家庭，但杜里斯说他是住在那个家庭里的一名长工。斐洛狄库说，他赎回了一些在战争中被俘的美赛尼亚（Messenian）少女，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女儿加以抚养，给她们嫁妆，还把她们送回到在美赛尼亚的父亲们那里。如我们已叙，有一天，一些渔夫在雅典发现了那个刻有“送给智慧之人”字样的铜鼎，据萨提罗斯说，是那些少女，或据其他记述（包括斐洛狄库的），是她们的父亲，自告奋勇走进集会，复述了他们的不平经历，并宣告彼亚斯有智慧。于是那个三角鼎就分派给了他；但彼亚斯看见它时，却宣称阿波罗是有智慧的，从而拒绝接受。另有一些人说，他把它献祭给了底比斯的赫拉克勒（Heracles）神庙，因为他是那些在普里耶涅建立殖民地的底比斯人的后裔；而这是由斐洛狄库叙说的。

I.83-85 有故事说，当阿吕亚特围攻普里耶涅时，彼亚斯养肥两只骡子，把它们赶到了敌方军营里；阿吕亚特国王看到了它们，并对普里耶涅人的优良生活条件感到非常惊讶，他是从他们的驮兽作出推断的。于是他决定议和，还派出了使者。而彼亚斯堆起了很多沙堆，在上面覆盖了一层谷物，然后领那个使者前去观看；最后，在得知这件事后，阿吕亚特与普里耶涅人签订了和约。不久，阿吕亚特派人邀请彼亚斯去他的宫廷，他答复道，“传我的话，告诉阿吕亚特以洋葱为

食”，也就是说，要他流泪。还有人说，他作辩护非常善于打动人心；但他习惯于把言辞的力量用于良善的目的。因此，勒罗斯（Leros）的德谟第库（Demodicus）在如下文字里对此有所提及：

如果你碰巧在打官司的话，要像他们在普里耶涅所做的那样进行辩护；

希波那克斯则说：“在辩护理由上要比普里耶涅的彼亚斯更有力量。”^①

他是这样死的：有一次，尽管年事很高，他仍在为某个委托人出庭辩护。当他讲完话后，他把头靠在他孙子的胸脯上。对方辩护人也做了辩护，然后法官予以投票，并作了有利于彼亚斯的委托人的裁决；法庭休庭后，人们发现他已经在他孙子的手臂中死去了。普里耶涅城为他举行了壮观的葬礼，还在他的坟墓上刻了这样的铭文：^②

这里躺着的是普里耶涅的彼亚斯，他的名字
为他的家乡乃至整个伊奥尼亚带来了名望。

我自己为他写的墓铭诗文如下：^③

彼亚斯在这里安息。

① P. 79 Bergk; 斯特拉波 xiv. p. 636.

② Anth. Pal. vii. 90.

③ Anth. Pal. vii. 91.

一次宁静的死亡袭击了他那年老的头，
而岁月在他头上点缀了斑斑白雪。
他的辩护做完了，他的朋友免于伤害，
在他孙子的手臂里，他进入了长久的睡眠。

I .85 - 87 他写了一首关于伊奥尼亚以及使它繁荣的方法的诗，长两千行。他的歌曲中最受人欢迎的如下：

要获得所有公民的欢心……
……无论你住在哪个城邦里。
因为这会赢得最多的感激；
那顽固的幽灵经常带着多害的祸根突然出现。

人的力量的增长是自然的造化，但在演讲中维护国家的利益则是灵魂和理性的禀赋。甚至运气也能给许多人带来大量财富。他还说，一个不能承受不幸的人是真正不幸的；迷恋于不可能实现的事物是灵魂的疾病；以及，我们不应当老是就他人的灾祸说三道四。有人问他什么是困难的，他回答，“为了更坏者而豁达地忍受变化。”有一次他和一些不敬神的人同船航行；当遇到风暴时，即使是那些人也开始祈求诸神的帮助。“安静！”他说，“以免他们听见，从而察觉你们呆在这条船上。”一个不敬神者要他给虔敬下定义，他没有说话；另一个人问他何故不答，他回答说，“我不说话是因为你们问的问题与你们无关。”

有人问他，“什么对于人是甜的”，他回答，“希望。”他说，他宁愿在敌人之间裁决争端，也不愿在朋友之间做出裁决；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中，他肯定会使其中一个朋友变成敌

人，而在前一种情况中，他可以使其中一个敌人变成朋友。有人问他什么职业给人最多快乐，他回答，“赚钱。”他告诫人们要度量生命，就好像生活的时间既短又长；要爱自己的朋友，就好像他们有一天会憎恨自己，或者假定大多数人都是坏的。此外他还给出了这样的忠告：不要急于着手一项计划，而一旦确定下来就要百折不挠去完成它。讲话不要草率，因为那是疯子的象征。要珍重智慧。承认神的存在。如果一个人不值的话，不要因为他的财富赞扬他。得到你的东西要通过劝服，而不是强力。要把善行归给诸神。在你从少到老的生命旅程中，要用智慧装备自己；因为比起其他所有财物来说，它是更加可靠的支柱。 I .87 - 89

以上是希波那克斯（Hipponax）叙及的彼亚斯，而赫拉克利特（这他是一个很难取悦的人）给了他这样的特别赞扬：^①“特乌塔墨的儿子彼亚斯住在普里耶涅，他比其他任何人都作了更多思考。”普里耶涅人划了一块围地献给了他，这块围地叫做特乌塔缪（Teutameum）。他的箴言是：大多数人都是坏的。

^① P. 39 D, 112 B.

第六章 克莱俄布卢（约公元前 600 年）

克莱俄布卢（Cleobulus），欧戈拉斯（Euagoras）的儿子，生于林达斯（Lindus），但据杜里斯说，他是卡里亚人（Carian）。据说他把家世追溯到了赫拉克勒，说他因力量 and 美貌著名，且熟悉埃及人的哲学。他有一个女儿叫克莱俄布林尼（Cleobuline），这个人创作六步格谜语；克拉提努提到过她，还用她的名字——取的是复数形式 Cleobulinae——给自己的一个剧本命名。据说克莱俄布卢重建了由达那乌（Danaus）建造的雅典娜神庙。他写了很多歌曲和谜语，总共差不多有三千行。

据说米达斯（Midas）坟墓上的铭文是他写的，如下：^①

我是一个青铜少女，驻守在米达斯的坟墓上。
只要水仍会流，高高的树仍会长，太阳仍会升起并
闪耀光芒，月亮仍会明亮，河流仍会奔腾，海洋仍
会拍打海岸，我就会在这里，居留在他洒满泪水的
坟墓上，并告诉过往行人：米达斯埋葬在这里。

他们引述的证据是西蒙尼德的一首诗，在其中他说：^②

① *Anth. Pal.* vii. 153.

② *Fr.* 57 Bergk.

谁，如果他相信自己的才智的话，会赞扬住在林努斯的克莱俄布卢呢，这个人把墓碑柱子的力量与永恒流动的河水、春天的鲜花、太阳的光芒、金色的月亮和海洋的旋涡相对照？但一切事物都不及诸神的威力；即使凡人的手能把大理石雕像砸成碎片：这是蠢人的做法。

这一铭文不可能是荷马写的，因为据说他生活的年代远早于米达斯。

在帕菲拉的集子里保存有克莱俄布卢的这样一个谜语：^①

有一位父亲，他有十二个儿子，每一个儿子又有三十的两倍个女儿，她们各有特色：一些女儿是白的，另一些女儿是黑的；他们是不朽的，可是他们又都会死。

这个谜语的答案是：“年”。

他的歌曲中最受人欢迎的是：情趣的缺乏最广泛地统治着凡人和大量言辞；但适当的季节将会起点作用。把你的心智放在好东西上。不要变得粗心大意或鲁莽无礼。他说我们应当把女儿这样嫁给她们的丈夫：在年龄上是处女，在智慧上是妇女；这意味着，女子和男子一样需要受教育。此外他还说，我们应当帮助朋友，以使他跟我们联系更紧密，而且也应当帮助敌人，以便能跟他交上朋友。因为我们不得不提

I. 91-93

^① *Anth. Pal.* xiv. 101; *Stob. Ecl. Phys.* i. 99. 15 W.

防朋友的责难和敌人的阴谋。当任何人外出时，首先要让他问问自己打算做些什么；而当他回到家里时，则要让他问问自己做成了些什么。此外，他还忠告人们要锻炼身体；要做听者而不是说者；要选择教诲而不是无知；要戒绝说不吉利的话；要对美德友好，对邪恶敌视；要避免不正义；要好心好意给国家提建议；不要被快乐征服；做任何事情都不使用暴力；要教育孩子；要终止仇恨。当有陌生人在场时，要避免与妻子亲热，或与之争吵；因为一种是愚蠢的嗜好，另一种是发疯。喝酒时绝不要惩罚仆人，因为别人会认为你喝醉了。要和跟你地位相同的人结婚；因为如果你娶一个地位比你高的妻子的话，她的亲戚就会成为你的主人。当有人被愚弄时，不要嘲笑他们，否则你会招来他们的憎恨。在兴旺时不要傲慢；如果你陷入贫困，不要鄙视自己。要懂得如何高尚地接受命运之无常。^①

I. 93 - 94

他于七十高龄去世；他的墓碑铭文是：^②

智慧的罗得斯人（Rhodian）克莱俄布卢，在
这里长眠，
以海为荣的林达斯在他的尸体上哀泣。

他的箴言是：节制是最好的。他给梭伦写了如下信件：

① 这些道德戒律与斯托拜乌的有点相似，参见 *Florilegium*, e. g. i. 172.

② *Anth. Pal.* vii. 618.

克莱俄布卢致梭伦

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拥有很多朋友和一个家；但最适合梭伦的，我敢说，是实行民主制的林达斯。这个岛屿地处远海，生活在这里的人用不着担心庇西斯特拉图。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将会前来拜访你。

第七章 佩里安德（僭主，公元前 625—前 585 年在位）

佩里安德（Periander），库普塞卢的儿子，出生于科林斯，属于赫拉克利达（Heraclidae）家族。他的妻子是吕西达（Lysida），他称她为梅利莎（Melissa）。她的父亲是埃皮道伦（Epidaurus）僭主普罗克勒（Procles）；母亲是埃里斯忒尼亚（Eristheneia），这个人是阿里司托克拉底（Aristocrates）的女儿，阿里司托得姆的姊妹，如本都斯的赫拉克利德在其著作《论政府》（On Government）中所说，这两个人一起统治了几乎整个阿卡狄亚。佩里安德和他妻子生有两个儿子：库普塞卢和吕科佛隆（Lycophron），其中小儿子很聪明，大儿子有点弱智。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一次大怒中杀死了他妻子——他将一把脚凳砸在她身上，或踢了她一脚，那时她正在怀孕；事情的起因是她听从流言怂恿，这些流言是关于她丈夫的情妇的，这个情妇后来让他给活活烧死了。

I. 94 - 96

他儿子吕科佛隆替母亲悲伤，他把他放逐到了科尔居拉（Corcyra）。过了很多年后，他派人去召回儿子以接替他的僭主地位；但科尔居拉人在他儿子起航前就将其给杀死了。对这件事他极为恼怒，于是命人把科尔居拉人的儿子都送遭到阿吕亚特，企图把他们弄成阉人；当船只到达萨摩斯时，那些人躲进赫拉（Hera）的神庙避难，于是让萨摩斯人（Sami-ans）救了下来。

佩里安德变得灰心丧气，并在 80 岁时去世。索西克拉

底记述，他比克娄苏早死 41 年，就在第 49 届奥林匹亚赛会^①之前。希罗多德在其第一卷中说，他是米利都的僭主塞拉绪布罗的客人兼朋友。

阿里斯提波在其著作《古代显贵》^②的第一卷中指责他跟自己的母亲克拉特亚（Crateia）乱伦，还补充说，这件事抖出去后，他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泄愤。厄斐鲁记录了他的誓言，说他如果在奥林匹亚的战车比赛中获胜的话，他将建造一座金质雕像。后来他获胜后，因为极难弄到金子，他掠夺了他在一些地方节日见到过妇女们佩带的所有饰物。由此他得以献祭还愿。

有故事说，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埋葬地点，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谋划了这样一个诡计：他命令两个年青人晚上外出，沿着一条他指定的道路行走；他们的任务是杀掉并掩埋他们所碰到的人。随后他又命令另外四个人去追杀并掩埋那两个人；再后，他派了更多的人去追杀那四个人。在安排了这些措施后，他自己却碰到了首先的那两个人，结果被杀了。在一个衣冠冢上科林斯人刻下了这样的铭文：^③

I. 96-98

在大地母亲怀里躺着的是佩里安德，
四面环海的科林斯的富有而智慧的君王。

① 公元前 584 - 前 580 年。

② 一个丑闻贩子写的一本无甚趣味的著作，从 bk. iv. 的片段来判断的话，这个人对哲学家颇为嫉恨，尤其是对学园派，比较 Wilamowitz 的 *Antigonos von Karystos*, pp. 48 ff.

③ *Anth. Pal.* vii. 619.

我自己为他写的墓铭诗文是：^①

不要因为实现你的目的而悲伤，
而要高兴地接受诸神可能给予的一切；
要从佩里安德的命运得到教训，
他死于这样的不幸：一个欲望被否定。

归属于他的有这样一句格言：绝不为了钱做任何事情；把利益留给那些追逐利益的商人。他写了一首长两千行的教诲诗。他说，那些想要获得安全的僭主应当使忠诚而不是武器成为他们的贴身保镖。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做僭主，他回答，“因为主动退位和被赶下台一样危险。”这里还有他的其他格言：宁静是美丽的。轻率有其危险。利益是不光彩的。民主制比僭主制要好。快乐是暂时的，荣誉是不朽的。身处顺境时要节制，身处逆境时要审慎。要同等对待你的朋友，无论他们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你签订了什么协议，都要遵守。绝不泄密。不仅要纠正犯了错的人，而且要纠正那些正要犯错的人。

I. 99-100 他是第一个拥有贴身保镖的人，也第一个将政府改成僭主制，而且，如我们从厄斐鲁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所知，任何人没有他的允许都不得住在城里。他的鼎盛年约在第38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他做了40年的僭主。

索提翁和赫拉克利德，以及帕菲拉在其《评注集》（*Commentaries*）的第五卷中，区分了两个佩里安德，一个是僭主，另一个是出生于安布累喜阿（Ambracia）的贤者。库

^① *Anth. Pal.* vii. 620.

齐库（Cyzicus）的涅安塞斯也提到了这一点，还补充说，他们俩是近亲。亚里士多德^① 坚持认为，科林斯人佩里安德是贤者；柏拉图则否认这一说法。

他的箴言是：实践成就完美。他还计划挖一条横穿伊士姆地峡（Isthmus）的运河。

现存有他的一封信：

佩里安德致智慧之人

我得知你们聚在一起，为此我非常感激彼提亚人的阿波罗；我的信也将把你们带到科林斯，在这里，你们知道，我会给你们极为隆重的接待。我得知你们去年在萨尔迪斯的吕底亚宫廷里聚会。因此不要犹豫到我——科林斯的统治者——这里来。科林斯人会非常高兴看到你们到佩里安德的家里来。

佩里安德致普罗克勒

我并不是故意杀死我妻子；而当你使我儿子的心与我不和时，你的行为是蓄意的罪行。因此，要么你赶快结束我儿子的酷行，要么我就会报复你。因为很久以前我就为你女儿给你赎了罪——我在她

I .100 - 102

①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中提到了佩里安德（v. 4, 1304 a 32），但不是作为七贤之一。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343 A）中列举了七贤，但也略去了佩里安德的名字，而代之以密松。看来第欧根尼·拉尔修似乎熟悉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段落，在其中佩里安德被称作七贤之一，不过这些段落都没有留存下来。

的葬火中烧掉了科林斯所有妇女的衣服。

这里还有一封由塞拉绪布罗写给他的信，如下：

塞拉绪布罗致佩里安德

我没有回答你的使者；但当他陪伴我时，我把他带进了一块麦地，并用我的手杖重重地打断了长得过长的麦穗。如果你问他闻见到了什么，他会把消息告诉你。如果你想加强你的专制统治的话，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事情：处死那些杰出的公民，无论他们是否对你怀有敌意。因为对于一个专制统治者来说，朋友也是值得怀疑的对象。

第八章 阿那卡尔西

司奇提亚人阿那卡尔西（Anacharsis）是古努斯（Gnurus）的儿子，卡都伊达（Caduidas）的兄弟，司奇提亚的国王。他的母亲是希腊人，因此他操两种语言。关于希腊人和司奇提亚人的制度习俗，他写了一首长 800 行的诗，以研究生活的简单和军事事务。他说话非常大胆，并由此形成了一句名言：“要像司奇提亚人那样说话。”

索西克拉底认为，大概在第 47 届奥林匹亚赛会^①期间，他在欧克拉底（Eucrates）执政时去过雅典。赫尔米波说，当他到达梭伦家门前时，他要仆人传话给梭伦，说阿那卡尔西已经来了，希望与他见面，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成为他的客人。那个仆人传了他的话，而梭伦吩咐他告诉阿那卡尔西，人们一般只从自己的同胞中选择客人。于是阿那卡尔西站起身来说，他现在已经在他自己的国家，因而有资格成为客人。梭伦被他敏捷的智慧打动了，于是让他进了屋，还跟他结成了最好的朋友。

I . 102 - 103

不久，阿那卡尔西返回了司奇提亚，在那里，因为他对希腊的一切都特别狂热，人们怀疑他有意颠覆国家的制度习俗，因此当他与他兄弟外出打猎时，他兄弟把他杀害了。当利箭射中他时，他大喊道，“在希腊我的名望给了我安全，而在自己的国家里它招致的嫉妒却毁了我。”据有些记载说，他是在施行希腊习俗时被杀的。

① 公元前 591 - 前 588 年。

下面是我自己为他写的墓铭诗文：^①

阿那卡尔西完成了旅行，
想把司奇提亚人变成希腊人，
从而激怒了他们；
就在他的说教燃起他们的心智之前
一支流箭射倒了这个说教者。

I. 103 - 105 他有一句格言是：葡萄藤结三种葡萄，第一种是快乐，第二种是麻醉，第三种是厌恶。他说他弄不明白，在希腊为什么内行人比赛竞技，而外行人则颁发奖品。有人问他一个人怎样才能避免变成酒鬼，他回答，“将那些醉汉们制造的可耻场面保留在你眼前。”他还对这样一件事感到惊奇：希腊的立法者对肆意的暴行进行惩罚，却给那些相互打斗的运动员以荣誉。在确知船弦只有四个手指厚时，他评论说，乘客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他把橄榄油称作会导致疯狂的毒药，因为运动员涂上它后，就会变疯以致相互打斗。他问，为什么希腊人禁止谎言，却在零售买卖中不加掩饰地说谎？他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在宴席开始时，他们用小酒杯喝酒，而当他们“饱”后，却用大酒杯喝酒。他的雕像上的铭文是：“抑制讲话、贪食和肉欲。”有人问他司奇提亚是否有笛子，他回答，“没有，也没有葡萄树。”对什么样的船最安全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那些被拖上岸的船。”他说他在希腊见过的最奇怪的事

① *Anth. Pal.* vii. 92.

情是，希腊人把烟火留在山上，而往城里运送燃料。^①有人问他活人和死人哪一类更多，他反问道，“那么在这两类人中，你是否还包括那些在海上的人呢？”有个雅典人辱骂他是司奇提亚人，他回答，“好哇，假如我的国家对我是一种耻辱的话，那么你们对你们的国家就是一种耻辱。”有人问，“人们当中什么东西既好又不好？”他回答，“舌头”。他说，拥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朋友，比拥有许多根本没有价值的朋友更好。他这样定义集市：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那里人们相互欺骗，使用奸诈手段彼此取胜。一个小孩问他关于喝酒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年青时不会喝酒的话，孩子，那么你在年老时就会变成喝水之人。”

据说他是锚和陶工旋盘的发明者。

I . 105 - 107

下面这封信归属于他：

阿那卡尔西致克娄苏

噢，吕底亚人的国王，我已经来到了希腊人的土地上，以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理想追求。甚至我也不是为了金子而来，相反，只要能返还给司奇提亚以一个更好的人，我就会非常满足。无论如何，我已经到了萨尔迪斯，我非常渴望与你相识。

① 即以木炭的形式。比较 A. S. Ferguson 的 *Class. Rev.* vol. xxi. p. 97.

第九章 密松（约公元前 600 年）

索西克拉底引用赫尔米波说，密松（Myson）是斯特里蒙（Strymon）的儿子，是伊塔或拉科尼亚地区的村庄车恩的本地人；他被列为七贤之一。据说他父亲是一个僭主。有个人告诉我们，当阿那卡尔西询问是否有人比他更智慧时，彼提亚的女巫作了这样的回答——这个回答我们在谈及泰勒斯的生平时已经作为对喀隆的问题的回答有所提及：^①

伊塔的车恩的密松；是他
在智慧方面胜过了你。

I .107 - 108 阿那卡尔西在夏天去那个村庄时，他看到密松正在给犁安装犁头，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于是说，“密松，这不是用犁的季节。”密松的回答是，“这正是修理它的时候。”其他人所引用的这个神谕的第一句话有所不同，是“埃提斯（Etis）的车恩的密松”，他们还问“埃提斯的密松”是什么意思。巴门尼德解释说，埃提斯是拉科尼亚的一个区，密松住在那里。索西克拉底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说，他就他父亲而言属于埃提斯，就他母亲而言属于车恩。本都斯的赫拉克利德的儿子游叙弗伦（Euthyphro）宣称他是克里特人，埃特亚（Eteia）是克里特的一个小镇。阿那克西劳（Anaxilaus）则

① *Anth. Plan.* vi. 40.

认为是他阿卡狄亚人。

希波那克斯也提及了密松，他的话如下：^①

而密松，阿波罗亲自宣布他为
所有人中最有智慧者。

阿里司托森在其《历史拾穗》（Historical Gleanings）中说，他不像蒂蒙和阿培曼图（Apemantus），因为他不愿与人交往。无论如何，在拉栖代蒙有人看见他在一个无人的场合对自己发笑；而当一个人突然出现，并问他为什么在没有其他人在场时发笑，他回答说，“那正是我发笑的原因。”阿里司托森说，他之所以不引人注意的原因是，他不住在城市，而住在乡村，而且是一个不重要的乡村。因此，因为他不出名，一些著作家（但不是哲学家柏拉图）把一些本来属于密松的东西归给了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因为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②中提到过他，并把他视作七贤之一，而不是佩里安德。

他常说，我们不应当通过论辩来检验事实，而应当通过事实来检验论辩；因为我们不是整理事实以符合论辩，相反，是整理论辩以符合事实。

他死的时候是 97 岁。

① Fr. 45 Bergk.

② 343 A.

第十章 厄庇美尼德（约公元前 600 年）

I . 109 - 110

厄庇美尼德 (Epimenides)，据塞奥波姆普和其他许多著作家说，是斐埃斯提乌 (Phaestius) 的儿子；不过有人认为他是多西阿达 (Dosiadas) 的儿子，还有人认为他是阿格萨库 (Agesarchus) 的儿子。他是克里特的克诺索斯 (Cnossos) 本地人，不过因为留着长发，他看起来不像是克里特人。一天，他父亲派他去乡间寻找一只离群的绵羊，在中午时分他离开找寻的道路，走进一个洞穴睡觉，在那里他睡了 57 年。后来他醒过来，走出去继续寻找绵羊，他以为他只是睡了一会儿。没能找到绵羊后，他来到农庄，发现所有东西都变了，农庄也换了主人。然后他在极度困惑中返回镇里，在那里，当他跨进自己的家门时，他碰到一个人，这个人问他是谁。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弟弟——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才从他那里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于是他在整个希腊变得非常出名，人们认为他是上天所特别钟爱之人。

因此，当雅典人遭瘟疫袭击，而彼提亚女巫吩咐他们净化城邦时，他们派了一条船由尼色拉图 (Niceratus) 的儿子尼基西指挥，前往克里特寻求厄庇美尼德的帮助。他在第 46 届奥林匹亚赛会^① 期间来到雅典，净化了他们的城邦，并以如下方式阻止了瘟疫的蔓延：他挑选了一些绵羊，一些白的，一些黑的，把它们带到了阿勒乌柏果斯法庭 (Are-

^① 公元前 595 - 前 592 年。

opagus); 在那里他让绵羊随意走动, 并指示那些跟随它们的人标记出每只绵羊躺下的地方, 然后给当地神灵献祭一份牺牲。这样, 据说瘟疫给抑止了。因此甚至今天人们仍可以在阿提卡的不同地方找到没有刻上名字的祭坛, 这些东西是这次赎罪活动的纪念物。据一些著作家说, 他曾宣告这次瘟疫是由库隆 (Cylon) 带给这座城邦的污染引起的, 而且还告诉他们如何除去它。随后, 人们处死了两个年青人——克拉提努和特西比乌 (Ctesibius), 而城邦得以免于灾祸。 I. 110-112

雅典人投票决定送他一塔仑特钱财, 还派了一条船送他回克里特。他谢绝了那笔钱, 而在克诺索斯和雅典之间缔结了一个友好盟约。

于是他返回了家园, 不久之后就死了。据弗勒根 (Phlegon) 在其著作《论长寿》(*On Longevity*) 中说, 他活了 157 年; 而按照克里特人的说法是 299 年。另据传闻, 科罗封 (Colophon) 的塞诺芬尼认为他的年龄是 154 岁。

他写了一首诗《论库里特和科里班特的出生》(*On the Birth of the Curetes and Corybantes*) 和一本《神谱》(*Theogony*),^① 一共有 5 000 行; 还写了关于阿戈斯的建筑以及迦森 (Jason) 的航海的著作, 有 6 500 行。他还编辑了散文著作《论献祭和克里特政制》(*On Sacrifices and the Cretan Constitution*), 以及《论弥诺斯和刺达曼提》(*On Minos and Rhadamanthus*), 约有 4000 行。如阿戈斯的洛本在其著作《论诗人》(*On Poets*) 中告诉我们的, 在雅典他还建造了欧墨尼德 (Eumenides) 的神庙。据说他还是第一个净化房屋

① 这些长诗可能是洛本本人按照赫西俄德模式 (Hesiodic model) 写出来的; 或者洛本只是在其《论诗人》中肯定它们存在。

和田地的人，也第一个建造庙宇。有人还认为，他并没有去睡觉，只是抽了一会儿身^①，去采集药草。

I .112 - 114

现存有一封他致立法者梭伦的信，这封信包括弥诺斯(Minos)为克里特人拟定的一个政府方案。但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在其论同名诗人和同名作家的著作中，竭力证明这封信不是他写的，其理由是，这封信是晚出的，而且不是用克里特方言写成的，而是用阿提卡方言和新阿提卡(New Attic)方言。然而，我发现他写了另一封信，如下：

厄庇美尼德致梭伦

勇敢点，我的朋友。因为如果在雅典人仍是奴隶，且在他们拥有良好的法律之前，庇西斯特拉图已经攻击了他们的话，他本将通过奴役公民而永久巩固他的权力。但事实上，他只不过正在使人们臣服，而这些人并不是懦夫，他们仍能带着痛苦和耻辱记起梭伦的警告，因而决不会容忍僭主的统治。但即使庇西斯特拉图本人能够镇压住城邦的话，我也不希望他的权力会延续给他的孩子；因为很难想象，在最好的法律下成长起来的自由人将会成为奴隶。但是请你悄悄前来克里特与我会面，而不是继续你的旅行；因为在这里你用不着担心专制君主，相反，在你旅行时万一他的朋友碰到你的话，我担

① 这是ἐκκαταστῆναι这个词在另外三个段落中的含义，这三个段落见第四卷第19页、第九卷第3页和第九卷第63页；在其中最后一段中，这个词是用ἐρημὸς εἶναι来修饰的，就好像这位贤者是一个隐士，一个爱好孤独的人。

心你会遇到危险。

这就是该信的大意。德米特里乌记述了一个故事说，他从尼姆福斯神（Nymphs）那里得到一种特别的食物，还把它保存在牛蹄中；他只是吃一小点这种食物，且让他的身体完全吸收了，人们也从未看到他吃过。蒂迈欧在其第二卷中提到过他。一些著作家说，克里特人供奉他为神；因为他们说他具有超人的预言能力。例如，当他在雅典看见姆尼基亚（Munichia）时，他说雅典人不知道那个地方会带给他们多少邪恶；因为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会毁掉它，即使他们不得不用牙齿这样做。而他这样说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很久。另据说他第一个称自己为埃阿科斯（Aeacus）；他预言阿卡狄亚人打败拉栖代蒙人；他宣称他的灵魂已经历了许多化身。 I . 114 - 116

塞奥波姆普在《奇迹》（*Mirabilia*）中说，当他正在为尼姆福斯神建造神庙时，从天上传下来一种声音：“厄庇美尼德，不要为尼姆福斯建造神庙，要为宙斯建造。”塞奥波姆普还说，他对克里特人预言，如上所述，拉栖代蒙人会败于阿卡狄亚人；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在奥科美那斯（Orchomenus）遭到了彻底失败。

他在同他曾经睡过的年头一样多的日子里变得衰老了；因为塞奥波姆普也这样说。迈隆尼阿努（Myronianus）在其

《平行序列》（*Parallels*）^①中说，克里特人称他为库里特人（*Curetes*）之一。拉栖代蒙人遵从一句神谕，亲自保管并守护着他的尸体；这一点是拉科尼亚人索西比乌（*Sosibius*）叙说的。

另有两个人也叫厄庇美尼德，即一个系谱学家和一个用多利安（Doric）希腊语写了关于罗得斯的作品的人。

① 普卢塔克有一部 *The Parallel Lives* 一般翻译为《希腊罗马名人传》，该书对希腊和罗马的著名人物进行了比较研究。也许这里迈隆尼阿努的 *Parallels*（后文也叫 *Historical Parallels*）讨论的也是类似主题，但这里翻译为《平行序列》（后文也译为《历史平行序列》）。——译注

第十一章 斐瑞居德（鼎盛 年约在公元前 540 年）

斐瑞居德（Pherecydes），巴比斯（Babys）的儿子，据亚历山大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说，他是锡罗斯本地人，庇塔库斯的学生。塞奥波姆普告诉我们，他是第一个用希腊文就自然和神进行著述的人。 I .116 - 118

关于他有许多奇妙的故事。有一次，他沿着萨摩斯海滩行走，看见一艘船顺风而行；他大喊，用不了多久这艘船就会沉下水去，结果，甚至他还在看着它时，那艘船就沉没了。还有一次，当他正在喝从井里吊上来的水时，他预言第三天就会有地震；结果地震真的发生了。而在他从奥林匹亚返回的路上，他劝告在美森尼（Messene）招待他的东家佩里劳（Perilaus）带上所有家当搬迁；但佩里劳没有听从他，结果美森尼后来被占领了。^①

如塞奥波姆普在其《奇迹》中所说，他告诫拉栖代蒙人不要看重金银财宝。他告诉他们，他是在梦中从赫拉克勒接到这个命令的；在同一天晚上赫拉克勒还嘱咐国王们服从斐瑞居德。但有人把这个故事强加给了毕达哥拉斯。

赫尔米波说，在爱菲索和麦格尼西亚发生战争前夕，他认同了爱菲索人的理由，还问一个过路人他从哪里来，在得到回答“来自爱菲索”后，他说，“拖着我的腿，把我放在麦格尼西亚的领土上；并请捎一个口信给你的同胞，在他们

① 这些故事无疑来自塞奥波姆普，其著作《奇迹》在下一段中有所引用。

I .118 - 120

获胜后，他们必须把我埋葬在那里，这就是斐瑞居德的遗言。”那个人送达了口信；一天后，爱菲索人发起进攻，并打败了麦格尼西亚人；他们发现斐瑞居德已经死了，于是带着极大的敬意就地埋葬了他。关于此的另一种说法是，他来到德尔斐，从科里库斯山上（Mount Corycus）猛地跳了下去。但阿里司托森在其著作《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On Pythagoras and his School*）中断言，他是自然死亡的，并被毕达哥拉斯埋葬在提洛（Delos）；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死于一种因害虫引起的疾病，当时毕达哥拉斯也在场，还询问他感觉如何，他用手指直指着门口大喊，“我的皮肤搬弄着它自己的是非。”随后文法学家把这个短语用作“变得更坏”的同义语，不过有些人错误地把它含义理解为“一切都好”。他认为“桌子”的神圣名称是 θωρός，或“照看祭品者”。

爱菲索的安德隆说，另有两个锡罗斯本地人也叫斐瑞居德：一个是天文学家，另一个是巴比斯的儿子，这个人是神学家，并且是毕达哥拉斯的老师。然而埃拉托司泰尼（Eratosthenes）说，在锡罗斯只有一个斐瑞居德，另一个斐瑞居德是雅典人，是一个系谱学家。

现在还保存有一本由锡罗斯的斐瑞居德撰写的著作，这本著作这样开头：“宙斯、时间（Time）和该亚（Earth）^①来自不朽的永恒，而该亚被称作 Γῆ，是因为宙斯把大地（γῆ）当作奖赏（guerdon, γέρας）给了她。”他的日晷还保存在锡罗斯岛上。

杜里斯在其《时序女神霍莉》（*Horae*）的第二卷中记载

① 中文译名“该亚”的对应词应该是“Gaea”，但这里勉强把“Earth”作如是译。全书有几处地方“Earth”是用来指谓神的，也作如是译。——译注

了他坟墓上的铭文，如下：^①

我拥有一个人可能拥有的所有知识；
然而毕达哥拉斯说，
他是所有希腊人中最杰出者，
因而知识更多；我决不说谎。

关于他，开俄斯的伊翁（Ion）说：^②

如果智慧的毕达哥拉斯确实领会了
并正确读懂了人的命运的话，
那么尽管他死了，他的灵魂却活得很幸福，
还带着神赋的勇敢和谦逊，

I .120 - 122

这里还有我自己的一首以斐瑞克拉底韵律写成的隽语诗：^③

著名的斐瑞居德——锡罗斯生养了他，当他从前的美丽被害虫消耗贻净时，他给出了这样的命令：应当把他马上送到麦格尼西亚人的土地上，以便可以将胜利给予高贵的爱菲索人。有句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神谕责成了这一点；在那里他死在了他们中间。因而，看来这是真实的说法：如果任何人真正智慧的话，他在活着时，以及在死后，都会带

① *Anth. Pal.* vii. 93.

② *Fr.* 4 Bergk.

③ *Anth. Pal.* iii. 128.

着神恩。

他生活于第 59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他写了如下信件：

斐瑞居德致泰勒斯^①

I. 122

当你的死期来临时，你的死也许是一种幸福之死。自从我收到你的信后，病魔就袭击了我。我被害虫缠身，受重感冒折磨，还不时发抖。因此我已指示我的仆人，在他们埋葬我后，将我的作品带给你。倘若你和其他贤者对它满意的话，我希望你能将它出版，否则就不要出版。因为我本人对它并不满意。事情并不是绝对正确，我也不敢宣称我发现了真理，而只是发现了这样一些东西，即当一个人思考关于神的事情时他会顺手捡起的东西。对其他事情必须加以彻底思考，因为我的工作全都是猜测。当我越来越受疾病重压时，我不允许任何医师或朋友走进我住的房子，他们于是站在门前询问我的情况，我就从钥匙孔伸出我的手指，向他们说明我遭疾病折磨的程度；我还告诉他们明天再来，以埋葬斐瑞居德。

① 这封伪作很容易识别。因为有一种传统说法是关于那种被证明对斐瑞居德是致命的疾病（比较波菲利，*Vita Pyth.* § 55），以及他将手指伸出门外的轶事的。关于那本论神的著作（人们一般认为这本著作是他写的），也有人对其作者究竟是谁提出了质疑。

关于那些称作贤者的人（有些著作家也把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列于其中），我们就说这么多。现在我必须继续讨论哲学家，并以伊奥尼亚哲学作为开始。它的开创者是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是他的学生。

第二卷

第一章 阿那克西曼德

(公元前 611—前 546 年)^①

II.1

阿那克西曼德 (Anaximander), 普拉克西亚德 (Praxiades) 的儿子, 是米利都本地人。他把无限者规定为原则或元素, 而没有将之定义为空气或水, 或其他东西。他认为部分变化, 整体不变; 大地呈球形, 处在中部, 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月亮闪耀着借来的光, 其光亮来自太阳; 此外, 太阳和地球一样大, 由最纯净的火构成。^②

他第一个发明了日晷指针, 并如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中所说, 他把它安装在拉栖代蒙的一个日晷上,^③ 以测定冬至夏至和昼夜平分点; 他还制造了时钟以报时。他第一个在地图上描绘大地和海洋的轮廓, 此外他还制造了地球仪。

他的学说记录在一本摘要中, 这本摘要肯定为很多人读过, 其中包括雅典的阿波罗多洛。这个人在其《编年史》中说, 在第 58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二年^④, 阿那克西曼德是 64 岁, 而不久后他就死了。因此, 他的鼎盛年几乎与萨摩

II.2-4

① 第尔斯 (见 *Dox. Gr.* p. 133) 把这里的“生平”与希波吕托 (Hippolytus) (见 *Haer.* i. 6)、普卢塔克 (见 *Strom.* 2) 和艾修斯 (Aetius) 的记载作了比较, 见 i. 3. 3; iii. 11. 1; iii. 10. 2; ii. 11. 5; ii. 20. 1; ii. 24. 2; ii. 29. 1; ii. 21. 1; iii. 15. 6; v. 19. 4, 这些又返回到了塞奥弗拉斯特, 见 *Phys. Opin.* Fr. 2.

② 这些天文学发现归功于阿那克萨戈拉较为适当。

③ 可参见希罗多德 (ii. 109), 他认为巴比伦人是其发明者。

④ 公元前 547—前 546 年。

斯僭主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同时。^① 有故事说，一些小孩嘲笑他唱歌，他听到后回答说，“那么为了取悦孩子，我必须提高歌唱水平。”

还有另一个阿那克西曼德，也是米利都人，这个人是历史学家，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

① 第欧根尼的这一说法有一个年代顺序上的困难，因为萨摩斯的波吕克拉底死于公元前 522 年。不过，如果这一说法不是指阿那克西曼德，而是指毕达哥拉斯的话，这一困难就消失了。

第二章 阿那克西美尼（鼎盛年约在公元前 546 年）^①

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欧律司特拉图（Eurystatus）的儿子，是米利都本地人，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据说他也是巴门尼德的学生。他把气或者说无限者作为第一原则。他认为星星围绕大地移动，但并不走到它下边去。他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简练而不造作。

据阿波罗多洛说，他生活在萨尔迪斯沦陷的年代，死于第 63 届奥林匹亚赛会^② 期间。

另有两个人也叫阿那克西美尼，他们都是兰萨库斯（Lampsacus）人，其中一个修辞学家，他记述了亚历山大的功绩，另一个是这位修辞学家的侄子，也是一名历史学家。

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写了如下信件：

阿那克西美尼致毕达哥拉斯

埃克萨密亚的儿子泰勒斯老年时遭遇了桀运。
一次，他习惯性地在晚上走出庭院，带着女仆去看
星星，正当他仰头凝视时，他忘记了他所在的地

II.4-6

① 第尔斯（*op. cit.* p. 135）比较了希波吕托（见 *Haer.* i. 7. 1）、普卢塔克（见 *Strom.* 3）和艾修斯，见 i. 3. 4；iii. 15. 8；ii. 13. 10；ii. 16. 6；iii. 4. 1；iii. 3. 1；iii. 5. 10；iii. 14. 3，最终则取自塞奥弗拉斯特，见 *Phys. Opin.* Fr. 2.

② 公元前 528 - 前 525 年。

方，结果走到一个陡峭的悬崖边上，跌了下去。就这样，米利都人失去了他们的天文学家。让我们这些学生们珍重他的回忆，也让我们的孩子和学生珍重这种回忆；让我们不要停止用他的话来厚待彼此。让我们的所有言谈都以提及泰勒斯作为开始。

还有一封如下：

阿那克西美尼致毕达哥拉斯

当你离开萨摩斯去克罗顿（Croton）时，你比我们其他人得到了更好的忠告，在那里你生活平安。因为埃阿色斯（Aeaces）的儿子不断制造灾祸，米利都也从来不缺僭主。美得斯（Medes）的国王对于我们是另一种恐怖，这不仅仅在于只要我们愿意交纳贡品；但伊奥尼亚人正打算对美得斯宣战，以保护他们的共同自由，而一旦我们交战，我们将没有更多安全的希望。因此，当受到毁灭和奴役威胁时，阿那克西美尼怎样才能思考和探究天空呢？而在此时，你却获得了克罗顿人民的欢心，也获得了在意大利的其他希腊人的欢心；而且学生们甚至从西西里前往拜访你。

第三章 阿那克萨戈拉（公元前 500 – 前 428 年）^①

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赫格西布卢（Hegesibulus）或欧布卢（Eubulus）的儿子，是克拉佐门尼（Clazomenae）本地人。他是阿那克西美尼的学生，也是第一个把心灵（mind）置于质料（matter）之上的人，因为在他一篇以高贵而富于吸引力的语言风格写成的论文的开头，他这样说，“万物混合在一起；然后产生出心灵，并将它们置于秩序之中。”这使得阿那克萨戈拉本人得到了奴斯（Nous）或心灵的别名，蒂蒙在《西利篇》中这样谈及他：^②

然后，我以为，还有阿那克萨戈拉，一个勇猛的斗士，人们叫他心灵，因为他的心灵确实是这样的：它突然惊醒，然后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此前它还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他非常出名是因为财富和高贵的出身，此外还有大度，因为他放弃了祖产，让给了他的亲戚。当他们控告他轻视祖

① 第尔斯（*Dox. Gr.* p. 137）比较了希波吕托（见 *Haer.* i. 8. 1–11）、艾修斯，i. 3. 5；iv. 1. 3；ii. 20. 6；ii. 21. 3；ii. 28. 5；ii. 29. 7；ii. 23. 2；ii. 25. 9；iii. 1. 5；iii. 2. 2；iii. 2. 9；iii. 3. 4；iii. 15. 14；v. 7. 4，还有塞奥弗拉斯特，*Phys. Opin.* Fr. 4。关于作为天文学家的阿那克萨戈拉，可参见 Sir T. L. Heath, *Aristarchus of Samos*, pp. 78–85。

② Fr. 24 D.

产时，他回答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照管它呢？”最后他退隐了，投身于自然的研究，不再让公共事务烦扰自己。有人问他，“你难道不关心你的母土吗？”“高雅啊，”他指着天空回答，“我非常关心我的祖国。”

据说薛西斯入侵时他已经有二十岁；他活了七十二个年头。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中说，他生于第 70 届奥林匹亚赛会^① 期间，死于第 88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一年^②。他二十岁时开始在雅典研究哲学，其时是卡利亚斯（Callias）执政；^③ 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在其《执政官名录》中提到了这一点。据说他在雅典呆了三十年。

II.8-10 他宣称太阳是一块红热的金属，比伯罗奔尼撒半岛还要大，不过也有人把这个观点归给了坦塔卢（Tantalus）；他还断言月亮上有人居住，且有山和峡谷。他把要素粒子（homoeomerics）或同质分子（homogeneous molecules）作为原则；因为正如金子由被称作金粉的精细微粒构成，他认为整个宇宙都由微小物体混合而成，这些微小物体有着自身同类的部分。他把心灵作为运动的原则（moving principle）；他说，有些物体较重，比如土，因而占据着靠下的部分，另一些物体较轻，比如火，因而占据着靠上的部分；水 and 气则处在中间的位置。这样一来，海洋就处在平坦的土地之上，而当被太阳蒸发后，海洋就沉在湿气的下面。起初，星星在天空中移动就像是在一个旋转的圆穹中移动，以致那总是可见的天极

① 公元前 500 - 前 497 年。

② 公元前 428 年。

③ 即公元前 456 年；但指的可能是公元前 480 年，那时卡利达德（Calliades）是执政官。

竖直地悬在天空中；但随后天极就倾斜了。他认为银河是由星星的光反射形成的，这些星星并不依靠太阳才闪亮；彗星由喷射火焰的行星结合形成；流星则是空气发出的一种闪光。他说，当空气被太阳烤热而变稀薄时就产生风；雷声产生于云的碰撞，闪电产生于它们的剧烈摩擦；地震是空气陷入地面时产生的。

动物产生于湿气、热量和一种土质实体；后来物种因为相互繁衍得以传播，雄性来自右边，雌性来自左边。

有故事说，他预言了发生在伊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的陨石雨，他说它将从太阳落下。^① 因此他的学生欧里庇得斯在《斐松》（*Phaëthon*）中称太阳为“金色的土块”。^② 此外，当他去奥林匹亚时，他裹着一件羊皮斗篷坐在地上，就好像马上就要下雨；结果天真的下起了雨。有人问他兰萨库斯的山丘是否会变成海洋，他回答，“是的，这只需要时间而已。”当被问及他生出来是为了什么目的时，他说，“为了研究太阳、月亮和天空。”有人问，“你想念雅典人的社会吗？”他回答，“不是我想念他们的社会，而是他们想念我的社会。”他看见摩索卢（Mausolus）的坟墓时说，“一座奢华

II.10-12

① 这个说法与普林尼（Pliny）的说法一致，参见 *Hist.* ii. 149: “celebrant Graeci Anaxagoram Clazomenium Olympiadis septuagesimae octavae secundo anno praedixisse caelestium litterarum scientia quibus diebus saxum casurum esset e sole.”

② Nauck, *T. G. F.*², *Eur.* 783.

的坟墓是一座已经变成石头的庄园的影像。”^① 有人抱怨自己即将客死异国他乡，他答道，“无论我们生自何处，降入哈得斯对于我们都完全一样。”

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中说，阿那克萨戈拉第一个认为，荷马在其史诗中论及了德性和正义；这一论点在他的朋友兰萨库斯的梅特罗多洛（这个人第一个专门研究了荷马的物理学说）那里得到了非常详细的辩护。阿那克萨戈拉还第一个出版了带有图表的书籍。^② 西勒诺斯（Silenus）^③ 在其《历史》（*History*）的第一卷中说，德美洛斯（Demylus）执政^④ 的那一天下了陨石雨，而阿那克萨戈拉宣称，整个天

① 阿那克萨戈拉死于公元前5世纪，约在公元前428—前425年间；他可能没有见到过著名的摩索勒乌（Mausoleum）陵墓，这座陵墓是摩索卢王的遗孀阿耳忒弥西亚（Artemisia）建造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350年。据狄奥多罗说，摩索卢于公元前377—前353年统治着卡里亚。因此这句箴言要么被错误地归给了阿那克萨戈拉，要么，如果是真实的话，肯定是在某个其他场合说出的。

② 根据普卢塔克所写的《尼基西的生平》（*Life of Nicias*, c. 23），以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Strom.* i. 78, p. 364 P.）的记述：διὰ γραφῆς（第尔斯对这个词的猜测是〈μετὰ〉 διαγραφῆς）ἐκδοῦναι βιβλίον ιστοροῦσιν，其推论看来是：图表和原文（διδασκαλία καὶ γραφή）都应当归给阿那克萨戈拉。而如果这一原文没有缺失的话，那么拉尔修就太过含糊；有些人在这里的译法是：“第一个出版自己所写的书”。

③ 卡拉提亚（Calatia）的西勒诺斯，他参加过汉尼拔（Hannibalic）战争，写了一本历史著作，西塞罗、李维（Livy）和普林尼引用过这本著作；他还写了一本关于西西里的著作，参见 *F. H. G.* iii. 100.

④ 我们根本不知道有执政官德美洛斯。关于此评论家们提示了几种不同的年代：前470年，德谟提翁（Demotion）执政；公元前467年，吕西斯特拉图执政；公元前442年，迪菲卢执政。“-μυλου”这几个字母也许不是执政官名字的构成部分，而是一个单独的词，这个词称流星为“磨石”，即是就尺寸而言的。

空都由石头构成；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快速的旋转，如果这种旋转放慢了它们就会掉下来。^① II.12-14

关于阿那克萨戈拉的审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索提翁在《哲学家的师承》（*Succession of the Philosophers*）中说，克莱翁（Cleon）起诉了他，控告理由是不敬神，因为他宣称太阳是一块红热金属；他的学生伯里克利（Pericles）替他作了辩护，于是被罚款五塔仑特后，他被放逐了。萨提罗斯在其《生平录》（*Lives*）中说，起诉人是伯里克利的反对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控告理由除不敬神外，还说他叛通波斯；而死刑判决是在阿那克萨戈拉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当他得知自己已被判死刑以及儿子们已经死去的消息时，他这样评论这个判决：“很久以前自然就已经判了我的审判者和我自己以死刑”；至于他儿子，他的评论是：“我知道我的孩子生出来就是要死的。”然而，有些人认为这个故事属于梭伦，另一些人认为属于色诺芬。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在其著作《论老年》（*On Old Age*）中说，他亲手埋葬了他的儿子。赫尔米波在《生平录》中则说，他被囚禁在监狱中等待死刑；伯里克利挺身而出，问人们在他的执政生涯中，是否在他身上找到了任何毛病；他们说“没有”。于是伯里克利继续说，“那好，我是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让我们不要被诽谤迷惑了眼睛而将他处死。让我说服你们放了他。”因此阿那克萨戈拉获得了释放；但他不能容忍所遭侮辱，于是自杀了。希洛尼谟在其《零散笔记》的第二卷中则说，伯里克利把他带到法庭，而他因为疾病变得瘦骨嶙峋，以致他被判无罪与其 II.14-16

① 这个故事的这一说法与普卢塔克在他的《利桑德尔的生平》（*Life of Lysander*）中的记述是一致的，见该书第12节，λέγεται δὲ . . . τοῦ παντός .

说是因为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如说是因为法官的同情。关于他的审判我们就说这么多。

据说他对德谟克利特怀有怨恨，因为他没能与他联系。^①最后他退隐去了兰萨库斯，并死在那儿。而当该城官员问他，是否需要为他做些什么时，他回答说，他希望他们为孩子们安排一个年度假日，时间设在他死的那个月份；这个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在他死后，兰萨库斯人为他举行了光荣的葬礼，还在他的坟墓上刻了如下铭文：^②

阿那克萨戈拉在这里安息，
他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探究了天空本身。

我也写了一首关于他的隽语诗，如下：^③

阿那克萨戈拉说，
太阳是一团熔块；
这就是他的罪错，
他的生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伯里克利从那种命运
挽救他的朋友太迟；
他的精神给压垮了，
他死在了自己手上。

① 在第九卷第 34、35 页，德谟克利特对阿那克萨戈拉怀有敌意并批评了他的学说这一说法被归给了法沃里诺，而且，因为所声称的目的相似，法沃里诺可能还是第二卷第 14 页中的说法的来源。

② *Anth. Pal.* vii. 94.

③ *Anth. Pal.* vii. 95.

另有三个人也取名阿那克萨戈拉（关于他们其他著作家没有给出完整名单）。第一个是伊索克拉底学派（the school of Isocrates）的一名修辞学家；第二个是一名雕刻匠，安提戈纳对他有所提及；第三个是文法学家，是芝诺多图（Zenodotus）的学生。

第四章 阿凯劳斯（约公元前450年）^①

II. 16-17 阿凯劳斯（Archelaus）是米利都的雅典的公民，他是阿波罗多洛的儿子，或据有些人说是米顿（Midon）的儿子；他是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而阿那克萨戈拉^②是第一个将自然哲学从伊奥尼亚带到雅典的人。阿凯劳斯是苏格拉底的老师。人们称他物理学家，因为苏格拉底一引入伦理学，自然哲学就在他那里终结了。看来阿凯劳斯本人也论及了伦理学，因为他讨论过法律、善和正义；苏格拉底从他那里接承了这一主题，将之发挥到了极致，因而被视作是它的创始人。阿凯劳斯认为，生长（growth）或生成（becoming）的原因有两个，即热和冷；生物产生自粘土；何为正义何为卑贱，这并不取决于自然，而取决于习俗。

II. 17-19 他的学说大意如下：水因热而熔化，且一方面因为火的作用下凝聚，从而产生出土，另一方面因为它到处流溢，从而产生出气。因此土受制于气，气受制于周围的火。他说，当土被加热，且去除了乳液的稠密粘质，从而起一种营养作用时，生物就从土中产生出来；以这同样的方式，土也

① 关于他，第尔斯（*Dox. Gr.* p. 139）比较了希波吕托（见 *Haer.* i. 9. 1-5）、艾修斯（i. 3. 6）和塞奥弗拉斯特（*Phys. Opin.* Fr. 4）的记述。

② οὐτος。这一说法并不真正适合阿凯劳斯。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在 *Strom.* i. 63 中认为它属于阿那克萨戈拉：μεθ' οὐ [阿那克西美尼]，*Αναξαγόρας Ηγηγεβούλου Κλαζομένιος* . οὐτος μετέγαγεν ἀπὸ τῆς 'Ιωνίας' Ἀθήνας τὴν διατριβήν.

产生出人。他第一个把声音产生的原因解释为空气的震动；把海洋在凹地的形成归因于它能渗透过土。他宣称太阳是最大的天体，宇宙是无限的。

另有三个人也取名阿凯劳斯：一个是一名地形学者，他描绘了亚历山大征服过的那些国家；另一个是论文“自然的好奇心”（*Natural Curiosities*）的作者；最后一个是修辞学家，他写了一本关于他的技艺的小册子。

第五章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

如我们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所读到的，苏格拉底（Socrates）是雕刻匠索佛隆尼司库（Sophroniscus）和助产妇斐那瑞特（Phaenarete）的儿子；他是雅典公民，住在阿罗卑克（Alopece）镇。据说他曾帮助欧里庇得斯创作剧本；因此涅西马库（Mnesimachus）^① 这样写道：

欧里庇得斯的这一新剧本是《弗里基亚人》（*The Phrygians*）；苏格拉底为他添柴加薪。^②

他还称欧里庇得斯为“苏格拉底铆定的发动机”。而卡利亚斯在其《俘虏》（*The captives*）^③ 中这样写道：

A. 祈祷为什么这么庄重，气派为什么这么高贵？

B. 我拥有所有权利；我有苏格拉底的帮助。

① 科贝特的标准文本是 Mnesilochus，由梅内克保存，见 C. G. F. ii. 372.

② Φρύγες 和 φρύγανα（= 柴火，firewood）是双关语。

③ 梅内克，C. G. F. ii. 739.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① 在《云》 (*The Clouds*) 中则写道：

是他为欧里庇得斯创作了
那些伶俐的剧本，声音大而意义少。

据有些著作家说，他是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亚历山大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说，他也是达蒙的学生。当阿那克萨戈拉被判刑后，他做了物理学家阿凯劳斯的学生；阿里斯托森说阿凯劳斯非常喜欢他。杜里斯说他曾经是一名奴隶，并被派去做石工，有些人还把雅典卫城上那些遮盖起来的美惠女神 (Graces) 的雕像归功于他。因此在蒂蒙的《西利篇》中有这样一段话：^②

从这些分出了这个雕刻匠——一个关于法律的
唠叨者、希腊的巫士、狡猾辩论的发明家、杰出演
讲的嘲讽者，在他虚假的谦卑中有一半阿提卡血
统。

II. 19-21

据伊多美纽 (Idomeneus) 说，他在公共演讲中极难对付；此外，色诺芬告诉我们，三十僭主 (the Thirty) 禁止他教授言辞术。阿里斯托芬在其剧本中攻击他把坏理由说成好理由。

① 一处错误，正确的应当是特勒克利德 (Teleclides)：参见梅内克，*Comicorum Graecorum Fragmenta*, ii. p. 371 sq. Dindorf 猜测，τὰς αὐκροτογόμενους 属于特勒克利德的《云》 (*Clouds*) 中的同一段落，并且很可能跟随在 σαρὰς 之后。

② Fr. 25 D.

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中说，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埃斯基涅（Aeschines）是第一个教授修辞学的人；这一点在伊多美纽的论苏格拉底学派的著作中得到了肯定。^①而且，他也是第一个论述生活行为的人，也是第一个受审并被判处死刑的哲学家。斯宾萨鲁（Spintharus）的儿子阿里司托森说他赚了很多钱；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投资，积累增值的利息，然后，花光这个后，他又放出本金。

拜占廷的德米特里乌说，克力同（Crito）为他灵魂的美丽所打动，把他领出工场教导了他；他在工场和集市中讨论道德问题，因为他确信研究自然对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他宣称他的研究包括

一座房子中无论什么善或恶的东西；^②

II .21 - 23 因为他在辩论中非常激烈，人们经常对他拳打脚踢甚至扯脱他的头发；在很大程度上他总是被人鄙视嘲弄，然而他耐心承受所有这些虐待。并且其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当他被踢，而一个人对他平静地承受感到惊讶时，苏格拉底回答说，“难道我应当遵守驴子的法律吗，假如他踢了我的话？”德米特里乌就说了这么多。

不像大多数哲学家，他不需要旅行，除非受命远征。他老年时呆在国内，热切地与任何愿意跟他交谈的人进行辩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参考的可能是与第19节的引证相同的同一引证，而他是在两种不同典据中分别发现它们的。第欧根尼本人注意到了法沃里诺和兰萨库斯的伊多美纽（一个要早得多的著作家）之间的一致，因为伊多美纽是伊壁鸠鲁的门徒，他于公元前310年至前270年间跟随了伊壁鸠鲁。

② 荷马，《奥德赛》iv. 302.

论，他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他们的观点，而是要发现真理。据说欧里庇得斯曾把赫拉克利特的论文送给他，询问他的看法，他回答说，“我理解的部分是卓越的，而且我敢说，我不理解的部分也是卓越的；但它需要一个提洛（Delian）潜水员潜到它的底部去。”

他注意锻炼身体，保持了良好的身体状况。无论如何，他参加过攻打安菲波利（Amphipolis）的远征；在德立昂（Delium）战役中，有一次色诺芬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赶上去救了他一命。而在雅典人溃逃时，他一个人从容撤退，不时悄悄转身，以在遭受袭击时保护自己。而且他还参加了波提狄亚（Potidaea）战争，他是乘船去那里的，当时陆路交通因为战争中断了；^① 据说他曾在那里整晚呆立，没有移身；他还因为勇敢获奖。但他把奖品让给了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因为，据阿里斯提波在其《古代显贵》的第四卷中说，他对他最为慈爱。开俄斯的伊翁说，他年青时曾随

II. 23 - 25

同阿凯劳斯访问过萨摩斯；亚里士多德说他去过德尔斐；据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的第一卷中说，他还去过伊斯姆。他意志坚定，忠于民主，这从他拒绝屈从克里底亚（Critias）及其同僚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当时他们命令他把萨拉米富翁勒翁带到他们面前处死；此外也见之于这一事实：他一个人投票宣告十将军无罪；还有这样的事实：当他

① 由海路远征波提狄亚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雅典和色雷斯之间的交通通常是依靠海路的。此外，围攻波提狄亚始于公元前 432 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有人认为，把 *διὰ θαλάττης* ... *καλύοντος* 这句话放在 *Ἰσθμῶν* 之后八行甚至更多应当会合适一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早期，如果雅典人希望参加伊斯姆地峡运动会的话，不去冒陆路旅行的危险（因为麦加拉人怀有强烈的敌意）很可能是更安全的。

有机会从监狱逃跑时，他拒绝那样做，而且当他的朋友为他的命运哭泣时他责备了他们，还在监狱里向他们发表了他那最令人难忘的谈话。

他非常独立且品格高尚。帕菲拉在其《评注集》的第七卷中谈到，阿尔基比亚德曾送了一大块地给他建房子；但他回答说，“假定我需要鞋子，而你送给我一整张兽皮，以用它制作一双鞋，那么让我去接受它，这难道不可笑吗？”当他看见很多待售的货物时，他经常会这样对自己说，“我不需要的东西有这么多呀！”他总是不断引述这样的诗句：

那紫色的长袍和银子的光亮
更合演员所取，而非吾所需。^①

II. 25 - 27

他对马其顿的阿凯劳斯、克拉伦（Cranon）的斯科帕斯（Scopas）和拉利萨的欧律罗库（Eurylochus）表示了轻蔑，因为他拒绝接受他们的礼物或拒绝去他们的宫廷。他生活非常有条理，在雅典发生的好几场瘟疫中，他是唯一没有被感染的人。

亚里士多德说他前后娶了两个妻子：第一个叫克珊西帕（Xanthippe），他和她生了一个儿子叫郎普洛克莱（Lamprocles）；他的第二个妻子叫密尔多（Myrto），是法官阿里司提德（Aristides）的女儿，他娶她时没有送彩礼。他们俩生了索佛隆尼司库和美涅克塞努（Menexenus）。也有人认为密尔

① 斯托拜乌（*Florilegium*, lvi. 15）把这些诗以及前面的三行诗归给了著名的新喜剧诗人菲勒门。但如果是菲勒门写了它们的话，那么苏格拉底就不可能引述它们，无论它们表达他的性情是多么贴切。

多是他的第一个妻子；而一些著作家，包括萨提罗斯和罗得斯的希洛尼谟，断定他同时拥有她们两个妻子。因为他们说，当时雅典缺少男丁，而为了增加人口，雅典人颁布了一条法令，允许公民与一个雅典妇女结婚，同时与另一个女人生孩子；苏格拉底也照这样做了。他有本钱鄙视那些嘲笑他的人。他因自己生活朴素而自豪，他从不向任何人索取酬金。他常说，他最喜欢最少需要佐料的食物和最少引起他渴望其他饮料的饮料；他说他靠神最近，因为他欲望最少。这一点从喜剧诗人那里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在嘲讽他的剧目中给了他很高的评价。阿里斯托芬就这样说：^①

噢，那个正当渴望大智大慧的人，在雅典人和希腊人中你的生活是多么地有福，你的记忆力是多么地好，你是一个思想家，能够因为你的品格忍受劳苦；你从不疲倦，无论站立还是行走；你从不因为寒冷而麻木，从不对早餐如饥似渴；你戒除了酒和肥食，以及其他所有无聊举动。

II. 27-29

阿美帕西阿（Ameipsias）让他披着斗篷站在舞台上，也这样说：^②

A. 你来加入我们，苏格拉底，你是小群体中最有价值者，也是迄今最空洞的一个！你是个强壮的家伙。我们在哪里才能为你弄到一件合适的外套

① 《云》（*Clouds*），412-417.

② Sc. in the *Connus*, 梅内克, C. G. F. i. 201 sq., ii. 703.

呢？

B. 你那令人遗憾的困境对皮匠是一种侮辱。

A. 然而，这个人尽管很饿，却从不卑躬屈膝迎合他人。

阿里斯托芬也注意到了他的这种倨傲高贵的精神，说：^①

因为你在街上踱着大步，溜转着眼睛，打着赤脚，忍受着许多困苦，向上盯着我们（云）看。

不过有时他也会穿上好一点的衣服以适应场合，这在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② 中有所提及，在那里他是在去阿伽松（*Agathon*）家的路上。

他既擅长说服，又能于劝阻，在这两方面他都表现出了同等的能力。因此，在和泰阿泰德（*Theaetetus*）讨论了知识后，他把他给打发走了，且如柏拉图所说，泰阿泰德心里激起了一种神圣的冲动；而当游叙弗伦控告自己的父亲杀人时，苏格拉底和他讨论了虔敬，使他放弃了自己的目的。还有，他通过规劝使吕西斯（*Lysis*）变成了一个品性善良之人。因为他有一种从事实总结论辩的技巧。当他儿子郎普洛克莱对母亲暴跳如雷时，如我相信色诺芬所告诉我们的，他使他自愧难当。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Glaucón*）想要从政，如色诺芬所说，苏格拉底劝阻了他，因为他缺乏经验；但与此相反，他积极鼓励卡尔米德（*Charmides*）从政，因为他有

① 《云》（*Clouds*），362.

② 174 A.

那方面的天赋。^①

他通过讲述理发师米迪亚斯（Midias）的斗鸡在抵抗卡利亚斯的斗鸡的攻击时如何拍动翅膀，激起了将军伊斐克拉底（Iphicrates）的昂扬斗志。格劳孔尼德（Glaucónides）要求，他应当获致这样一种状态，即好像他是雉鸡或孔雀。

他常说，他对这样一点感到奇怪：当你问一个人他有多少只绵羊时，他很容易就能告诉你准确的数字；但是他竟然叫不出朋友的名字，或说不出他有多少个朋友，可见他给予朋友的价值非常之小。他看到欧几里德对争论怀有热切兴趣，于是对他说，“你能够跟智者相处，欧几里德，却根本不能跟人相处。”因为，如柏拉图在《欧绪德谟篇》（*Euthydemus*）中所表明的，他认为这类吹毛求疵的东西没有一点用处。

还有，卡尔米德曾送给他一些奴隶，以使他可以依靠他们获得一些收入，他谢绝了；据说他对阿尔基比亚德的美丽表示轻蔑。据《会饮篇》中的色诺芬所说，他极力称赞闲暇为最好的财物。他说，善只有一种，那就是知识，同样，恶也只有一种，那就是无知；财富和好的出身并不能给其拥有者带来高贵，相反倒会带来邪恶。无论如何，有个人曾告诉他安提司泰尼的母亲是色雷斯人，他回答说，“不，难道你希望一个人是如此高贵，双亲都是雅典人吗？”他让克力同

II. 31-33

赎回了斐多，这个人在战争中被关进了监狱，受到了不体面的奴役，并因哲学获得了他的欢心。

此外，他在老年时学会了拉七弦琴，还宣称他并不认为学会一种新的技艺有什么荒唐。如《会饮篇》中的色诺芬所

① *Mem.* iii. 7.

说，跳舞是他的一种定期习惯，他认为这样的锻炼有益健康。他常说，他那神奇的征兆给他预告未来之事；做出好的开始并没有什么好处，但一件琐事却能扭转乾坤；还说，他除了知道自己无知外什么都不知道。他说，当人们为早熟水果付出高价钱时，他们一定会因看见在适当季节成熟的水果感到绝望。有一次有人问他年青人的德性在于什么，他回答，“在于做任何事情都不过分。”他认为人们应当学习几何至这样的程度，即能够用它来丈量获得或失去的土地。

当听到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奥格》（*Auge*）——在那里这位诗人谈及了德性——中的这样一句话时：

最好让她任意闲逛，^①

他起身离开了剧院。因为他说，为一个丢失的奴隶大声喊叫甚至哭泣是荒唐的，而允许德性以这种方式毁灭也是荒唐的。有人问他，自己是否应当结婚，结果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会后悔。”他常对这样一件事表示惊讶：大理石雕刻匠会尽力把大理石块雕刻得最像人的模样，但对他们自己却不会下什么功夫，以免别人发现他们只是石块，而不是人。他建议年青人坚持使用镜子，以使英俊者获致善行，丑陋者通过教育隐藏自己的缺陷。

II. 33 - 35

他曾邀请一些富人到他家做客，而克珊西帕说她为餐宴感到羞耻，他说，“不用担心，因为如果他们通情达理的话，他们就会容忍，而如果他们毫无价值的话，我们也用不着为

① 这句话（现在发现于 Eur. *Electra*, 379,）可能是从佚失剧本《奥格》进入我们的原文本的：比较 Nauck, T. G. *F²*, p. 437, s. v. ATTH.

了他们烦扰自己。”他常说，世界上其他人是为了吃而活，他自己则是为了活而吃。他对那些无甚价值的乌合之众说，人们会把单个四德拉马克银币视作假币，同时却把一整堆这些东西视作真的。埃斯基涅对他说，“我是穷人，没什么别的东西送给你，除了把我自己供献给你外。”苏格拉底回答说，“不，难道你不知道你送给我的是所有礼物中最好的吗？”有个人抱怨三十僭主篡权后就把自己给忽略了，他对他说，“你并不为那个遗憾，是吗？”有人对他说，“雅典人判了你死刑。”他回答，“他们也一样，只不过是自然判处的。”不过有人把这个回答归给了阿那克萨戈拉。当他妻子说，“你受罪是不公正的。”他回驳，“什么，难道你想让我公正地受罪吗？”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对他说：^①

第三天你就会来到弗西亚（Phthia）的沃野上；

于是他告诉埃斯基涅，“第三天我就会死去。”^② 当他正打算喝下毒药时，阿波罗多洛送了一件漂亮的外衣给他，让他穿上赴死，他说，“什么是我自己的东西，这种东西足够好以使我活在其中，而不是死在其中？”有人告诉他某某人讲了他的坏话，他回答，“没错，因为他从来没有学会讲好话。”安提司泰尼曾翻转他的斗篷，以使人们可以看见里面的泪水，他说，“我透过你的斗篷看到了你的空虚。”有人对他

II.35-37

① 荷马，《伊利亚特》ix. 363.

② 说苏格拉底应当从监狱中逃走的建议不仅归给了克力同，而且也归给了埃斯基涅（见后文第60节）。对荷马的引述出现于柏拉图的《克力同篇》（44B）。

说，“难道你没有发现某某人非常无礼吗？”他回答，“没有，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他常说，我们不应当反感成为喜剧诗人的素材，因为如果他们讽刺了我们的缺点，他们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如果没有那样做的话，他们就不会与我们有什么接触。有一次克珊西帕骂他，然后用水把他淋了个透湿，他回答，“难道我没有说过，克珊西帕的雷声将会在雨中结束吗？”阿尔基比亚德说克珊西帕的责骂令人难以容忍，他说，“不，我已经习惯了，就好像已经习惯了绞盘断断续续的卡嗒声一样。而你也不会介意鹅嘎嘎地叫。”阿尔基比亚德反驳说，“不，鹅带给我鹅蛋和小鹅。”苏格拉底则说，“克珊西帕也是我孩子的母亲。”还有一次，克珊西帕在集市中把他的外套从他背上撕扯了下来，他的朋友都建议他还手，他这样说道，“是的，以宙斯的名义发誓，因为你们想在我们争吵时，每个人都可以过来凑热闹，说‘打，苏格拉底！’、‘做得好，克珊西帕！’。”他说他跟泼妇生活在一起，就好像马夫喜欢烈马一样：“但是，正如他们驯服了烈马后，他们就能很容易地对付其他马匹，我和克珊西帕呆在一起，能使我学会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上的其他人。”

以上就是他的言和行。关于此，彼提亚的女巫作了证明，当时她给了卡尔勒丰（Chaerephon）这样的著名答复：

在所有活着的人中苏格拉底最有智慧。

因为这句话他遭受了最多的嫉妒；尤其是因为，他经常喜欢为难那些自视甚高的人，证明他们不过只是白痴，就好像

〔据柏拉图的《美诺篇》（*Meno*）^① 记载〕对待阿尼图斯（Anytus）那样。因为阿尼图斯不能容忍苏格拉底的奚落，所以他首先煽动阿里斯托芬及其朋友反对他；然后帮助说服美勒托（Meletus）控告他，指责他不敬神，腐蚀年青人。

据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中说，这次控告由美勒托提起，控词由波利欧克图（Polyeuctus）宣读。又据赫尔米波说，该控词由智者波吕克拉底执笔；但也有人说是阿尼图斯写的。煽动家吕孔（Lycon）则做了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②

安提司泰尼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以及柏拉图在其《申辩篇》（*Apology*）中说，原告有三个：阿尼图斯、吕孔和美勒托；其中阿尼图斯怒气冲冲，他代表工匠和政治家；吕孔代表修辞学家；美勒托代表诗人；所有这三个阶层的人都曾遭到苏格拉底讽刺。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的第三卷中说，波吕克拉底控告苏格拉底的演讲辞是伪作；因为他提到了由科浓（Conon）完成的城墙重建工作，而这在苏格拉底死后六年才发生。事实也是如此。 II. 39 - 42

这个案件的宣誓书——法沃里诺在《美特隆篇》（*Metroön*）中说它仍然保存着——是这样写的：“本次控诉和宣誓书由庇托斯（Pitthos）的美勒托的儿子美勒托陈辞，控告阿罗卑克的索佛隆尼司库的儿子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所犯罪行是：拒绝承认国家认可的神（gods），并引进新神

① 95 A.

② 第38节最后一句话的混淆要归于这一原因，即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插入了两处不同的选摘，一处来自法沃里诺，另一处来自赫尔米波。若把这些去除的话，涉及三个起诉者（美勒托、阿尼图斯和吕孔）的那些部分就变得明晰了：ἀπνέγκατο μὲν οὖν τὴν γραφὴν ὁ Μέλητος, εἶπε δὲ τὴν δίκην ὁ ἄνθρωπος, προσηύδα δὲ πάντα Λύκων ὁ δημαγωγός.

(divinities)。他的另一罪行是：腐蚀年青人。要求给予他的惩罚是：死刑。”然后，吕西阿斯为这位哲学家写了一份辩护辞，他把它通读了一遍，说，“这份演讲辞很好，吕西阿斯；不过它并不适合我。”因为它太平实，且是辩论性的，而不是哲学性的。吕西阿斯说，“既然它是一份很好的演讲辞，又怎么会不适合你呢？”“嗯，”他回答说，“是不是好衣服和好鞋子正好不适合我呢？”

提伯里亚 (Tiberias) 的贾斯图斯 (Justus) 在其题为《花环》(The Wreath) 的书中说，在审判过程中，柏拉图爬上审判台，刚开始说：“雅典人啊，尽管在所有曾经起来向你们发表演说的人中，我是最小的一个……”于是法官们大叫，“下去！下去！”这样，最终他以 281 票（这比那些同意判他无罪的票要多）被判有罪，而当法官们正在考虑给他什么样的惩罚或应当罚他多少款时，他提议支付 25 德拉克马。欧布里德 (Eubulides) 则说他开价 100 德拉克马。这一提议在法官中引起了骚动，他说，“考虑到我的贡献，我是按照用于维护普里塔纽会堂 (the Prytaneum) 的公共开销来估价我的惩罚的。”

II .42 - 44

最后，死刑判决被通过了，而且还新增了 80 张票。他被投进了监狱；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作了许多次高贵谈话——柏拉图在《斐多篇》(Phaedo) 中记录了这些谈话，然后就喝下了毒药。此外，据说他创作了一首赞歌，这首赞歌这样开头：

万岁，阿波罗，提洛之主！

万岁，阿耳忒弥，你们这尊贵的一对！

狄奥尼索多洛 (Dionysodorus) 否认他写了这首赞歌。他还创作了 (尽管不是非常熟练) 一则伊索寓言, 其开头是这样的:^①

“你们这些科林斯人,” 伊索喊道,
“不要像陪审法庭做的那样审判美德。”

这样, 他在人群中陨落了; 而时隔不久雅典人就后悔了, 他们这样做等于是关闭了自己的训练场和体操馆。于是他们处死了美勒托, 放逐了其他几个控诉者; 他们让吕西普 (Lysippus) 雕了一座铜像纪念苏格拉底, 还把它放在游行队伍的礼堂中。就在那一天, 阿尼图斯去赫腊克利亚 (Heraclaea) 访问, 结果让那座城市的人给赶了出去。不只在苏格拉底这一事例中, 而且在其他很多情况中, 雅典人都以这种方式表达了悔恨。因为他们认为荷马是疯子而罚了他 50 德拉克马 (赫拉克利德^② 这么说), 还说提尔泰乌 (Tyrtaeus) 有神经病; 他们还在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和他的同行诗人面前用铜像纪念阿斯提达马 (Astydamas)。欧里庇得斯在其《帕拉墨得》 (Palamedes) 中这样谴责他们: “你们杀死了, 杀死了这个全智之人、这个无辜者、缪斯女神的这只夜莺。”^③ 这只是记载之一种; 而菲罗科鲁 (Philochorus) 断言, 欧里庇得斯先于苏格拉底死去。

① *Anth. Plan.* iv. 16.

② 很可能是本都斯的赫拉克利德。这一值得注意的说法也许在他的一篇对话中出现过, 而且可能并不怎么被看重。

③ *Nauck, T. G. F².*, *Eur.* 588.

II. 44 - 46

据阿波罗多洛在其《编年史》中说，他出生于阿普色菲翁（Apsephion）执政的时候，是第 77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四年^①，塔格利翁（Thargelion）月的第六天，当时雅典人正在净化城邦，而据提洛人说，那一天还是阿耳忒弥神（Artemis）的生日。他死于第 95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一年^②，终年 70 岁。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认同了这一点；但也有人说他死的时候是 60 岁。

他们两人都是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我指的是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后者出生于第 75 届奥林匹亚赛会第一年，其时是卡里亚得（Calliades）执政。^③

在我看来，苏格拉底除探讨伦理学外，还研究物理学，因为他就天命（providence）谈过话，即使按照色诺芬的说法也是如此，不过色诺芬认为他只讨论伦理学。但柏拉图在《申辩篇》^④中提到阿那克萨戈拉和其他一些物理学家后，就论述了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论题，而这些论题是为苏格拉底所否弃的，尽管他将所有东西都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

亚里士多德说，一名巫师从叙利亚（Syria）来到雅典，对苏格拉底预言了很多灾难，其中有一点是，他将暴死。

我也写了一些关于他的韵文诗，如下：^⑤

噢，苏格拉底，那么喝吧，站在宙斯的宫殿里；因为神确实宣称你是智慧的，甚至就是智慧本

① 公元前 469 - 前 468 年。

② 公元前 400 - 前 399 年。

③ 公元前 480 - 前 479 年。

④ 26 D.

⑤ *Anth. Pal.* vii. 96.

身；因为当你坦然喝下这碗雅典人调制的毒药时，当它滑过你的嘴唇时，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喝下了它。

据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诗》（*On Poetry*）的第三卷中说，^{II.46-48}他遭到了利姆诺（Lemnos）的一个叫安提罗科（Antilochus）的人和占卜家安提丰（Antiphon）的尖刻批评，正如毕达哥拉斯遭到了克罗顿的库隆的批评一样，或如荷马生前遭西阿格鲁（Syagrus）攻击，死后还遭科罗封的塞诺芬尼批评一样。赫西俄德也是如此，他生前遭色科普（Cercops）批评，死后遭上述的塞诺芬尼批评；品达（Pindar）遭科斯的安菲美尼（Amphimenes）批评；泰勒斯遭斐瑞居德批评；彼亚斯遭普里耶涅的萨拉鲁（Salarus）批评；庇塔库斯遭安提美尼达（Antimenidas）和阿尔开乌批评；阿那克萨戈拉遭索西比乌批评；以及西蒙尼德遭提漠克勒翁（Timocreon）批评，等等。

在那些继承他并被称作苏格拉底学派^①的人中，最主要的有柏拉图、色诺芬和安提司泰尼，而在传统名录所列的十个名字中，最著名的有埃斯基涅、斐多、欧几里德和阿里斯提波。我必须首先谈谈色诺芬，而安提司泰尼将在后文论及犬儒派时予以讨论；在色诺芬之后，我将适当谈谈苏格拉

① 如果我们把这段文字调换成这样的顺序的话，可能会显得更清楚：
τῶν δὲ διαδεξαμένων αὐτοῦ οἱ κορυφαῖοτάτοι μὲν Πλάτων, Ξενοφῶν, Ἀντισθένης. τῶν δὲ < λεγομένων Σωκρατικῶν > οἱ διασημότεραι τέσσαρες, Αἰσχίνης, Φαίδων, Εὐκλείδης, Ἀρίστιππος κτλ... ἐῖθ' οὕτω περὶ Πλάτωνος ἐπεὶ κατάρχει τῶν < φερομένων > δέκα αἱρέσεων. 把道德哲学家分成十个学派在上文已经有所提及，见第一卷第18页。

底学派，这样就过渡到柏拉图。十学派（the ten schools）就是从柏拉图那里开始的，而他本人是第一学园（the First Academy）的创建者。这就是我随后将作出讨论的顺序。

在那些取名苏格拉底的人中，有一个是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关于阿戈斯的地理学著作；另一个是比提尼亚（Bithynia）的一名逍遥派哲学家；第三个是诗人，他写作隽语诗；最后一个 is 科斯的苏格拉底，他写了一些关于神的名字的东西。

第六章 色诺芬（公元前426? — 前 354 年）

格里鲁（Gryllus）的儿子色诺芬（Xenophon）是雅典公民，住在埃尔基亚（Erchia）镇；他为人谦逊，乃至罕见，而且长相也极为英俊。有故事说，苏格拉底在一段狭长小道上碰到他，并伸出手杖挡住他的路，问他在哪里可以买到各种食物。在得到回答后，苏格拉底又问，“那么在哪里人会变得善良可敬呢？”于是色诺芬完全给弄糊涂了。“那么跟随我学习吧，”苏格拉底说。从那时起他就做了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第一个记录苏格拉底的对话，还第一个以《回忆录》为题名将之公布于世。此外，他也是第一个撰写哲学史的人。 II .48 - 50

阿里斯提波在《古代显贵》的第四卷中说，色诺芬迷恋克利尼亚（Clinias）；还提到他的这样一些话：“对我来说，看克利尼亚要比看世界上所有美景都更加甜美。如果我能独自一人凝视他的话，我愿意看不见其他所有东西。我对夜晚和睡眠非常恼火，因为它们使我看不见克利尼亚，对白天和太阳最为感激，因为它们使他显现在我面前。”

他通过如下方式获得了居鲁士的友谊：他有一个密友叫普洛克塞努（Proxenus），这个人是玻俄提亚人（Boeotian），是林地尼（Leontini）的高尔吉亚（Gorgias）的学生，也是居鲁士的朋友。当普洛克塞努住在居鲁士在萨尔迪斯的宫廷时，他写了一封信给在雅典的色诺芬，邀请他前往与居鲁士交朋友。色诺芬把这封信给苏格拉底看了，并征求他的意

II. 50 - 52

见；苏格拉底认为他应当去德尔斐请教神谕。色诺芬接受这一意见去拜见了神。但他问的问题不是他是否应当前往与居鲁士交好，而是他应当以什么方式这样做。为此苏格拉底责怪了他，不过他同时也建议他前往。到达居鲁士的宫廷后，他如普洛克塞努本人一样，受到了居鲁士的热情接待。关于他在远行和返家的路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拥有他自己的详尽叙述。他在整个远行期间都对雇佣将军法赛鲁（Pharsalus）的美诺（Meno）怀有敌意，谩骂他，指责他有一个比他自己都大的宠妾。此外，他还责骂一个叫阿波罗尼德（Apollonides）的人，说他让自己的耳朵尽听些无聊的东西。^①

远行期间他在本都斯遭遇了不幸，后来奥德里西人（Odrysiens）的国王撒西斯（Seuthes）变节，于是他返回亚洲，征募居鲁士的军队作为雇佣军服役于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Agesilaus），他对这个人极为忠诚。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他因为支持斯巴达而遭雅典人流放。在爱菲索时，他拥有一大笔钱，并把其中一半委托给了阿耳忒弥的祭司麦加培扎斯（Megabyzus），要求他保管这笔钱直到他返回，或者如果他不能再返回的话，就用这笔钱建造一座雕塑以纪念阿耳忒弥女神。这笔钱的另一半他还愿献祭给了德尔斐的神庙。随后他和阿格西劳一起去了希腊，而阿格西劳是被召回以与底比斯作战的。拉栖代蒙人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权职位。

后来他离开阿格西劳去了斯奇鲁（Scillus），这个地方属于埃利斯，离城市不远。据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说，他是由妻子菲勒西亚（Philesia）陪同去的，而丁纳尔库在一篇

① *Anab.* iii. i. 26 - 31.

为自由民——色诺芬指责这些人无视自己的责任——写的演讲辞中提到，他的两个儿子格里鲁和狄奥多罗（Diodorus）——他们也被称作狄奥斯库里兄弟（the Dioscuri）——也跟随他去了那儿。后来麦加培扎斯去斯奇鲁参加一个节日，色诺芬从他那里得到了他那笔钱，于是他给女神献祭了一座庄园，这座庄园中有一条河流过，其名字与爱非索的塞利努斯河（Selinus）一样。从那时起他四处结交并款待朋友，还不停地写作他的历史著作。不过丁纳尔库断言，是拉栖代蒙人给了他房屋和土地。 II .52 - 54

我们还得知，斯巴达人斐罗匹达（Phylopidas）在斯奇鲁把一些从达旦鲁俘虏来的奴隶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而他以自认为合适的办法处理了他们；还有，埃利斯人向斯奇鲁发动进攻，而且因为斯巴达人行动迟缓，还占领了这个地方；于是他的两个儿子带着几个奴隶退隐去了列普累安（Lepreum），色诺芬本人——他以前去过埃利斯——随后也去了那里与他儿子会面，然后带着他们从列普累安逃到科林斯，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这期间，雅典人颁布了一道法令以援助斯巴达，于是色诺芬把两个儿子送到雅典，让他们参军保卫斯巴达。据狄奥克勒在其《哲学家的生平》（*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中说，他们在斯巴达接受训练。其中狄奥多罗从战争中安全脱身，但他没有做出任何杰出成就，他有一个儿子，取名与他兄弟（格里鲁）一样。格里鲁则被安排在骑兵队伍里，且据厄斐鲁在其第二十五卷中说，在发生在曼提尼亚（Mantineia）附近的战斗中，他作战非常顽强，直至阵亡，这次战斗的骑兵统帅是色斐索多鲁（Cephisodorus），总司令是赫格西劳（Hegesilaus）。在这次战斗中，厄帕米农达（Epaminondas）也阵亡了。关于这次战斗，据说色诺芬曾做 II .54 - 56

了献祭，在自己头上戴了一个花环，而当他儿子的死讯传来时，他就把花环取下了。后来他得知他儿子死得很光荣，于是又把花环给带上了。据说他甚至没有掉过眼泪，相反倒宣称，“我知道我儿子是有朽的。”亚里士多德提到，有无数著作家写过关于格里鲁的隽语诗和赞歌；而格里鲁也写过信给他父亲，并且至少部分是为了满足他父亲的愿望。赫尔米波在其《塞奥弗拉斯特的生平》（*Life of Theophrastus*）中也断定，甚至伊索克拉底也写过一首关于格里鲁的颂词。然而，蒂蒙以如下文字讥讽了色诺芬：^①

就那么两三本著作，或即使更多，出自诸如色诺芬之手，或出自埃斯基涅的威力，那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著作家。

以上是他的生平。他的鼎盛年在第 94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四年^②，他在苏格拉底死前一年参加了居鲁士的远征，当时是塞那涅图（Xenaenetus）执政。

雅典的克特西克利德（Ctesiclides）^③ 在其所开列的执政官和奥林匹亚赛会获胜者的名录中说，他死于第 105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一年，其时是卡利得米德（Callidemides）执政，^④ 那一年阿明塔斯（Amyntas）的儿子菲力普（Philip）

① Fr. 26 D.

② 公元前 401 – 前 400 年。

③ 我们可以从阿特纳奥那里了解克特西克利德，阿特纳奥引述了他的《编年史》，vi. 272 C, x. 445 D. 在这个地方把他强扯进来看来也许有点轻率；但可以比较第四卷第 5 页，在那里肯定有一个类似的错误。

④ 公元前 360 – 前 359 年。

登上了马其顿的王位。如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所说，他死于科林斯，死的时候年纪显然很老。他大体是个杰出之人，尤其喜欢赛马和打猎；他也是一个能干的战术家，这从他的著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很虔敬，喜爱献祭，也是一个用祭品进行占卜的专家；他视苏格拉底为自己的楷模。 II .56 - 58

他总共写了差不多四十本书，不过书的分类并不总是一致，如下：

《长征记》，每一单独卷次都有序言，而不是整部著作共用一篇序言。

《居鲁士的教育》

《希腊史》

《回忆录》

《会饮篇》

《经济论》

《论马术》

《论狩猎》

《论骑兵将军的职责》

《苏格拉底的辩护》

《论雅典的收入》

《西罗篇》或《僭政》

《阿格西劳》

《雅典和斯巴达政制》

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认为，这最后一部著作不是色诺芬写的。据传他出版了修昔底德的历史，从而使修昔底德变得非常著名，而那本书本来是不出名的，并且他可能还盗

取了其中的内容为己所用。他叙事亲切，这为他赚取了这样一个名字：阿提卡的缪斯。他和柏拉图相互嫉妒，这一点将在讨论柏拉图的章节里述及。

我自己也为他写了一首隽语诗，如下：^①

II .58 - 60

在那光荣记忆的长途跋涉中，
色诺芬劳累于攀登那通往名誉的悬崖峭壁；
在希腊人的功绩中，他的教导闪耀着多么明亮
的光芒！

苏格拉底的智慧在他身上体现得多么清晰！^②

另有一段是关于他的死的：^③

尽管克拉劳斯（Cranaus）和色克洛普（Cecrops）的同胞因为你和居鲁士的友谊判处你流放，色诺芬，但好客的科林斯欢迎你，你如此满足于那座城市的乐趣，以致你决心在那里了度余生。

在其他典据中我发现了这样的说法：他（连同其他苏格拉底信徒）的鼎盛年在第 89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④ 伊斯

① *Anth. Pal.* vii. 97.

② 或用平实的散文格式是：“色诺芬前往波斯，不仅是因为居鲁士的缘故，而且是因为他寻找通往宙斯住所的道路。因为已经表明，希腊的伟大功绩是他训导的结果，他回想起，苏格拉底的智慧是多么美丽的东西啊。”

③ *Anth. Pal.* vii. 98.

④ 这可能是公元前 424 - 前 420 年，而这一时间无论作为色诺芬还是柏拉图的全盛时期都是明显荒谬的。

特鲁（Istrus）断言，他遭流放是欧布卢下达的命令，被召回也是同一个人下令的。

共有七个色诺芬：第一个是我们这里的主人公；第二个是雅典人，匹托斯特拉图（Pythostratus）的兄弟，他写了《忒塞伊德》（*Theseid*），此外，他还是厄帕米农达和珀罗匹达（Pelopidas）的传记的作者；第三个是科斯的一名医师；第四个是汉尼拔史（a history of Hannibal）的作者；第五个是一名记载传说中的奇异事物的典据家；第六个是帕罗斯（Paros）的一名雕刻匠；第七个是一名旧喜剧（the Old Comedy）诗人。

第七章 埃斯基涅（约公元前400年）

埃斯基涅（Aeschines）是腊肠制匠卡里努（Charinus）的儿子，也有人认为他父亲的名字是吕珊尼亚（Lysanias）。他是雅典公民，从小就非常勤奋。他从未离开过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评价他说，“只有腊肠制匠的儿子知道如何尊敬我。”伊多美纽认为，是埃斯基涅，而不是克力同，在监狱里建议苏格拉底逃走；^①而柏拉图把这些话借克力同的嘴说出，是因为埃斯基涅更喜欢阿里斯提波，而不是柏拉图。据有些人（尤其是埃雷特里亚的美涅得谟）的恶意说法，埃斯基涅贩卖过来并将其当作自己的作品的大多数对话实际上是苏格拉底的，他是从克珊西帕那里弄到它们的。那些据说没有开头（ἀκέφαλα）的对话都非常马虎，一点都表现不出苏格拉底的魅力；爱非索的庇西斯特拉图甚至认为，它们也不是埃斯基涅写的。培尔赛乌（Persaeus）则把这七篇对话的大多数归给了埃雷特里亚学派的帕西丰（Pasiphon），这个人把它们插入了埃斯基涅的对话。此外，除利用其他著作家的对话外，埃斯基涅还利用了安提司泰尼的《小居鲁士》（*Little Cyrus*）、《小赫拉克勒》（*Lesser Heracles*）和《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无论如何，在埃斯基涅的对话中，有七篇具有苏格拉底的特征：《米尔提亚得》（*Miltiades*），这篇

① 可以推测，伊多美纽参考了某一苏格拉底式对话（Socratic dialogue），在这篇对话中，由柏拉图归给克力同的那个部分被归给了埃斯基涅。

对话因为上述原因显得有点缺乏活力；然后是《卡利亚斯》(*Callias*)、《阿克西俄库》(*Axiochus*)、《阿丝帕希娅》(*Aspasias*)、《阿尔基比亚德》、《特劳格》(*Telauges*)和《利农》(*Rhinon*)。

有人说，贫穷驱使他去了西西里的狄奥尼修的宫廷；柏拉图没有注意到他，但阿里斯提波把他引介给了狄奥尼修，还因为献出了某些对话收到了狄奥尼修的礼物。后来他回到了雅典，不过因为柏拉图和阿里斯提波的名望没敢公开授课。他从学生那里收取学费，后来还为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委托人写法庭辩辞。这就是蒂蒙这样提及他的原因：“埃斯基涅的威力，那并不是没有说服力的著作家”。据说苏格拉底看到他深受贫穷困扰，就建议他节衣缩食自己打发自己。和其他人一样，阿里斯提波怀疑他的对话的真实性。无论如何，阿里斯提波在麦加拉读到其中一篇时，这样挖苦了他：“你在哪里弄到了这篇对话，你这个贼？” II. 62-64

门德(Mende)的波利克里图(Polycritus)在其《狄奥尼修的历史》(*History of Dionysius*)的第一卷中说，在被逐出叙拉古之前，他一直和那位僭主住在一起，并且直到狄翁返回他都幸免于死；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悲剧诗人卡西那斯(Carcinus)。现存有埃斯基涅致狄奥尼修的一封信。显然他受到了良好的修辞学训练，这从他为将军斐厄克斯(Phaeax)的父亲以及狄翁所作的辩护可以看出。他模仿林地尼的高尔吉亚非常相像。此外，吕西阿斯在一篇题为“论欺诈”(On Dishonesty)的演讲中攻击了他。由此也明显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修辞学家。吕西阿斯还提到了他的一个门徒亚里士多德，这个人的绰号是“故事(Story)”。

帕奈提乌认为，在所有苏格拉底式对话(Socratic dia-

logues) 中，由柏拉图、色诺芬、安提司泰尼和埃斯基涅撰写的那一些都是真实的；对归给斐多和欧几里德的那一些，他表示怀疑；而对其他人写的，他一概予以否弃。

取名埃斯基涅的共有八人：（1）我们这里的主人公；（2）一个撰写修辞学小册子的著作家；（3）反对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的那个演说家；（4）一个阿卡狄亚人，他是伊索克拉底的学生；（5）一个米提利尼人，人们常称他“修辞学家的克星”；（6）一个尼亚波利人（Neapolitan），他是学园派哲学家，罗得斯的美兰西乌（Melanthius）的学生，也是他最喜爱的人；（7）一个米利都人，他写了关于政治学的东西；（8）一个雕刻匠。

第八章 阿里斯提波（约公元前 435—前 350 年）

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在血统上是昔勒尼公民，但如 II. 65 - 66 埃斯基涅告知我们的，苏格拉底的名声吸引他去了雅典。逍遥派成员伊勒苏斯（Eresus）的梵尼亚（Phanias）告诉我们，他自愿当了教师或智者；在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中他第一个索取学费并送钱给老师。有一次他送给苏格拉底的二十命那钱物给退了回来；苏格拉底声称，他那神秘征兆不会让他接受钱财；实际上，这次送钱令苏格拉底很生气。色诺芬与阿里斯提波的关系很不友好；因此他在一篇谴责快乐的对话中安排苏格拉底驳斥了阿里斯提波。^① 如在别处所表明的，不仅塞奥多洛在其《论学派》（*On Sects*）中辱骂了他，柏拉图在其对话《论灵魂》（*On the Soul*）中也这样做了。^②

他擅长使自己适应不同场合、时间和人物，且能在任何环境下扮演合适的角色。因此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讨狄奥尼修欢心，因为他总能使情况好转。他从当下事物中取得快乐，从不费心竭力要从当下不存在的事物中获取享受。因此

① *Mem.* ii. 1.

② 在《斐多篇》（59 C）的开篇介绍中，据说阿里斯提波在苏格拉底饮鸩那一天在伊齐那。这一点为使用 *ἐκάκασεν* 和 *διαβάλλων* 这两个术语提供的辩护非常之少，这从《斐多篇》的先前陈述可以看出来，即那时柏拉图本人也因为生病没有在场。应当注意，第欧根尼·拉尔修把柏拉图的生平看成是已经成文的了；参见第三卷第 36 页。

第欧根尼称他为国王的卷毛狗^①。蒂蒙则因他的奢侈以如下文字讥讽了他：^②

II. 66 - 68

这就是阿里斯提波的优雅天性，他一点一点跟在错误后面摸索。^③

据说他曾花五十德拉克马买一只鹌鹑，别人为此责难他，他反问道，“难道你只打算花一奥卜尔 (obol)^④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又说，“五十德拉克马对我来说不算多。”狄奥尼修曾让他从三个妓女中挑选一个，他要下了全部三个，还说，“帕里斯因为三挑一付出了昂贵代价。”而当他把她们带到门廊时，他又放她们走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既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也是出于轻蔑。因此斯特拉托 (Strato) (或据说是柏拉图) 给他的评价是：“只有你禀有这样的天赋：穿着锦袍炫耀，或衣着褴褛行走。”有一次狄奥尼修把唾沫吐在他身上，他没有吭声，有人为此责备他，他回答说，“渔夫为了捉白杨鱼可以让海水浸透，难道我为了抓鲑鱼就不应当容忍让尼格斯酒 (negus) 淋湿吗？”

第欧根尼洗菜时看见他路过，于是嘲讽他说，“如果你

① 或者说“高贵的玩世不恭者”。在这里保留 *double entendre* 是可能的，因为 *κύων* (狗) 这个词也意味着“玩世不恭”；实际上那个学派的名称正意味着，他们以他们像狗一样的特征为自豪，尤其是像狗一样吠叫撕咬。

② Fr. 27 D.

③ 这里暗示了他的感觉学说，有时称作“内在摸索”。比较下文第92节，更全面的比较可参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 *Adv. mathem.* vii. 191. 它被解释为：“*quae potuit tactu a falso discernere verum.*”

④ 古希腊银币。——译注

学会了以这个为食的话，你就用不着拍国王马屁了。”对此他回答，“如果你知道怎样跟别人打交道的話，你就用不着洗菜了。”有人问他从哲学得到了什么，他回答，“在任何社会中都过得舒适的能力。”有人责难他奢侈无度，他说，“如果奢侈是一种错误的话，那么在众神的节日里它就不会流行了。”一次，有人问他哲学家有什么优点，他回答说，“如果所有法律都废除了的话，我们仍会像现在一样生活。”狄奥尼修问他，为什么哲学家会去富人家里，而富人从不拜访哲学家呢？他回答，“一种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另一种人则否。”柏拉图也责备他奢侈，他反问，“你认为狄奥尼修是好人吗？”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又说，“可他生活比我更奢侈。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一个人生活富有奢侈。”有人问他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教育的人有何不同，他回答，“正如驯服的马不同于没有驯服的马一样。”有一天，他走进妓女的房子，跟随他的一个小伙子脸红了，于是他说，“危险的并不是走进来，而是走不出去。” II .68 - 70

有人请教他如何打结，还要求他解开这个结。他说，“你这个傻瓜，为什么要解开它，没看到它本身已引起了够多麻烦吗？”他说，“做乞丐比做没有教养的人要好；因为一个需要的是钱，另一个需要的是成为人。”有一天他遭到别人谩骂，于是想偷偷溜走；另一个人追着他问，“你为什么要逃啊？”他回答说，“因为正如你们的特权是使用脏话，我的特权就是不去听它们。”有人议论说，他总是在富人的门口看到哲学家，对此他回答说，“医师也在病人家里出现，但没有人会因为那个原因宁愿生病而不愿当医师。” II .71 - 73

有一次他出海去科林斯，碰巧遇到了风暴，他感到极度惊恐。一个人说，“我们普通人并不害怕，难道你们哲学家

变成懦夫了吗？”对此他回答，“这两种情况下处在危险中的生命不可相提并论。”有人向他夸耀自己博学，他回答说，“正如那些吃得最多、运动最多的人不如那些限制自己仅取所需之物的人身体健康一样，能够导向卓越的也并不是博学，而是学以致用。”一个律师为他做了辩护并胜诉后，问了他这样的问题：“苏格拉底给你带来有什么好处？”他回答说，“你在演说中说的关于我的东西是真实的，如此而已。”

他给了他女儿阿勒特（Arete）最好的忠告，教导她要鄙视过度。有人问他以什么方式教育儿子会更好，他回答，“再没有比这种方式更好的了，即当他看戏时，他坐在那儿至少不会像一块堆在石头上的石头。”一个人送儿子跟他求学，他索要了 500 德拉克马的学费。那个父亲抗议说，“用这笔钱我可以买一个奴隶了。”“那么你就去买你的奴隶吧，”他回答说，“你会拥有两个奴隶的。”他说他向朋友索要钱财并不是为了他自己使用，而是教导他们应当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有人谴责他雇用修辞学家处理案件，他回答说，“是嘛，如果我举行宴会，我会雇用厨师。”

Ⅱ. 73 - 75

有一次狄奥尼修强迫他解释某条哲学教义，他说，“你本来想从我这里学会说些什么，可你又指教我什么时候去说，这是荒谬的。”据说狄奥尼修对此非常恼火，还把他斜绑在桌子尾端。而阿里斯提波说，“你一定原本希望把荣誉给予最末端。”有人夸耀自己擅长跳水，他说，“就一件海豚也能做的事吹牛，你不觉得羞耻吗？”有一次，有人问他智慧之人和不智之人的区别何在，他说，“把他们的衣服都剥光，然后把他们放到陌生人中间，你就会知道了。”还有人吹嘘说他能喝很多酒而不会醉，他的驳斥是，“骡子也会。”

有人指责他跟妓女住在一起，他这样问道，“怎么啦，

住一间以前很多人住过的房子，和住一间从来没有人住过的房子，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那个人回答，“没有。”于是他继续问，“或者，用一艘以前一万人使用过的船航行，与用一艘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船航行，这两者呢？”“没有区别。”“那么，”他说，“跟你住的女人无论以前跟很多人住过，还是没有跟人住过，都没有区别。”他反驳那些指责他收取学费——尽管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的人说，“我确实收了学费，因为苏格拉底也这样做了，只不过当人们给他送去谷物和酒时，他总是拿一点点，然后把剩下的都退回去；他让雅典绝大部分人都做了他的仆人，而我的只是我的奴隶欧提基德（Eutychides）。”如索提翁在其《哲学家的师承》的第二卷中所说，他得到了拉伊斯的宠爱。有人为此责难他，他替自己辩护说，“是我拥有拉伊斯，而不是她拥有我；远离最好的快乐并不是节制，只有享用它们而从不被击败才是。”有人指责他酒宴奢侈，他回答说，“如果你花三奥卜尔就能得到它，你会不会买呢？”回答是肯定的。于是阿里斯提波说，“那么很好，我不再是快乐的爱好者，而你是金钱的爱好者。”一天，狄奥尼修的仆人西姆斯（Simus）——这个人在血统上是弗里基亚人，同时也是个无赖——领他参观铺有镶嵌着方格子的人行道的豪华房屋，阿里斯提波咳出浓痰把它吐在他的脸上。西姆斯对此表示愤怒，他回答说，“我找不到任何更合适的地方吐。”

卡隆达斯（Charondas）（或据其他人说是斐多）曾问，“这个散发着油膏气的人是谁？”他答道，“是我，一个不幸之人，而波斯国王更不幸。但是，正如在那方面其他动物没有一个不具有优势一样，想一想人是否也一样。让那些为我们滥用好香料的女人氣的家伙去死吧。”有人问他苏格拉底

是怎样死的，他回答说，“正如我想弄死自己一样。”智者波利克塞努（Polyxenus）曾经拜访过他，但看到在场的情妇和昂贵的宴品后，他随即责骂他。稍作停顿后，阿里斯提波问他，“今天你能参加我们的宴会吗？”波利克塞努接受了这一邀请，阿里斯提波又说，“那你为什么要找岔子呢？看来你谴责的并不是宴品，而是它的花费。”彼翁（Bion）在其《讲稿集》（*Lectures*）中告诉我们，有一次他的仆人运送钱物，发现所载太重，阿里斯提波于是喊道，“扔掉大的那部分，不要拿得太多，以致你力不能及。”有一次航行，他发现船只被海盗控制了，于是拿出钱开始点数，然后，好像是不经意地，他让钱掉进了海里，还很自然地装出悲伤的样子。这个故事的另一说法把这样一种评论归给了他：钱因为阿里斯提波消失，比阿里斯提波因为钱消失更好。狄奥尼修曾问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为了授己所有而取己所无。但有人认为他是这样回答的：“我需要智慧时，就去苏格拉底那里；现在我需要钱财，就来你这儿。”他常抱怨人们，在购买陶器时他们知道试一试，看敲它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真的，但却没有固定的标准，以用来评判生活。有一天狄奥尼修喝醉了酒，命令所有人穿上紫袍跳舞。柏拉图拒绝了他，还引用这样的诗句：^①

我不能弯腰穿女人的袍子。

阿里斯提波则穿上了紫袍，且正打算跳舞时说了这样的妙答：

① Eur. *Bacch.* 836.

即使在酒神的狂欢中
真正的谦逊也不会遭受侮辱。^①

他曾经代一个朋友求助于狄奥尼修，在没能满足后，他跪倒在他脚下。有人为此嘲笑他，他回答，“该受谴责的不是我，而是狄奥尼修，他的耳朵长在脚上。”他曾在亚洲呆过，还让总督阿塔斐尼（Artaphernes）给关进了监狱。一个人于是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高兴得起来吗？”他回答说，“可以啊，你这个傻瓜，还有什么时候能让我比现在更高兴呢，我马上就要跟阿塔斐尼谈话了。”对那些通过了普通课程，但在哲学面前突然停步不前的人，他常拿他们跟珀涅罗珀（Penelope）的求婚者作比较。因为这些求婚者尽管赢得了美兰托（Melantho）、波利多拉（Polydora）以及其他女仆的欢心，却唯独没有在追求女主人时获得成功。人们也把一个类似的评价归给了阿里斯通（Ariston）。因为阿里斯通说，奥德修斯（Odysseus）进入下界时，他几乎看到了所有死者，还与他们相识，却从未把目光投向他们的女王本人。 II. 79 - 81

还有一次，有人问阿里斯提波英俊的年青人应当学习什么科目，他回答，“那些当他们长大后会对他们有所用处的科目。”有人责难他离开苏格拉底而去追随狄奥尼修，他反驳，“没错，但我去苏格拉底那儿是为了受教育，去狄奥尼修那儿则是为了娱乐。”他曾通过教书赚了钱，苏格拉底问他，“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对此他反问道，“在哪儿

① Eur. *Bacch.* 317.

你得到的钱这么少呢？”

一个妓女告诉他，她怀上了他的孩子，他回答说，“在你跑着穿过杂乱的灯芯草丛后，如果你打算说某一棵特别的灯芯草刺了你一下的话，你就不会对此这么肯定了。”有人指责他遗弃自己的儿子，就好像不是自己的后代一样。对此他回答，“我们知道，痰和寄生虫是我们自己的产物，但尽管如此，因为它们没有用处，我们都把它们扔得尽可能远。”他从狄奥尼修那儿得到一笔钱，同时柏拉图得到一本书，有人为此嘲笑他，他回答，“没错，我要钱，柏拉图要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让狄奥尼修驳倒自己，他回答，“和其他人驳倒他的原因一样。”

有一次他向狄奥尼修要钱，狄奥尼修说，“不，因为你告诉我，智慧之人从来不缺钱。”他于是说，“给吧！给吧！然后再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而当得到钱后，他又说，“现在你看到了，你没有发现我缺钱吧，是不是？”于是狄奥尼修以如下诗句回敬他：

无论谁投身一个君王的宫廷，
都会变成他的奴隶，尽管其出身是自由的。^①

他则反驳：

如果他出身是自由人，他就绝不是奴隶。^②

① Nauck, T. G. F., *Soph.* 789.

② 出自索福克勒斯的一个佚失剧本：普卢塔克，*De audiendis poetis*, 12, p. 33D, *Vita Pomp.* 78, p. 661 s. f.

这些话是狄奥克勒在其《哲学家的生平》（*On the Lives of Philosophers*）中记述的；其他著作家则把这则轶事归给了柏拉图。他跟埃斯基涅大吵了一架，过了一会儿他这样问他：“我们是不做和解以停止口喷热气呢，还是你想等人用酒碗调解我们呢？”埃斯基涅回答，“我同意。”于是阿里斯提波接着说，“那么记住，尽管我较你年长，我却首先做出了和解的努力。”随即埃斯基涅说道，“做得好，以赫拉的名义发誓，你非常正确；你这人比我好得多。因为争吵由我引起，你却首先打开了友谊之门。”归属于他的妙语巧辩就是这些。

取名阿里斯提波的人共有四个：（1）我们这里的主人公；（2）一本关于阿卡狄亚的书的作者；（3）第一个阿里斯提波的女儿的孙子，据知这个人是他母亲的学生；（4）新学园（the New Academy）的一名哲学家。 II .83 - 84

这位昔勒尼哲学家的如下著作仍在流传之中：一部三卷本的利比亚史，这部著作送给了狄奥尼修；一部包括二十五篇对话的著作，其中一些用阿提卡语言写成，一些用多利安语言写成，这些对话如下：

《阿塔培札斯》

《致海难者》

《致流放者》

《致乞丐》

《致拉伊斯》

《致波鲁斯》

《致拉伊斯》，《论镜子》

《赫尔米亚斯》

《梦》

《致狂欢宴的主人》
《非洛美卢》
《致他的朋友》
《致那些责怪他嗜好陈年老酒和女人的人》
《致那些责怪他生活奢侈的人》
《致他的女儿阿勒特的信》
《致为奥林匹亚赛会训练的人》
《质疑》
《再质疑》
《致狄奥尼修的临时文章》
又,《论雕像》
又,《论狄奥尼修的女儿》
《致妄自菲薄者》
《致想成为顾问的人》

II .84 - 86

有人认为他还写了六部短文集;另有人(其中包括罗得斯的索西克拉底)认为他根本没写任何东西。

按照索提翁在其第二卷中,以及帕奈提乌的说法,下面这些论文是他写的:

《论教育》
《论德性》
《哲学导论》
《阿塔培札斯》
《海难者》
《流放者》
《短论六卷》

《临时作品三卷》(χρεῖαι)

《致拉伊斯》

《致波鲁斯》

《致苏格拉底》

《论命运》

他把导致感觉的平滑运动视为目的。

在写述了他的生平后，现在让我继续来回顾昔勒尼学派 (the Cyrenaic school) 的哲学家，这个学派源出于他，不过其中有些成员自称是赫格西亚 (Hegesias) 的跟随者，有些成员自称是安尼凯里 (Anniceris) 的追随者，还有些成员自称是塞奥多洛的追随者。^① 此后我们将进一步注意斐多的学生，人们把其中的主要成员称作埃雷特里亚学派。情况大致就是这样。阿里斯提波的学生有：他的女儿阿勒特、托勒迈斯^② 的埃西俄普 (Aethiops) 和昔勒尼的安提珀特。阿勒特的学生是阿里斯提波，人们称他为由母亲教养的人，他的学

II. 86 - 88

① 这句话像是快乐主义学说的颇有价值的摘要的一个前言，作者在第 86 - 99 节讨论快乐主义学说时提到了四个人的名字，这四个名字分别是阿里斯提波 (86 - 93)、赫格西亚 (93 - 96)、安尼凯里 (96, 97) 和塞奥多洛 (97 - 99)。比较第一卷第 19 页的注释和 Epiphanius (第尔斯, Dox. Gr. 591)。看来 “τέλος δὲ... ἀναδυμένην” 这个句子应当接在这个前言的后边，而不是在它前面。但是信奉这些教义的门徒有很多，包括赫格西亚、安尼凯里和塞奥多洛，他们与阿里斯提波的分歧在下文有所提及。在这个场合插入斐多和埃雷特里亚学派无疑是奇怪的：它看来好像是第欧根尼·拉尔修为自己后文的指引草草记下了一个方向。

② 如果这个城市是以一个叫托勒密的人的名字命名的话，那么它的某个公民与第一个阿里斯提波 (苏格拉底的同伴) 同时代就是可能的。即使第二个阿里斯提波是埃西俄普的老师，困难仍旧没有消除。

生则是塞奥多洛，人们把这个人称作无神论者，后来又把他称作“神”。安提珀特的学生是昔勒尼的厄庇提米德（Epitimides），厄庇提米德的学生是帕拉贝特（Paraebates），而帕拉贝特的学生是自杀的拥护者赫格西亚和赎救过柏拉图的安尼凯里。

那些追随阿里斯提波的教导，并被称作昔勒尼学派的人所持学说如下：他们认为，有两种状态，即快乐和痛苦，前者是圆滑的运动，后者是粗糙的运动；快乐与快乐之间并无不同，一种快乐也不比另一种快乐更快乐。对所有生物来说，一种状态是惬意的，另一种状态是讨厌的。然而，按照帕奈提乌在其《论学派》（*On the Sects*）中的说法，作为目的的肉体快乐（bodily pleasure）并不是伴随痛苦之消除而产生的固定快乐（settled pleasure），或者说不是那种免于不安的自由（伊壁鸠鲁接受了这种自由，还主张它就是目的）。他们还认为，“目的（end）”不同于“幸福（happiness）”。我们的目的是特殊快乐，幸福则是所有特殊快乐的总和，其中既包括过去的快乐也包括将来的快乐。

特殊快乐因其自身的缘故就是可欲的，而幸福不是因其自身的缘故，而是因特殊快乐的缘故才可欲。快乐是目的由这一事实得到证明：从年青时起，我们就本能地为它所吸引，而一旦获得了它，我们就不再寻求其他东西，甚至不再规避它的反面——痛苦。如希波伯图在其《论学派》中所说，即使快乐来自最不体面的行为，它也是善（good）。因为即使行为是反常的，无论如何，其作为结果的快乐仍旧因其本身是可欲的，因而就是善的。然而在他们看来，痛苦之消除（the removal of pain）——这是由伊壁鸠鲁提出来的——根本就不是快乐，快乐之缺乏（the absence of pleasure）

也不是痛苦。因为他们认为，快乐和痛苦都存在于运动之中，而快乐之缺乏像痛苦之缺乏一样并不是运动，因为无痛苦就好像是一个睡着的人所处的状态。他们断言，有些人也许不能选择快乐，因为他们的心灵是堕落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精神快乐和精神痛苦都源自肉体对应物。例如，我们从国家的繁荣中获取无私的快乐，这种快乐与得自我们自己的兴旺的快乐是一样真实的。他们也否认，快乐来自对善的记忆或期待，而这乃是伊壁鸠鲁的教义。因为他们断定，影响心灵的运动会随着时间而耗竭。他们还认为，快乐也不是源自单纯的视觉或听觉。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带着快乐去聆听对哀伤的模仿，而且实在（reality）也能引起痛苦。他们把快乐之缺乏和痛苦之缺乏视为某种中间状态。然而他们坚持认为，肉体快乐远比精神快乐要好，肉体痛苦远比精神痛苦要坏，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前者来惩罚罪犯的原因。因为他们设想，痛苦更令人讨厌，快乐更契合人意。因为这些原因，他们更在意肉体而不是精神。因此，尽管快乐本身是可欲的，但他们认为，那些倾向于产生某种快乐的事物经常具有一种痛苦的性质，这种性质正是快乐的反面；以致在他们看来，去积聚倾向于产生幸福的快乐是最令人厌恶的做法。

II. 90 - 93

他们拒不接受这样的教义：所有智慧之人生活得快乐，所有愚蠢之人生活得痛苦；而只是认为这种教义在大部分程度上是真实的。即使我们只是享受所出现的每一种单一快乐，那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审慎（prudence）是一种善，这种善尽管本身并不可欲，但因其结果而可欲；我们出于带有私利的动机结交朋友，正如我们珍爱我们身体的任一部分，只要我们拥有它；有些德性甚至可以在愚人中发现；肉体训练有助于获得德性；圣人不会抱有嫉妒、爱或迷信，因

为这些缺陷应归于纯粹的空洞意见；然而，他会感觉到痛苦和恐惧，因为这些是自然的情感；财富也倾向于产生快乐，尽管这并不是因其自身的缘故而可欲。

他们肯定，精神情感（mental affections）可以为人所知，但它们所从出自的对象则否；他们放弃了研究自然，因为这种研究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专注于逻辑的探究，因为这种探究有用。但是米利亚格在其《哲学言论》（*On Philosophical Opinions*）的第二卷中，以及克利托马库在其《论学派》的第一卷中断言，他们认为辩证法（Dialectic）和物理学（Physics）一样都没有用，因为一个人若学会了善和恶的理论，就有可能讲话得体，就有可能免于迷信从而获得自由，就有可能逃脱死亡的恐惧。他们还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本性就是正义的或值得尊敬的，或是低贱的，而只能通过惯例和习俗来加以改变。不过良善之人会因为强加的惩罚和可能引起的损害而不去做坏事。此外，智慧之人确实存在。他们承认，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哲学中，进步是可得的。他们也主张，一个人的痛苦可能超过另一个人的痛苦；感觉并不总是真实可信的。

赫格西亚学派（the school of Hegesias），一如其名，接受了相同的目的（ends），即快乐和痛苦。在他们看来，根本没有诸如感激或友谊或仁慈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选择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而不过是出于利益的动机，离开这种动机那些行为无处可寻。他们否认幸福的可能性，因为肉体为许多苦难所缠绕，心灵则分担着肉体的苦难，因而是 不安的牺牲品，而运气经常会落空。从所有这些可以得出，幸福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生和死每一个依次都是可欲的。但他们否认有什么东西本性上就是令人快乐的或令人不

快的；当某事物使一些人快乐时，它同时也会使另一些人痛苦，这是由于该事物的缺乏、稀少或过度之故。贫穷和富裕与快乐无关；因为富人和穷人本身都并不分享任何特别的快乐。奴役和自由、高尚和低贱、荣誉和耻辱，在快乐的计算中都是一样的无足轻重。生命对于愚蠢之人是有益的，对于智慧之人则无关紧要。智慧之人在他做的一切事情中只受他自己的利益所指引，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人他视为同等有价值。即使假定他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了最大益处，它们也仍旧不可与他贡献给自己的东西相等同。他们拒绝承认感觉的权利，因为感觉不能导向精确的知识。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显得合理，都应当去做。他们认定，应当宽容错误，因为没有人故意犯错，而只是因为某些困难的限制才会做错事情；我们不当憎恨他人，相反应当更好地教导他人。智慧之人在择善时不会像在避恶时那样比他人拥有更多优势，他把避恶视为自己的目的，以使生活中没有肉体或心灵的痛苦。他们说，对于那些不在任何能产生快乐的对象之间作出区分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优势。 II. 95 - 97

安尼凯里学派（the school of Anniceris）在其他方面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却承认，友谊和感激以及对父母的尊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个良善之人有时会出于爱国的动机而行动。因此，如果智慧之人受到了烦扰，他仍可能是幸福的，即使他的快乐很少。朋友的幸福本身并不可欲，因为他的邻人并不能感受到它。教导本身并不足以激励我们自信，并不足以使我们高明于大众的意见。必须培养习惯，因为我们从小就养成了一些坏的性情。应当珍视朋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有用（因为如果这一点不奏效时，我们就无法跟他们维持关系），而且是为了这样一种良好感觉，

为了这种感觉，我们甚至要忍受困苦。不仅如此，尽管我们视快乐为目的，而且当被剥夺了快乐时我们会觉得烦恼，但我们会高兴地忍受这一点，因为我们对朋友怀有爱。

II. 97 - 99

塞奥多洛学派得名于塞奥多洛（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人），而且还继承了他的学说。塞奥多洛是这样一个人：他彻底抛弃了当下对诸神的信仰。我碰巧读过他的一本书，书名为《论神》（*Of the Gods*），这本书不可小视。据说伊壁鸠鲁在论及这一主题时所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模仿该书的。

如安提司泰尼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所提及的，塞奥多洛也是安尼凯里和辩证论者狄奥尼修的学生。他视愉悦（joy）和忧伤（grief）为最高的善和恶，其中一个来自智慧，另一个来自愚蠢。他把智慧和正义称作善，把它们的反面称作恶，快乐（pleasure）和痛苦（pain）则处在善和恶之间。他拒斥友谊，因为它既不存在于不智之人中间，也不存在于智慧之人中间；就前者而言，当匮乏（want）消除后，友谊也就消失了，而智慧之人是自足的，根本不需要朋友。在他看来，对良善之人（the good man）而言，不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以保卫国家是合理的，因为他绝不会丢弃自己的智慧以使不智之人受益。

他说，世界就是他的国家。盗窃、通奸和渎神有时是可以允许的，因为如果你一旦排除了对它们的偏见的话（这些偏见得以维持是为了使那些愚蠢的大众聚集在一起），就会发现这些行为没有一种在本性上是低贱的。智慧之人会公开放纵他的激情，而丝毫不受制于环境。因此他使用了这样的论辩：“一个掌握了语法的妇女就其掌握语法而言是不是有用呢？”“是。”“一个掌握了语法的小孩或年青人就其掌握语法而言是不是有用呢？”“是。”“还有，一个美女就其美丽而

II. 99 - 102

言是不是有用呢？以及，美的用处是不是让人享受呢？”“是。”这一点得到承认后，他就从这一论辩作出结论：那些使用任何对于目的有用的东西的人绝不会作恶。通过这样一些质问，他常能说服别人同意他的观点。

好像人们曾称他为 θεός（神），原因是斯提尔波向他发起过如下论辩：“塞奥多洛，你是你宣称自己所是的那种东西吗？”对此他肯定了。斯提尔波继续问，“你说你是神吗？”他也肯定了。“那么接下来的说法就是，你是神。”塞奥多洛接受了这一说法；而斯提尔波笑着说，“但是，你这个家伙，这样的话你不就使自己成为了一只穴鸟和一万个其他东西了吗？”

有一次，塞奥多洛坐在祭司长欧里克利德（Euryclides）旁边说，“告诉我，欧里克利德，那些亵渎神秘事物的人是些什么人啊？”欧里克利德回答，“是那些把它们透露给外人的人。”塞奥多洛于是说，“那么当你把它们解释给外人听时你就亵渎了它们。”然而，要不是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解救他的话，他差一点给送上了阿勒乌柏果斯法庭。安菲克拉底（Amphicrates）在其《论名人》（*Upon Illustrious*）中则说，他被判处了饮鸩之刑。

他曾经在拉古斯（Lagus）的儿子托勒密（Ptolemy）的宫廷里呆过一段时间，还被派作使者前往拜见吕西玛库（Lysimachus）。那一次他讲话非常大胆，以致吕西玛库问，“告诉我，你是不是那个从雅典流放的塞奥多洛？”他回答，^{II. 102 - 103}“你的消息很正确，因为当雅典不能再像塞墨勒（Semele）容忍狄奥尼索斯（Dionysus）那样容忍我时，她就把我给扔了出去。”吕西玛库于是说，“当心，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他说，“绝不会，除非托勒密派我来。”吕西玛库国王的大臣

米斯拉 (Mithras) 站在旁边说, “看来你不仅藐视神, 而且藐视国王。” 塞奥多洛回答, “当我认为你憎恨神时, 你怎能说我藐视神呢?” 据说有一次在科林斯, 他带着一大群学生出行, 正在洗山萝卜的犬儒主义者美特洛克勒 (Metrocles) 批评他说, “你这个智者, 如果你洗过菜的话, 就不会想要这些学生了。” 塞奥多洛反驳, “而你, 如果知道如何跟人打交道的話, 就用不着洗这些菜了。” 如前所述, 第欧根尼和阿里斯提波也有类似轶闻。^①

这些就是塞奥多洛的特征和他所处的环境。最后, 他退隐去了昔勒尼, 在那里他和马迦斯 (Magas) 住在一起, 还继续得到人们的高度尊敬。据说当昔勒尼人第一次把他驱逐出去时, 他说了这样一句风趣的话: “非常感谢,^② 昔勒尼人们, 感谢你们把我从利比亚赶到希腊。”

取名塞奥多洛的人有二十个: (1) 一个萨摩斯人, 洛厄库斯 (Rhoecus) 的儿子。是他建议在爱菲索神庙的地基下放一些木炭余烬; 因为地面变潮时, 木料燃烧后剩下的灰就会结成硬块, 这种硬块事实上是防潮的。(2) 一个昔勒尼几何学家, 柏拉图听过他讲课。(3) 上文提及的哲学家。(4) 一位著作家, 他写了一本关于练习发声的优秀著作。(5) 特尔潘德 (Terpander) 之后的一个关于音乐创作家的权威论者。(6) 一个斯多亚主义者。(7) 一个论述罗马人的著作家。(8) 一个就战术进行著述的叙拉古人。(9) 一个拜占廷人 (Byzantine), 他以政治演讲出名。(10) 另一个也同样

II . 103 - 105

① 参见第 68 节。

② 或者, 如果 $\kappa\alpha\kappa\omega\varsigma$ 是正确的异文的话, 这里也可以译成“你们很不仁慈”。 $\kappa\alpha\kappa\omega\varsigma$ 这个词是斯特芬纳的猜测。

出名，亚里士多德在其《演说家摘要》（*Epitome of Orators*）中提到过他。（11）一个底比斯雕刻匠。（12）波勒谟提到过的一个画家。（13）一个雅典画家，美洛多图（Menodotus）写过关于他的东西。（14）一个爱菲索画家，塞奥芬尼（Theophanes）在其论画的著作中提到过他。（15）一个写作隽语诗的诗人。（16）一个论诗人的著作家。（17）一个医师，他是阿特纳奥的学生。（18）开俄斯的一个斯多亚派哲学家。（19）一个米利都人，他也是斯多亚派哲学家。（20）一个悲剧诗人。

第九章 斐 多

斐多 (Phaedo) 是埃利斯本地人，出身贵族，但在埃利斯城沦陷时成了俘虏，并被囚禁在一间臭名昭著的屋子里。他常常关起门，挖空心思想加入苏格拉底的圈子，最后苏格拉底劝使阿尔基比亚德或克力同带着朋友去赎救他；自那时起，他成为自由人后就开始研究哲学。希洛尼谟在其著作《论判断的悬置》(On Suspense of Judgement) 中攻击了他，称他为奴隶。在那些记在他名下的对话中，《佐皮鲁》(Zopyrus) 和《西蒙》(Simon) 是真实的；《尼基西》(Nicias) 是可疑的；《美迪乌斯》(Medius) 据一些人说是埃斯基涅所作，另一些人则把它归给了波利埃努 (Polyaenus)；《安提马库》(Antimachus) 或《长者》(The Elders) 也是可疑的；《皮匠的故事》(Cobblers' Tales) 也让一些人归给了埃斯基涅。

II . 105 - 107

他的传人是埃利斯的普利斯坦努 (Plistanus)，再下一代是埃雷特里亚的美涅得谟和佛利乌斯的阿司克勒彼亚得 (Asclepiades)，后者来自斯提尔波的学派。在他那时候人们一直把他的学派称作埃利斯派，但自美涅得谟后就改称埃雷特里亚派。在后面我们将不得不谈及美涅得谟，因为他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

第十章 欧几里德

如亚历山大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所说，欧几里德（Euclides）是处在伊斯姆地峡的麦加拉^①的本地人，或据一些人说是吉拉（Gela）的本地人。他致力于研究巴门尼德的作品，后来人们把他的追随者称作麦加拉学派，然后又称作论辩派（Eristics），再晚些时候还称作辩证论者——这个名称是卡尔西顿（Chalcedon）的狄奥尼修首先送给他们的，因为他们使用问答方式进行辩论。赫谟多鲁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因为警觉到僭主们的残酷去了他那里。他认为至善（the supreme good）实际上只是一个，尽管它有很多名称，有时叫作智慧，有时叫作神，有时叫作心灵，等等。他常常否认所有与善相矛盾的东西，宣称那是不存在的。

他若责难一个论证，他攻击的并不是前提，而是结论。他拒绝使用类比进行辩论，宣称它必定要么取自相似者，要么取自不相似者。如果取自相似者的话，那么辩论应当处理的就是这些相似者，而不是它们的类比；如果取自不相似者的话，那么把这些不相似者放在一起就是没有道理的。因此蒂蒙这样说到他（同时也附带讽刺了其他苏格拉底派哲学家）：^②

II .107 - 109

① 这样说是为了与西西里的麦加拉·希布拉亚（Megara Hyblaea）区别开来。

② Fr. 28 D.

但我并不关心这些说胡话的人，并不关心此外的任何人，不关心斐多——无论他是谁，不关心爱争吵的欧几里德，这个人带着对辩论的狂热之爱创立了麦加拉学派。

他写了六部对话，题名分别为：《拉姆普里亚》（*Lamprias*）、《埃斯基涅》（*Aeschines*）、《长生鸟》（*Phoenix*）、《克力同》（*Crito*）、《阿尔基比亚德》和《关于爱的谈话》（*Discourse on Love*）。属于欧几里德的学派的有米利都的欧布里德，他以问答形式写了许多辩证式论辩（*dialectical arguments*）：《说谎者》（*The Liar*）、《伪装者》（*The Disguised*）、《厄勒克特拉》（*Electra*）、《遮面人》（*The Veiled Figure*）、《诡辩法》（*The Sorites*）、《长角的人》（*The Horned One*）和《秃头》（*The Bald Head*）。有个喜剧诗人这样谈到他：^①

论辩派成员欧布里德讲了关于角的遁辞，用虚
伪的、自命不凡的辩论把演说家们给弄糊涂了，他
变成了一个叫德谟斯提尼的人的所有胡吹。

德谟斯提尼很可能是他的学生，还更正了他对字母 R 的错误读法。欧布里德一直与亚里士多德争论不休，说了很多败坏对方名声的话。

在欧布里德的学派的其他成员中还有埃利斯的阿勒克西努（*Alexinus*），这个人热衷辩论，因此人们称他为埃伦克西努（*Elenxinus*）。尤其他还跟芝诺辩论。赫尔米波说他离开

① 梅内克，C. G. F. iv. 618.

埃利斯迁到了奥林匹亚，在那里他研究了哲学。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他告诉他们，他想建立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应当命名为奥林匹亚学派（the Olympian school）。后来他们的供养耗尽，还发现那个地方腐败堕落，于是就离开了那里；阿勒克西努死前生活孤独，只有一个奴隶相伴。没隔多久，他在阿尔甫斯河（Alpheus）游泳，一根芦苇尖刺进了他的身体，他因此死去了。 II. 109 - 111

关于他我写了如下文字：^①

那么这就不是徒劳的故事：有一次一个不幸之人，在跳水时不知为什么，钉子刺破了他的脚；因为那个伟大人物阿勒克西努，在游过阿尔甫斯河之前，芦苇刺了他一下，结果死掉了。

他不仅写了一部针对芝诺的回应，而且还写了其他著作，包括一本反对历史学家厄斐鲁的书。

奥林修斯（Olynthus）的欧凡图（Euphantus）也属于欧布里德的学派，他写了一部关于他自己所在时代的历史。他也是诗人，写了几部悲剧，藉此他在节日庆典获得了巨大名声。他教导了安提戈纳国王^②，把一部名为《论王权》（*On Kingship*）的著作题献给了他，这部著作非常流行。他死于高龄。

欧布里德还有其他学生，其中有阿波罗尼奥（Apollo-

① *Anth. Plan.* iii. 129.

② 即安提戈纳·多松（Antigonos Doson），他出生于公元前 262 年。比较 *F. H. G.* iii. 20.

nius), 绰号为克罗诺斯 (Cronus)。阿波罗尼奥有一个学生叫狄奥多罗, 是爱阿苏斯 (Iasus) 的阿美尼亚 (Ameinias) 的儿子, 这个人绰号也叫克罗诺斯。^① 卡利马科在《隽语诗集》(Epigrams) 中这样谈到他:

摩姆斯 (Momus) 亲自在墙上写下: “克罗诺斯是智慧的”。

II. 111 - 113 他也是一名辩证论者, 还据说第一个发现了这样两个论辩, 这两个论辩以题名“遮面人”和“有角的人”为人所知。当他和托勒密·梭特尔 (Ptolemy Soter) 国王呆在一起时, 斯提尔波问了他一些辩证问题, 他没能当场解答, 遭到了国王训斥; 他还受到其他一些侮辱, 人们还把绰号克罗诺斯当作嘲笑加给他。于是他离开了宴会; 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逻辑问题的小册子, 然后在绝望中死去了。关于他我写了如下诗句:^②

狄奥多罗·克罗诺斯,
是什么悲惨命运把你葬于绝望,
难道是因为迷惑于斯提尔波的遁辞,
以致你匆匆奔赴了下界黄泉?
如果 C 和 R 没有了的话,^③

① 参见斯特拉波 xiv. 658, 他说该绰号从老师那里转移到了这个更出名的学生那里。

② Anth. Plan. vii. 19.

③ Leaving ὄνος = “ass.”

你会更值克罗诺斯这个名字。

欧几里德的后继者包括美塔卢（Metallus）的儿子伊克提亚（Ichthys），一个卓越不凡之人，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送了一部对话给他；还有图里（Thurii）的克里诺马库（Clinomachus），他第一个就命题（propositions）、判断（predications）等等进行著述；还有麦加拉的斯提尔波，一个最著名的哲学家，关于他我们下面就将论及。

第十一章 斯提尔波

II .113 - 115

斯提尔波 (Stilpo)，希腊的麦加拉的公民，是欧几里德的追随者的学生，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是欧几里德本人的学生，还有人认为他是科林斯的色拉叙马霍斯 (Thrasymachus) 的学生，这个人据赫拉克利德说是伊克提亚的朋友。因为斯提尔波极具独创性，他的诡辩术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人，所以几乎整个希腊都为他所吸引，并加入了麦加拉学派。关于此，让我引述麦加拉派哲学家腓力普斯的这样一段话：“他从塞奥弗拉斯特那里拉走了理论家梅特罗多洛和吉拉的提马戈拉斯 (Timagoras)，从昔勒尼派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拉走了克利塔库和西米亚 (Simmias)；至于辩证论者，他从阿里司提德那里拉走了培翁纽斯 (Paeonius)；欧凡图的儿子波斯佛鲁 (Bosphorus) 的迪菲卢 (Diphilus) 和埃克萨恩涅图 (Exaenetus) 的儿子米尔墨克斯 (Myrmex)，都前来与他辩难，结果他使他们成了自己的忠实信徒。”除这些人外，他还拉拢了逍遥派成员弗拉西德姆 (Phrasidemus) ——一个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和修辞学家阿尔西姆 (Alcimus) ——全希腊最有名的演说家；他也使克拉特斯以及其他许多人中了他的圈套；更甚的是，与这些人一道，他还赢得了腓尼基人芝诺的支持。

他在政治学方面也是一个权威。

如俄涅托尔 (Onetor) 在某个地方所说，他娶了一个妻子，还拥有有一个名叫尼卡勒特 (Nicarete) 的情妇。他有一个放荡的女儿，嫁给了他的朋友叙拉古的西米亚。他女儿生活不检点，有人告诉斯提尔波说，她是他的耻辱。对此他回

答，“不是这样的，不如说我是她的荣誉。”

据说托勒密·梭特尔很看重他，当他占领麦加拉时，送了一大笔钱给斯提尔波，还邀请他和他一起去埃及。但斯提尔波只收下很小一笔数目，并谢绝了旅行的建议，托勒密返航后他就搬迁去了伊齐那（Aegina）。此外，当安提戈纳的儿子德米特里乌占领麦加拉时，托勒密发布了这样的命令：不得损毁斯提尔波的房屋，必须归还他所有被掠财产。但当他要求斯提尔波列出一份丢失财产清单时，斯提尔波否认自己丢失了任何真正属于他的东西，因为没人能拿走他的学问，他也仍旧保留着自己的雄辩和知识。当谈及对人行善的责任时，托勒密国王对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非常渴望听他讲话。据说他曾使用如下关于斐狄亚斯（Phidias）雕刻的雅典娜神像的论辩：“这不是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吗，她是一位女神？”别人回答“是”，他接着说，“但这至少不是由宙斯，而是由斐狄亚斯雕刻的。”这一点也得到了承认，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那么这就不是神。”因为这个他曾被传唤到阿勒乌柏果斯法庭；他没有否认对他的控告，但他辩护说，他的推理并没有错，因为雅典娜不是神，而是女神；只有男性神灵才是神。然而，据说阿勒乌柏果斯法庭的法官们命令他离开城邦，于是绰号为 Θεός 的塞奥多洛嘲笑他说，“斯提尔波是从哪里知道这一点呢？以及，他怎样分辨她是神还是女神呢？”但事实上，塞奥多洛最无耻，斯提尔波最聪明。

II .115 - 117

克拉特斯曾问他诸神是否乐于接受祈祷和崇拜，据说他这样作答，“不要在大街上问这样的问题，傻瓜，只能在独处时问！”据说彼翁也曾碰到同样的问题，即是否有神，彼翁回答说：

你不会把人群从我这里驱散吗，哦，不朽的长者？

II. 117 - 119

斯提尔波性格直率，不虚伪，乐意亲近普通人。例如，有人曾向犬儒主义者克拉特斯发问，克拉特斯就是闭口不答，只是侮辱提问者，斯提尔波于是说，“我知道你会把话说绝，唯独不说应当说的东西。”有一次，克拉特斯问他问题时递给他一个无花果，他接过来把它给吃了。见此克拉特斯大喊，“哦，赫拉克勒，我的无花果不见了。”斯提尔波说，“不仅是无花果，还有你的问题，无花果只是为你的问题预付的报酬。”还有，他在冬天看到克拉特斯在寒风中颤抖，于是说，“克拉特斯，我看你需要一件新大衣”，意思是说还需要感觉。^① 而恼火的克拉特斯以如下滑稽文作答：^②

我看见斯提尔波在麦加拉含辛茹苦，那里的人说，提佛斯（Typhos）的床存在。他和一群围着他的同伙，老是在那里争论不休，把时间浪费在对德性的口头追求之上。

据说在雅典他对公众非常具有吸引力，以致人们会从工场跑到一起来看他。有人对他说，“斯提尔波，他们盯着你，就好像你是个怪物。”“不，确实不，”他说，“相反倒好像我是一个真正的人。”作为一个极为精通辩论的人，他甚至常

① 关于 *καὶνόν* (“new”) 和 *καὶ νοῦν* (“mind as well”) 的双关语在第六卷第3页再次出现了。

② *Anth. Plan. Add. v. 13b.*

常否认观念 (ideas) (的存在), 还说, 那些断言人 (Man) 存在的人所意指的绝不是个人 (individual); 他并不意指这个人或那个人。因为, 为什么他会意指这一个比另一个更多呢? 因此他就没有意指单个的人。还有, “植物” 并不是那种显现给我的东西, 因为植物在一万年前就存在了。因此这并不是植物。据说有一次他和克拉特斯辩论, 刚进行到一半时他就匆匆停下来打算去买鱼; 克拉特斯设法挽留他, 指出他这是离开辩论而去, 他回答说, “我没有。尽管我正离你而去, 但我保留了辩论; 因为辩论将会存留, 而鱼很快就会卖光。” II . 119 - 121

他的现存对话共九篇, 其文风都很呆板, 这些对话分别是: 《摩斯库》(Moschus)、《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 或者《卡利亚斯》、《托勒密》(Ptolemy)、《凯勒克拉底》(Chaerocrates)、《美特洛克勒》(Metrocles)、《阿那克西美尼》、《厄庇根尼》(Epigenes)、《致他的女儿》(To his Daughter)、《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赫拉克利德说, 斯多亚派的创建者芝诺是斯提尔波的学生;^① 赫尔米波说, 斯提尔波死于高龄, 而酒加速了他的死亡。

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墓铭诗文, 如下:^②

你肯定知道麦加拉人斯提尔波; 老年, 然后是疾病——这是一对可怕的原因——放倒了他。他在酒中发现了战车御夫, 且足够强壮以应付那邪恶的一对; 他急切将它一饮而尽, 然后就倒下了。

① 比较第七卷第 24 页的来自提莱的阿波罗尼奥的奇闻轶事。

② Anth. Plan. v. 42.

喜剧诗人索斐卢（Sophilus）在其戏剧《婚礼》（*The Wedding*）中也这样嘲笑了他：^①

卡里努说的正是斯提尔波的塞子。

① 梅内克，*C. G. F.* iv. 386, s. v. 迪菲卢。

第十二章 克力同

克力同 (Crito) 是雅典公民。他在性情上最为挚爱苏格拉底，照顾他，为他准备了所有所需之物。此外，他的儿子克里托布卢 (Critobulus)、赫谟根尼 (Hermogenes)、厄庇根尼 (Epigenes) 和克特西普 (Ctesippus)，都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克力同也写了十七篇对话，这些对话以单卷本现存于世，其题名分别为：

《人是不可教化的》

《关于奢侈》

《权宜之计》或《政治家》

《论美》

《论作恶》

《论整洁》

《论法律》

《论神圣者》

《论文艺》

《论社会》

《论智慧》

《普罗泰戈拉》或《政治家》

《论信函》

《论诗歌》

《论学问》

《论知识》或《论科学》

《什么是知识》

II . 121 - 122

第十三章 西 蒙

西蒙（Simon）是雅典公民，一个补鞋匠。苏格拉底去他的工场谈话时，他常常记下所有他能记住的内容。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把“皮革的”的这个词用于他的对话的原因。这些对话共有三十三篇，以单卷本现存于世：

《论神》
《论善》
《论美》
《什么是美》
《论正义——对话两篇》
《论德性——它是不可教的》
《论勇敢——对话三篇》
《论法律》
《论引导人民》
《论荣誉》
《论诗歌》
《论善食》
《论爱情》
《论哲学》
《论知识》
《论音乐》
《论诗歌》
《什么是美》
《论教学》

Ⅱ . 122 - 124

《论谈话的艺术》

《论判断》

《论存在》

《论数字》

《论勤奋》

《论功效》

《论贪婪》

《论夸夸其谈》

《论美》

其他的有：

《论慎重》

《论理性》或《论权宜》

《论作恶》

据说他第一个以谈话的形式介绍苏格拉底式对话。伯里克利曾答应支持他，还催促他去他那里，他回答说，“我不会为了钱放弃我的自由演讲。”

还有一个人也叫西蒙，他写了论文《论修辞》（*On Rhetoric*）；另有一个是一名医师，生活于色留库斯·尼堪诺（Seleucus Nicanor）的时代；第三个是一名雕刻匠。

第十四章 格劳孔

Ⅱ.124 格劳孔（Glaucón）是雅典公民。他有九篇对话以单卷本现存于世：

《菲迪卢》
《欧里庇得斯》
《阿密提库》
《欧叙亚斯》
《吕西昔德》
《阿里斯托芬》
《凯发卢》
《阿那克西斐姆》
《美涅克塞努》

现存于世的还有另外三十二篇，但据说都是伪作。

第十五章 西米亚

西米亚（Simmias）是底比斯公民。他有二十三篇对话以单卷本现存于世：

《论智慧》
《论推理》
《论音乐》
《论诗》
《论勇敢》
《论哲学》
《论真理》
《论信函》
《论教学》
《论艺术》
《论政府》
《论生成者》
《论应当选择或抛弃之物》
《论友谊》
《论知识》
《论灵魂》
《论善生活》
《论可能之物》
《论金钱》

II .124 - 126

《论生命》

《什么是美》

《论勤奋》

《论爱情》

第十六章 克 贝

克贝（Cebes）是底比斯公民。他有三篇对话现存于世：

《匾额》

《第七日》

《佛利尼库》

第十七章 美涅得谟

美涅得谟 (Menedemus) 属于斐多的学派；他是塞奥普洛匹德 (Theopropidae) 宗族成员克利斯提尼 (Clisthenes) 的儿子，出身良好，尽管他不过只是一名建筑工匠，而且也很穷；也有人说他是一名布景画匠 (scene - painter)，还有人说他两个行当都会。因此当他提议一条法令时，一个叫阿勒克西纽 (Alexinius) 的人攻击他，宣称哲学家对于舞台布景或法令设计都不是合适人选。当埃雷特里亚人派美涅得谟去麦加拉服军役时，他去学园拜访了柏拉图，并被深深吸引，以致放弃了服役。后来佛利乌斯的阿司克勒彼亚得拉拢他，于是他去了麦加拉和斯提尔波住在一起，他们两个都去听斯提尔波讲课。此后，他们航行去了埃利斯，在那里他们和斐多的学派的安基匹卢 (Anchipylus) 和摩斯库 (Moschus) 会了面。如我们在斐多的生平中所述，在他们之前，这个学派一直叫作埃利斯学派。在他们之后则改称了埃雷特里亚学派，以我们这里的主人公所属的城市命名。

II. 126 - 128

看来美涅得谟有点虚华自负。由此克拉特斯才这样讥讽他：^①

佛利乌斯的贤者阿司克勒彼亚得和埃雷特里亚
的蠢蛋；

① Fr. 2 D.

蒂蒙则这样说：^①

一个自我吹嘘、目空一切、欺瞒盗世的伙食供应商。

他是一个有着这样威严的人：安提戈纳曾邀请卡桑德里亚（Casandrea）的欧律罗库随同库齐库的年青人克雷匹德一起去他的宫廷，欧律罗库谢绝了这个邀请，因为他害怕刻薄而且毫不避讳的美涅得谟会得知这件事。一个年青的献媚者曾在他面前放肆，对此他没有说话，只是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一幅侮辱他的画，而所有在场的人都盯着那幅画，那个年青人于是意识到自己所受的侮辱，就逃走了。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统帅希罗克勒（Hierocles）和他一起在安姆菲阿劳（Amphiaraus）的神殿里走上走下，就埃雷特里亚的俘虏滔滔不绝，他没作其他回答，只是问，若安提戈纳像他做的那样对待他，安提戈纳的对象是什么。

有个奸夫正在摆架子，他对他说，“你知不知道，如果卷心菜味道好的话，那么就此而言，萝卜也是这样？”他听到一个年青人大吵大闹，于是说，“看看你身后有什么东西。”安提戈纳曾请教他是否应当逃跑，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是国王的儿子。有个傻家伙向他述说些什么，但又没有明确的对象，他于是问他是否拥有农庄。那个人告诉他有，而且农庄里还有一大群牛，他说，“那么去照看它们吧，以免它们被毁，白白失去一个聪明的农夫。”有人问他，是否好人总是结婚，他反问，“你认为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得

II. 128 - 130

^① Fr. 29 D.

II . 130 - 132

到肯定回答后，他说，“那好，我就结婚了。”有人断言好东西很多，他问他究竟有多少，是否比一百还多。有人邀请他参加宴会，而他没能阻止其奢侈，于是祝酒时他没有说话，只是自个儿吃橄榄，以暗暗地谴责东家。然而，因为说话直率，当他和朋友阿司克勒彼亚得在塞浦路斯呆在尼科克勒翁（Nicocreon）的宫廷时，他遇到了很大的危险。因为有一次，尼科克勒翁按惯例举办每月一次的宴会，并邀请他们两人和其他哲学家一道列席，据说美涅得谟说了这样的话：如果这些人的聚会是一件好事的话，那么这种宴会就应当天天举行；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即使在当下场合也属多余。对此僭主这样回答他，说这一天他有闲暇来听听哲学家的话；而他则得寸进尺，宣称（当时宴会正在进行）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应当倾听哲学家的意见。结果，要不是一个吹长笛的人带走他们的话，他们就给处死了。后来他们在一艘小船中遇到风暴，据说阿司克勒彼亚得说过，当美涅得谟的直率言论差一点毁了他们时，那个吹长笛的人通过高超的演奏救了他们的命。

据说他逃避工作，对自己学派的命运漠不关心。至少在他的课堂上看不到任何秩序，也看不到一圈一圈的长凳子；每个人都可以在他碰巧所在的任何地方听课，或走或坐，美涅得谟本人的行为也同样如此。据说在其他方面他显得紧张，对自己的名声谨小慎微；而且其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有一次，美涅得谟本人和阿司克勒彼亚得帮助一个人（这个人以前是一名建筑工匠）建造房屋，与阿司克勒彼亚得赤身露体在屋顶抹灰泥不同的是，美涅得谟每每看见有人过来就会试图遮蔽自己。参加公共事务后，他也极为紧张，以致献祭乳香时，他竟然会把香炉给忘了。有一次，克拉特斯站在

旁边攻击他扰乱政务，他命人把克拉特斯锁了起来。但当他经过那里时，克拉特斯踮着脚尖还是看到了他，还称他为阿伽门农（Agamemnon）和赫格西波利（Hegesipolis）第二。

在某种意义上他还相当迷信。至少有一次，他和阿司克勒彼亚得在酒馆里漫不经心地吃肉，这些肉是别人丢弃的；得知事实后，他感觉非常恶心，脸色发白，直到阿司克勒彼亚得指责他，说并不是肉而是他的猜疑烦扰了他。在其他所有方面，他都很大度慷慨。他身体很好，即使是在老年，他看上去都像运动员一样结实黝黑，非常健壮，总是保持着最佳状态；他身材非常匀称，这一点从埃雷特里亚的古运动场的小雕像可以看出来。因为那个雕像雕的就是他，并且无疑是故意雕成几乎裸体的，以展示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

II . 132 - 134

他喜欢招待客人，而且，因为埃雷特里亚腐败危险，还经常在身边邀集很多党羽（parties），其中有诗人和乐师。他也对阿拉图（Aratus）表示了欢迎，还有悲剧诗人吕科佛隆和罗得斯的安塔戈拉斯（Antagoras）；他首先致力于研究荷马，其次是抒情诗人；然后才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还有阿卡乌斯（Achaëus）——在讽刺剧作家中，他把这个人排在第二位，而把埃斯库罗斯排在第一位。他还引述了下面两句诗反驳他的政敌：^①

过不了一会儿雨燕就会被虚弱者赶上，
老鹰会被乌龟赶上。

这两句诗出自阿卡乌斯的讽刺剧《翁法勒》（*Omphale*）。因

① Nauck, T. G. F². , *Achaëus*, 34.

此这样一种说法就是错误的：除欧里庇得斯的《美德阿》(Medea)——有人认为这是希巨昂的涅俄弗伦 (Neophron) 的作品——外，他没有读任何东西。

II. 134 - 136 他看不起柏拉图学园里的教师和塞诺克拉底，以及昔勒尼派哲学家帕拉贝特。他对斯提尔波极为崇拜，有一次，有人问他关于斯提尔波的事情，他除了说他是绅士外没作其他回答。美涅得谟显得晦深莫测，别人很难看出他的底细，在相互辩难中也很难把他打败。他老是牵强附会，见风使舵，极为擅长发明反对理由。据安提司泰尼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辩论家。他尤其喜欢使用如下论辩：“两个事物中是不是这一个不同于那一个？”“是。”“施恩布惠是不是不同于善？”“是。”“那么施恩布惠就不是善。”

据说他拒绝承认否定命题，而把它们转换成肯定形式，在肯定命题中他也只承认简单命题，否弃非简单命题——我指的是假言命题 (hypothetical propositions) 和复合命题 (complex propositions)。赫拉克利德说，尽管就其学说而言他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但是他嘲弄辩证法。有一次，阿勒克西努问他是否已经停止殴打父亲，他回答，“怎么啦，我根本没有打过他，也就没有停止过”；阿勒克西努于是强调，他应当用明确的“是”和“否”作答以消除模糊性，他则说，“在我一开始就能堵住你时，却去服从你的规则，那是荒唐的。”彼翁老是诋毁占卜家，美涅得谟说他是在屠杀被杀者。

有一次他听到一个人说，最大的善就是得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对此他回答，“欲求正当事物是一种比它大得多的善。”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断言，他从未写作或编著任何东

西，因而也从未拘泥任何教义。安提戈纳还说，他讨论问题时非常好斗，以致只有在挨了狠揍之后才会退走。不过尽管他在争论中非常暴烈，在行为上他却尽可能温和。例如，尽管他嘲讽了阿勒克西努，还狠狠戏弄了他，他对他仍旧非常和蔼，因为，当阿勒克西努的妻子害怕在旅途上遭遇袭击和抢劫时，他护送她从德尔斐前往卡尔西斯（Chalcis）。 II . 136 - 138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朋友，这从他对阿司克勒彼亚得的情义可以看出来，这种情义并不比体现在匹雷德（Pylades）身上的忠诚低下。但据说阿司克勒彼亚得因为年纪较长而扮演了剧作家的角色，美涅得谟则是演员。有人说，有一次阿基波利（Archipolis）给了他们俩一张半塔仑特的支票，而他们就谁先提出要求这一点争论了很久，以致最后谁都没有得到那笔钱。据说他们俩娶了一对母女，阿司克勒彼亚得娶了女儿，美涅得谟娶了母亲。但后来阿司克勒彼亚得的妻子死了，于是他占有了美涅得谟的妻子；而美涅得谟后来做了国王，又娶了一个富婆做第二任妻子。不过，因为他们住在一起，美涅得谟委托他的前妻照管自己的家业。然而，阿司克勒彼亚得于高龄先死于埃雷特里亚，他和美涅得谟生活都很节俭，尽管他们拥有大量财富。过了一段时间后，阿司克勒彼亚得生前钟爱的一个人前来参加聚会，让美涅得谟的学生拒之门外，美涅得谟吩咐他们让他进了屋，还说，即使是现在，阿司克勒彼亚得尽管已经安眠地下，他仍旧为他打开了大门。他们的主要支持者是马其顿人希波尼库（Hipponicus）和拉米亚（Lamia）的阿革托尔（Agetor）；其中阿革托尔分别给了他们两人三十命那，希波尼库则给了美涅得谟两千德拉克马，以用来给他的女儿买嫁妆。据赫拉克利德说，他的女儿中有三个是他和一个俄罗巴斯（Oropus）土著妻子生下

的。

Ⅱ. 139 - 140

他常常这样招待他的党羽：他总是提前和两三个朋友吃完早餐，且在白天呆得很晚；然后有人会召集那些已经到达的和那些已经自己用过餐的客人；而如果有人来得太早的话，他们会散散步，询问那些从屋子里走出来的人，桌上摆着什么，几点钟了；如果桌上只有蔬菜或咸鱼的话，他们就会离开，而如果有肉的话，他们就会走进屋子去。在夏天，每条长凳上都放着一块草席，冬天则放羊皮。客人带上自己的垫子。用来传送的轮饮杯只有品脱杯那么大。餐后甜点是羽扇豆或黄豆，有时则是水果，如梨、石榴（一种豆子），或干无花果。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吕科佛隆在其名为《美涅得谟》（*Menedemus*）的讽刺剧中提及的，这个剧本是作为对他的颂词而创作的。下面是其中的一段范文：^①

在吃过一顿有节制的筵席后，人们谨慎地传送着那个大小适中的杯子，他们的甜点则是有节制的谈话，对此人们得小心翼翼地听。

Ⅱ. 140 - 143

刚开始人们有点鄙视他，埃雷特里亚人还称他为玩世不恭者和欺瞒盗世者。但后来人们给予他极大尊敬，甚至还将政府委托给了他。他曾被派作使节前往托勒密和吕西玛库那里，所到之处无不满载荣光。此外，他也作为使节拜见过德米特里乌，还使得那个城邦过去一直付给德米特里乌的两百塔仑特年贡削减了五十塔仑特。有人曾向德米特里乌控告，说他阴谋把城邦出卖给托勒密，他以一封这样开头的信

^① Nauck, T. G. *F*². p. 818.

为自己作了辩护：“美涅得谟致德米特里乌王，并敬礼。我听说有种关于我的谣言传到了您那里。”有种说法是，控告他的人是一个叫埃斯库罗斯的反对派成员。如欧凡图在其《通史》（*Histories*）中所说，在出使德米特里乌期间，他看来在关于俄罗巴斯的问题上表现得很有尊严。安提戈纳也非常仰慕他，常常自称是他的学生。当他征服了靠近莱西马基亚（Lysimachia）镇的蛮族人时，美涅得谟提议了一条法令以纪念他，这条法令言词简洁，绝无谄媚，其开头是这样的：“关于将军们和委员们的动议——鉴于安提戈纳王在战争中征服了蛮族人后就要返回自己的国家，鉴于他在所有事业中都如己所愿获得成功，元老院和人民已经颁布……”

然而因为这些原因，以及在其他事情上他跟安提戈纳的友谊，有人怀疑他想把城邦出卖给安提戈纳，而在遭到阿里司托得姆谴责后，他从埃雷特里亚退隐出去，在俄罗巴斯呆了一段时间，住在安姆菲阿劳的神庙里。据赫尔米波说，因为那个神庙丢失了一些金质酒杯，玻俄提亚人通过了一个公民投票，责令他离开那里；于是他在绝望中偷偷拜访了他的母邦，然后带着妻子女儿去了安提戈纳的宫廷，在那里他伤心地离开了人世。

赫拉克利德则讲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说他做了埃雷特里亚人的议事会委员，还不只一次召见德米特里乌，从而将城邦从僭主制中挽救了出来。因此这样他就不太可能会把城邦出卖给安提戈纳，而是成了错误控告的受害者。赫拉克利德还说，他曾前往拜见安提戈纳，急切想使自己的国家重获自由；而因为安提戈纳没有答应，他绝食七天，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的记述与此相

II. 143 - 144

似：^① 他和培尔赛乌发生了公开冲突，因为据说安提戈纳看在他的份上打算把民主制交还给埃雷特里亚人，但培尔赛乌阻止了他。因此有一次，美涅得谟醉酒后在辩论中驳斥了培尔赛乌，还说了其他很多话，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作为哲学家，他就是这样，但作为人，他是所有活着的以及还未出生的人中最坏的一个。”

据赫拉克利德说，他死的时候是 74 岁。关于他我写了如下隽语诗：^②

我听说了你的命运，美涅得谟，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你是怎样挨饿七天而断气呢？这种行为就作为一个埃雷特里亚人来说是正当的，但就作为人而言则不值得；然而绝望成了你的领路人，并怂恿你上了路。

这些就是苏格拉底的门徒或他们的间接继承者。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学园的创建者柏拉图和他的继承者，因为他们都是些有名望的人。

① 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是更加古远的典据家，从他那里赫拉克利德（很可能是赫拉克利德·勒姆布）直接或间接引申出了自己的材料。

② *Anth. Plan.* v. 40.

第三卷

第一章 柏拉图（公元前^{Ⅲ.1} 427—前 347 年）

柏拉图（Plato）是雅典公民，阿里斯通的儿子。他的母亲是珀里克提俄涅（Perictione）〔或波托妮（Potone）〕，这个人把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梭伦。因为梭伦有一个兄弟，叫德洛庇德（Dropides）；他是克里底亚的父亲，而克里底亚是卡拉埃斯克鲁（Callaeschrus）的父亲，卡拉埃斯克鲁则是三十僭主（the Thirty）之一的克里底亚的父亲，同时也是格劳孔的父亲，而格劳孔是卡尔米德和珀里克提俄涅的父亲。因此柏拉图作为这位珀里克提俄涅和阿里斯通的儿子，就处在自梭伦开始的第六代。而梭伦把自己的血统追溯到了涅琉斯和海神波塞冬（Poseidon）。据说他父亲属于自美兰苏（Melanthus）的儿子科德鲁斯开始的直系，而据塞拉绪卢（Thrasylus）说，科德鲁斯和美兰苏也把他们的血统追溯到波塞冬。

斯彪西波在其题为《柏拉图的葬宴》（*Plato's Funeral Feast*）的著作中，克利阿卡斯在其《柏拉图颂》（*Encomium on Plato*）中，以及阿那克西莱德在其《论哲学家》（*On Philosophers*）的第二卷中告诉我们，在雅典流传着一个故事说，阿里斯通曾经强暴珀里克提俄涅，然而她正处壮年，阿里斯通没能将她征服；停止强暴后，他梦见了阿波罗，于是他让珀里克提俄涅保持安静，直到她生出孩子。

阿波罗多洛在其《编年史》中断定，柏拉图生于第 88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是塔格利翁月的第七天；而据提洛人^{Ⅲ.2-4}说，阿波罗自己也生于这一天。按照赫尔米波的说法，柏拉

图是在一场婚宴上去世的，时间是第 108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一年，终年 81 岁。^① 然而涅安塞斯说他死时是 84 岁。因此他被认为比伊索克拉底小 6 岁。因为伊索克拉底出生于吕西玛库执政时期，^② 而柏拉图生在阿美尼亚执政的时候，即伯里克利死的那一年。^③ 如安提勒翁（Antileon）在其《论年代》（*On Dates*）的第二卷中所说，他住在科里图（Collytus）镇。另据说他是在伊齐那出生的（且据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中说，是在泰勒斯的儿子菲迪阿德 [Phidiades] 的房子中），因为他父亲和其他人一道被遣往伊齐那并定居在那个岛上，但当支持伊齐那人的拉栖代蒙人驱逐雅典人时他父亲又返回了雅典。柏拉图在雅典担任过合唱团指挥，其花费是由狄翁支出的，这一点在阿塞诺多鲁的《漫步》（*Walks*）的第八卷中有所叙及。他有两个兄弟，阿得曼图（Adeimantus）和格劳孔，还有一个姊妹叫波托妮，她是斯彪西波的母亲。

他在狄奥尼修——在《对手》（*Rivals*）中他提到了这个人——的学园里学会了识字。然后在阿戈斯格斗士阿里斯通门下学习体操。因为身体强壮，还从他那里获得了柏拉图这个名字，以代替他的原名阿里司托克勒（Aristocles）——如亚历山大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所说，这个原名取自他的祖父。但如涅安塞斯所示，另有一些人断定，他获得柏拉图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体形厚实，或因为他前额宽阔。还有人认为，他曾经在科林斯的伊斯姆地峡运动会上格斗（狄凯亚尔

① 公元前 427 - 前 347 年。

② 公元前 436 - 前 435 年。

③ 公元前 429 年。

库在其《论生平》（*On Lives*）的第一卷中提到了这一点），Ⅲ.5-6 以及，他曾致力于绘画和写诗，起先写酒神赞美诗，后来写抒情诗和悲剧。据雅典人提谟色乌（Timotheus）在其《论生平》中说，他讲话细声细气。另据说苏格拉底曾梦见一只天鹅站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突然展开翅膀，发出一声悦耳尖鸣后就飞走了。结果第二天有人就介绍柏拉图做他的学生，在他身上苏格拉底看到了自己梦中的天鹅。^①

起先他常在阿卡德米（Academy）研究哲学，后来在科伦纳斯（Colonus）的花园里（亚历山大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如是记载）他做了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他曾打算用悲剧来争取荣誉，但在狄奥尼索斯剧院前^②听了苏格拉底谈话后，就把自己的诗投进了火堆，还说：^③

来这里吧，哦，火神，柏拉图现在需要你。^④

从那时起（据说他那时已满 20 岁）他做了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死后，他追随过赫拉克利特派哲学家克拉底鲁（Cratylus）和通晓巴门尼德哲学的赫谟根尼。然后在 28 岁时，据赫谟多鲁说，他和苏格拉底的其他门徒去了麦加拉追

① 比较阿普雷乌，*De Platone*, p. 64 Goldb. 有人建议这样修改下一句话，即把如下文字用括号括起来：ἐν Ἀκαδημαίᾳ, εἴτα ἐν τῷ κήπῳ τῷ παρὰ τὸν Κολωνόν, 并将之作为第欧根尼·拉尔修插入的一个引自不同著作家的注释。

② 埃利安（*V. H.* ii. 30）使用了 πρὸ τῶν Διονυσίων, 即“在狄奥尼索斯节之前”。

③ 荷马，《伊利亚特》xviii. 392.

④ εἴπειτα μέντοι...τι σε ἴο χαρίζει. 有人认为这句话也是第欧根尼插入的，这个句子打断了叙述的实际次序。

随欧几里德。其后他又去昔勒尼拜访了数学家塞奥多洛，然后又去了意大利拜见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菲罗劳斯（Philo-
laus）和欧律托斯（Eurytus），此后还去过埃及求教那些解释
III.6-8 神意的人；据说欧里庇得斯和他作伴去了那儿。在那里他生了一场病，不过祭司用海水治疗了他，因此他引用了这样的诗句：^①

海水确实可以洗去所有人类疾病。

此外他还说，按照荷马的说法，^② 埃及人是所有人中最擅长医疗的。柏拉图还打算结识波斯祆教僧侣，但让亚洲的战争给阻止了。返回雅典后，他住在了阿卡德米，这是一个坐落在城墙外的体育馆，周围有一片小树林，这片树林得名于一个叫赫卡德姆（Hecademus）的英雄，这在欧波利（Eupolis）的戏剧《开小差的人》（*Shirkers*）^③ 中有所记述：

在那神圣的赫卡德姆的林荫路上。

此外，蒂蒙也写了关于柏拉图的诗句，如下：^④

在他们所有人中柏拉图是领头者，他是一个大

① *Eur. Iph. T.* 1193.

② 《奥德赛》iv. 231.

③ 梅内克，*C. G. F.* ii. 437. 据苏达斯说（*s. v.* Εὐπολῆς），这部戏剧另有一个名称：Ἀνδρογύναια，该戏剧在 *Etymol. Magnum* 中仅以这个名称作出了引用。

④ *Fr.* 30 D.

人物，也是一个声音甜美的演说家，他的散文优美悦耳，就像栖息在赫卡德姆丛林中的蝉，不断送出有如百合一样纤雅的乐曲。

因此这个地方原名是赫卡德米（Hecademy），拼缀为 e。于是柏拉图成了伊索克拉底的朋友。而普拉西芬尼（Praxiphanes）安排他们在一个乡间宅第——柏拉图在那里招待伊索克拉底——就诗人进行了对话。阿里司托森断定，他曾服役三次，第一次是去唐格拉（Tanagra），第二次去科林斯，第三次在德立昂，在那里他获得了英勇的美誉。他把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派和苏格拉底的学说糅和在一起。就关于可感事物的学说而言他与赫拉克利特一致，就关于可知事物的学说而言他吸收了毕达哥拉斯，在政治哲学方面则继承了苏格拉底。

Ⅲ.8-10

一些典据家（其中有萨提罗斯）说他写信给西西里的狄翁，托他花 100 命那从菲罗劳斯那里购买三本毕达哥拉斯的著作。因为据说他很富有，曾经从狄奥尼修那里得到 80 多塔仑特钱财。这一点俄涅托尔在一篇讨论“智慧之人会否赚钱”的短文中有所记述。此外，他从喜剧诗人厄庇卡尔姆那里受益颇多，因为他转抄了他很多东西，阿尔西姆在其题献给阿明塔斯的论文中提及了这一点，这些论文共有四篇，在其中的第一篇阿尔西姆这样写道：

显然柏拉图经常使用厄庇卡尔姆的话。^① 只需考虑这样一点：柏拉图断定，感觉的对象绝不是那居留于质或量中的东西，而是永远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这一说法的意思是，如果你从那些事物中取走数目的话，它们就不再相等，不再确定，也不再有量或质。那些事物是这样的：属于它们的总是生成 (becoming)，而绝不是存在 (being)。但思想的对象是某种恒常不变的东西，在它那里既不会减少什么，也不会增加什么。这就是永恒事物的本性，其特征是永远相似和相同。确实，厄庇卡尔姆就感觉的对象和思想的对象明确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A. 但神总是存在；它们在任何时候都绝无缺欠，而此一世界中的事物总是相似，并经由相同的动力因而产生。

Ⅲ. 10 - 11

B. 然而，据说混沌 (Chaos) 是神的雏形。

A. 怎么是这样呢？如果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出自它，或进入它，那么它就会第一个产生出来。

B. 什么呀！那么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东西第一个产生出来了，是吗？

A. 没有，以宙斯的名义起誓，也没有第二个产生出来的东西，至少就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事物是如此；相反，它们一直永恒地存在着……

① 这些残篇的真实性受到了 Wilamowitz、Rohde，以及其他一些人怀疑；参见 Wilamowitz, *Platon*, ii. 28 note 2, 另有第尔斯, note *ad loc.* (*Frag. der Vorsok.* 13 B. 1-5).

A. 但假设有人打算在一堆包含有奇数或偶数颗石头的卵石堆中添加一颗卵石，无论你挑选哪一颗，或在已有石堆中拿走一颗；你认为这些卵石的数目会保持相同吗？

B. 不会。

A. 我也认为不会，如果有人打算为肘尺量具（cubit - measure）另添一点长度，^① 或裁掉一点已有尺寸，那么原来的尺寸仍会存在吗？

B. 当然不会。

A. 现在让我们以这种方式考虑一下人类自身：一个人长大，而另一个人又缩小；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经历变化。但一个自然变化着的，或从未保持相同状态的事物，一定永远不同于如此变化了的东西。而根据这同一论辩，即使你我在昨天是两个人，在今天却是另外两个人，到明天又会是另外两个人，而永远不会是我们自己。

此外，阿尔西姆进一步作了这样的陈述：“智慧之人说，^{III.12-14} 有些东西灵魂是通过肉体加以感知的，比如在看和听中就是这样；有些东西灵魂通过自身就可以辨识，无需肉体帮助。因此可以认为，在存在的事物中有些是感觉的对象，另一些则是思想的对象。于是柏拉图说，如果我们希望即刻把握作为宇宙之基础的原则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必须通过理念自身对理念作出区分，例如相似、统一和多元性、大小、静止和运动；然后我们必须假定美、善、正义等的存在，它们每一

① 或用 στερεόν 代替 ἕτερον，“一段相当长的长度”。

个都存在于自身之中，且都为了自身而存在；第三，我们必须明确，这些理念中有多少与其他理念发生关系，如知识关系、大小关系或所有权关系，而且要记住，处在我们经验之内的事物的名称与那些理念相同，因为它们分有那些理念；我的意思是说，分有正义的事物是正义的，分有美的事物是美的。这些理念中每一个都是永恒的，它们是概念，且不发生变化。因此柏拉图说，它们在本质上就像是原型，其他所有事物都与理念相似，因为它们是这些原型的摹本。下面有厄庇卡尔姆关于善以及理念的文字：

A. 吹笛是一个事物吗？

B. 确切无疑。

A. 那么人是吹笛吗？

B. 决不。

A. 好啦，告诉我，什么是吹笛手呢？你认为他是谁？他不是一个人吗？

B. 确切无疑。

A. 那好，你不认为当我们讨论善的时候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吗？善本身不是一个事物吗？了解这一事物并能立刻辨识出它的人不会变得善吗？因为，正如他通过学习吹笛而成为吹笛手，或当他学会跳舞而成为舞蹈家，或学会编织而成为编织匠，同样，如果他学会了诸如此类的任何事物（你喜欢的无论什么东西），他都不会仅仅成为一个只拥有那项手艺的人，而会成为手艺人本身。

于是柏拉图构想着他的理念论说：^①既然存在记忆这种事物，那么在事物中就必定存在理念，因为记忆是一种稳定的永恒的东西，而除理念之外无物永恒。他说：‘因为，动物怎能存活呢，除非它们把握了理念，并被造物主（Nature）赋予了理智能力以实现那个目的？实际上，它们能够记住相似的东西，以及它们的食物像什么样子，这表明动物拥有辨识相似事物的天生能力。因此它们能够感知它们同类中的其他动物。’那么厄庇卡尔姆是怎样陈述这一点的呢？

欧迈俄斯（Eumaeus），智慧并不仅限于一种生物，而是所有生物都同样具有理解能力。因为，如果你专心研究家禽中的母鸡的话，会发现她并不产活的小鸡，而是蹲在鸡蛋上咯咯地叫，以唤醒里边的生命。关于她的这种智慧，这个例子的真实情况只为造物主所知，因为母鸡从她自己那里学会了这一点。

还有：

那么难怪我们会这样说话，还洋洋自得，认为我们是优良的族类。因为狗会对狗表现出最美好的东西，牛会对牛，驴会对驴，肯定，猪也会对猪这

① 比较《斐多篇》(96 B)：“（我思考了）我们是否是用血液、空气或火进行思考，或没有使用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大脑具有听、视、闻这些官能，并由此产生记忆和意见，而由记忆和意见（当它们已经变得稳定时）则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知识。”

样做。

Ⅲ.17-19

等等这些例子，阿尔西姆在四本书中都有所记载，指出了柏拉图得自厄庇卡尔姆的好处。而厄庇卡尔姆本人也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智慧，这从下述文字可以看出来，在其中他预言自己将会拥有一个模仿者：^①

而我认为（因为当我思考任何事物时我都对它
有完全的了解），有一天我的话将会为人们记起；
有人会得到它们，把它们从现在所谱的韵律中释放
出来，不仅如此，他还会给它们裹上紫色的袍盖，
饰以优美的文辞；而且，因为他所向无敌，他将轻
而易举使其他所有人成为他的猎物。

看来柏拉图第一个把曾经遭到忽视的索佛隆（Sophron）的摹拟笑剧带到雅典，还以那个作家的风格勾画人物形象；据说在他的枕头下面确实发现过一本摹拟笑剧的复本。他曾三次航行去过西西里，第一次是去参观那个岛屿和埃特纳（Etna）火山口，那时在位的是赫谟克拉底（Hermocrates）的儿子狄奥尼修，他强迫柏拉图与他结为近交。但柏拉图批判专制滔滔不绝，宣称仅仅是统治者的利益并不成其为最好的目的，除非他在德性上也非常卓越，于是他得罪了狄奥尼修；狄奥尼修怒火中烧，大声斥责，“你说话像个老糊涂了的家伙。”“而你像个僭主（tyrant），”柏拉图反驳道。这时僭主变得暴跳如雷，起先还决定将他处死；但狄翁和阿里司

^① 这一残篇（Fr. 6 D.）阿尔西姆没有作出说明，它一般被斥为伪作。

托美涅劝阻了他，他也确实没有那样做，只是把柏拉图交给刚刚到任的使节拉栖代蒙人波利斯（Pollis），还命令把他卖为奴隶。波利斯带他去了伊齐那，在那里把他拿出去卖。然而卡曼德里德（Charmandrides）的儿子卡曼德鲁（Charmandrus）又根据一条在伊齐那人（Aeginetans）中有效的法律控告了他，要将他处死，其大意是说，第一个踏上该岛的雅典人必须被处死，且无需审判。据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中说，这条法律只是由起诉者本人通过的。后来有人强调——尽管只是玩笑——罪犯是哲学家，法庭于是赦免了他。还有一种说法的大意是，他被带上民众会，受到严密审讯，但他保持了绝对的沉默，满怀信心等待审判结果。民众会最后决定不处死他，而是把他当作战俘卖掉。 III. 19-21

昔勒尼人安尼凯里恰好当时在场，他花了二十命那（另据说是三十命那）赎买了他，还把他送到雅典他的朋友那里，他的朋友立即要求偿还那笔钱，但安尼凯里谢绝了。安尼凯里还说，雅典人并不是唯一值得他给予像给柏拉图的那种特别待遇的人。另有人认为，偿还那笔钱的人是狄翁，不过安尼凯里没有收下它，而是为柏拉图购置了阿卡德米的那块小花园。然而，据说波利斯让卡布里亚（Chabrias）给打败了，后来淹死在赫利斯（Helice），^① 因为，如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的第一卷中所说，他对待那个哲学家的做法激起了上天的愤怒。当然，狄奥尼修也没有就此罢休。在他得知那件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柏拉图，告诫他不要说他的坏话。而柏拉图回复说，他已经没有空闲把狄奥尼修记在脑子

① 淹死在潮浪之中，这一潮浪在公元前 372 年的大地震中吞噬了十艘拉栖代蒙三层桨战船：见埃利安，*Hist. animal.* xi. 19.

里了。

Ⅲ.21 - 23

第二次他拜访了小狄奥尼修，请求他给他土地和居民，以实现他的理想国。狄奥尼修答应了他，但却没有遵守诺言。据说柏拉图还是遇到了很大危险，因为有人怀疑他煽动狄翁和塞奥多塔（Theodotas）阴谋解放全岛。这次是毕达哥拉斯派信徒阿尔基塔（Archytas）写信给狄奥尼修，且得到了宽恕，然后把他安全送到了雅典。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阿尔基塔致狄奥尼修，并祈金体康安。

作为柏拉图的朋友，我们已经派拉米斯库（Lamiscus）和佛提达（Photidas）去您那儿，以期按照您跟他达成的协议，把这位哲学家带走。您一定还记得您当时的那种热情，带着这种热情，您敦促我们所有人，保证要让柏拉图前来西西里；您也决定要劝服他，说只要他和您呆在一起，您就会为他的安全（还有其他事情）承担责任，同时还保证他的返航。也请您记住这一点，您非常重视他的到来，从那时起您看重他超过了您宫廷里的其他所有人。如果他冒犯了您，您也应该仁慈地对待他，并把他毫发无损地归还给我们。您这样做将会符合正义的要求，同时也会施恩于我们。

第三次他是去调解狄翁和狄奥尼修之间的纠纷，但失败了，没有做成任何事情就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在那里他克制自己不去参与政治，尽管他的作品表明他是一个政治家。其原因是那里的人民已经习惯了那些与他自己的远为不同的措施和制度。帕菲拉在其《回忆录》的第二十五卷中说，阿卡

Ⅲ.23 - 25

狄亚人和底比斯人曾建造美加洛波利 (Megalopolis)，他们邀请柏拉图为他们立法；但柏拉图发现他们反对财产平等，于是拒绝了前往。^① 有个故事说，将军卡布里亚被判死刑，柏拉图为他作了辩护，尽管在雅典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做；这个故事还说，当他和卡布里亚一起前往卫城 (the Acropolis) 时，传讯员克洛彼卢 (Crobilus) 碰到他说，“什么，你来这儿是想替被告做辩护？你不知道苏格拉底喝的毒酒在等候你吗？”对此柏拉图回答，“在我为国家服役时我碰到过危险，现在我愿意为对朋友的义务面对它们。”

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的第八卷中说，他是第一个在辩论中使用问答法的人，也第一个向萨索斯岛 (Thasos) 的勒俄达马 (Leodamas) 解释用以解决问题的分析方法；^② 他还第一个在哲学讨论中使用这样一些术语：正相反对的事物、元素、辩证法、质、椭圆数 (oblong number) 和 (边界线中的) 平面面积；还有神圣的天意 (divine providence)。

他也是第一个反驳凯发卢 (Cephalus) 的儿子吕西阿斯的演讲——在《斐德罗篇》(Phaedrus) 中^③ 他逐字逐词地宣读了这篇演讲——的哲学家，也第一个研究文法的意义。既然他第一个攻击了他的几乎所有前辈的观点，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他从未提及德谟克利特。库齐库的涅安塞斯说，他曾去奥林匹亚，路上所有希腊人都把目光

III. 25 - 27

① 比较埃利安，*Var. Hist.* ii. 42.

② 柏拉图向勒俄达马传授分析方法这同一说法出现在 Proclus, *On Eucl.* i. p. 211, 19 - 23 ed. Friedlein. 参见 T. L. Heath, *Euclid*, vol. i. p. 36, 也可参见 p. 134 note 1, 和 p. 137; vol. iii. p. 246.

③ 230 E sqq.

在法沃里诺的《回忆录》的第一卷中有一段话说，波斯人米斯拉达特（Mithradates）在阿卡德米树了一尊柏拉图雕像，还刻上了这样一些字：“俄伦托巴特（Orontobates）的儿子波斯人米斯拉达特，向缪斯女神献祭一尊由西兰尼翁（Silanion）雕刻的柏拉图雕像。”

赫拉克利德说，他年青时非常谦逊严整，从未有人看到他大声笑过。然而，尽管如此，他仍旧遭受了喜剧诗人的嘲弄。无论如何，塞奥波姆普在其《赫迪卡勒》（*Hedychares*）中说过：^①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没有任何东西真正为一，
即使二这个数字也不是一。

此外，阿那克桑德里德（Anaxandrides）^② 在其《忒修斯》（*Theseus*）中说过：

他吃橄榄像极了柏拉图。

蒂蒙就他的名字讲了这样的双关语：^③

因为柏拉图（Plato）放置（placed）了奇怪的
陈词滥调（platitudes）。

① 梅内克，*C. G. F.* ii. 796.

② 喜剧诗人；同上，iii. 170.

③ 同上，vi. 25.

阿勒克西 (Alexis) 在《美洛匹斯》(Meropis) 中说:①

你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正黔驴技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像柏拉图，然而还没有找到明智的计划，倒把腿给累坏了。

在《安西利翁》(Ancyllion) 中有:②

你不了解你正在谈论的东西；跟着柏拉图乱跑一气，你就会知道关于肥皂和洋葱的所有事情。

阿姆菲斯 (Amphis)③ 在《安菲克拉底》(Amphicrates) 中也写道：

A. 至于您因为她的缘故而可能得到的那种善——无论它是什么，主人，关于它我知道的决不比我对柏拉图行的善更多。

III. 27 - 29

B. 只是参加一下。

在《德克西德米德》(Dexidemides) 中有:④

噢，柏拉图，你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用你那高

① 同上，iii. 451.

② 同上，iii. 382.

③ 一个中期喜剧 (the Middle Comedy) 诗人；梅内克，loc. cit. iii. 302.

④ 梅内克，C. G. F. iii. 305.

高挑起的像蜗牛一样的眉毛皱皱眉头而已。

克拉提努^① 在《调包丑小子》(*The False Changeling*) 中也写道：

A. 无疑你是一个人，有灵魂。

B. 用柏拉图的话说，我不能肯定，只是猜测我有。

阿勒克西在《奥林匹俄多鲁》(*Olympiodorus*) 中写道：^②

A. 我的可朽肉体枯萎了，而我的不朽部分冲入了空气。

B. 这不是柏拉图的说教吗？

在《寄生虫》(*Parasite*) 中有：^③

或者，和柏拉图单独谈谈。

阿那克西拉 (Anaxilas)^④ 在《波特里利翁》(*Botrylion*)、《喀耳刻》(*Circe*) 和《富婆》(*Rich Women*) 中也嘲笑过他。

阿里斯提波在其《古代显贵》的第四卷中说，他恋上了

① 即小克拉提努 (Cratinus Junior)，中期喜剧诗人；梅内克，C. G. F. iii. 378.

② 梅内克，C. G. F. iii. 455.

③ 同上，iii. 468.

④ 中期喜剧诗人；梅内克，C. G. F. iii. 342 - 352.

一个叫阿斯特尔 (Aster) 的年青人，这个人和他作伴研究天文学；他也恋上了前文提及的狄翁，另据一些人断言，还有斐德罗 (Phaedrus)。他那热烈的爱恋之情在如下一些隽语诗 (据说这些隽语诗是为他们而写) 中有所体现：^①

凝视星星的阿斯特尔，如果我是天空的话，
我会用一千双眼睛死死地盯住你。

另一首是：

III. 29 - 32

在活着的东西中曾经闪耀着那颗晨星，
在你闪耀过后，现在已经死亡，就像那遥远的
暮星。

而他写给狄翁的如下：^②

所有一切都已成为
伊利埃姆 (Ilum) 的女儿和她们的王后的出生
伊始的泪水。
凭靠你，噢，狄翁，伟大的行动得以成功
新的希望和更大的前景得以胜利。
现在你光荣地躺在这里，
我对你的爱是多么的深，对你的哀悼是多么的
痛。

① *Anth. Pal.* vii. 669, 670.

② *Anth. Pal.* vii. 99.

据说这些诗句竟然刻在他在叙拉古的坟墓之上。

另据说他在迷上阿勒克西和斐德罗后（如上所述），写了如下诗文：^①

现在，阿勒克西已不再重要，我再没有多说。
他容貌俊美，随到哪里所有眼睛都会转向他。我的
心肝宝贝，为什么你会把骨头给狗看呢？那么此后
你会为此受罚吗？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失去了
斐德罗吗？

有个名叫阿科安那萨（Archeanassa）的情妇也归属于他，关于她他写了如下：^②

我有一个情妇，科罗封的美丽的阿科安那萨，
她的皱纹里充满了热恋。噢，你们是多么不幸，在
它的首航中就碰到了这样的美人，你们心中一定燃
起了多么难以抑制的火焰！

另有一段是关于阿伽松的：^③

当我吻阿伽松时，我的灵魂跃上了我的嘴唇，
哎呀，就好像飘飘欲死。

① *Anth. Pal.* vii. 100.

② *Anth. Pal.* vii. 217.

③ *Anth. Pal.* v. 78.

还有一段：^①

我扔一个苹果给你，如果你确实愿意爱我的话，就把它收下，并让我品尝一下你的处女的妩媚。要不然，如果你有所介意的话——这是上天所禁止的，就拿着这个苹果，看看所有美人是多么短命。

还有一段：^②

III.32-34

我是一个苹果，一个爱你的人把我抛来。不，克珊西帕，答应下来吧，因为你我生来都会腐朽。

另据说他还写了关于埃雷特里亚人——他们全都被赶出了那个国家——的隽语诗，如下：^③

我们是埃雷特里亚族人，来自优卑亚，住在苏萨（Susa）附近。唉，我们离母土是多么遥远！

还有：^④

维纳斯（Venus）对缪斯女神这样说：

① *Anth. Pal.* v. 79.

② *Anth. Pal.* v. 80.

③ *Anth. Pal.* vii. 259.

④ *Anth. Pal.* ix. 39.

少女们，顺从维纳斯的支配吧，
要么就害怕我的丘比特（Cupid）的利箭。
九女神回答：那些威胁
也许和战神（Mars）一样厉害，但我们嘲笑
爱情的错误、伤痛和妩媚。

还有：^①

有个人发现了一些金子，
然后搬走了它们，作为替代物
他留下了一条粗长的缰绳，还把它整齐地卷
起。

金子的主人发现财宝已经丢失，
于是为自己的不幸垂头丧气，
还把那条缰绳缠上了自己的脖子。

此外，摩隆（Molon）作为他的敌人这样说，“狄奥尼修在科林斯，柏拉图在西西里，这不是什么好事。”看来色诺芬和他关系不太好。无论如何，他们俩写了类似的叙事文，
Ⅲ.34-36 就好像是对着干似的：一本是《会饮篇》，一本是《苏格拉底的辩护》（*Defence of Socrates*）；以及他们的道德论文或回忆录（*Memorabilia*）。^② 还有，一个写了一本《理想国》（*Republic*），另一个写了一本《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在

① *Anth. Pal.* ix. 44.

② 第欧根尼很可能在拿柏拉图的更短的对话《拉凯斯篇》、《卡尔米德篇》、《克力同篇》等与《回忆录》作比较。

《法律篇》(*Laws*)^① 中柏拉图宣称，居鲁士的教育的故事是虚构的，因为居鲁士并没有就对他的描述作出回答。尽管他们两个都提到了苏格拉底，但他们相互都没有提及对方——除色诺芬在其《回忆录》的第三卷中提到柏拉图外。据说安提司泰尼打算公开诵读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他邀请了柏拉图到场。柏拉图问他打算读什么内容，安提司泰尼回答说是关于矛盾之不可能性的。“那么，”柏拉图说，“你怎么可能就这一主题进行写作呢？”这样说以向他表明，这个论断自相矛盾。于是安提司泰尼写了一篇对话反驳柏拉图，还将其命名为《萨通》(*Sathon*)。此后他们继续相互疏远对方。有人说，苏格拉底听到柏拉图诵读《吕西斯篇》(*Lysis*)时大喊，“以赫拉克勒的名义起誓，这个年青人正在告诉我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谎言呀！”因为他在这篇对话里写了很多苏格拉底从未说过的东西。

柏拉图跟阿里斯提波关系也不好。至少在对话《论灵魂》(*Of the Soul*)^② 中他对他表示了轻视，说苏格拉底死的时候他不在场，尽管他当时离伊齐那并不远。还有人说，他对埃斯基涅怀有某种忌妒，因为埃斯基涅和狄奥尼修在一起很有名望；人们还说，当到达法庭时埃斯基涅因为贫穷遭到了柏拉图鄙视，但得到了阿里斯提波的支持。伊多美纽断定，克力同在监狱中催促苏格拉底逃亡时用的那些辩论，实际上应归属于埃斯基涅，柏拉图把它们转归于克力同是因为他对埃斯基涅怀有敌意。

Ⅲ.36 - 39

① 694 C.

② 比较第二卷第 65 页及其注释。

除在对话《论灵魂》^①和《申辩篇》^②中外，柏拉图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亚里士多德评论说，这些对话的文体处于诗歌和散文之间。据法沃里诺说，柏拉图曾诵读《论灵魂》，只有亚里士多德一人听到了最后；其他听众都起身走了。有人说，奥布斯（Opus）的腓力普斯抄录了《法律篇》，还把这本书刻在了上了蜡的小平板上，据说他还是《厄庇诺米斯篇》（*Epinomis*）的作者。欧佛里翁（Euphorion）和帕奈提乌说，有人发现《理想国》的开头修改并重写了好几次，阿里司托森则说，《理想国》曾经几乎完整地包含在普罗泰戈拉的《论辩集》（*Controversies*）中。有种说法是，《斐德罗篇》是他的第一部对话，因为它的主题有一种年青人的清新气息；然而狄凯亚尔库责难说，它的整个文体都粗俗不堪。

Ⅲ.39-41

有故事说，柏拉图曾看到一个人玩骰子，于是责骂了他。那个人抗议说他只是玩点小玩艺，柏拉图反驳说，“但习惯不是小玩艺。”有人问他是否有人给他写回忆录，就像给他的前辈们写一样，他回答，“一个人首先必须有好名声，然后他就不会缺人给他写回忆录了。”有一天，塞诺克拉底走进他的房子，柏拉图要他惩罚他的奴隶，因为他本人耽于同情，不能亲自动手。此外，据说他曾对一个奴隶说，“要不是我同情你的话，我会重重地鞭打你。”有人把他抬上马背，他飞快地跳了下来，说害怕会沾染上马疾。他建议酒鬼们给自己照照镜子；因为那样他们就会放弃这种如此破坏他们形象的嗜好。他常说，饮酒过度在任何地方都不适当，除

① 《斐多篇》(59 B)。

② 34 A.

非是在神的宴席上，因为神是酒的施予者。他也不赞成睡眠过度。无论如何，在《法律篇》^① 中他宣称，“没有人睡着时对任何事物有好处。”他还说，真理是所有声音中最令人愉快的。这一说法的另一版本是，所有事情中最令人愉快的是说出真理。此外，他在《法律篇》^② 中还这样谈及真理：“噢，陌生人，真理是一种美丽持久的东西。但它也是一种难于说服人们相信的东西。”他总希望死后能留下自己值得纪念的东西，或者是在朋友的心中，或者是在他的书中。据一些典据家说，他本人喜欢退隐。

如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的第三卷中所说，他死于（他死时的情况我们已经述及）菲力普国王统治期间的第十三年；据塞奥波姆普说，^③ 他死后菲力普给了他很多荣誉。^④ 迈隆尼阿努在其《平行序列》（*Parallels*）中说，腓洛提到了关于柏拉图的虱子（Plato's lice）的一些流行谚语，并暗示这是他的死因。人们把他葬在阿卡德米，在那里他花费了绝大部分生命研究哲学。因此人们把他创立的这所学校称作阿卡德米学园（Academic school）。那里的所有学生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游行。他的遗嘱如下：

柏拉图留有如下财产：在伊菲斯提亚德（I-phistiadae）的庄园，其界限北至靠近色菲西亚

III. 41 -- 44

① 808 B.

② 663 E.

③ 如果我们设想第欧根尼·拉尔修是从法沃里诺那里得到他所引述的塞奥波姆普的文字的话，那么这最后一个分句的困难就是可以解释的，但却无法开脱。

④ 比较 *Hdt.* vi. 39: τὸν ἀδελφεὸν δηλαδὴ ἐπιτιμέων.

(Cephisia) 的庙宇的道路，南至伊菲斯提亚德的赫拉克勒神庙，东至弗勒阿里 (Phrearrhi) 的阿撒斯特拉图 (Archestratus) 的家产；西至科立德 (Chollidae) 的腓力普斯的家产；任何人出售或转让这一庄园都是非法的，但它将成为阿得曼图这个小伙子的财产，并可用于任何意图或目的；我从卡利马科那里买来的在埃勒西德 (Eiresidae) 的庄园，其界限北至迈尔海努 (Myrrhinus) 的攸利密顿 (Eurymedon) 的家产，南至克西佩特 (Xypete) 的德谟斯特拉图 (Demostratus) 的家产，东至迈尔海努的攸利密顿的家产，西至色菲苏 (Cephisus)；三个银命那；一个重 165 德拉克马的银质器皿；一个重 45 德拉克马的杯子；一个金质印环和耳饰，共重 4 德拉克马和 3 奥卜尔。宝石商欧几里德欠我 3 命那。我给予阿耳忒弥以自由。我留下四个家仆：提克翁 (Tychon)、彼克塔 (Bictas)、阿波罗尼德和狄奥尼修。我的家具放在库房里，德米特里乌有复制的库房钥匙。我没有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的遗嘱执行人是勒奥司提尼 (Leosthenes)、斯彪西波、德米特里乌、赫吉亚斯 (Hegias)、攸利密顿、卡利马科和色拉西普 (Thrasippus)。

以上是他的遗嘱。他的坟墓刻有如下铭文：^①

这里躺着神一样的阿里司托克勒，他以节制和

① *Anth. Pal.* vii. 60.

正义的品性闻名于世。他，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话，因为智慧受到了最完满的赞赏，同时也太过伟大以致无人能够嫉妒。

还有：^①

在这里，大地神该亚（Earth）拥藏着柏拉图的躯体，他的灵魂带着至福占据着不朽地位，他是阿里斯通的儿子，每一个良善之人，即使住在遥远的地方，对他都非常尊敬，因为他辨识出了神圣的生活。

III. 44 - 46

稍后的年代还刻有第三种铭文：^②

A. 老鹰啊，为什么你在这座坟墓上盘翔？比如说，是不是你那凝视的目光固定在了这座星光灿烂的屋子上，而它属于那不朽者之中的一个？

B. 我是柏拉图的灵魂的映像，他的灵魂已经高翔到奥林匹斯山（Olympus）上，他那属于尘世的肉体在阿提卡的土壤中安眠。

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墓铭诗文如下：^③

① *Anth. Pal.* vii. 61.

② *Anth. Pal.* vii. 62.

③ *Anth. Pal.* vii. 108.

如果日神（Phoebus）没有让柏拉图生在希腊的话，那他怎么可能用文字救治人的心灵呢？正如阿波罗的儿子阿斯克勒普（Asclepius）是肉体的救治者，柏拉图则是不朽灵魂的救治者。

另一篇是关于他死的方式的：^①

日神把阿斯克勒普和柏拉图送给凡人，一个去挽救他们的灵魂，另一个去挽救他们的肉体。他从一个婚礼宴席进入了那座城市，这座城市是他为自己建立的，且被置于天空之中。

以上是关于他的墓铭诗文。

他的门徒有：雅典的斯彪西波、卡尔西顿的塞诺克拉底、斯塔吉拉的亚里士多德、奥布斯的腓力普斯、佩林苏（Perinthus）的赫司提埃乌（Hestiaeus）、叙拉古的狄翁、赫拉克利亚的阿密克鲁（Amyclus）、斯帕苏（Scepsus）的厄拉斯托（Erastus）和科里司库（Coriscus）、库齐库的提谟劳（Timolaus）、兰萨库斯的欧埃翁（Euaeon）、爱努斯（Aenus）的皮松（Python）和赫拉克利德、雅典的希波萨勒（Hippothales）和卡利普（Callippus）、安菲波利的德米特里乌、本都斯的赫拉克利德，以及其他很多人，其中还有两个妇女——曼提尼亚的拉斯提亚（Lastheneia）和佛利乌斯的阿克西塞亚（Axiothea），据狄凯亚尔库说她们穿过男人的服装。有人说塞奥弗拉斯特也听过他讲课。卡马勒翁（Chamaeleon）

III. 46 - 48

^① *Anth. Pal.* vii. 109.

添加了莱喀古斯和演说家希佩里德 (Hyperides)，对此波勒谟也意见一致。萨宾努 (Sabinus) 在其《批判素材》 (*Materials for Criticism*) 的第四卷中引用萨索斯岛的涅西斯特拉图 (Mnesistratus) 作为典据，把德谟斯提尼也列为他的学生。而这是不可能的。^①

现在，因为你确实是一个狂热的柏拉图主义者，因为你急切想要找寻出这位哲学家的学说而不是其他一切事物，我想很有必要述说一下他的谈话 (discourses) 的真实性质、他的对话 (dialogues) 的安排，以及他的归纳程序的方法，并尽可能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对其主要轮廓作出描述，以使我所收集的关于他的生活的事实不会因为遗漏了他的学说而受损。因为，如果要我把所有人的所有细节都给你的话，那么，用一句谚语来说的话，就是把猫头鹰带给雅典。

有人说，爱利亚派的芝诺是第一个写作对话的人。而据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中说，亚里士多德在对话《论诗人》 (*On Poets*) 的第一卷中断定，第一个写作对话的人是斯替拉 (Styra) 或提奥斯 (Teos) 的阿勒克萨美努 (Alexamenus)。在我看来，柏拉图作为把这种写作形式发展至完善境地的人，除了应当获得润饰它的奖赏外，还应当获得发明它的奖赏。对话是一种关于某个哲学或政治主题的、由问和答构成的谈话，并适当涉及所引介的人物角色以及措辞的选

① 这里开始了三个附录中的第一个，它是柏拉图著作研究的导言 (47-66)。Freudenthal 在 *Hell. stud.* iii. 中已经表明，阿尔比努的 *Πρόλογος* 的现存残篇是相似的，而且很可能有着相同的来源。阿尔比努生活于公元 2 世纪，因为第 151-152 页说伽伦是他在士麦拿的学生。读者将会注意到“前言”风格谨慎，而且有意避免脱节。在第十卷第 29 页中也类似地提到了读者。(参见“导论”)

择。辩证法则是谈话的技艺，依靠这种技艺，我们借助谈话者各自的问和答，要么驳倒某个命题，要么确立某个命题。

Ⅲ.49 - 51

柏拉图的对话有两种最一般的类型，一种适于教导 (instruction)，另一种适于探究 (inquiry)。前者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类，即理论的和实践的。其中理论的又可以划分为物理的和逻辑的两种，实践的则可以划分为伦理的和政治的两种。探究型对话也有两种主要分类，其中一种所瞄准的目的在于训练心智，另一种的目的在于在辩论中获胜。然后，目的在于训练心智的那种类型又有两个子类，一个类似于助产术，另一个则纯粹是探询性的 (tentative)。适于辩论的那种类型也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提出批判的对象，另一种驳斥主要的观点。

我不是没有注意到某些著作家还以其他方式对这些对话作出了分类。他们把有些对话称作戏剧性的，把有些称作叙事性的，还有一些则称作这两种的混合体。但是他们在分类中所使用的这些术语更适合舞台而不是哲学。物理学的代表作是《蒂迈欧篇》(Timaeus)；逻辑的代表作是《政治家篇》(Statesman)、《克拉底鲁篇》(Cratylus)、《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 和《智者篇》(Sophist)；伦理学的是《申辩篇》、《克力同篇》、《斐多篇》、《斐德罗篇》和《会饮篇》，此外还有《美涅克塞努篇》(Menexenus)、《克利托芬篇》(Clitophon)、《书信集》(Epistles)、《斐莱布篇》(Philebus)、《希帕库斯篇》和《对手》(Rivals)；最后，政治学的代表作是《理想国》、《法律篇》、《弥诺斯篇》(Minos)、《厄庇诺米斯篇》(Epinomis)，以及关于亚特兰蒂斯岛 (Atlantis) 的对

话。^① 两篇《阿尔基比亚德篇》、《塞亚革篇》（*Theages*）、《吕西斯篇》（*Lysis*）和《拉凯斯篇》（*Laches*）属于心灵助产术那一类；而《游叙弗伦篇》（*Euthyphro*）、《美诺篇》、《伊昂篇》（*Ion*）、《卡尔米德篇》（*Charmides*）和《泰阿泰德篇》则阐释了探询性方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可以看到批判对象的方法；在《欧绪德谟篇》、《高尔吉亚篇》^{III.51-53}（*Gorgias*）和两篇题为《希庇亚斯篇》（*Hippias*）的对话中则可以看到驳斥性辩论的方法。关于对话及其定义和种类我们就谈到这里。

然后，既然在那些断言和否认柏拉图是独断论者的人之间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那么让我进一步来讨论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要成为一个哲学上的独断论者就要下肯定论断，正如要成为一个立法者就要制定法律一样。此外，有两种事物包含在肯定论断之中，即被论断的事物和论断本身。

在这两者中，前者是一个命题（*proposition*），后者是一个观念（*conception*）。在他有确切把握的地方柏拉图总是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并驳斥错误观点，但如果论题是模糊的，他就悬置判断。他自己的观点是通过四个人来陈述的，即苏格拉底、蒂迈欧、雅典的陌生人^②和爱利亚的陌生人^③。如有些人所认为的，这两个陌生人并不是指柏拉图本人和巴门尼德，而是想象的无名人物，^④ 因为即使在苏格拉底和蒂迈欧说话时，其所陈述的观点也仍旧是柏拉图本人的

① 即《克里底亚篇》。

② 在《法律篇》中。

③ 在《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

④ 爱利亚陌生人不是指巴门尼德，这在 *Soph.* 241 E. 中有确切的证明。

学说。而为了阐释他对错误见解的驳斥，他引入了色拉叙马霍斯、卡利克勒（Callicles）、波鲁斯（Polus）、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以及希庇亚斯、欧绪德谟等等。

在建构其证明时他大量使用了归纳法，且不总是以同一方式，而是使用了两种形式。因为归纳是一种论辩，这种论辩借助某些真实前提，推断出一个与它们相似的真理。有两种类型的归纳法，一种通过矛盾而成立，另一种来自意见的一致。就前者而言，给予每个问题的答案必定与回答者的观点相反，例如，“我父亲和你父亲或者相异或者相同。那么如果你父亲和我父亲相异，他就不是父亲，因为他相异于一个父亲。但如果他相同于我父亲，那么他就是我的父亲，因为他和我父亲相同。”以及，“如果人不是动物，那么他要么是棍子，要么是石头。但他不是棍子或石头；因为他有生命，能自己运动。因而他是动物。但如果他是动物，而如果狗或牛也是动物的话，那么人作为动物也就是狗或牛。”这就是通过矛盾和争端而成立的归纳法，柏拉图使用这种归纳法不是为了得出肯定教条，而是为了反驳。另一种通过意见一致而成立的归纳法表现出两种形式，其中一种通过特殊事物证明尚待讨论的特殊结论，另一种通过普遍事物而成立（借助于特殊事实）。前者适于修辞学，后者适于辩证法。例如就前一形式而言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某某人是否犯了谋杀罪？”那么相应的证明就是，有人发现他在那个时候身上沾有血污。这就是归纳法的修辞学形式，因为修辞学也关涉特殊事实，而与普遍事物无涉。它不探究抽象的正义，而只探究正义的特殊个案。另一种是辩证归纳，在那里一般命题首先借助特殊事实得以确立。例如，那里提出的问题是，灵魂是否不朽，以及，生者是否来自死者；这在对话《论灵

Ⅲ.53 - 55

魂》中是借助某种一般命题得到证明的，即对立面来自对立面 III.55-57。而这种一般命题本身又是借助某些特殊命题得以确立，比如睡眠来自醒，反之亦然；大来自小，反之亦然。这就是他用以确立自己观点的那种形式。

但是，正如很久以前合唱队是悲剧的唯一演员，后来为了让合唱队有时间呼吸，忒斯匹设置了独演者，埃斯库罗斯第二个这样做了，索福克勒斯第三个，这样悲剧就发展完善了。而哲学也是如此：在早期它的主题只有一个，即物理学，然后苏格拉底引入了第二个主题，即伦理学，而柏拉图引入了第三个，即辩证法，这样哲学就臻于完善。塞拉绪卢说，他以四部剧（tetralogies）形式出版了他的对话，就像悲剧诗人的四部剧一样。因为他们在酒神节（Dionysia）、勒那伊节（Lenaea）、泛雅典娜节（Pan-athenaea）和基特里节（Chyttri）上演了四部戏剧。^① 其中最后一部是讽刺剧；而四部合在一起叫作四部剧。

继而，塞拉绪卢说，如果把《理想国》分成十篇，把《法律篇》分成十二篇的话，那么他的真实对话共有五十六篇。然而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的第二卷中宣称，在普罗泰戈拉的一部题为《论辩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几乎整部《理想国》。^② 而如果把《理想国》视为一部单一著作，把《法律篇》视为另一部的话，那么这就给出了九部四部剧。他的第一部四部剧潜含有一个一般规划，因为他希望描绘出哲学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塞拉绪卢给每一部著作附加了一 III.57-60

① Pots.

② 从第三卷第37页我们可以推断，因为这句几乎不可能的断言，法沃里诺参考了阿里司托森。

个双重标题，一重取自对话者的名字，另一重取自对话主题。这第一部四部剧以探询性对话（tentative dialogue）《游叙弗伦篇》或《论神圣》（*On Holiness*）作为开头；伦理对话《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 of Socrates*）列在第二；列在第三的是《克力同篇》或《论当做之事》（*On what is to be done*），也是伦理对话；第四是《斐多篇》或《论灵魂》，还是伦理对话。第二部四部剧以逻辑对话《克拉底鲁篇》或《论名字的正确性》（*On Correctness of Names*）作为开头，其后依次是探询性对话《泰阿泰德篇》或《论知识》（*On Knowledge*）、逻辑对话《智者篇》或《论存在》（*On Being*），以及《政治家篇》或《论君主制》（*On Monarchy*），也是逻辑对话。第三部四部剧包括：首先是逻辑对话《巴门尼德篇》或《论理念》（*On Ideas*），其后是伦理对话《斐莱布篇》或《论快乐》（*On Pleasure*），再后是伦理对话《宴饮》（*Banquet*）或《论善》（*On the Good*），最后还是伦理对话，《斐德罗篇》或《论爱情》（*On Love*）。

第四部四部剧以助产术对话（obstetric dialogue）《阿尔基比亚德篇》或《论人性》（*On the Nature of Man*）作为开头；其后是第二篇《阿尔基比亚德篇》或《论祈祷》（*On Prayer*），它也是助产术对话；然后是伦理对话《希帕库斯篇》或《好利者》（*The Lover of Gain*）；还有《对手》（*The Rivals*）或《论哲学》（*On Philosophy*），也是伦理对话。第五部四部剧包括：首先是助产术对话《塞亚革篇》或《论哲学》；然后是探询性对话《卡尔米德篇》或《论节制》（*On Temperance*）；再次是助产术对话《拉凯斯篇》或《论勇敢》（*On Courage*）；最后是《吕西斯篇》或《论友谊》（*On Friendship*），也是助产术对话。第六部四部剧开头于驳斥性

对话 (refutative dialogue) 《欧绪德谟篇》或《辩论术》(*The Eristic*), 其后有批判性 (*critical*) 对话《普罗泰戈拉篇》或《智者篇》、驳斥性对话《高尔吉亚篇》或《论修辞》, 以及探询性对话《美诺篇》或《论德性》(*On Virtue*)。第七部四部剧包括: 首先是两篇题为《希庇亚斯篇》的对话, 前者也叫《论美》(*On Beauty*), 后者也叫《论谬误》(*On Falsehood*), 两篇都是驳斥性对话; 然后是探询性对话《伊翁篇》(*Ion*) 或《论〈伊利亚特〉》(*On the Iliad*), 还有伦理对话 III. 60 - 62 《美涅克塞努篇》或《葬礼演说》(*The Funeral Oration*)。第八部四部剧开头于伦理对话《克利托芬篇》或《导论》(*Introduction*), 其后是政治性对话《理想国》或《论正义》(*On Justice*), 还有物理学论文《蒂迈欧篇》或《论自然》(*On Nature*), 以及伦理对话《克里底亚篇》(*Critias*) 或《亚特兰蒂斯岛的故事》(*Story of Atlantis*)。第九部四部剧以政治性对话 (*political dialogue*) 《弥诺斯篇》或《论法律》(*On Law*) 开头, 其后是《法律篇》或《论立法》(*On Legislation*), 也是政治性对话, 还有政治性对话《厄庇诺米斯篇》或《夜间议事会》(*Nocturnal Council*), 或《哲学家》(*Philosopher*), 最后是伦理对话《书信集》, 有十三篇。他给这些书信体诗文的标题是“福利 (Welfare)”, 一如伊壁鸠鲁的标题是“善生活 (A Good Life)”, 克莱翁的是“全乐 (All Joy)”。它们构成如下: 一篇致阿里司托得姆, 两篇致阿尔基塔, 四篇致狄奥尼修, 一篇致赫尔米亚斯 (Hermias)、厄拉斯托和科里司库, 一篇分别致勒俄达马、狄翁和佩尔狄卡 (Perdiccas), 还有两篇致狄翁的朋友。以上塞拉绪卢以及其他一些人所采取的分类。

有些人, 包括文法学家阿里斯托芬, 武断地把这些对话

安排成三部曲 (trilogies) 形式。在第一部三部曲中他们放置了《理想国》、《蒂迈欧篇》和《克里底亚篇》；第二部包括《智者篇》、《政治家篇》和《克拉底鲁篇》；第三部包括《法律篇》、《弥诺斯篇》和《厄庇诺米斯篇》；第四部包括《泰阿泰德篇》、《游叙弗伦篇》和《申辩篇》；第五部包括《克力同篇》、《斐多篇》和《书信集》。其余都以单独作品出现，没有固定的次序。一如已述，有些评论家把《理想国》放在开头，另有人以《大阿尔基比亚德篇》 (*the greater Alcibiades*) 作为开头，还有人以《塞亚革篇》开头；有些人认为开头是《游叙弗伦篇》，有些人认为是《克利托芬篇》；有些人以《蒂迈欧篇》开头，有些人认为是《斐德罗篇》；还有人认为是《泰阿泰德篇》，另有许多人以《申辩篇》开头。

Ⅲ. 62 - 64 下面的对话公认为是伪作：《米顿篇》 (*Midon*) 或《养马人》 (*Horsebreeder*)、《厄律克西亚篇》 (*Eryxias*) 或《厄拉西斯特拉图篇》 (*Erasistratus*)、《阿尔孔篇》 (*Alcyon*)、《阿凯法利篇》 (*Acephali*) 或《西西弗斯篇》 (*Sisyphus*)、《阿克西俄库篇》、《费阿刻斯人》 (*Phaeacians*)、《德谟多库篇》 (*Demodocus*)、《凯利冬篇》 (*Chelidon*)、《第七日》 (*the Seventh Day*)、《厄庇美尼德篇》 (*Epimenides*)。据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的第五卷中说，有人认为这些伪作中的《阿尔孔篇》^① 是一个叫勒翁的人的著作。

柏拉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术语，以使那些无知者不那么容易理解他的学说。但在一种特殊意义上，他把智慧看作是那些作为思想的对象且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科学，他说，

^① 比较阿特纳奥 xi. 506 C. 关于《阿尔孔篇》的著作权，相同的陈述被归给了尼西亚的尼基西。

这门科学关涉到神和与肉体相分离的灵魂。尤其，他用智慧指谓哲学，而哲学是对神圣智慧的渴望。在一般意义上，他也把所有经验看作是智慧，比如，他称手艺人智慧时就是如此。他也给同一术语赋予非常不同的含义。例如，他把 φαῦλος（轻微的、素朴的）这个词用作 ἀπλοῦς（简单的、诚实的）的含义，^① 正如欧里庇得斯在《利西姆纽》（*Licymnius*）的如下段落中把这个词用于赫拉克勒一样：^②

素朴（φαῦλος），无才，忠于伟业，拙于言辞，
还有他保存的所有智慧，这些智慧都变成了行动。

但柏拉图有时也用这同一个词（φαῦλος）指谓坏的东西，有时则指谓小的或次要的东西。此外，他经常使用不同术语来表达相同事物。例如，他称理念为形式（εἶδος）、种（γένος）、原型（παράδειγμα）、原则（ἀρχή）以及原因（αἰτίον）。他也使用相反措辞来表达相同事物。因此他称可感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是因为它产生（comes into being），不存在是因为它不断变化。他说，理念既不运动也不静止；它始终相同，既是一又是多。在其他更多例子中他也这样做了，这是他的一种习惯。

III. 64-67

要正确解释他的对话必须考虑三个方面：第一，必须解释每一命题的含义；第二，该命题的目的，即是否为了一个

① 例如 Theaet. 147 C: οἷον ἐν τῇ τοῦ πηλοῦ ἐρωτῆσει φαῦλόν που καὶ ἀπλοῦν εἶπε τὸ πηγυγρῶ φραθεῖσα πηλὸς ἀνείδη, τὸ δ' ὅτου ἔαν χαίρειν. 比较 Rep. 527 D: οὐ παν φαῦλον ἀλλὰ χαλεπὸν πιστεῦσαι.

② Nauck, T. G. F.², Eur. 473.

首要原因，或是否通过例证提出该命题，以及是否确立他自己的学说或驳斥他的对话者；第三，检验其真理性。

有人在他的著作中添加了一些评注符号，现在我们就此谈一谈。叉形符“×”表示专属表达式 (peculiar expressions) 和修辞格，以及（一般而言）所有柏拉图式用法的习惯用语；楔形符^①用以引起对柏拉图的特有学说和主张的注意；点叉符表示精选段落和优美文体；点楔符表示编辑者对原文作出修订；打点剑号表示存有疑问但无明确理由的段落；打点半圆表示重复和建议移换位置；色劳尼乌 (ceraunium) 表示哲学派别；星号表示学说一致；剑号表示伪作段落。关于评注符号和他的作品我们大体就讲这么多。如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在其《芝诺的生平》(Life of Zeno) 中所说，当这些作品第一次编以评注符号时，其据有者向任何想查阅它们的人索取费用。^②

Ⅲ. 67 - 69

他持有的学说如下。他认为灵魂不朽，通过轮回转世附着在许多肉体之上，^③ 它有一个用数字表示的第一原则，而肉体的第一原则是几何的；^④ 他把灵魂定义为向各个方向发散的攸关生命的气息 (breath) 的理念。他认为灵魂能自己运动，分成三个部分，其中理性部分位于头部，激情部分位于心脏，欲望部分位于肚脐和肝脏。^⑤

① 一种楔形标志 (>)，在早期的莎草纸上使用，以表示一个新的段落。

② 这里开始了第二个附录 περί τῶν Πλάτωνα ἀρεσκόντων，第 67 - 80 节。应当注意，这里绝没有新柏拉图主义倾向的痕迹。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42 E - 43 A, 69 A.

③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42 B sqq., 90 E.

④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54 A sqq.

⑤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69 C sqq., 89 E.

它从中心向外在各个方向上把肉体包围在一个圆周之内；它由元素混合而成；它被分割为和谐的间隔，形成两个相互交接两次的圆周；在内的圆周又连续切分六次，从而总共形成七个圆周。这个在内的圆周沿着对角线移向左边，另一个圆周沿着边线移向右边。因此其中一个作为单一圆周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另一个（在内的圆周）被分割了；前者是相同者的圆周（the circle of the Same），后者是相异者的圆周（the circle of the Other），由此他认为，灵魂的运动就是宇宙的运动，且与行星的旋转连同在一起。^①

这样就确定了从中心到周边的分割（division），这种分割与灵魂相协调；而灵魂把握着存在者，并有比例地调整它，因为她拥有有比例地分布在其自身之内的元素。当相异者的圆周正确地旋转时，就产生出意见；当相同者的圆周有规律地运动时，就产生出知识。他提出了两条普遍原则，即神（God）和质料（matter），他把神称作心灵和原因；他认为质料是形式的缺乏，而且是无限的，复合物就出自于它；^② 他还认为质料曾处于无序的运动之中，但因为神更喜欢秩序而不是无序，于是把它集合到了一个地方。^③ 他说，这种实体转化为四种元素，即火、水、气、土，由此世界本身以及其中一切得以形成。在这些元素中，单一的土并不发生变化，其假定的原因是构成它的三角形性质独特。因为他认为，构成其他所有元素的形状是同性质的，它们从不等边三角形中集合在一起，而不等边三角形是一，且相同；然

III. 69-72

①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6 D-37 C.

②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50 D, E; 51 A.

③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0 A, 69 B.

而，构成土的是形状独特的三角形；火的元素是棱椎，气的元素是八面体，水的元素是二十面体，土的元素是立方体。因此土不能转化为其他三种元素，其他三种也不能转化为土。

但是这些元素并没有相互隔离，因而也没有各别占据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因为旋转把它们的细微颗粒结合起来，在分出较大团块的同时压缩它们，迫使它们一起趋向中心。因此当它们改变形状时，它们也改变自己所占据的位置。^①

存在一个被造的宇宙，^② 而且它对于感觉是可感的，这一宇宙由神（God）创造。它有生命，因为有生命的东西比无生命的东西更好。^③ 他认为这项技艺来自一种极善的原因。^④ 它被造为一，而不是无限，因为神创造它所依据的模型是一。它是球形的，因为这是其创造者的形状。因为其创造者包含其他生物，所以这一宇宙包含它们的所有形状。^⑤ 它是光滑的，周身没有器官，因为它不需要器官。此外，这一宇宙是不朽的，因为它不消融于神性（Deity）。^⑥ 创造在总体上起因于神，因为变得仁慈是善的性质，^⑦ 而宇宙的创造因为它的原因拥有最高的善。因为最美的被造物归因于最

①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58 A - C.

②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1 A, B; 33 A; 55 C, D; 92 C.

③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0 B.

④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0 A, B; 55 C, D.

⑤ 这是对《蒂迈欧篇》33 B的一个曲解。那个在其自身之内包含所有形状的形状看来适合那个在其自身之内包含所有动物的东西。第欧根尼·拉尔修弄反了的不是宇宙和它的形状，而是创造者和宇宙。

⑥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3 A - D; 34 B; 32 C; 63 A.

⑦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2 C, 33 A; 38 B; 41 A, 43 D.

善的可知原因；^① 所以，正如神具有这种性质，宇宙就其至全美丽而言与最善者相似，它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而只相似于神。

宇宙由火、水、气、土构成；构之以火是为了变得可见；构之以土是为了变得坚实；构之以水 and 气是为了变得有比例。^② 以固体为象征的力量由两个比例中项连在一起，以在某种程度上确保整体的完全统一。宇宙由所有这些元素构成是为了变得完全，而且不灭。

时间被创造为永恒（eternity）的映象（image）。当后者永远保持静止时，时间存在于宇宙的运动之中，因为夜晚、白天和月份等都是时间的部分；由于这种原因，除宇宙的性质外，时间没有存在。而宇宙一旦形成，时间就存在了。^③

太阳、月亮和行星被视为创造时间的工具。神点燃了太阳的光亮，以使季节的数目可以确定，同时使动物可以拥有数目。月亮处于紧靠在大地上面的圆周之中，而太阳处在那个圆周之上的圆周中，行星则处在再靠上面的圆周中。此外，宇宙是有生命的存在，因为神把它紧紧束缚在充满活力的运动之中。^④ 而为了使被创造为与可知生物相似的宇宙可以完全地显现出来，神创造出了其他所有动物的性质。然

III. 74-76

①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29 E-30 A；42 E.

② 比较《蒂迈欧篇》31 B-33 A。若说“以使结合物——插入语（气和火），它们使火和土结合在一起——可以变得有比例”会更为正确。“因为最好的结合物是那种使其自身与其所结合的事物结合成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统一体的事物；而比例的特性是使这一点得到最完美的实现”（《蒂迈欧篇》31 C）。

③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7 D-38 B.

④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8C-39 D.

而，既然它的模型（pattern）拥有它们，那么宇宙也应当拥有它们。这样它就包含有神（gods），这种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火的性质；其他性质有三种：飞行的、水生的和陆生的。^① 在天上的所有神中，大地神该亚最古老。它之形成是为了创造夜晚和白天。因为处在中心，它绕中心运动。^② 柏拉图说，既然存在两种原因，那么必须肯定，有些事物归因于理性，另一些事物则有一种必然原因，^③ 后者就是气、火、土、水，这些原因不仅仅是元素，而且是形式的接受者。^④ 它们由三角形构成，并复归于三角形。不等边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是它们的构成元素。^⑤

Ⅲ.76-79

此外，原则（principles）和假定原因（causes assumed）就是上述两种原因，神和质料则是其原型。质料是无形式的必然，就像形式的其他接受者。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必然原因。因为它以某种方式接受理念，并由此产生实体；它也运动，因为它的力量并不始终如一；因为处在运动之中，它反过来把那些产生于它的事物置于运动之中。首先，它们的运动是非理性且无规律的，但在它们开始形成宇宙后，神在可能的条件下就把它们变得匀称而有规律。这两个原因甚至在世界被造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还在第三个地方生成（becoming），但它们都不是清楚明确的，显现出来的只有它们的踪迹，并处于无序之中。当世界被造出来时，它们也获得

-
- ①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0 C-31 B；39 C-40 A；41 B, C.
 - ②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40 B, C.
 - ③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46 D, E；47 E；48 A；68 E；69 A.
 - ④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49 A sqq.；50 B-51 B；52 A, B.
 - ⑤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53 C-55 C.

了秩序。^① 而从所有存在的物体中，宇宙得以形成。柏拉图认为神就像灵魂一样是无形体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免于变化和腐朽。一如已述，他把理念视作原因和原则，由此，由自然物体构成的世界就是其所是（is what it is）。

关于善和恶，他的学说大意如下：他认为，我们应当瞄准的目标是同化于神；德性本身足以获得幸福，但此外还需要两点（正如为了应用的工具）：第一，肉体的优越，如健康、力量、官能健全等等；第二，外在的优越，如财富、好的出身和名望。但智慧之人即使不具有这些东西，也未必就不幸福。此外，他还要参加公共事务，要结婚，要戒绝触犯已经制定出来的法律。而且只要条件允许，他还要为自己的国家立法，除非人民极度腐败堕落，他才能找到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远离城邦事务作出辩护。他认为神关注人类生活；^② 而且也有超人类的存在。^③ 他第一个把善的概念定义为与任何值得称赞的、理性的、有用的、适当的和相称的事物有紧密关系的东西。而所有这一些又与连贯协调的、与自然相一致的事物有紧密关系。 III. 79-81

他也讨论了名称的适当性，还确实第一个就正确问答创立了一门学科，甚至他本人对它的使用还有点过度。在对话中，他视正直（righteousness）为神的法律，因为它对于鼓励人们做正直行为更加强大有力；他也认为，罪犯死后并不会遭受惩罚。因此在有些人看来，他显得太过喜好神话。他把这些叙述混杂在他的著作中，以求提醒人们，关于死后等待

①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52 D；53 B；57 C；69 B, C.

②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30 B；44 C.

③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40 D.

着他们的事物^① 他们所知极少，从而试图阻止人们作恶。以上就是他所持的学说。

据亚里士多德说，他常以如下方式区分事物：^② 善或者在心灵中，或者在肉体中，或者是外在的。例如，正义、审慎、勇敢、节制等在心灵中；美丽、良好的体格、健康、力量等在肉体中；而朋友、国家的福利和财富则在外在事物中。

因此存在有三种善：心灵之善、肉体之善和外在善。有三种友谊：一种是自然的，另一种是社会的，还有一种源于热情好客。自然的友谊是指父母给予子女的，以及血亲之间相互给予的那种爱。除人之外，其他动物也继承了这种友谊形式。友谊的社会形式是指由于亲近而产生、且与血缘无关的那种友谊；如匹雷德对俄瑞斯忒（Orestes）所怀有的那种。源于热情好客的友谊是指那种因为介绍或推荐而延伸至陌生人的友谊。因此友谊要么是自然的，要么是社会的，要么源于热情好客。有些人添加了第四种，即爱的友谊。

III. 81 - 83

公民政府有五种形式：一种是民主制，一种是贵族制，第三种是寡头制，第四种是君主制，第五种是僭主制。民主制形式是那种在其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控制并选择官员和法律的政府。在贵族制形式中，统治者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贵族，相反，国家由最优秀的人指导。寡头制是这样一种形式，其中执掌官席的人要受财产资格的限制；

① 比较柏拉图《蒂迈欧篇》42 B.

② 第三个附录开始于此，包括 διαρρέσεις，这一篇也被归给了亚里士多德；参见 Rose, *Aristoteles Pseudepigraphus*, pp. 679 sqq., Rose 给出了一个基督教版的修订。他把第欧根尼·拉尔修和基督教著作家的原始以及普通资料来源都含糊归到了希腊时代（the Hellenistic age）。

因为富人比穷人少。君主制要么由法律控制，要么由世袭控制。在迦太基王位是由法律控制的，其官职交付拍卖。^①而拉栖代蒙和马其顿的君主制是世袭的，因为他们从某一个家族中选择国王。僭主制是这样一种形式，其中公民由某一个人统治，其手段要么是欺骗，要么是强迫。因此公民政府要么是民主制或贵族制或寡头制，要么是君主制或僭主制。

有三种正义。一种与神相关，一种与人相关，一种与死者相关。因为那些根据法律进行献祭、并照管神庙的人显然对神是虔敬的。而那些偿还借贷，归还所欠之物的人对人是行为正义的。最后，那些照看坟墓的人显然对死者是正义的。因此一种正义关系到神，另一种关系到人，而第三种关系到死者。

知识或科学有三种：一种是实践性的，一种是生产性的，第三种是理论性的。建筑和造船是生产性技艺，因为它们制造出来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政治学和吹笛术、弹琴术以及类似技艺是实践性的。因为它们不能制造出任何可见事物；不过它们仍能做或操行一些什么。在一种情况下技艺师吹笛或弹琴，在另一情况下政治家参加政治活动。几何学、和声学 and 天文学是理论科学。因为它们既不操行也不生产任何东西。但几何学家思考线条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研究

① 当柏拉图提及野蛮人可购买王位，即ὡς νηταὶ βασιλεῖται时，他很可能提到了迦太基。亚里士多德在其对迦太基政制的描述中也重复了这一贬斥说法，参见 *Pol.* ii. 11, 1273 a 36. 波利比埃说，在迦太基，官员们获取职位，δῶρα φανερώς δίδοντες, vi. 56. 4. 这一短语对于解释而言是一种帮助，但它是否意味着公开行贿（对于老百姓这是有可能的，对于议事会则更有可能）或是否意味着获取官职要支付很大一笔钱，则不容易确定。在这两种情况下财富都压倒了荣誉。

和声的人探究声音，天文学家研究星象和宇宙。因此有些科学是理论性的，有些是实践性的，有些是生产性的。

医术有五种：第一种是药剂学，第二种是外科，第三种涉及饮食和养生术，第四种涉及诊断，第五种涉及治疗法。药剂学使用药物治疗疾病；外科使用刀具和烧灼术进行治疗；涉及饮食的那种开具养生处方以消除疾病；涉及诊断的那种确定疾病的性质；涉及治疗法的那种为直接消除痛苦开具处方。因此，医术的种类包括药剂学、外科、饮食和养生、诊断、治疗处方。

法律有两种，一种是成文的，一种是未成文的。成文法是那种在不同城邦中我们生活于其下的法律，而那种出于习俗的法律称作未成文法；例如，不在集会场所赤身裸体或穿女人服装就是未成文法。成文法令并没有禁止这种行为，但我们戒绝这种行为是因为它受到了未成文法的禁止。因此法律要么是成文的，要么是未成文的。

言论（speech）可以分为五种。一种是政治家在民众集会中使用的，这可以称作政治言论。第二种是修辞学家在成文著作中使用的，其写作或是为了展示，或是为了赞扬，或是为了责难，或是为了控告，因此这种言论可命名为修辞言论。第三种是私人间的相互交谈，这可称作日常生活的言论模式。另有一种言论是那些借助简短问答进行对话的人所使用的语言，这可称作辩证言论。第五种是工匠们谈论自己主题时所使用的言论，这可称作技艺语言。这样，言论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修辞的，或者是日常交谈，或者是辩证的，或者是技艺的。

Ⅲ.88-90

音乐可分为三种。一种只使用嘴，如唱歌。第二种既用嘴又用手，如自己伴奏自己演唱的竖琴师。第三种只使用

手；如竖琴乐。因此音乐要么只使用嘴，要么同时使用嘴和手，要么只使用手。

高贵可分为四种。第一，若先祖高尚、气派并且正义，他们的后代可说是高贵的。第二，若先祖曾经做过君王或当过官，其后代可说是高贵的。第三，若先祖曾经很出名，如当过军队统帅或在全国性运动会中获胜，这时我们称其后代是高贵的。最后一种包括那些本人非常慷慨，且精神高雅不俗的人，这种人也可说是高贵的。而且这一种还是高贵的最高形式。因此，就高贵而言，一种凭借杰出的先祖，另一种凭借王者的先祖，第三种凭借出名的先祖，第四种则归因于个人自身的美丽和价值。

美有三种。一种是赞扬的对象，如看起来非常美丽的形式。另一种是有用的东西；因此一件工具、一匹马等等都因为有用而是美丽的。其他与习俗、追求等等有关的东西则因为有益处（beneficial）而是美丽的。这样，就美而言，一种因为赞扬，另一种因为有用，还有一种因为能带来益处。

灵魂可以区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理性的，另一部分充满欲望，第三部分充满激情。其中理性部分是目的、反思、理解等的原因。欲望部分是吃、性欲放纵等欲望的原因；激情部分是勇敢、快乐和痛苦、发怒等的原因。这样，灵魂的一个部分是理性的，另一部分充满欲望，第三部分充满激情。 III. 90 - 92

至德（perfect virtue）有四种：审慎、正义、勇敢和节制。其中审慎是正当行为的原因；正义是合作和商业交往中的正义交易的原因。勇敢是这样一种原因，它使一个人在惊恐和危险中不是退让而是立定自己的位置。节制使我们主宰欲望，以不为任何快乐所奴役，而是为有序的生活所指引。

因此德性首先包括审慎，其次是正义，再次是勇敢，最后是节制。

III.92-95 统治可分为五种。一种依据法律，一种依据自然，一种依据习俗，一种凭借出身，一种凭借武力。当城邦官员由其同胞公民选举产生时其统治就是依据法律。自然的统治者是男性的，这不仅在人类中，而且在其他动物中也是如此；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男性都普遍统治着女性。依据习俗的统治是这样的权威，如照管人看护儿童，老师看护学生。世袭统治以拉栖代蒙国王为典型，因为国王职位只限于由某一个家族的人担任。马其顿王国也实行同样的制度；因为在那里国王职位依靠出身而定。其他人通过武力或欺骗获取权力，背逆公民的意志统治他们，这种统治称作强制统治。因此统治要么依靠法律，要么依靠自然，要么依靠习俗，要么依靠出身，要么依靠武力。

修辞术有六种。当演说者主张向邻国宣战或与之结盟时，这种修辞称作说服。当他们反对战争或结盟，并主张听众维持平时，这种修辞术称作劝阻。当讲话者声称有人对他作恶，还企图证明该人已经带给他很多损害时，他就要使用第三种修辞术，控告是可以用于这里所定义的这一种类的名称。第四种修辞术称作辩护，在这里讲话者表明他没有做任何恶事，他的行为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正常的，辩护就是可以用于这种场合的术语。当讲话者称赞某人，且证明该人有价值 and 可尊敬时，他就要用到第五种修辞术，赞美是可以给予这个种类的名称。当讲话者表明某个人没有价值时，他要用到第六种修辞术，给予这个种类的名称是谩骂。这样，修辞术就包括赞美、谩骂、说服、劝阻、控告和辩护。

成功的演讲有四种。第一种在于得其要领，第二种在于

必要的时长，第三种在于适当的听众，第四种在于适时。得其要领的东西是那些对演讲者和听众都可能适宜的东西。必要的时长是指演讲时间既不多于也不少于足够。对适当的听众演讲意味着：当对年长于你的人演讲时，讲话必须适合中年听众的口味；当对晚辈演讲时，讲话必须适合年青人的口味。演讲适时意味着既不太早也不太晚，否则你就达不到目的，演讲也就不会成功。 III. 95 - 97

施恩布惠有四种方式。其发生或者通过金钱援助，或者通过个人服务（personal service），或者借助知识，或者借助演讲。当一个人帮助另一个处于困难中的人，使他免于所有因钱而产生的焦虑时，他所给予的就是金钱援助。当人们碰到那些正在挨打的人，并救助他们时，其所给予的就是个人服务。那些训练或治愈他人，或传授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的人，是借助知识布施恩惠。而当人们进入法庭，一个人另一个人进行辩护，代表他发表颇能打动人心的演讲时，他就在通过演讲使其得利。因此，恩惠的给予或者借助金钱或个人服务，或者借助知识或演讲。

事物的实现（completion）和结束有四种方式。第一种通过颁布法令，若一条法令（decree）被通过，这条法令就得到了法律（law）的认可。第二种是顺其自然，如白昼、年、季节的实现。第三种依靠技艺规则，如依靠建筑工匠的技艺，房屋得以实现；造船也是这样，借此船舰得以实现。第四，当事件发生而不是为人们期待时，它们的结束是偶然的或意外的。因此，事物的实现或者归因于法律，或者归因于自然，或者归因于技艺，或者归因于偶然。

力量或能力有四种。首先，我们能用心智做的任何事情，即估算或预期。其次，我们能身体实现的任何事情， III. 97 - 99

如行军、给、拿等等。第三，我们能依靠大量士兵或足够金钱而做的任何事情；因此一个国王被认为拥有巨大力量。力量或影响的第四种是做好事或做坏事，或者受好事影响或受坏事影响；因此我们会生病，或变得有教养，或者会恢复健康，等等。于是，力量或者在心智之中，或者在身体之中，或者在军队和资财之中，或者在作用与被作用之中。

博爱有三种。一种通过问候，如有些人跟他们碰到的任何人打招呼，还伸出手，给对方一个热诚的问候；另一种见之于这样的场合，即一个人喜欢帮助处于不幸中的任何人；还有一种博爱是那种使某些人喜欢提供饮食的行为。因此，博爱或者见之于彬彬有礼的问候，或者见之于提供好处，或者见之于好客和社会交往的提升。

福利（welfare）或幸福包括五个部分。一部分是良好的忠告（counsel），第二部分是官能健全和身体健康，第三部分是事业成功，第四部分是在同胞中的名望，第五部分是金钱以及其他任何能促进生活目的之实现的东西的富足。思虑成熟是教育和经历丰富的结果。官能健全取决于肉体器官——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目明、耳聪，且能用鼻和嘴感知适当对象的话，那么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官能健全。若一个人以正当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就获得了成功，也就成为了一个良善之人。若一个人口碑皆好，他就拥有了好的名望。若一个人的供养能够满足生活需要，且能增益朋友，体面履行公共义务，那么他就拥有足够财富。如果一个人拥有所有这些东西，那么他就是完全幸福的。因此，福利或幸福的一个部分是良好的忠告，另一部分是官能健全和身体健康，第三部分是成功，第四部分是好的名望，第五部分是富足的财富。

技艺或手艺有三类。第一类由采矿和林业组成，它们是生产性技艺。第二类包括铁匠和木匠的技艺，它们改变原材料；因为铁匠用铁制造兵器，木匠把原木改造成笛子和竖琴。第三类是那种使用所造之物的技艺，如马术使用缰绳，战斗术使用兵器，音乐使用笛子和竖琴。因此，技艺有三类，上述种种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类。

善 (good) 可分为四种。一种是德性的拥有者，我们肯定这种人是个人善。另一种是德性本身和正义，我们肯定这些是善的。第三种包括这样一些事物，如食物、适当的锻炼和药物。为我们所肯定的第四种善包括吹笛、做事等的技艺。因此，善有四种：德性的拥有；德性本身；食物和有益的锻炼；吹笛、做事和诗歌的技艺。任何事物要么是恶的，要么是善的，要么是中性的。我们称那种总会带来害处的事物为恶；如错误的判断、愚蠢和不正义等等。这些事物的反面就是善。而那些有时能带来好处，有时则带来害处的事物，如走、坐和吃，或者那些既没有任何好处也没有任何害处的事物，就是中性的，既不善也不恶。因此，一切事物要么是善的，要么是恶的，要么既不善也不恶。

III. 102 - 104

在三种情况下国家会出现良好的秩序。首先，如果法律是好的，我们就说有一个好政府。第二，如果公民遵守已经确立的法律，我们也称这是好政府。第三，如果即算没有法律帮助，人民仍能在习俗和惯例的指引下处理好他们的事务，我们也称这是好政府。因此，可以存在三种好政府的形式：(1) 当法律好时；(2) 当现行法律得到遵守时；(3) 当人民在有益的习俗和惯例下生活时。

国家中的无序有三种形式。当对公民和对外国人产生影响的法律都同样恶劣时，就会出现第一种无序；当现行法律

得不到遵守时就产生第二种无序；当根本不存在法律时就产生第三种无序。因此，当法律是恶劣的，或得不到遵守时，或者，最后，当根本不存在法律时，国家的统治就是恶劣的。

Ⅲ.104 - 106

对立物可以分为三类。例如，我们说善与恶相对，正义与不正义相对，智慧与愚蠢相对，等等。还有，恶与恶也可以相对，如奢侈与吝啬相对，不正义地受刑与正义地受刑相对，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恶也是如此。此外，重与轻相对，快与慢相对，黑与白相对，这几对也是相对立的，尽管它们既不善也不恶。因此，就对立物而言，有些是善与恶相对，有些是恶与恶相对，还有些事物尽管既不善也不恶，也是相互对立的。

福祉 (goods) 有三种：只能独占的、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和仅仅只是存在的。正义和健康这类事物属于第一种，即只能独占的福祉。那些尽管不能独占，却能和他人共享的事物属于第二种。因此我们虽不能占有绝对的善，却能够分有它。第三种包括那些其存在是必然的福祉，尽管我们既不能独占它们，也不能分有它们。价值和正义的纯粹存在是一种善；这些事物不能被分享，也不能被独占，但必须单纯地存在。这样，有些福祉被独占，有些被分享，其他只是纯粹地存在。

忠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来自过去，一种来自将来，一种来自现在。来自过去的那种由先例构成，如拉栖代蒙人由于信任他人而遭罪就是一个例子。得自现在的忠告是要表明，例如，城墙脆弱、士兵怯懦、供养短缺。来自将来的忠告如，极力主张我们不应当用猜疑冤枉使节，以免玷污希腊的美好名声。因此，忠告得自过去、现在和将来。

声音可以分为两种，即看它有无生气。生物的声音是有生气的；器械发出的声音和噪音是无生气的。有生气的声音中有一部分是清晰的，有一部分是不清晰的，人的声音是清晰的，动物的声音是不清晰的。因此，声音或者是有生气的，或者是无生气的。 III. 107 - 109

任何存在的事物或者是可分的，或者是不可分的。可分事物中有些可以分割为相似部分，有些可以分割为不相似部分。那些不能分割的不可分事物不是由元素复合而成的，如单元、点和音符；而那些有组成部分的事物，如音节、音乐中的谐音、动物、水、金子等是可分的。如果事物由相似部分构成，以致除量特别大的情况外，其整体与部分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如水、金子以及所有可熔事物等，那么它们就可称作是同质的。而任何由不相似部分构成的事物，如房屋等，就可称作是异质的。因此，一切事物或者是可分的，或者是不可分的；在可分事物中其组成部分有些是同质的，另一些则是异质的。

在存在的事物中有些是绝对的，有些则可称作是相对的。那些被说成是绝对存在的事物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来解释自身，如人、马，以及所有其他动物。因为这些事物没有一个可以通过解释而获益。所有需要某种解释的事物都属于相对的事物，如比某事物更大的事物、比某事物更快的事物，或比某事物更美的事物等等。因为大者意味着小者，快者总是比某事物更快。因此，存在的事物或者是绝对的，或者是相对的。而据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也常以这种方式来区分首要观念（primary conceptions）。 III. 109

如文法学家色留库斯在其《论哲学》的第一卷中所说，还有一个人也叫柏拉图，他是罗得斯的一名哲学家，帕奈提

乌的学生；另有一个是一名逍遥派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还有一个是普拉西芬尼的学生；最后还有一个柏拉图，他是一名老喜剧（Old Comedy）诗人。

第四卷

第一章 斯彪西波（约公元^{IV.1} 前 407—前 339 年；学园主持， 公元前 347—前 339 年在任）

前文内容是勤勉研究权威典据后我们所能编辑的关于柏拉图的最好记述。他的继任者是攸利密顿的儿子斯彪西波 (Speusippus)，这个人是雅典人，住在迈尔海努镇，是柏拉图的姊妹波托妮的儿子。他自第 108 届奥林匹亚赛会^① 开始主持学园，达八年之久。他在学园中的由柏拉图建造的缪斯神殿里树立了美惠女神的雕像。他忠诚地坚持了柏拉图的学说。然而在性格上却不像柏拉图，他易怒，容易沉迷快乐。至少有故事说，他曾发怒把自己心爱的小狗甩到墙壁上，而他旅行前往马其顿参加卡桑德尔 (Casander) 的婚礼，其唯一动机只是寻乐。

据说在那些听他讲课的人中有两个女人，即曼提尼亚的拉斯提亚和佛利乌斯的阿克西塞亚，她们曾经是柏拉图的学生。那时狄奥尼修还在一封信中这样嘲笑他：“我们可以根据那个阿卡狄亚女孩（她是你的学生）判断你的智慧。与柏拉图不向任何来听他讲课的人收取学费不同，你向学生索取^{IV.2-4}贡物，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② 据狄奥多罗在其《回忆录》的第一卷中说，斯彪西波第一个认识到所有研究中的共同要

① 公元前 348—前 344 年。

② 斯彪西波的生活看来充满了浪漫色彩。阿特纳奥 (vii. 279 E) 征引了狄奥尼修致斯彪西波的同封伪信，其中也有类似说法。

素 (common element), 而且只要可能就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卡恩纽 (Caeneus) 说, 他第一个揭穿伊索克拉底自称为他的技艺的秘书的东西, 也第一个发明使柴把易于携带的方法。

当他已经瘫痪跛足时, 他派人送信给塞诺克拉底, 请他前来接管学园。^① 据说他曾坐在一辆很小的马车中让人送往学园, 路上遇到了第欧根尼, 还向他致意, 而第欧根尼回答, “不, 如果你能容忍活在这样的窘境中的话, 那么我拒绝回礼。” 后来, 他老年时变得非常消沉, 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下面是我为他写的隽语诗:^②

如果我不知道斯彪西波这样死去的话, 本来没人能说服我, 让我说他肯定没有继承柏拉图的血统; 因为他原本绝不会因为琐屑的原因在绝望中死去。

普卢塔克在利桑德尔和苏拉的生平 (Lives of Lysander and Sulla) 中说, 他得的病是“虱病”。^③ 而提谟色乌在《论生平》中肯定, 他身体日渐衰弱。他说, 斯彪西波遇到一个迷恋丑陋者的富人, 于是对他说, “祷告吧, 为什么你如此迫切需要他呢? 花十塔仑特我就可以为你物色一个更英俊的对象。”

① 关于塞诺克拉底被选中时所发生事情的最值得信任的记述, 记载于由梅克勒尔编辑的 *Index Academicus*, 参见该书 pp. 38 sq.

② *Anth. Pal.* viii. 101.

③ 比较前文第三卷第 40 页。

他遗留下大量回忆录和对话，其中有：

IV.4-5

《昔勒尼人阿里斯提波》
《论财富》，一卷
《论快乐》，一卷
《论正义》
《论哲学》
《论友谊》
《论诸神》
《哲学家》
《答凯发卢》
《凯发卢》
《克里诺马库》或《吕西阿斯》
《公民》
《论灵魂》
《答格里鲁》
《阿里斯提波》
《各门技艺评论》，各一卷
《回忆录》，对话形式
《关于制度的论文》，一卷
《关于科学中的相似之处的对话》，十卷
《涉及相似性的区分和假设》
《论典型的种和属》
《答匿名著作》
《柏拉图颂》
《致狄翁、狄奥尼修和菲力普的书信集》
《论立法》

《数学家》

《曼德罗波鲁 (Mandrobolus)》

《吕西阿斯》

《定义集》

《评注集编排》

IV.5-7 它们共有 43 475 行。提蒙尼德记述了他的事迹，其中还提到了狄翁和彼翁的成就。^① 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的第二卷中也谈到，亚里士多德花了三塔仑特购买斯彪西波的著作。

另外还有一个斯彪西波，这个人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医师，属于赫罗菲卢 (Herophilus) 的学派。

^① 没有任何人知道关于这样一个彼翁的事情，这个人参加过狄翁攻打叙拉古的远征。原文可能因为重印而存在错误。

第二章 塞诺克拉底（公元前 396—前 314 年；学园主持，公元前 339—前 314 年在任）

塞诺克拉底（Xenocrates），阿伽瑟诺尔（Agathenor）的儿子，卡尔西顿本地人。他自很年青时起就做了柏拉图的学生，而且还伴随他旅行前往西西里。他天性迟缓笨拙。因此柏拉图拿他和亚里士多德比较时说，“一个需要鞭策，另一个需要缰绳。”还说，“看看我正在训练的是一头什么样的驴，以及他不得不较量的是一匹什么样的马。”然而，另一方面，塞诺克拉底很有威严，行为庄重，这使得柏拉图继续这样对他说：“塞诺克拉底，给美惠女神献祭。”他在学园度过了大半生；据说无论他什么时候去城里，所经之地所有嘈杂市民和雇工都给他让路。有一次，臭名远扬的弗里涅（Phryne）试图结交他，而且好像是在被人追赶的时候，躲在他的屋檐下避难；他出于一般的人道让她进了屋，但房里只有一张小床，他允许她跟他睡在了一起；最后，经过许多次胡搅蛮缠，弗里涅失败离开了，还告诉那些向他打听的人说，她离开的那个人不是人，而是一尊雕像。这个故事的另一说法是，他的学生诱使拉伊斯强行跟他上床；而他的忍耐力非常之强，以致烧伤自己很多次。他的信誉度极高，以致尽管证人不起誓作证是不合法的，但雅典人允许塞诺克拉底一个人这样做。此外他还极为自立；无论如何，亚历山大曾送给他一大笔钱，他只收下三千阿提卡德拉克马，而把其余部分都退了回去，还说亚历山大比他更需要钱，因为他有很

IV.7-9

IV.9-11

多老百姓需要照管。另如迈隆尼阿努在其《平行序列》(Parallels)中所证实的,他也没有收安提珀特送的礼物。在狄奥尼修的宫廷里,他因为在罐饮宴会(the Feast of Pitchers)上喝酒英勇而受尊敬,并获得一个金质王冠的奖赏,但他走出去把它放在了赫尔墨斯神的雕像上,就好像他已经习惯在那儿放置花环一样。有故事说,他和其他人一道被派作使节前往拜见菲力普,他的同事受贿接受菲力普的邀请参加了宴会,还跟菲力普谈话。而塞诺克拉底两者都没有做。确实,菲力普也因此拒绝见他。于是当使团返回雅典时,人们抱怨塞诺克拉底跟随他们没有作出任何贡献,还打算惩罚他。而他告诉他们,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应当考虑国家的利益,他说,“因为菲力普知道其他人接受了贿赂,但他绝不能拉拢我”,于是人们给了他双倍的荣誉。后来菲力普还说,在所有去过他的宫廷的人中,塞诺克拉底是唯一一个没有接受他的贿赂的人。此外,他曾作为使节前往拜见安提珀特,打算为在拉米亚战争^①中被俘的雅典俘虏辩护,安提珀特邀请他一起进餐,他引述了如下诗句:^②

噢,喀耳刻(Circe)!在赎救出同胞并与之面
见之前,什么样的正直之人会有心思尝肉喝酒呢?

安提珀特非常欣赏他的睿智,于是立刻释放了那些俘虏。

一只麻雀在老鹰的追赶下撞进他的胸脯,他抚摸了它然后把它放走了,还说千万不要辜负恳求者的期望。彼翁曾取

① 公元前322年。

② 荷马,《奥德赛》x. 383-5.

笑他，而他说他不作任何回答；还说，悲剧决不屈尊降格回答喜剧的嘲笑。有个人从未学过音乐、几何和天文学，却想来听他讲课，塞诺克拉底对他说，“去吧，因为你没有为掌握哲学准备任何东西。”另有人认为他说的是，“你为梳理羊毛前来的地方不是我这儿。”

狄奥尼修曾警告柏拉图他会丢掉脑袋，而在场的塞诺克拉底指着自己的头说，“在砍下我的脑袋前没有人能够碰它。”据说安提珀特前来雅典，并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回礼，直到安提珀特兑现了自己说过的话。他从不骄傲，这着实少见；他每天至少会保持一次沉默，而且据说会整整一小时不说话。 IV.11-12

他留下了大量论文、诗歌和演讲，对此我附加了一个清单，如下：

- 《论自然》，六卷
- 《论智慧》，六卷
- 《论财富》，一卷
- 《阿卡狄亚人》，一卷
- 《论不确定者》，一卷
- 《论孩童》，一卷
- 《论节欲》，一卷
- 《论功用》，一卷
- 《论自由》，一卷
- 《论死亡》，一卷^①

① Marsilius Ficinus 认为该书就是现存的被归给柏拉图的对话《阿克西俄库》（比较前文第三卷第 62 页）。

《论自愿者》，一卷
《论友谊》，两卷
《论公平》，一卷
《论相反者》，两卷
《论幸福》，两卷
《论写作》，一卷
《论记忆》，一卷
《论谬误》，一卷
《卡利克勒》，一卷
《论审慎》，两卷
《操持家务者》，一卷
《论节制》，一卷
《论法律的影响》，一卷
《论国家》，一卷
《论神圣》，一卷
《德性是可教的》，一卷
《论存在》，一卷
《论命运》，一卷
《论情感》，一卷
《论生活方式》，一卷
《论和谐》，一卷
《论学生》，两卷
《论正义》，一卷
《论德性》，两卷
《论形式》，一卷
《论快乐》，两卷
《论生命》，一卷

IV.12-13

《论勇敢》，一卷
《论一》，一卷
《论理念》，一卷
《论艺术》，一卷
《论诸神》，两卷
《论灵魂》，两卷
《论科学》，一卷
《政治家》，一卷
《论认知》，一卷
《论哲学》，一卷
《论巴门尼德的作品》，一卷
《阿凯德姆》或《关于正义》，一卷
《论善》，一卷
《涉及理解之物》，八卷
《逻辑问题释疑》，十卷
《物理学讲稿集》，六卷
《摘要》，一卷
《论种和属》，一卷
《毕达哥拉斯的教诲》，一卷
《释疑集》，两卷
《划分集》，八卷
《论文集》，二十卷，30 000 行
《辩证法研究》，十四卷，12 740 行
此后还有十五卷，然后是十六卷关于文体的研究；
九卷关于逻辑推理的研究；
六卷关于数学的研究；
另有两卷《涉及智力之物》

IV.13-15

《论几何学家》，五卷

《评注集》，一卷

《对立面》，一卷

《论数》，一卷

《数论》，一卷

《论尺寸》，一卷

《论天文学》，六卷

《君主制基本原理》，四卷，题献给亚历山大

《致阿利巴》

《致赫法斯提翁（Hephaestion）》

《论几何学》，两卷

这些著作总共 224 239 行。

以上是他的大致情况。可是，当他没能缴纳向外地居民征收的税款时，雅典人把他给卖掉了。而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买下了他，由此成就了双重偿还：还塞诺克拉底以自由，还雅典人以税款。这一点我们是从阿马斯特里（Amastris）的迈隆尼阿努的《历史平行序列章次》（*Chapters on Historical Parallels*）的第一卷中得知的。他接任斯彪西波主持学园长达二十五年：自利西马基德（Lysimachides）执政时起，始于第 110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二年。^① 他于 82 岁去世，死因是晚上跌倒在一些器皿上。

关于他我写了如下文字：^②

① 公元前 339 - 前 338 年。

② *Anth. Pal.* vii. 102.

极具男人气概的塞诺克拉底，跌倒在青铜器皿上，砸破了头，大叫一声后就死去了。

IV.15-16

另有六个人也叫塞诺克拉底：(1) 远古时代的一名战术家；(2) 我们谈及的这位哲学家的一个亲戚和同胞公民，现存有他的一篇题为“阿尔西诺厄提克”(Arsinoëtic)的演讲，论及的是一个叫阿尔西诺厄(Arsinoë)的死者；^① (4) 一名哲学家兼不怎么成功的挽歌作家。诗人去写散文往往能够成功，而散文作家写诗往往失败，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由此也很清楚，其中一种人具有自然天赋，另一种人具有艺术天赋；(5) 一个雕刻匠；(6) 阿里司托森提及的一名歌曲作家。

① 在列数前三个人时，有一个意外地给漏掉了。

第三章 波勒谟（学园主持， 约公元前 314 年至前 276 年在 任）

波勒谟（Polemo），菲洛特拉图的儿子，雅典人，住在俄伊亚（Oea）镇。年青时他非常放荡，挥金如土，随身兜着钱以获取欲望的即时满足，甚至还会把钱藏匿在巷子胡同里。^① 即使在学园也有人在一个梁柱附近发现了三个奥卜尔——他把钱埋在那里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有一天，他和他的年青哥们打赌，头戴花环酩酊大醉着冲进塞诺克拉底的学园。然而塞诺克拉底丝毫没有分神，而是依旧如故讲他的课，其主题就是节制。听到这些后，这个家伙逐渐给吸引了进去。他变得非常勤奋，意欲超过其他所有学生，并于第 116 届奥林匹亚赛会^② 一崛做了学园的主持。

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在《传记集》（*Biographies*）中说，他父亲在公民中属于一流人物，还饲养马匹在战车竞赛中比赛。波勒谟本人曾经在他妻子提起的一次诉讼中成了被告，他妻子控告他生活不检点，而且残酷无情。但自从开始研究哲学后，他的品性变得强大有力，总能在行为中保持同样的镇静。不仅如此，他还从未失言，这一点实际上解释了他对

① 比较疏善关于他的荒唐行为的记述（*Bis accusatus*, 16），这一记述显得更为有趣，因为他把反对卡劳斯（Carouse）、Μέθη的话写在学园的大门口。

② 公元前 316 - 前 312 年。

克冉托尔所产生的魅力。^① 可以肯定，有一次一条疯狗从背后咬住了他的大腿，他甚至脸色都没有变一下；城里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掀起了喧嚣，他却保持了平静。在戏院里他也显得异乎寻常地冷静。例如，有一次绰号为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的尼科斯特拉图（Nicostratus）向他和克拉特斯宣读荷马的作品；克拉特斯深深感动了，他却一点不动情，好像没有听过一样。总之，他是一个正如画家美兰西乌在《论绘画》中所描绘的那样的人，在那里美兰西乌说，艺术作品应当烙上一种任性和固执，这种东西对于性格也同样适合。波勒谟常说，我们应当用事实，而不是纯粹的逻辑思辨来训练自己，纯粹的逻辑思辨确实能使我们因为善于提问而赢得赞美，但在协调生活方面却使我们完全与自身不相符合，就好像一个人在心里把一本无甚价值的小册子记得滚瓜烂熟，却从不实践一样。

另外，他优雅大方，会请求他人原谅他那——用阿里斯托芬评价欧里庇得斯的话说就是——“刻薄、辛辣的风格”，^② 这种风格，如这同一位著作家所说，是“高高挂起的肉的纯正调味料”。此外，据说他甚至从不坐着讨论学生提出的问题，而总是上下走动进行辩论。还有，他受到国人尊敬是因为他热爱高贵的东西。不过他也会退离俗世，^③ 把自己关在阿卡德米花园（the Garden of the Academy）里，而学生们住周围的小棚屋，距离缪斯神殿和授课大厅不远。看来波勒谟在各个方面都仿效了塞诺克拉底。阿里斯提波在

IV.18-20

① 比较后文第24节。

② Frag. 180 Dind.

③ 比较前文第一卷第112节的注释。

《古代显贵》的第四卷中断定，塞诺克拉底曾经是他最喜爱的人。他肯定总是把自己的前任记在脑中，还像他一样，披着那种质朴庄重的威严，这种威严为多利安风格所独有。他喜欢索福克勒斯，尤其喜欢那样一些段落，在那里看来好像（用喜剧诗人的措辞就是）：

一条肥壮的摩罗西亚（Molossian）大驯犬给了他帮助，

而且，在那里，诗人〔用佛利尼库（Phrynichus）的话说就是〕：^①

既非新酿葡萄酒，亦非混合陈酿，而是真正的
普拉姆尼安（Pramnian）酒。

因此他称荷马为写史诗的索福克勒斯，称索福克勒斯为写悲剧的荷马。

他老年身体衰朽，死于高龄，身后留有相当多的著作。我曾为他写了如下隽语诗：^②

IV.20-22

你听不见吗？我们埋葬了波勒谟，他气力衰朽，命落九泉，躺在这里。然而躺着的不是波勒谟，而只是他的尸体，在去天堂的路上他把它留在地下的棺木之中。

① 梅内克，*C. G. F.* ii. 605.

② *Anth. Plan.* ii. 380.

第四章 (雅典的) 克拉特斯 (学园主持, 公元前3世纪 在任)

克拉特斯 (Crates), 安提根尼 (Antigenes) 的儿子, 雅典人, 住在瑟里亚 (Thria) 镇。他是波勒谟的学生, 也是他最宠爱的人, 还接替他担任学园主持。他们俩关系非常亲密, 不仅生活上抱持共同追求, 而且老来长得越来越相像, 死后还葬在同一坟墓里。因此安塔戈拉斯谈到他们俩时使用了如下文字:^①

过往的陌生人, 据说这座坟墓里躺着神一样的克拉特斯和波勒谟, 他们两人都气量宽宏, 从他们那极具灵性的双唇之间流淌出神圣的言辞, 他们那纯粹的智慧生活, 与其坚定信念相协调, 给他们饰上了辉煌和不朽。

阿尔凯西劳 (这个人从塞奥弗拉斯特那里退学, 转而到他们的学园求学) 谈到他们时则说, 他们是神, 或是黄金时代 (the Golden Age) 的幸存者。他们没有附和平民党派, 而是如吹笛手狄奥尼索多洛据说曾经宣称的那样做的, 当时这个人夸海口说, 没有人听过他的优美曲调, 正如没有人听过伊斯门尼亚 (Ismenias) 的一样, 在船上没有, 在泉流旁也没

^① *Anth. Pal.* vii. 103.

IV.22 - 24

有。据安提戈纳说，他们共用的桌子放在克冉托尔的屋子里；他们俩和阿尔凯西劳住在一起很和睦。阿尔凯西劳和克冉托尔住同一间屋子，波勒谟和克拉特斯跟公民吕西克勒（Lysicles）住在一起。如上所说，克拉特斯是波勒谟最宠爱的人，阿尔凯西劳则是克冉托尔最宠爱的人。

据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的第三卷中说，克拉特斯死后留有一些著作，其中有些是研究哲学的，有些是论喜剧的，还有一些是他在民众集会或出使外国时所作的演讲。他培养了一些优秀学生，其中有阿尔凯西劳，关于这个人我们稍后就会谈及，因为他也是克拉特斯^①的学生；另一个是波利司提尼（Borysthenes）的彼翁，这个人后来被认为是塞奥多洛学派的成员，他是离开学园后加入那个派别的，关于他我们也会在阿尔凯西劳之后谈及。

另有十人也取名克拉特斯：（1）一名老喜剧（the Old Comedy）诗人；（2）特拉勒斯（Tralles）的一名修辞学家，他是伊索克拉底的学生；（3）一名工兵兼矿工，他跟随过亚历山大；（4）一个犬儒派信徒，关于他后文会作更多讨论；（5）一名逍遥派哲学家；（6）马罗斯（Malos）的一个文法学家；（7）一本几何著作的作者；（9）一名隽语诗人；（10）塔索斯的一名学园派哲学家。

① 这是指犬儒派信徒克拉特斯，下文对这个人有所提及，另参见第六卷第五章。——译注

第五章 克冉托尔（约公元前 340—前 290 年）

梭里的克冉托尔（Crantor）尽管在母国备受尊敬，但他还是离开了它，前往雅典听塞诺克拉底讲课，其时间与波勒谟相同。他留下了长达 30 000 行的回忆录，其中有一些让评论家归给了阿尔凯西劳。据说有人曾问他，波勒谟身上是什么吸引他，对此他回答，“就是我从未听过他讲话声音忽高忽低。”有一次他碰巧生病了，并隐居到阿斯克勒普神庙，在那里他仍旧不停地走来走去。于是人们立刻围到他身边，以为他隐居到那儿不是因为生病，而是要开一所学校。在那些人中有阿尔凯西劳，他想让克冉托尔把他介绍给波勒谟，尽管他们俩感情甚笃，这一点我们将在阿尔凯西劳的生平叙及。然而病好之后，他继续去听波勒谟讲课，还因此广受赞誉。据说他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了阿尔凯西劳，价值十二塔仑特。阿尔凯西劳问他死后想葬在哪儿，他回答说：^①

在家乡土壤的某个角落里安眠是甜美的。

据说他也写诗，还把它们封藏在家乡的雅典娜神庙里。关于他诗人泰阿泰德这样写道：^②

① Nauck, *T. G. F²*, *Adesp.* 281.

② *Anth. Plan.* ii. 28.

克冉托尔活着令人愉快，更令缪斯女神愉快，他从未步入老年。噢，大地，接受这位神圣的死者吧；也许在下界，他仍会生活优雅，兴旺发达。

在所有诗人中克冉托尔最崇拜荷马和欧里庇得斯；他说，要在短时间内以日常语言写出悲剧并拨动人们的情绪是很难的。他也从关于柏勒洛丰（Bellerophon）的传说中引述了如下诗句：^①

唉！但为什么要“唉”呢？我们已经遭受了凡人的命运。

据说现存^② 有诗人安塔戈拉斯的这样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是克冉托尔在讨论爱时说的：

IV. 26 - 28

我的心灵在怀疑，因为你的出身有争议；是否我要把你，爱，称作那不朽诸神中之第一，或称作老厄瑞布斯（Erebus）和女王般的夜神纽克斯（Night）在海洋深处生出的所有孩子中的年长者；或者，难道你是智慧的昔普里斯（Cypris），或大地神该亚（Earth），或风神（Winds）的孩子？你在徘徊中为人类设置了如此多的福祉和不幸。因此你的身体有双重形式。

① Nauck, T. G. *F²*, *Eur.* 300.

② *Anth. Plan.* iii. 60.

他擅长发明语汇。例如，他说某个悲剧演员的声音没有磨光，没有剥皮。谈及一个诗人时他说他的诗句充满吝啬。还说塞奥弗拉斯特的论文是用牡蛎壳写成的。他最受重视的著作是论文《论悲痛》(*On Grief*)。^① 他死在波勒漠和克拉特斯之前，水肿病加速了他的死亡。关于他我写了如下隽语诗：^②

最恶劣的疾病把你吞噬，克冉托尔，因而你降入了普路托 (Pluto)^③ 的黑色深渊。尽管即使在下界你也会过得很好，但学园和你的国家梭里，却失去了你的言谈。

① “Legimus omnes Crantoris, veteris Academici, de luctu; est enim non magnus, verum aureolus et, ut Tuberoni Panaetius praecipit, ad verbum ediscendus libellus” (Cic. Ac. Pr. ii. 44).

② Anth. Plan. ii. 381.

③ 冥王。——译注

第六章 阿尔凯西劳（约公元前 318—前 242 年）

阿尔凯西劳（Arcesilaus），撒西斯的儿子，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的第三卷中说，他来自伊奥里斯（Aeolis）的彼塔涅（Pitane）。中期学园（the Middle Academy）就从他那里开始；他第一个因为相反论辩的矛盾而悬置判断，第一个同时就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辩论，第一个修改了由柏拉图传下来的体系，还借助问答法使其更像辩论术。他是这样碰到克冉托尔的：他有四兄弟，他排行老幺，四兄弟中有两个同父异母，另外两个同母异父。后两个中匹雷德年长，前两个中摩尔里亚（Moereas）年长，而摩尔里亚是他的监护人。起先，在他离开彼塔涅前往雅典之前，他是其同胞数学家奥托利库（Autolycus）的学生，而且他还和他一起去过萨尔迪斯旅行。然后他在雅典乐师赞图斯门下学习；后来又做了塞奥弗拉斯特的学生。最后他渡海去学园投奔克冉托尔。尽管上面提及的他的兄长摩尔里亚想让他成为修辞学家，他自己却致力于哲学；而克冉托尔喜欢上了他，还从欧里庇得斯的《安德罗墨达》（*Andromeda*）中引述如下诗句问他：^①

噢，处子，如果我收留你，你会感激我吗？

① Nauck, T. G. *F²*, Eur. 129.

他这样作答：^①

收下我吧，好心人，无论让我做你的仆人还是
搭档。

自那以后他们就住在一起。据说塞奥弗拉斯特还就此感叹自己的损失说，“一个多么睿智敏捷的学生离开了我的学校！”因为他除擅长辩论、钟爱著述外，还创作诗歌。现存有他的一首关于阿塔卢（Attalus）的隽语诗，如下：^②

帕加马（Pergamos）不仅以兵器闻名，而且还经常因为它在神圣比萨的战马而受赞扬。如果凡人胆敢说出上天的意志，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它更会得到吟游诗人的唱诵。

另有一首是关于欧伽姆（Eugamus）最宠爱的人美诺多努^{IV.30-33}（Menodorus）的，这个人是他的同学：^③

卡旦努（Cadanus）的儿子美诺多努，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你的家乡弗里基亚（Phrygia）和神圣的泰阿提拉（Thyatira）。但是对于那无法用言辞形容的阿克隆河（Acheron）而言，如谚语所说，无论从什么地方开始丈量，其路程都是相等的。欧伽姆

① 同上，132.

② *Anth. Plan.* iii. 56.

③ *Anth. Plan.* ii. 382.

为你树立了这座从很远都能看见的纪念碑，因为在所有为他劳苦的人中，你是他最喜爱的一个。

在所有诗人中他最崇拜荷马，睡觉前总要朗诵他的一段诗。在早晨他会说，他要拜访一下他的最爱——无论什么时候他想朗读荷马的话。他也宣称品达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传授了圆满措辞的技巧，还提供了丰富的格言和成语。年青时他还特别研究了伊翁。

他也去听几何学家希波尼库讲课：有一次，一个对其论题一窍不通的人情绪低落，还懒洋洋地打哈欠，他跟希波尼库开玩笑说，“几何学必须在他的嘴张开时流进去。”后来那个人精神完全消沉，阿尔凯西劳把他带回家里，照顾他，直到完全恢复。克冉托尔死后他接管了学园，而一个叫苏格拉提德（Socratides）的人在他的同意下退休了。据说他对所有事物都悬置判断，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他从未写过一本著作。^① 另有人说，人们发现他修订了克冉托尔的一些著作，据说他还出版了这些著作，另一些人则说他烧毁了它们。看来他对柏拉图颇为崇敬，还拥有他的著作的复本。有些人认为他还仿效皮浪。他致力于研究辩证法，还采纳了由埃雷特里亚学派引入的论辩方法。因此阿里斯通这样谈及他：

柏拉图是他的头，皮浪是他的尾，狄奥多罗则

①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诗人伊翁的研究（第31节）就肯定没有出版。

是他的腰。^①

蒂蒙这样说：^②

其内心在美涅得谟的指引下，他要么会与皮浪那堆肉亲和，要么会奔向狄奥多罗。

稍后他还这样介绍他：

我将游向皮浪和驼背的狄奥多罗。

他非常有自知之明，言语简洁，谈话时喜欢区别术语的含义。他也很会挖苦讽刺，而且直言不讳。这就是蒂蒙为什么这样谈及他的原因：

还把老谋深算、吹毛求疵与健全的官能结合在一起。^③

因此当一个年青人讲话鲁莽冒失、有欠妥当时，阿尔凯西劳大喊，“难道没有人玩跖骨游戏（knuckle-bone）揍他吗？”还有，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声称，在他看来一事物并不比另一事物大，他反诘道，“那么在你看来六尺和十尺一样长

① 这是对荷马的模仿，参见《伊利亚特》vi. 181 的说法：吐火兽有狮子头、龙尾和羊身。

② 比较荷马《奥德赛》v. 346.

③ 或可能是与 Wachsmuth 一起：“将漫骂与形式（αἰμωλῖως）狡猾的俏皮话结合在一起。”

罗？”有个叫赫蒙（Hemon）的开俄斯人（Chian）尽管长相丑陋，却自以为英俊，经常穿着华服锦饰四处招摇，还说，智慧之人从不恋爱。对此阿尔凯西劳反问，“什么？难道不会爱上像你这样英俊、穿着像你这般华丽的人？”一个生活懒散之徒暗骂阿尔凯西劳傲慢自大，对他这样说：^①

IV.35 - 36

女王啊，我可以说话，或必须保持沉默吗？

对此他回答：^②

女人啊，为什么说话这么刻薄，而不像你习惯的那样呢？

一个出身低下的唠叨鬼带给他很多麻烦，他引述如下诗句：^③

奴隶的儿子就应当承受不幸。

另一个人也对他废话连篇，他说他本没有要哪怕一个保姆去责骂他。对其他人他根本没有作答。有个发放债款的学生承认自己对有些事情无知，而阿尔凯西劳从索福克勒斯的《俄恩诺矛斯》（*Oenomaus*）中引述这样两句诗来回答他：^④

① Nauck, *T. G. F²*, *Adesp.* 282.

② Nauck, *T. G. F²*, *Adesp.* 283; 比较 Wilam. *Antiq. v. Kar.* p. 74.

③ Nauck, *T. G. F²*, *Eur.* 976.

④ Nauck, *T. G. F²*, *Soph.* 436.

母鸡肯定认不出装有未授精的蛋的巢，直到她在巢中寻找雏鸡。^①

有个辩证论者是阿勒克西努的追随者，他不能准确复述老师的某个论辩，于是阿尔凯西劳以菲罗克瑟努（Philoxenus）和砖匠之间的故事来提醒他：菲罗克瑟努发现砖匠吟唱他的曲子时走调，于是就践踏他们刚做好的砖作为报复，还说，“如果你们弄坏我的作品，我就要弄坏你们的。”此外，他确实不怎么喜欢那些从事学习太迟钝的人。因为某种自然的冲动，他被诱使使用“我断定”、“某某（提及名字时）不会同意这一点”这样的口头禅。^② 他有很多学生模仿了他的这一特点，正如他们也模仿他讲话的风格乃至他的整个谈吐。

IV.36-38

他富于创造性，也会遇到激烈的反对，或者会将讨论过程回溯到分歧点，使之适应每一个场合。他的说服能力无可匹敌，这就更加使得学生愿意来他的学校，尽管他们害怕他的尖刻辛辣。但他们都乐意容忍这一点；因为他特别善良，会带着期望鼓舞学生。在私人生活中他显得非常慷慨，随时随地准备帮助他人，而且还极为谨慎以免使人觉得他是在施恩布惠。例如，有一次他拜访生病的特西比乌，看他需要什么，还悄悄在他枕头下塞了一个钱包。特西比乌发现后，他

① “人们很少注意那些明显的事实，除非牵涉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皮尔森（A. C. Pearson）（参见 *ad loc.*，*Soph. Fragments*，477（vol. ii. p. 130））赋予了 ἀέφοδα 这个词以更为明确的意义：“风的经过（穿透她的身体）”，这里提及的是关于未授精的蛋（wind-egg）的古老寓言（参见 *Aristoph. Aves*，695，*Aristot. Hist. An.* vi. 2，560 a 6）。τόκος 会向放高利贷者提醒放债的利益。

② 使用这些口头禅与阿尔凯西劳所声称的悬置判断有所冲突。

说，“这只是阿尔凯西劳开的玩笑。”此外，在另一场合他还送了他 1000 德拉克马。

还有，他把阿卡狄亚人阿尔基亚（Archias）介绍给欧美尼（Eumenes），使他官居高位。因为出手大方，很少关心钱财，所以他第一个参加座位要付钱的演出；他也最为渴望参加阿凯克拉底（Archebrates）和卡利克拉底（Callicrates）的演出，尽管其入场费是一块金片。他帮助过很多人，还为他们募集捐款。有人曾借用他的银盘招待朋友，后来再没还他，但阿尔凯西劳没有向那个人要，反而假称它没被借走。这个故事的另一说法是，他有意将银盘借出，而当借者归还时，他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那个人，因为那个人很穷。他在彼塔涅拥有财产，他的兄弟匹雷德从中送了很多东西给他。此外，菲勒塔尔努（Philetaerus）的儿子欧美尼送给他大笔钱财，因此原因，欧美尼成了与其同时代的国王中唯一一位获献他的所有著作的国王。

IV.38-40

很多人向安提戈纳献殷勤，无论他什么时候来雅典都赶去拜见，而与他们不同，阿尔凯西劳呆在家里，不想交结安提戈纳。他和统率姆尼基亚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司令官希罗克勒关系最好，每次过节都会下去看望他。尽管希罗克勒也劝他向安提戈纳表示敬意，但没能说服他，甚至他都走到了大门口，但还是转身回来了。海战之后，^①很多人都前往拜见安提戈纳或给他写信献媚，他却仍旧持守着自己的平静。不过他也确曾作为使节代表自己的母邦前往德米特里亚

① 这里提及的也许是安提戈纳在其统治末期所取得的两次针对埃及舰队的海战胜利中的一次，这两次胜利中一次是在科斯，另一次是在安德罗斯（Andros）。参见 W. W. Tarn, *Antigonos Gonatas*, pp. 378, 461-6.

(Demetrias) 拜见过安提戈纳，但没有完成使命。他把自己的时间全都花在学园之中，有意规避政治活动。

有一次在雅典，他在比雷埃夫斯港停留过久，忙于讨论问题，忽略了跟希罗克勒的友谊，因此遭到一些人责难。^① 他非常奢侈，简言之就是另一个阿里斯提波，他喜欢丰盛的餐宴，但只和那些跟他品味相同的人吃。他公开与爱利亚情妇塞奥迪特 (Theodete) 和菲拉 (Phila) 住在一起，有人为此责难他，他则征引阿里斯提波的格言作答。他也喜欢男童，且非常敏感。由此他遭到斯多亚派哲学家开俄斯的阿里斯通及其追随者控告，他们称他败坏年青人，是个传授淫荡行径的无耻之徒。据说他特别迷恋德米特里乌，这个人航行去了昔勒尼；他也迷恋米尔里亚 (Myrlea) 的克勒俄卡里 (Cleochares)，关于这个人有故事说，有一次一群酒色之徒聚集到阿尔凯西劳门口，他告诉他们，他本人愿意让他们进屋，但克勒俄卡里不会让他这样做。这同一个年青人还拥有一些追求者，其中有拉凯斯 (Laches) 的儿子德谟卡里 (Demochares) 和布格卢 (Bugelus) 的儿子匹索克勒 (Pythocles)；有一次阿尔凯西劳抓住了他们，但强忍着罚他们走了。因为所有这一切，上述那些批评家攻击阿尔凯西劳，嘲笑他是那些追求流俗的乌合之众的朋友。对他的最恶毒攻击来自逍遥派成员希洛尼谟那一圈人，^② 每次当他邀集朋友庆祝安提戈

IV. 40 - 42

① 据说如果将 'Αθήνησι 放置到 τὸν 和 πολιτισμὸν 之间，且在 πολιτισμὸν ἐκ τ-
οπίων 而不是 Πειραιεῖ 后添加 καὶ πρὸς τὰς θέσεις λέγων 的话，其意义会更易于理
解。从某些方面看来这一陈述是在确认由稍上那个以 πολλῶν δὲ καὶ τὸν 'Αντίγων
... ἐκάστοτε 开头的句子所传递的意思。

② 据斯特芬纳说，οἱ περὶ 'Ιερώνυμον τὸν Περιπατητικὸν 是一个页边注释。
手抄本的异文是 παρὰ 'Ιερωνύμῳ Π.

纳的儿子哈尔西翁纽 (Halcyoneus) 的生日时 (这个时候安提戈纳常常会送来大笔钱财用于庆祝活动), 他都会遭到责难。在这种场合他总是避免讨论酒; 有一次阿利迪瑟 (Aridices) 提出一个问题, 要求他就此说些什么, 他回答, “哲学的独特领域只是这样, 即认识所有事物都有一次机会。”就那个批评他是乌合之众的朋友的指责, 蒂蒙写了很多东西, 其中有一段如下:①

因此说, 他陷没在四面环绕的人群中。他们惊奇地看着他, 就像苍头雀围着一只猫头鹰一样, 指责他爱慕虚荣, 因为他谄媚那些乌合之众。为什么你会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呢, 为什么你会像傻瓜一样把自己给吹熄呢?②

IV. 42 - 44

然而尽管如此, 他也足够谦虚, 会推荐自己的学生去听其他哲学家讲课。有个来自开俄斯的年青人对他讲课不是很满意, 宁愿去听上文提及的那个希洛尼谟讲课, 阿尔凯西劳竟然亲自带上他, 把他介绍给那个哲学家, 还写了一则训诫要他好好干。

关于他的另一趣闻是这样的: 有人问他, 为什么总是那些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转而去听伊壁鸠鲁讲课, 而伊壁鸠鲁的信徒从不转往其他学校。对此他回答: “因为男人可以变成阉人, 而阉人决不会变成男人。”

最后, 他临死前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遗赠给了他的兄弟

① 比较后文第五卷第 59 页。

② Frag. 34 D. 比较其韵律, 见荷马《伊利亚特》i. 326 和 iv. 482.

匹雷德，因为在摩尔里亚不知情的情况下，匹雷德带他去了开俄斯，然后又带他去了雅典。他终生未娶，没有子嗣。他立了三份遗嘱：第一份留在埃雷特里亚，让安菲克里特（Amphicritus）保管；第二份留在雅典，让他的一些朋友保管；第三份他派人送到他的家乡，给他的亲戚陶马西亚（Thaumasias），要求他好好保管。他还写了如下信件给这个人：

阿尔凯西劳致陶马西亚，并问好。

我已托付第欧根尼把我的遗嘱转交给你。因为我经常生病，身体虚弱，所以决定立下遗嘱，以使（如果发生任何不幸的话）曾经如此忠实地跟随我的你，不会因为我的死太过伤心。在这个地方你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因而可以委以遗嘱，这既因为你的年龄，也因为你和我的关系。记住，我在你身上寄托了绝对的信任，并请努力依据我的遗嘱公正行事，以便（就你而言）我做的安排能够得到适当的体面的落实。遗嘱的一个复本留在雅典由我的一些朋友保存，另一复本留在埃雷特里亚由安菲克里特保存。

IV.44-46

据赫尔米波说，他死前喝了很多纯酒，这伤了他的神智；他已经 75 岁，雅典人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善意尊重。

我曾就他写了如下文字：^①

^① *Anth. Pal.* vii. 104.

祷告吧，阿尔凯西劳，为什么你会狂饮烈酒以致丧失心智呢？我可怜你与其说是因为你的死，不如说是因为你无节制地饮酒侮辱了缪斯女神。

另有三个人也取名阿尔凯西劳：一名老喜剧（Old Comedy）诗人；一名挽歌诗人；一名雕刻匠，关于这名雕刻匠西蒙尼德写了如下隽语诗：^①

这是阿耳忒弥的雕像，它花费两百帕罗斯德拉克马，这些钱是用一只山羊换来的。这尊雕像是阿里司托迪库（Aristodicus）的值得尊敬的儿子阿尔凯西劳雕刻的，他擅长雅典娜的技艺。

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中说，前文描述的这位哲学家的鼎盛年约在第 120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②

① *Anth. Plan.* iii. 9.

② 公元前 300 - 前 296 年。

第七章 彼翁（公元前3世纪）

彼翁（Bion）出身为波利司提尼（俄尔比亚 [Olbia]）公民，这个地方既是他的父母，也是他喜欢上哲学之前的环境，这是他本人明确告诉安提戈纳的。因为安提戈纳问他：IV.46-48

你是谁呀，从哪里来？你的祖国和父母是什么？^①

他知道国王在侮辱他，于是回答说，“我父亲是自由人，他用袖子擦鼻子”——意思是说他是一个贩卖咸鱼的商人——“他是波利司提尼本地人，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脸面，只有写在他脸上的字，标示着他的主人的严酷。我的母亲出身妓院，是只有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才会娶的女人。后来我父亲以某种方式在岁人中作弊，结果连同全家给卖掉了。一个修辞学家买下了我（那么并不是一个下贱的年青人），这个人死后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烧掉他的书籍，凑集所有家当来到雅典，做了哲学家。

这就是我所吹嘘的家世和血统。^②

① 荷马《奥德赛》x. 325.

② 荷马《伊利亚特》vi. 211.

我的故事就这样。然后，培尔赛乌和菲隆尼德（Philonides）该停止记录了。根据我本人来判断我吧。”

IV.48 - 50

事实上彼翁在其他方面诡诈善变，是个敏感的智者，他让哲学的敌人得到了很多辱骂亵渎的机会，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华而不实，傲慢无度。他留下了大量回忆录，以及许多有用的格言警句。例如，有人指责他没有追求一个年青人，他的托辞是，“你用钩子钩不住一块柔软的奶酪。”有一次，有人问他谁受焦虑煎熬最多，他回答，“就是那抱负最大的人。”有人向他询问自己是否应当结婚（因为这个故事也用于彼翁），他回答说，“如果你要娶的妻子很丑，那她就是你的毒药；如果她很漂亮，那她就不会忠贞于你。”^① 他称老年为所有疾病的港湾，至少它们都会在那儿避难。他称名望为德性之母；称美丽为他者之善；称财富为成功之支柱。他对一个大肆挥霍祖产的人说，“大地吞没了安姆菲阿劳，而你吞没了你的土地。”不能承受不幸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他常常谴责那些焚烧活人（就好像他们没有感觉）的人，也谴责那些用烧灼术烧灼活人（就好像他们有感觉）的人。他曾反复说，给予他人恩惠比享受他人恩惠更可取，因为后者意味着同时毁灭肉体 and 灵魂。他甚至辱骂苏格拉底，宣称如果苏格拉底渴慕阿尔基比亚德却又压制这种欲望的话，那他就是傻瓜；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话，那他的行为就决非卓越。他常说，通往哈得斯的道路很容易行走；无论如何，人死的时候眼睛总是闭着的。他批评阿尔基比亚德，说他年少时总是把丈夫们从他们的妻子身边拉走，长大后则总是把妻子们从她们的丈夫身边拉走。雅典人沉迷于练习修辞

① 比较后文第六卷第3页。

时，他在罗得斯讲授哲学。有人因此批评他，他回答，“若我拿到市场上的东西是小麦，我怎能出售大麦呢？”

他常说，如果他们在其中汲水的那些船只整全而没有挖出很多小洞的话，那么在哈得斯的那些人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有个人想得到他的帮助而跟他纠缠不休，他对他说，“如果你能使其他人替你的理由辩护并远离你自己的话，我就会满足你的要求。”有一次，他和一些坏人结伴航行，遇上了海盗。他的同伴说，“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话，我们就会丧命的。”他回答说，“我也会，除非我被发现了。”他称自负为进步的阻碍。在提到一个富有的守财奴时他说，“他并没有得到财富；而是财富得到了他。”他还说，守财奴照管财物，好像财物属于他们，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比财物属于他人时所能得到的更多的好处。他说，“年青时我们很勇敢，但只有在老年，审慎才会站在应有的高度。”审慎胜过其他德性，正如视力胜过其他感官。他常说，我们不应当责难老年，因为（如他所说）我们都希望进入老年。他对一个脸色阴沉的造谣者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交了霉运，或你的邻人交了好运。”他常说，出身低微不利自由演讲，因为

IV.50-52

它吓唬了人，却坚强了他的心。^①

他说，我们应当观察朋友，看看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使我们不会被认为是在与坏人打交道，而拒绝好人的友谊。

^① Eur. Hipp. 424.

IV.52-54

起初，彼翁经常抨击学园派的学说，^① 甚至当他做了克拉特斯的学生后还是如此。然后他接受了犬儒派戒律，披着斗篷背着背包。因为要使他转向那种对什么都不在乎的学说并不需要很多其他东西。后来他听了无神论者（Atheist）塞奥多洛（这个人使用各种各样的诡辩）讲课，于是转向了塞奥多洛学派的学说。在塞奥多洛之后，他听了逍遥学派的塞奥弗拉斯特讲课。他喜欢炫耀，精于用俏皮话插科打诨，还给事物取粗俗的名字。据说因为他结合使用各种各样的演讲风格，埃拉托司泰尼谈及他说，他是第一个使用大花长袍装饰哲学的人。他也敏于模仿。下面是他演讲风格的一个范例：

噢，高贵的阿尔基塔，你出身音乐世家，在自己的奇想中受福，最擅长把斗争的低音鼓至高亢。^②

大体而言，他嘲笑音乐和几何。他生活奢侈，因此原因他经常迁徙于各个城邦之间，有时还设法大露脸面。因此他在罗得斯说服水手们打扮成学生模样，紧跟在他后面，然后昂首阔步走进体育场，所有眼睛都盯着他看。他也有这样的习惯，即为了满足欲望而收纳某些年青学生，这同时也是为了

① 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怀疑。然而，Reiske 根据其猜测 *προήρητο* 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即彼翁起初更喜欢学园。

② 比较荷马《伊利亚特》iii. 182 的说法：*ὦ μάκαρ' Ἀτρεΐδῃ, μοιρογενὲς, ὀλβόδαιμον, πάντων ἐκπαγλότατ' ἄνδρῶν* 这一说法出现在《伊利亚特》i. 146 和 xviii. 170.

可以得到他们的善意保护。^① 他极为自私，一贯强调这样的格言：“朋友之间祸福与共。”由此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在所有那些听他讲课的人中，他没有收到一个门徒。然而在无耻方面有些人倒跟随了他。例如，据说他的模仿者贝提翁（Betion）曾对美涅得谟这样说，“对我来说，美涅得谟，我和彼翁共度良宵，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在一些类似 IV.54-57 言论中，他经常猛烈攻击信仰神，这是他学自塞奥多洛的一种嗜好。后来他病倒了（这是卡尔西斯人说的，卡尔西斯是他去世的地方），人们劝服他带上护身符，就其对宗教的冒犯进行忏悔。而因为没人护理，他处境凄惨，直到安提戈纳送了两名仆人给他。法沃里诺在《历史杂记》中说，安提戈纳国王本人也随后上了担架。

即使他死得凄惨，我仍旧在如下文字中斥责了他：^②

我们听说，出生在波利司提尼的司奇提亚的彼翁否认神真实存在。如果他坚持这一意见，那么说这样的话就是对的：“他高兴怎么想就怎么想：可以肯定，这是错的，但他仍旧这么认为。”但实际上，当他病倒于一种缠身不去的疾病，且害怕死亡时，这个否认神的存在、甚至不会瞟一眼神庙、还经常嘲笑那些向神作献祭的凡人的人，不仅在炉膛上、在高高的祭坛上、在祭桌上，摆满了香甜的祭品、肉和熏香，以取悦神的鼻孔，不仅没有满足于说“我有罪，恩赦我的过去吧！”，而且还满心高兴

① 但可参见前文第 49 页。

② *Anth. Plan.* v. 37.

同意让一个老女巫在他脖子上缠一圈咒符，满心虔诚用皮带捆住自己的手臂，把鼠李和月桂枝挂在大门上，心甘情愿顺从除死亡之外的任何事物。他愚蠢地以为神恩可以以某种价格购买，好像只有当彼翁选择认可他们时神才存在！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当这条糊涂虫化为灰烬时，他伸直手大喊，“普路托万岁，普路托万岁！”

IV.58 - 59 有十个人取名彼翁：(1) 一个与叙利亚的斐瑞居德同时代的人，有两本以伊奥尼亚方言写成的书归属于他；他是普洛孔涅苏（Proconnesus）人；(2) 一个叙拉古人，他写了关于修辞学的小册子；(3) 我们这里所谈及的哲学家；(4) 德谟克利特的一个追随者，他是阿布德拉（Abdera）的数学家，用阿提卡和伊奥尼亚两种语言写作，还第一个断言有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夜晚延续六个月，白昼也延续六个月；^① (5) 一个梭里本地人，他写了一本关于埃塞俄比亚的著作；(6) 一个修辞学家，他是以缪斯女神命名的九本书的作者；(7) 一个抒情诗人；(8) 一个米利都雕刻匠，波勒谟提到过他；(9) 一个悲剧诗人，他是塔索斯诗人（人们这样称呼他们）中的一个；(10) 克拉佐门尼或开俄斯的一个雕刻匠，希波那克斯提到过他。

① 有可能马西利亚（Massilia）的彼忒阿斯（Pytheas）在他的“北向航行（Northern Voyage）”中体验过北极的冬天和夏天。

第八章 拉居得（学园主持， 约公元前 242—前 216 年在任）

拉居得（Lacydes），亚历山大的儿子，昔勒尼本地人。他是阿尔凯西劳的继任者，也是新学园（the New Academy）的创立者。他为人严肃，崇拜者颇多；自年青时起就非常勤奋，尽管很穷，但言谈举止高雅不俗。一个最有趣的故事是关于他照理家务的：他无论何时从仓库里取出任何东西，都会重新把门封死，然后把钥匙环从窗口扔进去，以确保放在那里的任何东西不会让人偷走或抢走。然而不久，他的无赖仆人知道了这一秘密，他们砸烂封栓，搬走了他们看中的东西，然后也以同样方式把钥匙环从窗口扔进仓库。而拉居得也从未发现他们。 IV.59-62

拉居得经常在学园讲课，也经常在国家阿塔卢安置的花园里讲课，这个花园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拉居迪乌（Lacydeum）。他做了他的所有前任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在活着时就把学园移交给了特里克勒（Telecles）和伊万德尔（Evander），他们俩都是佛西亚人。伊万德尔的继任者是帕加马的赫格西努（Hegesinus），赫格西努的继任者是卡尔尼德。一句很好的格言归属于拉居得：有一次阿塔卢派人去请他，据说他曾评论，雕像从远处看最合适。他晚年研究了几何，有个人对他说，“这个时候学合适吗？”对此他回答，“不，是不是还没到合适的时候呢？”

他于第 134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四年^① 担任学园主持，死时已任职 26 年。他死于中风，原因是饮酒过多。我就这一事实写了如下双关文：^②

噢，拉居得，我也听说了一个关于你的传闻，说酒神巴克科斯（Bacchus）抓住你，拖着你的脚趾^③进了下界。不仅如此，当酒神变得暴怒时，他就会松开我们的手脚，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得到了松绑者（Loosener）这一名字的原因。

① 公元前 241 年 7 月至前 240 年 6 月。

② *Anth. Pal.* vii. 105.

③ 或者，“带着拖动的脚趾”。这些说法表明，那些被拽在手上或扛在肩上的尸体只有脚趾刚刚接触地面。

第九章 卡尔尼德（约公元前 213—前 129 年）

卡尔尼德（Carneades），厄庇科姆（Epicomus）的儿子，或据亚历山大在《哲学家的师承》中说是菲洛科姆（Philocomus）的儿子，他是昔勒尼本地人。他仔细研究了斯多亚派，尤其是克律西波的著作，还成功批判了它们，且变得非常出名，以致经常说：

IV.62-64

如果没有克律西波的话，我会在哪里呢？

这个人勤奋无比，尽管他在物理学方面不如在伦理学方面强。因此他会因为潜心研究而使头发和指甲留得老长。这就是他在哲学上的优势，甚至修辞学家们也解散自己的课堂，成群涌往他那里听他讲课。

他的声音极为响亮，以致运动场的看管员跑到他那里，要求他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对此他回答，“那么给我什么东西控制我的声音吧。”于是那个人这样讽刺他，“你的听众就是你的控制者。”在批判对手方面他才能非凡，是一个极难对付的辩论家。因为这些原因，他还谢绝他人邀请他外出赴宴。他有个学生是比提尼亚人门特尔（Mentor），这个人想讨好他的情妇；因此有一次（据法沃里诺在《历史杂记》中说），门特尔前来听课，卡尔尼德在评论过程中通过模仿嘲弄了他，他是这样说的：

这里来了一个来自海边的老头，绝对没错，他的体形和声音都与门特尔极为相像。^①我大声宣告，他从这个学校给赶了出去。

于是门特尔站起来回答：

IV.64-66

那伙人就他们自己作出宣告，这伙人飞快地集合在一块。^②

他看来缺乏勇气面对死亡，经常重复这样一句话，“自然构造了整个世界，它也会将其毁灭。”当他得知安提珀特饮鸩自杀时，他被这种坚贞深深震动了，由此他自己也走向了死亡，并大喊，“那么也把它给我吧！”站在旁边的人于是问他，“什么东西？”“一剂甜美如蜜的药”，他说。据说他死的时候出现了月蚀；有人可能就此说过，天上仅次于太阳的最明亮天体向他表示同情。

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中说，他去世的时间是第162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四年，^③终年85岁。现存有他写给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国王阿里阿拉忒（Ariarathes）的几封信。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他的学生编辑的；他本人没有任何著述。关于他我写了如下混合音律诗：^④

① 卡尔尼德使用了《奥德赛》（*Odyssey*）中的两句话，见 iv. 384 和（转变为阳性分词）ii. 268 或 401。

② 荷马《伊利亚特》ii. 52.

③ 公元前 129 - 前 128 年。

④ *Anth. Plan.* v. 39.

为什么，噢，缪斯，为什么你让我责难卡尔尼德？因为他不知道，谁不晓得他有多么害怕死亡。他因顽疾日渐消瘦，却找不到治疗办法。当他听说安提珀特的生命之火因饮鸩熄灭时，他大喊，“也让我喝一杯吧！”“什么？你要什么？”“给我一杯伴有蜜酒的毒药。”他常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自然使这个世界结合，也必定使其消散。”然而他也走入了坟墓，而且，通过中断他的悲惨故事，可能很快就到了那里。

据说他的眼睛在晚上失明了，而他没有察觉，还吩咐奴隶给他点灯。后者把灯拿过去说，“给你。”卡尔尼德却说，“在哪呀。” IV.66-67

他还有很多门徒，其中最著名的是克利托马库，关于这个人我们随后就会谈到。

还有一个人也叫卡尔尼德，他是一个文体生硬的挽歌诗人。

第十章 克利托马库（学园主持，自公元前 129 年任职）

克利托马库（Clitomachus）是迦太基人（Carthaginian），他的真名是哈斯德鲁博（Hasdrubal），他在迦太基使用母语讲授哲学。他前往雅典追随卡尔尼德时已满四十岁。卡尔尼德看中他的勤奋，于是教导了他，还着手训练他。他极为用功，写了四百多篇论文。他接任卡尔尼德主持学园，通过写作详尽阐释了他的学说。他对这样三个学派都极为熟悉：学园派、逍遥派和斯多亚派。

蒂蒙以如下诗句整个地攻击了学园派：

学园的啰嗦没有放盐调味。

回顾了源自柏拉图的学园派后，现在我们将转向逍遥派，他们也源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他们的开山鼻祖。

第五卷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公元^{V.1} 前 384 – 前 322 年）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尼各马科（Nicomachus）和斐斯蒂（Phaestis）的儿子，斯塔吉拉本地人。赫尔米波在《论亚里士多德》（*On Aristotle*）中说，他父亲尼各马科将其血统追溯到医药神阿斯克勒普的孙子、马卡翁（Machaon）的儿子尼各马科那里；他父亲和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住在一起，身份是御医和朋友。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正宗的门徒。我们从雅典人提谟色乌的《论生平》中得知，他讲话有点口齿不清；此外，据说他的小腿很细，眼睛小，穿着、耳环和发式使他比较显眼。蒂迈欧说，他的情妇赫尔匹利（Herpyllis）跟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字也叫尼各马科。

柏拉图还在世时他就退出了学园。因此柏拉图作过这样的评论：“亚里士多德踢开了我，正如小雄驹踢开生养它的母亲一样。”^① 赫尔米波在《生平录》中提到，塞诺克拉底就任学园主持时，他不在场，作为雅典使节去了菲力普的宫廷；他返回后，看到学园换了新主持，便在吕克昂（Lyceum）选了一块公共散步地，在那里他和学生来回走着讨论哲学，一直到他们用橄榄油擦拭身体。由此得名“逍遥学派（Peripatetic）”。但有人说，他之所以得名如此，是因为亚历山大生了一场病，康复期间每天都去散步，亚里士多德陪着他，和他讨论某些问题。^{V.2-4}

^① 比较埃利安，*V. H.* iv. 9.

围绕他的那圈人变得越来越多；于是他坐下来讲课，还说：^①

拘守沉默而让塞诺克拉底^② 说话，这是卑贱的。

除训练学生演讲外，他还教他们就规定论题进行讨论。然而，后来他离开吕克昂去了阉人赫尔米亚斯那里，这个人是阿塔纽斯的僭主；而且，据说他和赫尔米亚斯感情甚笃；另据说赫尔米亚斯还把自己的女儿或侄女许配给他，从而用姻亲留住了他。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在《同名诗人和同名作家》（*Poets and Writers of the Same Name*）中也持这样一种说法。这同一位著作家还告诉我们，赫尔米亚斯属于比提尼亚血统，他曾经是欧布卢的奴隶，后来谋杀了自己的主人。阿里斯提波在《古代显贵》的第一卷中说，亚里士多德爱上了赫尔米亚斯的情妇，在得到赫尔米亚斯同意后娶了她；而且还过度喜悦，向一个弱智女人献祭，就像雅典人向埃琉西斯的得墨忒尔（Demeter）献祭一样。^③ 阿里斯提波还说，他创作了一首赞歌以纪念赫尔米亚斯，这首赞歌将在后文给出；他在马其顿的菲力普的宫廷里呆过，还收了他的儿子亚

① Eur. *Philoct.* Frag. 785 Dind., 796 Nauck².

② 在这个地方大多数权威论者以伊索克拉底代替塞诺克拉底。

③ 这个故事最终来自毕达哥拉斯派信徒里柯；比较阿里司托克勒。比较 Euseb. *Praep. Ev.* xv. 2 § 5: φησὶ γὰρ θύειν Ἀριστοτέλην θυσίαν τετελευτηῖα τῇ γλαυκί τοιαύτην ποίαν Ἀθηναῖα τῇ Δήμητρα. 这个版本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 ὑπερχαίρων 不相一致。

历山大做学生；后来他请求亚历山大重建他的毁于菲力普的母邦，并获得了同意；他还为那里的居民制定了一部法典。^{V.4-6}此外我们还得知，他仿效塞诺克拉底在自己的学园制定了一项规则，每十天指任一名轮值主席。当他认为自己和亚历山大相处的时间已经足够长时，便离开他去了雅典，还第一次向亚历山大引荐他的同族奥林修斯的卡利司提尼（Callisthenes）。但卡利司提尼对国王说话太过随便，还蔑视他的忠告，据说亚里士多德引用下面的诗句谴责了他：^①

我料想你会短命的，我的孩子，因为你所说的话。

结果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有人怀疑卡利司提尼与赫谟劳斯（Hermolaus）同谋篡杀亚历山大，于是把他囚禁在铁笼中四处游行，后来因为缺少照管，他身上生满虫子，最后让人扔给了狮子，就这样丢掉了性命。

现在让我们返回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后，他主持自己的学园长达十三年，然后退隐去了卡尔西斯，原因是有人控告他不敬神，控告者是祭司长攸利密顿，或据法沃里诺^②在《历史杂记》中说是德谟菲卢（Demophilus），控告的托辞是他为上文提到的赫尔米亚斯创作的赞歌，以及他在德尔斐的雕像上的如下铭文：^③

① 荷马《伊利亚特》xviii. 95.

② 如第二卷第78页、第三卷第19页和第五卷第77页所作的记载一样，法沃里诺对陈述那些受审哲学家们的控告者的名字颇为好奇。

③ *Anth. Plan.* iii. 48.

手持弓箭的波斯国王不公正地杀害了这个人，这违犯了诸神的神圣法律，因为那个国王打败他，不是在血腥战斗中光明正大地使用长矛，而是在一个亲信的帮助下使用背信弃义的卑鄙手段。

V.6-8 欧墨卢（Eumelus）在《通史》的第五卷中说，他喝乌头碱死于卡尔西斯，终年 70 岁。这同一典据家还认为，他是 30 岁的时候去柏拉图那里的；但在这一点上他错了，因为亚里士多德只活 63 岁，他做柏拉图的学生时是 17 岁。

前文提及的赞歌如下：

噢，德性，尘俗凡人费尽千辛万苦才能实现你，你是人的一生所能得到的最公正的奖赏，为了你的美丽，噢，少女，人们注定要面对死亡，忍受可怕的、无休止的劳苦，而这在希腊是一种光荣。你植入心灵中的这种勇敢永恒不朽，它比金子更加贵重，比父母或睡眠惺忪的安眠更加可爱。因为你的缘故，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和勒达（Leda）的儿子们在寻求你的威力的艰巨任务中承受了诸多苦难。因为渴慕你，阿基里斯（Achilles）和埃阿斯去了哈得斯的地府；因为你的高贵形貌，阿塔纽斯的宝贝儿子失去了太阳的光芒。因此，通过赞颂宙斯的威严，赞颂异乡人的护卫者，赞颂永久友谊的荣光，他的事迹将为人们咏唱，记忆女神（Memory）的女儿缪斯将使他不朽。

关于这位哲学家我自己也写了如下文字：^①

攸利密顿，德俄（Deo）的神秘仪式的祭司，打算控告亚里士多德不敬神，但他借助一杯毒药就躲过了起诉。所以这是一种打败不正义诽谤的便捷方法。

法沃里诺在《历史杂记》中断定，亚里士多德第一个在
他自己为这次诉讼所写的辩词中创作了法庭辩论演讲
(forensic speech)；他还引用他在雅典说过的话：^② V.9-11

梨子堆梨子就会变老，无花果堆无花果也是如此。^③

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中说，他生于第 99 届奥林匹亚赛会的第一年。^④ 他 17 岁就做了柏拉图的学生，跟随他，和他住在一起长达二十年。他于第 108 届赛会的第四年^⑤ 欧布卢执政期间去了米提利尼。柏拉图在那届赛会的第一年^⑥ 塞奥菲卢（Theophilus）执政期间去世，那时他去了赫尔米亚斯那儿，跟他在一起呆了三年。在第 109 届赛会的第二

① *Anth. Pal.* vii. 107.

② 荷马《奥德赛》vii. 120.

③ 在法沃里诺的著作中肯定有一章讨论“创造性”。

④ 公元前 384 - 前 383 年。

⑤ 公元前 345 - 前 344 年。

⑥ 公元前 347 - 前 346 年。

年^① 皮索多图 (Pythodotus) 执政时, 他去了菲力普的宫廷, 亚历山大那时才 15 岁。他于第 111 届赛会的第二年^② 回到雅典, 在吕克昂讲课达十三年; 然后于第 114 届赛会的第三年^③ 退隐到卡尔西斯, 在那里他无疾而终, 享年约 63 岁, 其时是非洛克勒 (Philocles) 执政, 在这同一年德谟斯提尼在卡劳里亚 (Calauria) 去世。据说他曾招致亚历山大国王不快, 因为他把卡利司提尼引荐给他, 而亚历山大为了使他恼怒, 给了阿那克西美尼^④ 以荣誉, 还送了礼物给塞诺克拉底。

V.11-12 安布里翁 (Ambryon) 在《论塞奥克里特》(*On Theocritus*) 中说, 开俄斯的塞奥克里特 (Theocritus) 在下面的隽语诗中嘲笑过他:^⑤

头脑空洞的亚里士多德为阉人兼欧布卢的奴隶
赫尔米亚斯写了一篇内容空洞的纪念文; 他因抱怨
非法欲望而选择住在波尔波鲁 (Borborus) (混浊的
小河) 的河口, 而不是在学园。

蒂蒙也在如下诗句中攻击了他:^⑥

① 公元前 342 - 前 341 年。

② 公元前 335 - 前 334 年。

③ 公元前 322 - 前 321 年。

④ 无疑是兰萨库斯的阿那克西美尼 (比较前文第二卷第 3 节), 归给他的著作有 *Rhetorica ad Alexandrum*, 这本书在亚里士多德文集 (*the Aristotelian Corpus*) 中流传到了我们手里。

⑤ *Anth. Plan.* ii. 46.

⑥ *Frag.* 36 D.

不，亚里士多德的痛苦徒劳也不。^①

以上是这位哲学家的生平。我也无意中找到了他的遗嘱，如下：

我一切诸好；但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亚里士多德已经作出这样一些安排：安提珀特是遗嘱的总执行人，负责掌管所有事务；而在尼堪诺(Nicanor)到来之前，阿里司托美涅、提马尔库(Timarchus)、希帕库斯、狄奥特勒(Dioteles)和(如果他乐意且条件允许的话)塞奥弗拉斯特除了要照管我的财产外，还要照管赫尔匹利和我的孩子。等我女儿长大后，她要和尼堪诺成婚；但如果在成婚之前或当她已经成婚但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她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老天保佑，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尼堪诺拥有足够权力，按照对他自己和对我们都合适的方式，处理关于孩子以及其他一切的事务。尼堪诺要照顾我的女儿和儿子尼各马科(对有关他们的所有事情以一种他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处理)，就好像是他们的父亲和兄长。如果尼堪诺在和我女儿成婚之前或已经和她成婚但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老天保佑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作出的任何安排都有效；而如果塞奥弗拉斯特愿意和她生活在一起的话，(他将拥有)和尼堪诺同样的权利。否则遗嘱执行人在

V.12-15

① 比较荷马《伊利亚特》xxiii. 701.

和安提珀特商议后，要以看来是对他们最好的方式照料我的女儿和儿子。遗嘱执行人和尼堪诺，为纪念我以及赫尔匹利对我怀有的深挚爱情，要在其他所有方面照顾赫尔匹利；如果她想嫁人的话，要确保她嫁给一个值得嫁的人；除了她已经得到的东西外，还要从庄园中拿出一塔仑特银子给她，以及，除了她现在身边拥有的女仆和男仆皮尔海乌（Pyrrhaeus）之外，还要送给她她所喜欢的任意三个侍女；如果她愿意继续住在卡尔西斯的话，就送给她靠近花园的小房屋，如果她选择去斯塔吉拉的话，就把我父亲的房子送给她。无论她选择这两所房子中的哪一所，遗嘱执行人都要用他们认为适当的以及赫尔匹利本人同意的家具装修房子。尼堪诺要照顾米尔墨克斯那个男孩，应当以一种与我相称的方式把他托付给他自己的朋友，且带上我们收到的他自己的财产。要给安布拉西斯（Ambracis）以自由，而且在我女儿的婚礼上，她还要得到 500 德拉克马和她现在所拥有的女仆。给泰里（Thale）的除她所拥有的买来的女仆外，还有一千德拉克马和一个女仆。西蒙除了要得到以前付给他的钱以及另一个仆人外，还应当再为他买一个仆人，或者再给他一笔钱。当我女儿成婚时，提科（Tycho）、腓洛、奥林匹乌（Olympius）和他的孩子应当得到自由。服侍过我的任何仆人都不能卖掉，而应当继续雇佣他们；当他们达到适当年龄后，如果他们值得的话，就要给他们自由。我的遗嘱执行人要保证，当委托给格莱利翁（Gryllion）雕刻的那些雕像完成

后，必须把它们树立起来，这些雕像包括尼堪诺的、普洛克塞努的（我是有意要雕刻他这尊雕像的），以及尼堪诺的母亲的；他们也要树起为阿利涅司图（Arimnestus）雕刻的半身像，以对他表示纪念，因为他死后绝嗣；还要把我母亲的雕像供奉到尼米亚（Nemea）的得墨忒尔神庙，或者供奉到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其他地方。无论他们把我葬在哪里，都要按照庇提亚斯（Pythias）本人的指示把她的骨灰安置在那里。为了庆贺尼堪诺安全返回（如我代表他所起的誓言），他们要在斯塔吉拉树立与尼堪诺一样大小的石像，献给宙斯和雅典娜。^①

以上是亚里士多德的遗嘱的大意。据说有人发现过大量属于他的碟子；而里柯提到，他在热油中洗澡，然后又把油卖掉。据说，他曾把一张热油皮贴在自己的肚皮上；以及，他睡觉时手里握一个铜球，下面放一个容器，以便球从手中

① 令人奇怪的是，三个杰出的亚里士多德权威研究家误解了这最后一个分句，这三个人是 Grant、Grote 和 Zeller，他们以为 ζῶα τετραπήχη 的意思是“四个动物塑像”，而不是“四腕尺高的塑像”。参见 *Journ. of Phil.* vol. xxxii. 303，其中“查证你的引文”那篇文章尽管适当地加上了两个星号，但我相信，它的作者是已故的 Ingram Bywater，他是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亚里士多德对大众信仰的这种让步（因为雕像的尺寸反映着神性的多寡）在一些评论家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认为它与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句话（柏拉图《斐多篇》118）颇有类同之处。相应地，他们倾向于怀疑这份遗嘱的真实性。也可参见 C. G. Bruns, *Kl. Schrift.* ii. 192 sqq.; H. 第尔斯, *Philos. Aufsätze*, 231 sqq.; B. Laum, *Stiftungen in der griech. u. röm. Antike*.

掉到容器时发出的声音可以惊醒他。^①

V.17-19

一些极为有趣的格言归属于他，就此我引述如下：有人问他，“人们通过说谎会得到什么？”他回答，“就是这个，即当他们讲真话时没人会相信他们。”有一次有人谴责他救济坏人，他回答，“我可怜的是他的人，而不是他的品性。”^②无论何时何地，他讲课时都会不厌其烦地对朋友和学生说，“正如视觉从周围空气里吸收光线，灵魂从数学中吸收。”他老是强调说，雅典人是小麦和法律的发明者；然而尽管他们用上了小麦，却没有使用法律。

他说，“教育的根基是苦的，但它的果实是甜的。”有人问他，“什么东西会很快变老？”他回答，“感激。”有人要他给希望下定义，他说，“它是醒着的梦。”有一次第欧根尼送干无花果给他，他看到如果不接受的话，第欧根尼已经准备好要说刻薄话；于是他收下了它们，还说，第欧根尼失去了无花果，还有他的俏皮话。还有一次，也是第欧根尼送干无花果给他，他收了下来，然后把它们高高举起（就像你举起小孩一样），并还给了第欧根尼，还大声说，“第欧根尼真好！”他宣称有三样东西对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即自然天赋、学习和不断的实践。当听说有人谩骂他时，他回答说，“他甚至会鞭答我，因为我不在场。”他宣称美丽是一封比任何介绍信都更有作用的推荐书。另有人把这个定义归给了第欧根尼。据说亚里士多德将美貌定义为神的礼物；苏格拉底将之定义为短命的主宰；柏拉图定义为自然的优越；塞奥弗

V.19-21

① 随后即谈及：(1) 亚里士多德的格言（第 17-21 节）；(2) 他的著作目录（第 21-27 节）；(3) 他的学说（第 28-34 节）。

② 比较后文第 21 节。

拉斯特定义为无声的欺骗；塞奥克里特定义为象牙布景中的邪恶，卡尔尼德定义为无需保镖的君主。有人问他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教育的人有何不同，他说，“就像活人不同于死人一样。”^① 他常称教育是幸运的装饰品，是不幸的避难所。他说，教育孩子的教师比仅仅只把他们生出来的父母更值得尊敬，因为一个只提供赤条条的生命，另一个则确保一种善的生活。有个人自我炫耀，说他属于一个伟大的城邦，对此他回答，“要考虑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谁配得上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人问他，“朋友是什么？”他回答，“一个居留在两个身体里的单一灵魂。”他常说，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那些节俭得好像他们会永远活着的人，另一类是那些奢侈得好像他们第二天就会死去的人。有人问他，为什么我们花很多时间和美貌的人呆在一起，他回答，“这是一个瞎子才会提出的问题。”有人问他从哲学那里获得过什么好处，他回答，“好处是这样的，即我可以做有些人因为害怕法律而被迫去做的那些事情，而用不着受人命令。”^② 有人问他学生怎样才能取得进步，他回答，“紧紧追赶那些在前面的，绝不等待那些在后面的。”有个喋喋不休的人给他泼了一顿无聊话后问他，“我的唠叨没有烦死你吗？”他回答，“没有，确实没有；因为我根本没有听你说话。”有人指责他捐钱给一个不诚实的人（因为这个故事也有另一说法^③），他说，V.21-22
“我帮助的不是这个人，而是人道。”有人问他我们应当怎样

① 比较前文第一卷第69节和第二卷第69节。

② 西塞罗把一个类似的回答归给了塞诺克拉底：“ut id sua sponte facerent, quod cogerentur facere legibus” (Cic. *De rep.* i. §3)。

③ 比较前文第17节。

对待朋友，他回答，“像我们希望他们怎样对待我们那样。”他把正义定义为灵魂的一种德性，这种德性按照功绩进行分配。他称教育为老年的最好供养。法沃里诺在《回忆录》的第二卷中提到，他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格言是：“有朋友的人可能没有真正的朋友。”这句话在《伦理学》（*Ethics*）的第七卷中也可以找到。^① 这些就是归属于他的格言。

他的著作卷帙浩繁，鉴于他在各方面都极为卓越，我以为我有责任为他的著作编目，如下：^②

《论正义》，四卷（*Of Justice*, four books）^③

《论诗人》，三卷（*On Poets*, three books）

《论哲学》，三卷（*On Philosophy*, three books）

《论政治家》，两卷（*Of the Statesman*, two books）

《论修辞》或《格里卢》，一卷（*On Rhetoric*, or *Grylus*, one book）

《涅林图篇》，一卷（*Nerinthus*, one book）

《智者篇》，一卷（*The Sophist*, one book）

《美涅克塞努篇》，一卷（*Menexenus*, one book）

《论爱》，一卷（*Concerning Love*, one book）

《会饮篇》，一卷（*Symposium*, one book）

① *E. E.* vii. 12, 1245 b 20; *N. E.* ix. 10. 6, 1171 a 15–17.

② 这是为我们所知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三个目录中的一个。赫绪基俄完成了一个，附在他的“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后面；参见 V. Rose's edition of the *Fragments*, p. 9 seq. 另一个由哲学家托勒密编辑，其希腊原文已经佚失，保存在阿拉伯文版本之中；参见 V. Rose, *Frag.* p. 18 seq.

③ 考虑到这里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目录与《亚里士多德全集》所收录的有较大出入，所以在这里都附上了英文原文。——译注

《论财富》，一卷 (*Of Wealth*, one book)

《给哲学的告诫》，一卷 (*Exhortation to Philosophy*, one book)

《论灵魂》，一卷 (*Of the Soul*, one book)

《论祈祷》，一卷 (*Of Prayer*, one book)

《论高贵出身》，一卷 (*On Noble Birth*, one book)

《论快乐》，一卷 (*On Pleasure*, one book)

V.22-23

《亚历山大》或《殖民的借口》，一卷 (*Alexander, or a Plea for Colonies*, one book)

《论王权》，一卷 (*On Kingship*, one book)

《论教育》，一卷 (*On Education*, one book)

《论善》，三卷 (*Of the Good*, three books)

《柏拉图〈法律篇〉摘要》，三卷 (*Extracts from Plato's Laws*, three books)

《〈理想国〉摘要》，两卷 (*Extracts from the Republic*, two books)

《家政篇》，一卷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one book)

《论友谊》，一卷 (*Of Friendship*, one book)

《论被或曾被影响》一卷 (*On being or having been affected*, one book)

《论诸学科》，一卷 (*Of Sciences*, one book)

《论有争议的问题》，两卷 (*On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two books)

《有争议问题的解答》，四卷 (*Solutions of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four books)

《诡辩分类》，四卷 (*Sophistical Divisions*, four books)

《论相反者》，一卷 (*On Contraries*, one book)

《论属和种》，一卷 (*On Genera and Species*, one book)

《论本质特征》，一卷 (*On Essential Attributes*, one book)

《反驳目的的论辩》，三笔记簿 (*Three note - books on Arguments for Purposes of Refutation*)

《关于德性的命题》，两卷 (*Propositions concerning Virtue*, two books)

《异议集》，一卷 (*Objections*, one book)

《论加有限定词的术语和措辞的不同含义》，一卷 (*On the Various Meanings of Terms or Expressions where a Determinant is added*, one book)

《论激情》或《论愤怒》，一卷 (*Of Passions or of Anger*, one book)

《伦理学》，五卷 (*Five books of Ethics*)

《论元素》，三卷 (*On Elements*, three books)

《论科学》，一卷 (*Of Science*, one book)

《逻辑原理》，一卷 (*Of Logical Principle*, one book)

《逻辑分类》，十七卷 (*Logical Divisions*, seventeen books)

《关于分类》，一卷 (*Concerning Division*, one book)

《辩证问答》，两卷 (*On Dialectical Questioning and Answering*, two books)

《论运动》，一卷 (*Of Motion*, one book)

《命题集》，一卷 (*Propositions*, one book)

《有争议的命题集》，一卷 (*Controversial Propositions*, one book)

V.23 - 24

《三段论》，一卷 (*Syllogisms*, one book)

《前分析篇》，八卷 (*Eight books of Prior Analytics*)

《大后分析篇》，两卷 (*Two books of Greater Posterior Ana-*

lytics)

《论问题》，一卷 (*Of Problems*, one book)

《方法篇》，八卷 (*Eight books of Methodics*)

《论大善》，一卷 (*Of the Greater Good*, one book)

《论理念》，一卷 (*On the Idea*, one book)

《附于〈论辩篇〉前的定义集》七卷 (*Definitions prefixed to the Topics*, seven books)

《三段论》，两卷 (*Two books of syllogisms*)

《三段论与定义》，一卷 (*Concerning Syllogism with Definitions*, one book)

《可欲之物和偶然之物》，一卷 (*Of the Desirable and the Contingent*, one book)

《老生常谈引言》，一卷 (*Preface to Commonplaces*, one book)

《非难定义的论题集》，两卷 (*Two books of Topics criticizing the Definitions*)

《友爱》或《品质》，一卷 (*Affections or Qualities*, one book)

《关于逻辑分类》，一卷 (*Concerning Logical Division*, one book)

《关于数学》，一卷 (*Concerning Mathematics*, one book)

《定义集》，十三卷 (*Definitions*, thirteen books)

《反驳集》，两卷 (*Two books of Refutations*)

《论快乐》，一卷 (*Of Pleasure*, one book)

《命题集》，一卷 (*Propositions*, one book)

《论自愿者》，一卷 (*On the Voluntary*, one book)

《论美者》，一卷 (*On the Beautiful*, one book)

《反驳论文集》，二十五卷 (*Theses for Refutation*, twenty-five books)

《关于爱的论文集》，四卷 (*Theses concerning Love*, four books)

《关于友谊的论文集》，两卷 (*Theses concerning Friendship*, two books)

《关于灵魂的论文集》，一卷 (*Theses concerning the Soul*, one books)

《政治学》，两卷 (*Politics*, two books)

像塞奥弗拉斯特那样的《关于〈政治学〉的讲演稿》，八卷 (*Eight book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Politics* like that of Theophrastus)

《论正义行为》，两卷 (*Of Just Actions*, two books)

《文艺集》(即手册)，两卷 (*A Collection of Arts* [that is, *Handbooks*], two books)

《修辞艺术》，两卷 (*Two books of the Arts of Rhetoric*)

《艺术》(手册)，一卷 (*Art, a Handbook*, one book)

V.24-25 另一部《手册集》，两卷 (*Another Collection of Handbooks*, two books)

《关于方法》，一卷 (*Concerning Method*, one book)

《塞奥德克特的“技艺”纲要》，一卷 (*Compendium of the “Art” of Theodectes*, one book)

《关于诗艺的论文》，两卷 (*A Treatise on the Art of Poetry*, two books)

《带有修辞色彩的省略三段论法》，一卷 (*Rhetorical Enthymemes*, one book)

《论程度》^①，一卷 (*Of Degree*, one book)

《省略三段论法分类》，一卷 (*Divisions of Enthymemes*, one book)

《论措辞》，两卷 (*On Diction*, two books)

《论征求意见》，一卷 (*Of Taking Counsel*, one book)

《一个集子或纲要》，两卷 (*A Collection or Compendium*, two books)

《论自然》，三卷 (*On Nature*, three books)

《关于自然》，一卷 (*Concerning Nature*, one book)

《论阿尔基塔的哲学》，三卷 (*On the Philosophy of Archytas*, three books)

《论斯彪西波和塞诺克拉底的哲学》，一卷 (*On the Philosophy of Speusippus and Xenocrates*, one book)

《〈蒂迈欧篇〉和阿尔基塔著作的选摘》，一卷 (*Extracts from the Timaeus and from the Works of Archytas*, one book)

《答麦里梭的作品》，一卷 (*A Reply to the Writings of Melissus*, one book)

《答阿尔克迈翁的作品》，一卷 (*A Reply to the Writings of Alcmaeon*, one book)

《答毕达哥拉斯派》，一卷 (*A Reply to the Pythagoreans*, one book)

《答高尔吉亚的作品》，一卷 (*A Reply to the Writings of*

① *Περὶ μεγέθους* 夹在两本关于省略三段论的书中间，它肯定是论“程度”的，这是 *μᾶλλον καὶ ἥττον* 的主题（第60节）。“程度”是 Cope 的术语〔参见他的 *Introduction to Aristotle's Rhetoric*, p. 129, 在那里他引用了亚里士多德自己在 *Rhetoric* (ii. cc. 18, 19) 中所作的区分〕。

Gorgias, one book)

《答塞诺芬尼的作品》，一卷 (*A Reply to the Writings of Xenophanes*, one book)

《答芝诺的作品》，一卷 (*A Reply to the Writings of Zeno*, one book)

《论毕达哥拉斯派》，一卷 (*On the Pythagoreans*, one book)

《动物志》，九卷 (*On Animals*, nine books)

《解剖》，八卷 (*Eight books of Dissections*)

《解剖精要》，一卷 (*A selection of Dissections*, one book)

《论复杂动物》，一卷 (*On Composite Animals*, one book)

《论传说中的动物》，一卷 (*On the Animals of Fable*, one book)

《论不育》，一卷 (*On Sterility*, one book)

《植物志》，两卷 (*On Plants*, two books)

《关于面相术》，一卷 (*Concerning Physiognomy*, one book)

V.25 - 26 《关于医学》，两卷 (*Two books concerning Medicine*)

《论单元》，一卷 (*On the Unit*, one book)

《暴风雨的征兆》，一卷 (*Prognostics of Storms*, one book)

《论天文学》，一卷 (*Concerning Astronomy*, one book)

《论光学》，一卷 (*Concerning Optics*, one book)

《论运动》，一卷 (*On Motion*, one book)

《论音乐》，一卷 (*On Music*, one book)

《论记忆》，一卷 (*Concerning Memory*, one book)

《与荷马有关的问题》，六卷 (*Six books of Homeric Problems*)

《诗学》，一卷 (*Poetics*, one book)

《依据文字的物理学》，三十八卷 (*Thirty - eight books of Physics according to the lettering*)

《已考证的问题》，两卷 (*Two books of Problems which have been examined*)

《例行指示》，两卷 (*Two books of Routine Instruction*)

《机械学》，一卷 (*Mechanics*, one book)

《来自德谟克利特著作的问题》，两卷 (*Problems taken from the works of Democritus*, two books)

《论磁体》，一卷 (*On the Magnet*, one book)

《类比集》，一卷 (*Analogies*, one book)

《杂笺》，十二卷 (*Miscellaneous Notes*, twelve books)

《属的描述》，十四卷 (*Descriptions of Genera*, fourteen books)

《进一步的主张》，一卷 (*Claims advanced*, one book)

《奥林匹亚的获胜者》，一卷 (*Victors at Olympia*, one book)

《彼提亚赛会的获胜者》，一卷 (*Victors at the Pythian Games*, one book)

《论音乐》，一卷 (*On Music*, one book)

《关于德尔斐》，一卷 (*Concerning Delphi*, one book)

《对彼提亚获胜者名录的批评》，一卷 (*Criticism of the List of Pythian Victors*, one book)

《酒神节的获奖戏剧》，一卷 (*Dramatic Victories at the Dionysia*, one book)

《论悲剧》，一卷 (*Of Tragedies*, one book)

《戏剧档案》，一卷 (*Dramatic Records*, one book)

V. 26 - 28

《谚语集》，一卷 (*Proverbs*, one book)

《凌乱桌子的规则》，一卷 (*Laws of the Mess - table*, one book)

《法律篇》，四卷 (Four books of *Laws*)

《范畴篇》，一卷 (*Categories*, one book)

《解释篇》，一卷 (*De Interpretatione*, one book)

《158 个城邦的政制》(一般的和特殊的；民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和僭主制) (*Constitutions of 158 Cities*, in general and in particular, democratic, oligarchic, aristocratic, tyrannical)

《致菲力普的信》(*Letters to Philip*)

《塞林布里亚人的信》(*Letters of Selymbrians*)

《致亚历山大的信》，四卷 (*Letters to Alexander*, four books)

《致安提珀特的信》，九卷 (*Letters to Antipater*, nine books)

《致门特尔》，一卷 (*To Mentor*, one book)

《致阿里斯通》，一卷 (*To Ariston*, one book)

《致奥林匹亚斯》，一卷 (*To Olympias*, one book)

《致赫法斯提翁》，一卷 (*To Hephaestion*, one book)

《致塞米斯泰戈拉》，一卷 (*To Themistagoras*, one book)

《致菲罗克瑟努》，一卷 (*To Philoxenus*, one book)

《答德谟克利特》，一卷 (*In reply to Democritus*, one book)

以 Ἁγνὲ θεῶν πρέσβισθ' ἑκατηβόλε (“神圣的一和诸神的首领，投掷很远的”) 开头的韵文诗 (Verses beginning ' Ἁγνὲ θεῶν πρέσβισθ' ἑκατηβόλε (“Holy One and Chiefest of Gods, far - darting”))

以 Καλλιτέκνου μητροῦς θυγατερ (“被赐以美丽子女的母

亲的女儿”)开头的挽歌诗 (Elegiac verses beginning Καλλιτέκνου μητρὸς θύγατερ (“Daughter of a Mother blessed with fair offspring”))

总共 445 270 行。

以上是他的著作的数目。在其中他提出了如下学说。哲学分为两类, 实践的和理论的。实践部分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 后者不仅包括国家理论, 而且还粗略包括家政理论。理论部分包括物理学和逻辑, 尽管逻辑不是一门独立学科, 但它作为一种用于其他学科的工具得到了详尽阐释。而且他还明确断言, 它有两重目的, 即可能性和真理。对于其中每一目的他都运用了两种技能 (faculties), 在目的是可能性的地方运用辩证法和修辞, 在目的是真理的地方运用分析和哲学; 他没有忽略任何有助于发现或有助于判断或有助于功用的东西。就有助于发现而言, 他在《论辩篇》(*Topics*) 和《方法篇》(*Methodics*) 中留下了大量命题, 由此很好地为学生提供了用于解决问题的可能论辩。就有助于判断而言, 他留下了《前分析篇》(*Prior*) 和《后分析篇》(*Posterior Analytics*)。依靠前分析 (the *Prior Analytics*), 前提得以判断, 依靠后分析 (the *Posterior*), 推断过程得以验证。对于实际用处而言, 他留有有关辩论的训诫以及研究问答法、诡辩论谬误、三段论等的著作。他提出的真理判据 (the test of truth) 在实存物体的领域是感觉, 但在涉及国家、家政和法律的道德领域, 这种判据是理性。

V.28-31

他强调, 伦理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完善的生活中操行德性。他认为幸福由三种类型的善构成: 一种是灵魂之善, 他视这种善为最高价值; 第二种是肉体之善, 如健康、力量、

V.31-33

美丽等等；第三种是外在善，如财富、好的出身、名望等等。他认为，德性本身并不足以确保幸福；肉体之善和外在善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智慧之人生活在痛苦、贫穷以及类似境况中的话，他也是可怜的。然而，邪恶本身却足以造成痛苦，即使它伴有足够多的肉体之善和外在善。他认为不同德性并不相互依赖。因为一个人可以是审慎的，或是正义的，同时还可以是放荡的，且不能控制自己的激情。他还说，智慧之人也不能免除所有激情，只是在节制中放纵它们。

他把友谊定义为互惠善意的平等，这包括三种，一种是亲属的友谊，另一种是爱者的友谊，第三种是主客之间的友谊。^① 爱的目的不只是交媾，而且还有哲学。据他说，智慧之人会与人相爱，会参加政治活动；而且还会结婚，会住在一个国王的宫廷里。生活有三种：思辨的、实践的和钟爱快乐的，其中最看重思辨的生活。他说，构成普通教育的学习有助于成就德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他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擅长研究原因，即使是最细微的现象他也能够解释。因此他编辑的科学笔记数量惊人。像柏拉图一样，他也认为神是无形体的；其庇佑延及天体；神也是不动的；尘世事件受到它们与天体之间的亲和关系（affinity）的控制。他说，除四元素外还有第五种元素，天体就是由它构成的。这种元素的运动不同于其他元素，是环形的。此外，他认为灵魂也是无形体的，还将其定义为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有机体的第一圆满（the first

① 比较前文第三卷第81页。和亚里士多德 *Rhet.* ii. 4 § 28, 1381 b 33.

entelechy) (即实现)。^① 用实现 (*realization*) 这个词他指的是拥有无形体的形式的东西。据他说, 这种实现是两重的。它或者是潜在的, 如蜡块中的赫尔墨斯神的实现 (假如人们把蜡块制作得可以容纳适当模型的话), 或如内含在青铜中的雕像的实现; 或者它是确定的, 这种情况是指完成了的赫尔墨斯神的塑像或完工了的雕像。灵魂是“自然物体”的实现, 因为物体可以划分为: (1) 工匠用手制作的人造物体, 如塔或船; (2) 自然物体, 这是自然的造化, 如动物躯体和植物。当他说“有机的”时, 他指的是被制造以用作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的东西, 如视力被造是为了看, 耳朵是为了听。而一个“潜在地具有生命”的物体, 他指的是, 它本身。

V.33 - 35

“潜在的 (*potential*)”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一种形成的状态, 二是指它在行为中的实行。在后者意义上, 醒着的人可说是有灵魂的, 在前者意义上, 睡着的人可说是有灵魂的。正是为了把睡着的人包括在内, 亚里士多德补充了“潜在的”这个词。

他就各种各样的论题阐述了其他很多观点, 这里如果一一列举的话可能有点繁冗。总的说来, 他的勤奋和创新非同一般, 这从上文给出的著作目录可以看出来, 这些著作其数目将近 400 篇, 而且还只是列出那些其真实性没有争议的著作。因为还有其他很多成文著作和敏锐的口头格言也归属于他。

叫亚里士多德的总共有八个: (1) 我们这里所谈及的哲

^① *De anima*, ii. 1, 412 a 27.

学家；(2) 一个雅典政治家，^① 他写了一些优美的法庭辩论演讲词；(3) 一个评论了《伊利亚特》的学者；(4) 一个西西里修辞学家，他写了一篇回应“伊索克拉底的颂词”的文章；(5) 苏格拉底派哲学家埃斯基涅的一个学生，其绰号是神话（Myth）；(6) 一个昔勒尼本地人，他就诗歌艺术进行著述；(7) 一个训练男童的人；阿里司托森在其“柏拉图的生平”中提到过这个人；(8) 一个不怎么出名的文法学家，现存有他的小册子《论冗赘》（*On Redundancy*）。

斯塔吉拉的亚里士多德有很多门徒；其中最著名的是塞奥弗拉斯特，关于他我们下面就将谈及。

^①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巴门尼德篇》中的那个亚里士多德。

第二章 塞奥弗拉斯特（约公元前 370—前 286 年；学园主持，自公元前 323 年任职）^①

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是伊勒苏斯本地人，如阿塞诺多鲁在《漫步》的第八卷中所说，他是漂洗工美兰特斯（Melantes）的儿子。他首先在家乡听同胞阿尔西普（Alcippus）讲课，后来去听柏拉图讲课，离开柏拉图后又去了亚里士多德那儿。而当亚里士多德隐退到卡尔西斯后，他自己在第 114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②接管了学园。据阿马斯特里的迈隆尼阿努在《历史平行序列》（*Historical Parallels*）的第一卷中说，他有一个名叫波姆匹卢（Pompylus）的奴隶也是哲学家。塞奥弗拉斯特才智非凡且勤奋异常，帕菲拉在《回忆录》的第三十二卷中说，他教授了喜剧诗人美南德尔（Menander）。此外，他乐于行善助人，喜欢讨论。卡桑德尔肯定接见过他，托勒密也给他提过建议。在雅典人们对他评价非常之高，以致当阿格农尼德（Agnonides）胆敢控告他不敬神时，起诉者本人好不容易才逃过惩罚。去听他讲课的学生大约有 2 000 人。在写给逍遥派哲学家梵尼亚的信中，他

V.37-39

① 这里以及随后几章中的“学园”是指亚里士多德创建的吕克昂学园。——译注

② 公元前 323 年。

谈到了许多话题，其中一个是关于一项裁决的，如下：^①
“要进入一个为人们所向往的公共的或精英的圈子并不容易。如果一个作家读自己的著作，他必须对它作出重写。老是规避修正和无视批评是为当下这代学生所不能容忍的一种做法。”在这封信中他还把某个人称作“卖弄学问者”。

尽管他名望极高，然而在一段较短时期内他也不得不和其他所有哲学家一起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安菲克利德（Amphiclides）的儿子索福克勒斯提议了一条法令，下令所有哲学家都不得开办学校，除非得到议事会和人民的允许，否则处以死刑。不过第二年哲学家们就返回了，因为腓洛控告索福克勒斯提出非法动议。于是雅典人废除了那条法令，罚了索福克勒斯五塔仑特，还投票决定召回哲学家，以便塞奥弗拉斯特也可以返回，并像以前那样住在那里。他的原名是提尔塔姆（Tyrtamus），是亚里士多德因为他风度优雅把他改名为塞奥弗拉斯特。阿里斯提波在《古代显贵》的第四卷中断定，他迷上了亚里士多德的儿子尼各马科，尽管他是他的老师。据说亚里士多德曾用柏拉图评价塞诺克拉底和他自己的话（一如已述）来评价他和卡利司提尼，说一个需要缰绳，另一个需要鞭策；因为塞奥弗拉斯特解释自己的所有想法都过于机灵，另一个则天性迟钝。据说亚里士多德死后，他曾通过朋友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的帮助，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

V.39-41

① 在这封信的摘录中，塞奥弗拉斯特看来正在考虑以最好的方式把他在大课堂（如我们刚才所知，有时这个课堂的人数达到2 000）中所不得不讲授的东西——可能是在讲稿之中——整理出版。要理解这个话题如何可能像这样被插入一封关于法庭判决的信件之中是困难的，而且关于 Mr. Wyse 的修订 διδασκαλίου 我们也有很多东西要说。如果这个修订被接受的话，那么这整封信就是关于授课指导的方式或主题的。

的花园。他有一些精练的格言流传如下：他说，“一匹没有缰绳的马比一次安排差劲的谈话应当更快得到信任。”他评论一个在宴会上从不开口讲话的人说，“对于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来说你的做法是明智的，但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则纯粹只是蠢行。”他常常不厌其烦地说，在我们的花费中，开销最多的一项就是时间。

他死的时候是 85 岁，就在他辞去劳作后不久。关于他我写的韵文诗如下：^①

对有个人说这样的话不是白说：“松开那智慧之弓，它就会折断。”事实上，只要塞奥弗拉斯特继续劳作，他仍会肢体健康，但当他免于辛苦后，他就肢残体瘫，薄暮西山了。

据说他的门徒曾问他，是否还有什么临终遗言留给他们，对此他回答，“除这一点外没有其他：生命以之为骄傲的很多快乐只是浮在表面。因为正当我们开始生活时，瞧，我们就死了。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如对荣誉的爱一样无利可图。永别了，也祝你们幸福。要么抛弃我的学说——它跟很多劳苦纠缠在一起，要么拥护它那值得尊敬的倡导者，因为你们将赢得伟大的荣誉。生活带来的失望比好处多。但是，因为我不能再讨论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了，你们要继续就正当行为进行探究。”说过这些话后，据说他就停止了呼吸。^{V.41-43}另据说所有雅典人都出于对他的尊敬，步行护送了他的灵

^① *Anth. Pal.* vii. 110.

枢。法沃里诺说，他老年时不得不躺在担架里让人抬着走动；^① 法沃里诺谈及这一点是以赫尔米波作为典据的，而赫尔米波的记载取自彼塔涅的阿尔凯西劳对昔勒尼的拉居得的一个评论。

他也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我以为也为它们编一个目录是适当的，因为它们每一种都极为优秀。这些著作如下：

- 《前分析篇》，三卷
- 《后分析篇》，七卷
- 《三段论分析》，一卷
- 《〈分析篇〉摘要》，一卷
- 《分类论题》，两卷
- 《论辩理论论争》
- 《论感觉》，一卷
- 《答阿那克萨戈拉》，一卷
- 《论阿那克萨戈拉的作品》，一卷
- 《论阿那克西美尼的作品》，一卷
- 《论阿凯劳斯的作品》，一卷
- 《论盐、硝石和明矾》，一卷
- 《论化石》，两卷
- 《论不可分的线》，一卷
- 《讲稿集》，两卷
- 《论风》，一卷
- 《德性的特征》，一卷
- 《论王权》，一卷

① 比较关于彼翁的一个类似说法，这一说法也被归给了法沃里诺。

《论国王的教育》，一卷
《论生活的不同安排》，三卷
《论老年》，一卷
《论德谟克利特的天文学》，一卷
《论气象学》，一卷
《论视觉图像或发散》，一卷
《论滋味、颜色和肉体》，一卷
《论世界的秩序》，一卷
《论人类》，一卷
《第欧根尼著作概览》，一卷
《定义集》，三卷
《关于爱情》，一卷
《再论爱情》，一卷
《论幸福》，一卷
《论种类或形式》，两卷
《论癫痫症》，一卷
《论疯狂》，一卷
《关于恩培多克勒》，一卷
《反驳性论辩》，十八卷
《攻辩篇》，三卷
《论自愿者》，一卷
《柏拉图〈理想国〉摘要》，两卷
《论同种动物所发声音的多样性》，一卷
《论意外事件》，一卷
《论咬或顶人的动物》，一卷
《论被视为不友好的动物》，一卷
《论囚限于干旱地区的动物》，一卷

V.43 - 44

V.44-45

《论变色动物》，一卷
《论穴居动物》，一卷
《论动物》，七卷
《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快乐》，一卷
《再论快乐》，一卷
《论题集》，二十四卷
《论热和冷》，一卷
《论眩晕》，一卷
《论盗汗》，一卷
《论肯定和否定》，一卷
《卡利司提尼》或《论丧亲》，一卷
《论疲劳》，一卷
《论运动》，三卷
《论宝石》，一卷
《论瘟疫》，一卷
《论晕厥》，一卷
《麦加拉人的论文》，一卷
《论忧郁》，一卷
《论矿石》，两卷
《论蜂蜜》，一卷
《梅特罗多洛学说纲要》，一卷
《气象学》，两卷
《论陶醉》，一卷
《以字母顺序加以区分的法律》，二十四卷
《法律摘要》，十卷
《定义评说》，一卷
《论嗅觉》，一卷

《论酒和油》
《命题集导言》，十八卷
《论立法者》，三卷
《论政治学》，六卷
《关于危机的政治论文》，四卷
《论社会习俗》，四卷
《论最好的政制》，一卷
《问题集》，五卷
《论谚语》，一卷
《论凝结和液化》，一卷
《论火》，两卷
《论风》，一卷
《论瘫痪》，一卷
《论窒息》，一卷
《论精神错乱》，一卷
《论激情》，一卷
《论征兆》，一卷
《诡辩集》，两卷
《三段论释疑》，一卷
《论题集》，两卷
《论惩罚》，两卷
《论毛发》，一卷
《论专制》，一卷
《论水》，三卷
《论睡眠和梦》，一卷
《论友谊》，三卷
《论抱负》，两卷

V.45 - 46

《论自然》，三卷
《论物理学》，十八卷
《物理学摘要》，两卷
《物理学》，八卷
《答自然哲学家》，一卷
《植物学研究》，十卷
《植物的成因》，八卷
《论汁液》，五卷
《论虚假的快乐》，一卷
《灵魂专论》
《论不科学的证据》，一卷
《论简单问题》，一卷
《和声学》，一卷
《论德性》，一卷
《论辩素材》或《矛盾集》，一卷
《论否定》，一卷
《论判断》，一卷
《论可笑者》，一卷
《午后短论集》，两卷
《类分集》，两卷
《论差异》，一卷
《论犯罪》，一卷
《论诽谤》，一卷
《论赞扬》，一卷
《论经验》，一卷
《书信集》，三卷
《论自发产生的动物》，一卷

V.46-47

《论分泌》，一卷
《诸神颂》，一卷
《论节日》，一卷
《论好运》，一卷
《论省略三段论》，一卷
《论发现》，两卷
《伦理学讲稿》，一卷
《人物速写集》，一卷
《论骚乱或暴动》，一卷
《论研究》，一卷
《论三段论判断》，一卷
《论谄媚》，一卷
《论海洋》，一卷
《致卡桑德尔——关于王权》，一卷
《论喜剧》，一卷
(《论韵律》，一卷)
《论措辞》，一卷
《论辩集纲要》，一卷
《释疑集》，一卷
《论音乐》，三卷
《论尺寸》，一卷
《马迦克勒 (Megacles)》，一卷
《论法律》，一卷
《论非法行为》，一卷
《塞诺克拉底作品纲要》，一卷
《关于交谈》，一卷
《论发誓》，一卷

V.47 - 49

- 《修辞规则》，一卷
《论财富》，一卷
《论诗歌艺术》，一卷
《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和爱情艺术中的问题》，一卷
《序言集》，一卷
《问题集》，一卷
《论物理学问题》，一卷
《论范例》，一卷
《论介绍和叙述》，一卷
《再简论诗歌艺术》，一卷
《论智慧者》，一卷
《论咨询》，一卷
《论文法错误》，一卷
《论修辞艺术》，一卷
《修辞学论文专谈》，十七卷
《论行为》，一卷
《亚里士多德或塞奥弗拉斯特讲稿注释》，六卷
《自然论说》，十六卷
《自然论说摘要》，一卷
《论感激》，一卷
(《人物速写集》，一卷)
《论真理和谬误》，一卷
《神学探究史》，六卷
《论诸神》，三卷
《几何研究》，四卷
《亚里士多德关于动物的著作摘要》，六卷
《驳斥性论辩集》，两卷

《论题集》，三卷
《论王权》，两卷
《论原因》，一卷
《论德谟克利特》，一卷
(《论诽谤》，一卷)
《论生成》，一卷
《论动物的智力和特征》，一卷
《论运动》，两卷
《论视觉》，四卷
《关于定义》，两卷
《论数据》，一卷
《论更大和更小》，一卷
《论乐师》，一卷
《论诸神的幸福》，一卷
《答学园派》，一卷
《给哲学的劝勉》，一卷
《国家如何才能得到最好的统治》，一卷
《讲稿注释》，一卷
《论西西里的火山爆发》，一卷
《论普获承认的事物》，一卷
(《论物理学中的问题》，一卷)
《什么是获取知识的方法》，一卷
《论被认为是谎言的谬误》，三卷
《论题集绪言》，一卷
《关于埃斯库罗斯》，一卷
《天文学研究》，六卷
《关于生长的算术研究》，一卷

V.49-50

《阿西卡鲁 (Acicharus)》，一卷
《论法庭辩论演讲》，一卷
(《论诽谤》，一卷)
《与阿司提克勒翁 (Astycreon)、梵尼亚和尼堪诺之间的通信》
《论虔敬》，一卷
《厄维亚斯 (Evias)》，一卷
《论危机时代》，两卷
《论相关论辩》，一卷
V.50 - 51 《论儿童教育》，一卷
《再论儿童教育》，一卷
《论教育》或《论德性》或《论节制》，一卷
(《给哲学的劝勉》，一卷)
《论数字》，一卷
《关于三段论措辞的定义集》，一卷
《论天空》，一卷
《关于政治学》，两卷
《论自然》
《论果实》
《论动物》

总共 232 808 行。关于他的著作就谈这么多。
我也无意中找到了他的遗嘱，内容如下：

我一切诸好；但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作

出这样一些安排：我把我在家乡^①的所有财产遗赠给勒翁的儿子美兰特斯和潘克勒翁（Pancreon）。我希望用托管给希帕库斯^②处理的基金作出如下拨款：一，这些钱应当用来完成陈列女神雕像的展览馆的重建工作，并作出任何可行改善以使她们更加美丽。^③二，用以前放在神庙里的那些剩余祭品替代亚里士多德的半身像。第三，重建连接展览馆的小回廊，且要建得至少和以前一样美观，同时还要把那些匾额放回到低回廊中，这些匾额描绘有探险家们游历过的国家的地图。此外，要整修祭坛，使它完美雅致。我也希望尼各马科的雕像能雕刻得和他本人一样大小。就雕刻雕像所议就的价钱我已付给普拉克西特勒（Praxiteles），而其余花费需在上述资金中支出。这个雕像应当树立在遗嘱执行人认为适当的任何地方。我还委托这些执行人执行我的其他遗嘱安排。让所有涉及庙宇和要供应的祭品的事情都按以上方式安排。我把我在斯塔吉拉的庄园遗赠给卡利努斯（Callinus）。我把整座图书馆遗

V. 51 - 53

① 即在伊勒苏斯。

② 这个人在下文有所提及，见第 53、54、55、66 节。我们可以推断，他不仅做了塞奥弗拉斯特的托管人，而且还做了学园的托管人，这一点以法律的眼光来看是一个宗教基础。

③ 显然，这个展览馆在晚近的政治灾难中遭到了损毁，这些政治灾难可能就是由德米特里乌·波利俄塞特（Demetrius Poliorcetes）于公元前 296 - 294 年发动的对雅典的第二次围攻。参见 *Plut. Demetr.* 33, 34; *Paus.* i. 25. 8. 然而，当雅典于公元前 289 - 287 年反抗马其顿时发生了一系列动荡，关于此可参见 *Plut. Demetr.* 46 和 *Paus.* i. 25. 2; 26. 1 f. 这后一事件更接近 *Ol.* 123 中所记述的塞奥弗拉斯特的死。

V.53-56

赠给涅琉斯。我把花园、人行道和连接花园的房屋全都遗赠给我的这样一些朋友（下文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也许希望在那里共同研究文学和哲学^①（因为不可能所有人老是寄宿校内），只要他们没人转让这些财产或将其供己私用，而只是方便使用，就像使用公共庙宇一样，并亲密友好地住在一起（这是正当的和适当的）。让这个大家庭包括希帕库斯、涅琉斯、斯特拉托、卡利努斯、德谟提姆（Demotimus）、得马拉都、卡利司提尼、美兰特斯、潘克勒翁、尼西普斯（Nicippus）。梅特罗多洛和庇提亚斯的儿子亚里士多德也有权和他们在一起交往学习，只要他有兴趣。而他们中最年长者要悉心照顾他，确保他尽可能精通哲学。请把我埋葬在花园里看来最适当的任何地方，不要在我的葬礼或纪念碑上花费不必要的钱。根据以前的协议，在我死后要让波姆匹卢（随便他住在附近）亲自负责看护神庙、纪念碑、花园和人行道，并像以前那样就其他所有事情发挥同样的监督作用；而那些占有财产的人要照管他的利益。波姆匹卢和史勒普塔（Threpta）获得自由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也服侍我颇多；我以为，除我以前付给他们的钱和他们自己的收入外，当然应当再付给他们 2000 德拉克马；我当下遗赠给他们的这笔钱要由希帕库斯支付，这一点我已和美兰特斯和潘克勒翁本人谈过多次，他们也表示了同意；我还把女仆索马塔勒（Somatale）

① 比较第四卷第 70 节。

遗赠给他们俩。在我的奴隶中，我即刻给予摩隆、蒂蒙和帕门诺（Parmeno）以自由；对曼涅斯（Manes）和卡利亚斯，我给予他们自由，但条件是他们在花园里继续呆四年，一起在那儿工作，而且其行为要免于责难。至于我的家具，只要遗嘱执行人认为多少合适，就送多少给波姆匹卢，而把剩下的都给卖掉。我把卡利翁（Carion）遗赠给德谟提姆，把多那克斯（Donax）遗赠给涅琉斯。但必须卖掉欧波厄乌（Euboeus）。让希帕库斯给卡利努斯支付 3000 德拉克马。如果我没有看到希帕库斯为美兰特斯和潘克勒翁（以前是为我）做出过很大帮助，以及现在他在私人事务中翻了船的话，我本来会指派美兰特斯和潘克勒翁跟他一起执行我的遗嘱。但是，因为我看出对于他们来说要与希帕库斯共同参与管理并不容易，而且我以为让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笔固定数目的钱对他们更有好处，我让希帕库斯付给美兰特斯和潘克勒翁每人一塔仑特，并让希帕库斯为遗嘱执行人提供资金，以在遗嘱登记的各项开支到期时予以支付。希帕库斯只有执行完所有这些嘱托，才会完全免于对我担负的责任。而他在卡尔西斯以我的名义所垫付的任何预付款项都属于他一个人。我让希帕库斯、涅琉斯、斯特拉托、卡利努斯、德谟提姆、卡利司提尼和克特萨库（Ctesarchus）做我的遗嘱执行人，并执行遗嘱中的各项条款。本遗嘱的一个副本用塞奥弗拉斯特的印环封缄起来，保存在希帕库斯的儿子赫格西亚手里，其见证人是帕利尼（Pallene）的卡利普、欧俄

V.56 - 58

尼马伊 (Euonymaea) 的菲洛美卢 (Philomelus)、希巴 (Hyba) 的利桑德尔 (Lysander) 和阿罗卑克的腓洛。奥林匹俄多鲁 (Olympiodorus) 保存另一副本，见证人与上同。第三个副本由阿得曼图保存，送信人是晚辈安德罗司提尼 (Androstheneis)；见证人是克莱俄布卢的儿子阿利涅司图、萨索斯岛的斐冬 (Pheidon) 的儿子吕西斯特拉图 (Lysistratus)、兰萨库斯的阿尔凯西劳的儿子斯特拉托、瑟拉梅 (Cerameis) 的忒西普斯 (Thesippus) 的儿子忒西普斯、厄庇色菲西亚 (Epicephisia) 的狄奥尼修的儿子第欧斯库里德。”

以上是他的遗嘱的大意。

有人说医师厄拉西斯特拉图 (Erasistratus) 也是他的学生，而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章 斯特拉托（学园主持，公元前 286—前 268 年在任）

塞奥弗拉斯特在学园的继任者是阿尔凯西劳的儿子斯特拉托（Strato）（他在遗嘱中提到了这个人），这个人是兰萨库斯本地人，一般以“物理学家”闻名于世，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致力于对自然进行最细致的研究。此外，他教导了托勒密·菲拉德尔弗（Ptolemy Philadelphus），据说还从他那里得到了八十塔仑特。阿波罗多洛在《编年史》中说，他于第 123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① 就任学园主持，掌管它长达 18 年。

V.58 - 59

他现存的著作有：

《论王权》，三卷
《论正义》，三卷
《论善》，三卷
《论诸神》，三卷
《论第一原则》，三卷
《论生活的不同方式》
《论幸福》
《论哲学王》
《论勇敢》

① 公元前 288 - 前 284 年。

V. 59 - 60

《论虚无》
《论天》
《论风》
《论人性》
《论动物饲养》
《论混合物》
《论睡眠》
《论梦》
《论视觉》
《论感觉》
《论快乐》
《论色彩》
《论疾病》
《论病危》
《论才能》
《论采矿机械》
《论饥饿与眩晕》
《论轻和重的属性》
《论狂热或着迷》
《论时间》
《论生长和营养》
《论其存在可疑的动物》
《论民间传说或寓言中的动物》
《论原因》
《难题解答》
《论题集导言》
《论意外事故》

《论定义》
《论程度差别》
《论不正义》
《论逻辑先后》
《论在先的种》
《论性能或本质特征》
《论未来》
《发现的考察》，两卷
《讲稿注释》，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以“斯特拉托致阿尔西诺厄并问好”开头的信件

据说斯特拉托长得非常瘦小，以致当他死期来临时他没有觉察到任何东西。关于他我写了如下诗句：^①

相信我的话，我至少可以肯定，这位生在兰萨
库斯的斯特拉托身材瘦小高挑，原因是他使用油
膏。^② 因为老是疾病缠身，他死时都没有意识到，
或者，他曾经触摸过死神之手。

V.60-63

取名斯特拉托的人共有八个：(1) 伊索克拉底的一名学生；(2) 我们这里的主人公；(3) 一名医师，他是厄拉西斯特拉图的学生，或据说是其养子；(4) 一名历史学家，他记述了菲力普和珀耳修斯（Perseus）反抗罗马人的战争；(5) × ×；(6) 一名写隽语诗的诗人；(7) 生活于古代的一名医

① *Anth. Pal.* vii. 111.

② 或按照另一种异文是，“如果你留心我的话，我就满足了”。

师，亚里士多德对他有所提及；(8) 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一名逍遥派哲学家。

但还是让我们返回到物理学家斯特拉托。现存有他的遗嘱，如下：

万一我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作出这样一些安排：我把我屋子里的所有财产都遗赠给拉姆匹里俄(Lampyrion)和阿尔凯西劳。我的遗嘱执行人首先要用我在雅典的钱物安排我的葬礼，以及葬礼之后习俗要求做的所有事情，而且既不能奢侈也不能吝啬。我的遗嘱执行人包括奥林匹库斯(Olympichus)、阿里司提德、涅西根尼(Mnesigenes)、希波克拉底、厄庇克拉底(Epicrates)、高尔吉卢(Gorgylus)、狄奥克勒、里柯、阿萨涅(Athanes)。我把学园留给里柯，因为其他人有些太老，另一些太忙。但如果其他人跟他合作的话那会很好。我遗赠给他的还有，除我自己所写之外的所有书籍、餐厅里的所有家具，还有垫子和饮杯。受托人要给厄庇克拉底 500 德拉克马，另经阿尔凯西劳批准给他一个仆人。首先，拉姆匹里俄和阿尔凯西劳要取消黛普斯代表伊拉厄乌(Iraeus)所签订的协议；他既不欠拉姆匹里俄也不欠拉姆匹里俄的继承人任何东西，他将完全免除对整个交易的责任。其次，遗嘱执行人要给他 500 德拉克马钱物和一个仆人(经阿尔凯西劳批准)，以便——作为对他与我共担的所有劳苦以及他给我的所有服侍的回报——他可以有体面维持自己的生活。此外，我给狄奥番图

V. 63 - 64

(Diophantus)、狄奥克勒和阿布斯 (Abus) 以自由；我把西米阿斯 (Simias) 转给阿尔凯西劳。我也给德洛谟 (Dromo) 以自由。阿尔凯西劳一到，伊拉厄乌就要和奥林匹库、厄庇克拉底以及其他遗嘱执行人一起，准备一份用于葬礼和其他习俗的开支账目。剩余的钱无论有多少，阿尔凯西劳都要从奥林匹库那里接管过来，但不要时时刻刻去催他。阿尔凯西劳还要取消斯特拉托跟奥林匹库和阿美尼亚签订的协议，这份协议保存在提萨门努 (Tisamenus) 的儿子菲洛克拉底 (Philocrates) 那里。至于我的纪念碑，它要雕刻得如阿尔凯西劳、奥林匹库和里柯所批准的那样。

根据开奥斯 (Ceos) 的阿里斯通的集子，以上就是他现存遗嘱的内容。然而，如上所述，斯特拉托本人广受赞誉，^① 因为他精通每一门学问，尤其是那门叫作“物理学”的学科，这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古老更重要的哲学分支。

V. 64 - 66

① πολλῆς τῆς ἀποδοχῆς ἄξιός. 这个短语也许可以看作是第欧根尼·拉尔修为他把斯特拉托的生平包括进来这一做法提供的理由。因为按照第一卷第14、15页的概要，逍遥学派结束于塞奥弗拉斯特，这个人的继任者通常都被认为素质极差，并不值得与他放在一起；参见西塞罗，*De Fin.* v. § § 12, 13；斯特拉波 xiii. 609。后者断言这一衰落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即学园失去了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被搬到了斯革柏锡。

第四章 里柯（公元前 299—前 225 年）

斯特拉托的继任者是特洛阿斯（Troas）的阿斯提阿那克（Astyanax）的儿子里柯（Lyco），这个人极擅表达，在教育年青人方面有一流的水平。因为他常说，谦虚和对荣誉的热爱是年青人的必要装备，就像鞭刺和缰绳对于马一样。他的雄辩和声音的宏亮从下述事实可以窥见一斑：他谈及一个赤贫如洗的姑娘时说，“对一个父亲来说，女儿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若没有嫁妆她的花样年华就逝去了。”因此，据说安提戈纳就他作了这样的评论：要把苹果的香味和魅力转移到别处是不可能的，但是每一单独表述必须得到说话者本人的思考，就如每一单个苹果挂在树上一样。这是因为里柯的声音极为甜美，以致有人在他的名字前加了一个 G，改称格里柯（Glyco）。但遗憾的是，他在写作方面却表现平平。例如，对那些后悔没有在有机会时好好学习，而只是幻想着已经那样做了的人，他只是简单地这样描写：“他们是他们自己的控告者，因为无可救药的懒惰而徒劳地表现出后悔”。他常说，那些思考不正确的人是在计算中出错了，就好像用了一根弯曲的尺子去量直的东西，或在波纹涟涟的水或扭曲的镜子中看脸的倒影。还说，“许多人追求市集上的花环；很少，甚至没有人，追求奥林匹亚的花冠。”他经常就各种各样的问题给雅典人提建议，给他们带来了最大的好处。

V.66-69

赫尔米波说，他穿着最为讲究，所以他穿的衣服料子柔软无人能比。此外，卡里斯都的安提戈纳告知我们，他在体

操方面受过良好训练，身体素质也很好，完全展现出了一个运动员所具有的体格，而且耳朵扁扁的，皮肤涂满了油。因此据说他在他的出生地伊利埃姆不仅参加摔跤比赛，而且和别人一起参加球赛。他从欧美尼和阿塔卢那里得到的尊敬超过了其他所有哲学家，这两个人还很好地服侍过他。安提俄库曾试图得到他，但没有成功。他敌视逍遥派哲学家希洛尼谟，在周年纪念日只有他一人谢绝见他，这一点我们在阿尔凯西劳的生平中已经叙及。^①

自斯特拉托于第 127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② 在遗嘱中把学园遗赠给他之后，他主持学园长达 44 年。此外他还听过逻辑学家潘索伊德（Panthoides）讲课。在饱受痛风折磨后，他于 74 岁时去世。下面是我写的关于他的墓铭诗文：^③

我发誓，我也不会忽略里柯，尽管他死于痛风。但如果以前只能用别人的脚走路的他，仅在一个晚上就跋涉了通往哈得斯的漫长道路的话，这就是最令我迷惑不解的。

取名里柯的人有：（1）一个毕达哥拉斯派信徒；（2）我们这里的主人公；（3）一个叙事诗诗人；（4）一个写作隽语诗的诗人。

我也碰巧找到了这位哲学家的遗嘱，如下：

V.69-71

① 第四卷第 41 页。

② 公元前 274 - 前 270 年。

③ *Anth. Pal.* vii. 112.

万一我熬不过现在这场疾病的话，我就我的财产作这样一些安排：我把我屋子里的所有财物都送给我的兄弟阿斯提阿那克和里柯；我也想，要用这笔财产清偿我在雅典花费的所有钱物——无论是借的还是买的，以及用于我的葬礼和其他习俗开支的所有费用。我把我在镇里和在伊齐那的财产送给里柯，因为他取了和我一样的名字，而且长期跟我住在一起，我对他完全满意，甚至视他为自己的儿子。我把栉蚕（Peripatus）留给我的朋友中那些愿意使用它的人，留给布罗（Bulo）、卡利努斯、阿里斯通、阿姆菲翁（Amphion）、里柯、皮托（Pytho）、阿里司托玛库（Aristomachus）、赫拉克利德、利科美德（Lycomedes）和我的侄子里柯。他们要把它传给任何在他们看来会坚持学园的工作，并最有能力拓展它的人。我的其他所有朋友应当为了爱我和爱这个地方携手合作。布罗和卡利努斯要和他们的同事一起，出钱安排我的葬礼和火化事宜，以使其既不吝啬也不奢侈。为供年青人使用，在我死后里柯要从我在伊齐那的橄榄林中把橄榄油转运过来，以适当纪念（只要他们使用它）我自己和给予我荣誉的施恩者。他还要在狄奥番图和德米特里乌的儿子赫拉克利德的帮助下操办我的雕像事宜，并选择一个便利场所把它竖在那里。里柯离开后要从我在镇里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偿还给所有我从他们那儿借过任何东西的人。布罗和卡利努斯要提供花在我的葬礼和其他习俗开支上的那笔钱。这些钱他们将从我遗赠给他们俩共用的房子中的钱得

到补偿。他们也要酬谢医师帕西忒弥 (Pasithemis) 和美迪亚 (Medias)，因为他们给了我诸多照顾，而且技艺高超，值得给予很高的报酬。我把一对色里克勒安 (Thericlean) 杯子遗赠给卡利努斯的孩子，遗赠给他妻子的有：一对罗得斯器皿、一块平滑地毯、一块两边都有绒毛的小地毯、一个沙发罩和剩下的两个最好的垫子；以证明，只要我有报偿他们的财产，我并不是望恩负义之徒。至于那些服侍过我的仆人，我的遗嘱如下：我免除德米特里乌的赎金，给他他已长期享有的自由，并遗赠给他 5 命那和一套衣服，以确保他有体面的生活费用，作为他为我承担的所有辛劳的回报。我也免除卡尔西顿的克力同的赎金，给他以自由，并遗赠给他 4 命那。我也给米克鲁 (Micrus) 以自由；而且里柯要抚养他，要在随后的 6 年中教育他。我给卡勒斯 (Chares) 以自由，里柯也要抚养他，我还遗赠给他 2 命那和我已出版的书籍；而那些还未面世的书我委托给卡利努斯，以便他可以仔细编辑它们。我给已经获得自由的西鲁斯 (Syrus) 4 命那；免除美诺多拉 (Menodora) 欠我的所有债务。我给希拉尔拉 (Hilara) 5 命那，以及一块两边都有绒毛的小地毯、两个垫子、一个沙发罩和她所喜欢的任何一张床。我给予自由的还有米克鲁的母亲，以及诺厄蒙 (Noëmon)、狄翁、忒翁 (Theon)、欧弗冉诺 (Euphranor) 和赫尔米亚斯。阿伽松要继续服侍两年才能获得自由，而轿夫俄费里奥 (Ophelio) 和波西多纽要再服侍四年才能获得自由。我给德米特里

V. 73 - 75

乌、克力同和西鲁斯每人一张床，这些床在拿出我的庄园时要得到里柯批准。给予他们这些东西是为了适当执行他们的指定任务。至于我的墓地，如果里柯愿意的话，就把我埋在这儿，或者如果他更愿把我埋在家乡话，也让他那样做，因为我承认，他对礼节的关注并不比我自己的少。他处理完所有这些事情后，就可以处理那里的财产，而且这些安排要得到遵守。本遗嘱的见证人是赫迈俄尼的卡利努斯、开奥斯的阿里斯通、帕厄安尼亚（Paeania）的欧弗隆纽（Euphronius）。

这样，尽管他的精明见之于他的所有行为、他的教学和他的所有研究，在某些方面他的遗嘱也因为细致和安排明智非常出名，所以在这方面他也是值得尊敬的。

第五章 德米特里乌（生卒 年约为公元前 350—前 280 年； 于公元前 318—前 307 年在雅典 达至鼎盛）

德米特里乌（Demetrius），法诺斯特拉图（Phanostratus）的儿子，法莱勒本地人。他是塞奥弗拉斯特的学生。他依靠在雅典民众集会中的演讲，把持国家最高权力达十年之久，人们还给他颁发了 360 座青铜雕像，其中大部分刻的是他在马背上，或是驾驶战车或一对战马的形象。而且这些雕像完成的时间不到 300 天，可见他受到了多么高的尊重。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在《同名入》中说，哈帕卢（Harpalus）^{V.75-77}逃离亚历山大^① 前来雅典的时候，他进入了政坛。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为他的国家作出了许多辉煌贡献。因为他用税收和建筑物使城邦富裕起来，尽管他出身并不高贵。法沃里诺在《回忆录》的第一卷中说，他是科浓的家仆；^② 还说，和他住在一起的拉米亚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公民。此外，法沃

① 公元前 324 年。

② 埃利安比较了第一句话（*Var. Hist.* xii. 43）：Δημήτριον δὲ τὸν Φαληρέα οἰκότροβα γενέσθαι λέγουσιν ἐκ τῆς οἰκίας τῆς Τιμοθέου καὶ Κόνητος。提到科浓家的这一插入语有这样一种效果，即分开两个应当被紧密连在一起的分句：καίπερ οὐκ εὖ γενῆς ὢν（第 75 节的最后几个词）和 ἄσπερ καὶ εὖ γενεῖ（在第 76 节）。苏达斯中的赫绪基俄刻画了德米特里乌的美丽。德米特里乌在科浓家里呆过——据法沃里诺所说——这一说法更合适地出现在一本现代书籍的脚注之中。

里诺在第二卷中断言，他曾遭到克莱翁殴打，而狄底谟斯（Didymus）在《桌谈》（*Table - talk*）中提到，某个情妇如何给他取绰号为卡尔里托·布勒法洛（Charito - Blepharos）（“拥有美惠女神的眼睑”）和拉姆匹托（Lampito）（“有闪亮的眼睛”）。据说他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曾经失明，而依靠萨拉匹斯（Sarapis）的赠礼得以复明；在那里他创作了那首至今仍在传唱的赞歌。

V.77-80 尽管他在雅典人中名望不小，但还是因为那吞噬一切的嫉妒而陨落了。一些人控告他，要将他处死，而他却没有参加审判会；控告他的人没能抓到他，于是往他的青铜雕像上吐唾沫，还把这些雕像从基座上拆了下来，有些给卖掉了，有些给扔进了海里，还有些据说让人敲碎用作了卧室器具。只有一个保存在卫城里。法沃里诺在《历史杂记》中告诉我们，雅典人这样做是遵从了国王德米特里乌的命令。另据这同一个法沃里诺说，官方记载，他当执政官的那一年叫作“无法之年”。

赫尔米波告诉我们，卡桑德尔去世后，他因为害怕安提戈纳，逃到了托勒密·梭特尔那儿。在那里他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给托勒密提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建议他通过欧里迪斯（Eurydice）授予他的孩子以统治权。对此托勒密没有同意，而是通过贝伦尼斯（Berenice）把王权赐给了他的儿子；托勒密死后，贝伦尼斯把德米特里乌当作囚犯关押在乡下，后来作出了关于他的裁定。在那里他生活极度沮丧，而且，莫名其妙地，在他睡着时，一条毒蛇咬了他的手臂，而这要了他的命。人们把他埋葬在靠近狄奥斯波利（Diospolis）的布西利斯（Busiris）区。

我为他写的诗句如下：^①

智慧的德米特里乌死于一条毒蛇，一条蛇带着
粘粘的毒液，冲向他，从它的眼睛里透出来的不是
光亮，而是漆黑的死亡。

赫拉克利德在其就索提翁的《哲学家的师承》所写的摘要中说，托勒密本人想把王位传给菲拉德尔弗（Philadelphus），而德米特里乌试图阻止他，还说，“如果你把它给了另一个人，你自己就不会再拥有它。”当他在雅典继续遭受攻击时，据我所知，喜剧诗人美南德尔也差一点让人送上了法庭，原因只是他曾经做过德米特里乌的朋友。不过德米特里乌的侄子特勒斯佛鲁（Telesphorus）替他说了情。

他的著作数目以及它们的总长度超过了几乎所有与他同时代的逍遥派哲学家。因为在学问和多才多艺方面他无人能及。其中有些是历史著作，有些是政治著作；有些是关于诗人的，有些是关于修辞的。此外，除伊索寓言的集子和其他很多作品外，他还有公开演讲和使节报告。他写了如下：

《论雅典的立法》，五卷

《论雅典政制》，两卷

《论政治才能》，两卷

《论政治学》，两卷

《论法律》，一卷

《论修辞》，两卷

^① Anth. Pal. vii. 113.

《论军事问题》，两卷

《论〈伊利亚特〉》两卷

《论〈奥德赛〉》，四卷

下面的著作每种只有一卷：

《托勒密》

《关于爱情》

《斐冬达（Phaedondas）》

《美冬（Maedon）》

《克莱翁》

《苏格拉底》

《阿塔克色克斯（Artaxerxes）》

《关于荷马》

《阿里司提德》

《阿里司托玛库》

《给哲学的劝勉》

《论政制》

《论他自己执政的十年》

《论伊奥尼亚人》

《关于使节》

《论信仰》

《论宠爱》

《论命运》

《论大度》

《论婚姻》

《论空中的光柱》^①
《论和平》
《论法律》
《论习俗》
《论机遇》
《狄奥尼修》
《关于卡尔西斯》
《雅典人的谴责》
《论安提芬尼 (Antiphanes)》
《历史导论》
《书信集》
《宣过誓的民众集会》
《论老年》
《权利》
《伊索寓言》
《轶闻集》

他的文风是哲学的，同时也混合有修辞的活力和力量。当他听说雅典人毁坏了他的雕像时，他说，“他们可以那样做，但是促使他们树立这些雕像的功绩他们是毁灭不了的。”他常说，眉毛只构成脸面的一小部分，然而它们通过其所表达的轻蔑却能使人的整个一生变得黯淡无光。此外他还说，不只是财神普路托斯 (Plutus) 瞎了眼，而且他的向导命运女神 (Fortune) 也是这样；在战场上所能得到的所有刀剑在

^① “论空中的光柱”。有人认为这本书的名字是“论意见”，但在这个意义上所用的词是 *δόκησις*：比较 Schäf. Schol. Par. Ap. Rh. ii. 1088.

V.82-84

政治中通过雄辩也能得到。他对一个年青的花花公子说，“对你而言，有一尊四方的赫尔墨斯神像，穿着曳尾的长袍，便便大腹，满脸胡须，等等。”^① 有人傲慢自大，他说，我们应当砍倒他们的修长身材，使他们的精神免受损害。孩子们在家里应当尊敬父母，出门在外应当尊敬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独处时应当尊敬他们自己。在你兴旺发达时，朋友不会离开你，除非他们想这样做；但当你身处不幸时，他们就自动离你而去。所有这些格言看来都应当归属于他。

有二十个值得注意的人物都取名德米特里乌：(1) 卡尔西顿的一个修辞学家，他较色拉叙马霍斯年长；(2) 本章主人公；(3) 拜占廷的一个逍遥派哲学家；(4) 一个称作版画作家的人，他叙述清晰；还是一个油漆匠；(5) 一个阿斯盆都 (Aspendus) 本地人，他是梭里的阿波罗尼奥的学生；(6) 一个卡拉提斯 (Callatis) 本地人，他写了一部二十卷的亚欧地理志；(7) 一个拜占廷人，他写了一部十三卷的关于高卢人从欧洲迁往亚洲的历史，还写了一部八卷的关于安提俄库和托勒密以及他们在利比亚殖民的著作；(8) 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智者，他写了关于修辞的小册子；(9) 阿德拉米提乌 (Adramyttium) 的一个语法学家，其绰号是伊克西翁 (Ixion)，因为人们认为他对赫拉不公平；(10) 昔勒尼的

① 因为雅典的赫尔墨斯神像既不穿绸缎也不肥腰腩肚，而是留着古代的发式，所以看来这一说法要么不正确，要么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有人认为，在 σύρμα 下面可能暗藏有一把垂至肩膀的长锁（比较 *Anth. Pal.* v. 12. 2: σύρμα μένει πλοκάμιν, 和 *Ael. Var. Hist.* xii. 14: τὴν μὲν γὰρ κόμην ἄνασσεν ὑφθαί），或者有时一尊赫尔墨斯神像可能是通过削凿一尊更大的披有垂服的雕像做成的；亦或可能人们在节日里用长袍装饰赫尔墨斯神像。在斯托拜乌那里 (*Flor.* iv. 68)，菲力普被认为以同样的方式笼而统之地嘲笑过雅典人。

一个语法学家，绰号为酒坛子，名声显赫；(11) 一个斯革柏锡 (Scepsis) 本地人，这个人富有且出身良好，热情致力于学问；其同胞梅特罗多洛的成名得益于他；(12) 埃律特莱伊 (Erythrae) 的一个语法学家，他被登记为姆诺斯 (Mnos) 公民；(13) 一个比提尼亚人，他是斯多亚派信徒迪菲卢的儿子，也是罗得斯的帕奈提乌的学生；(14) 士麦拿的一个修辞学家。上述这些人都是散文作家。而诗人中取这个名字的有：第一个是一名老喜剧 (the Old Comedy) 诗人；第二个是一名叙事诗人，他的诗作中令人羡慕的诗句留存有：

V.84 - 86

这个人活着时他们嘲笑他，而当他死去时他们又后悔；然而，终有一天，为纪念他的坟墓和他那了无生气的塑像，争论将会充斥城邦，人们将会挑起争斗；

第三个是塔索斯人，写作讽刺文章；第四个是一名讽刺诗作家，文风辛辣；第五个是一名雕刻匠，波勒谟提到过他；第六个是埃律特莱伊人，这个人多才多艺，还写历史和修辞著作。

第六章 赫拉克利德（鼎盛 年在公元前 360 年）

赫拉克利德（Heraclides），游叙弗伦的儿子，生在本都斯的赫腊克利亚，是一个富有的人。在雅典他首先跟随了斯彪西波。他也听过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讲课，还崇拜柏拉图的著作。如索提翁在《哲学家的师承》中所说，最后他做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① 他穿的衣服料子精细柔软；他极其肥胖，这使得雅典人称呼他为波姆匹库（Pompicus），而不是旁提库（Ponticus）。他性情温和但神态威严。他的著作优美而且卓越不凡。

V.86-87

下面是他的伦理学对话：

《论正义》，三卷

《论节制》，一卷

《论虔敬》，五卷

《论勇敢》，一卷

《德性通论》，一卷

另一部同名著作

《论幸福》，一卷

① 赫拉克利德是学园派成员这一点无疑可由这一事实证实，即斯彪西波死的时候他是学园主持的候选人。参见 *Index. Acad.* p. 38 梅克勒尔。然而，不仅第欧根尼·拉尔修以索提翁为典据把他当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而且艾修斯（iii. 2. 5）看来也把他跟逍遥派联系在了一起（καθ' ὅπερ ἂ μέλει πάντες οἱ Περιπατητικοί）。

《论政府》，一卷
《论法律》，一卷，以及论与此类似的主题
《论名称》，一卷
《协议集》，一卷
《论勉强者》，一卷
《关于爱情》及《克利尼亚》，一卷

还有一些是物理学论文：

《论理性》
《论灵魂》，及另一篇同名论文
《论自然》
《论图像》
《驳德谟克利特》
《论天象》，一卷
《论下界事物》
《论生活的不同方式》，两卷
《病因集》，一卷
《论善》，一卷
《驳芝诺的学说》，一卷
《答美特隆的学说》，一卷

归于文法和评论的有：

《论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时代》，两卷
《论阿基罗库（Archilochus）和荷马》，两卷

属于文学性质的有：

一部关于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段落的著作，

三卷

V.87-89

《论音乐》，两卷
《关于荷马的问题的解答》，两卷
《论定律》，一卷
《论三位悲剧诗人》，一卷
《人物集》，一卷
《论诗歌和诗人》，一卷
《论猜测》，一卷
《关于预见》，一卷
《对赫拉克利特的解释》，四卷
《致德谟克利特的信中的解释》，一卷
《论争问题释疑》，两卷
《逻辑命题》，一卷
《论种类》，一卷
《释疑集》，一卷
《忠言集》，一卷
《答狄奥尼修》，一卷

归于修辞学的有：

《论公开演讲》或《普罗泰戈拉》

属于历史著作的有：

《论毕达哥拉斯学派》

《论发现》

这些著作中有些用喜剧文体写成，如《论快乐》和《论节制》两本小册子；有些用悲剧文体写成，如名为“论下界

事物”、“论虔敬”和“论权威”的那些书。

还有，他掌握了一种中介性谈话方式（a sort of intermediate style of conversation），当哲学家、将军和政治家相互交谈时他使用这种方式。他也撰写几何和辩证法著作；此外，他无论在哪方面都才艺非凡，措辞高雅，极为擅长把握读者的心理。

看来他曾通过刺杀统治者把他的母邦从压迫中解救出来，这一点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在《同名人》中有所叙及，这个人还讲了关于他的如下故事：“当他还是小孩时，以及在长大后，他养了一条蛇作为宠物，而临死时，他委托一个侍从把他的尸体遮盖起来，把那条蛇放在棺材上，以使他看上去已经去见诸神了。所有这一些都如言完成。后来人们走在路上为他送葬，并大声赞扬他，那条蛇听到喧闹声，忽然窜出寿衣，结果引起大片骚乱。不过，所有人随后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而且还看到了赫拉克利德，然而不是看上去的那个样子，而是实际的样子。”^{V.89-91}

我就他写了如下文字：^①

赫拉克利德啊，你希望给所有人留下这样的名声呀，说你死后像蛇一样生活。^② 但是你弄错了，你这个智者，因为蛇事实上是一种残忍的畜牲，而人们发现你更像是畜牲，而不是贤哲。

^① *Anth. Pal.* vii. 104.

^② 或将 *ἄπασιν* 改作 *ἄπασι*，“希望在身后留下这样的名声，说你死后立即变成了一条活蛇。”

希波伯图也讲过这个故事。

V.91-94 赫尔米波说，他的国家曾遭受饥荒，于是赫腊克利亚人恳求彼提亚女巫予以救济，而赫拉克利德除贿赂女巫外，还贿赂那些圣使，让他们回答说，如果游叙弗伦的儿子赫拉克利德在有生之年加冕金质王冠，且在死后获得英雄的美誉的话，他们将摆脱这场灾难。这一虚假神谕给带了回来，但其伪称者却什么都没得到，因为赫拉克利德直接就在剧院里得到了王位。后来他中了风，于是人们用石头砸死了那些去取神谕的圣使。此外，也在这同一时候，那个彼提亚女巫走进神殿落座，让一条蛇给咬了，且随即就死了。这些就是关于他的死的传闻。

乐师阿里司托森断言，赫拉克利德也创作悲剧，还题其名为忒斯匹。卡马勒翁则抱怨，赫拉克利德关于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著作的论文，是从他那里剽窃来的。此外，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奥托多鲁（Autodorus）在辩论中批评过他的小册子《论正义》。还有，叛徒狄奥尼修（Dionysius the Renegade）（或如有些人称呼的，叫“花花公子”）写作《帕耳忒诺派俄斯》（*Parthenopaeus*）时，他谎称该剧本是索福克勒斯的一部戏剧；而赫拉克利德（他是如此轻信他人）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引用了这部伪作，还把它当作索福克勒斯的证据。狄奥尼修得知后，供出了自己所做之事；而赫拉克利德不相信他，否认这一事实，于是狄奥尼修要他注意那篇以潘卡鲁（Pancalus）——狄奥尼修非常喜欢这个人——的名字命名的藏头诗。然而赫拉克利德仍旧不肯信服，还说，这种事情很可能会偶尔发生。对此狄奥尼修回答，“你还可以找到这样一些诗句：

A. 陷阱捕不到老猴子。^①

B. 哦，不错，他最终捕到了，但费了不少时间。

此外还有：“赫拉克利德不识字，而且不以自己无知为耻。”^②

有十四个人取名赫拉克利德：(1) 本章主人公；(2) 他的一个同胞，这个人写了祝捷舞韵文诗和传说；(3) 一个昔米本地人，写了一部五卷本的关于波斯的书；(4) 另一个昔米本地人，写了修辞学教科书；(5) 一个卡拉提斯或亚历山大里亚本地人，写了六卷本的《哲学家的师承》和一部名为《勒姆比乌提库》(*Lembeuticus*) 的著作，由此还得到绰号勒姆布 (*Lembus*) (快艇或侦察员)；(6) 一个亚历山大里亚人，写了关于波斯人的民族特征的书；(7) 巴吉里斯 (*Bargylis*) 的一名医师，他著述反对伊壁鸠鲁；(8) 希瑟修斯学派 (*the school of Hicesius*) 的一名医师；(9) 塔壬同 (*Tarentum*) 的一名医师，平庸无能；(10) 一个诗人，写了一些训诫忠言；(11) 佛西亚的一个雕刻匠；(12) 一个利格里亚 (*Ligurian*) 诗人，写作隽语诗；(13) 麦格尼西亚的赫拉克利德，他写了一部米斯拉达特史；(14) 一部名为“天文学”的著作的编辑者。

① 我们应当说，“用米糠捕不到老鸟。”

② Von Arnim 的修正 (*ὁ δὲ*) 使这一说法转向了不同的方向，即：“此外还有：‘赫拉克利德不识字。’这使得赫拉克利德满脸通红。”

第六卷

第一章 安提司泰尼（约公元前 446—前 366 年）^{VI.1}

安提司泰尼（Antisthenes）^① 是安提司泰尼的儿子，雅典人。然而，据说他并不具有纯正的雅典血统。因而有人为此嘲笑他，他反驳：“诸神之母亦是弗里基亚人。”^② 因为据说他的母亲是色雷斯人。后来，他在唐格拉战役^③ 中名声大振，连苏格拉底都借机评价他说：如果他的父母都是雅典人，他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勇敢。他对雅典人装腔作势、自诩其力量根源于大地十分不屑，他说，这并未使他们比蜗牛或无翅的蝗虫生得好些。

起初，他是修辞学家高尔吉亚的学生，因此他在自己的对话中引入了修辞风格，尤其是在《真理篇》（*Truth*）和《劝诫篇》（*Exhortations*）。据赫尔米波记载，他曾试图在伊斯姆地峡运动会的公共集会上就雅典人、底比斯人和拉栖代蒙人的功过问题发表演说，但当他看到从这些城邦云集而来的群众后，便乞求得到宽恕。^{VI.2-4}

然而，后来他与苏格拉底取得了联系。他从苏格拉底那里获得了莫大的收益，以至于常常劝诫其门徒与他一起做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住在拜里厄斯（Peiraeus），每天都要徒步五里去雅典聆听苏格拉底讲学。从苏格拉底身上，他学到了一种刚毅的精神，这种精神甚至可以与他对感觉的不屑相媲

① 比较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 *Strom.* i. 66。

② 比较普卢塔克，*De exilio*, 607A; Sen. *De const. Sap.* c. 18, § 5。

③ 可能是指修昔底德（Thuc. iii 91）提到的公元前 416 年的那场战役。

美，由此他开始了犬儒式的生活。他以伟大的赫拉克勒和居鲁士为例来论证痛苦是件好事，前一事例引自希腊世界，后一事例引自蛮族。

安提斯泰尼最早为陈述（statement）或断言（assertion）下定义：陈述就是指出某物曾经是或者现在是什么的句子。他反复说，“我宁可成为疯子也不愿追求感官的愉悦”；“我们应该与那些真正感恩的女人做爱”。一个来自本都斯的小伙子想聆听他讲学，问他需要做些什么准备，他答道：“带上一本新书、一支新笔、几个新本子，如果你还有新的头脑的话”（暗示脑力也有类似需要）。^① 有人问他应该娶什么样的女子为妻，他说：“如果她很美，你将不能独享她；如果她很丑，你将为她付出高昂代价。”有人告诉他柏拉图诋毁辱骂他，他说：“行善而遭恶语相加是王族的特权。”^②

VI.4-6 有人介绍他加入奥菲斯秘教（Orphic mysteries），教士告诉他，那些被允许参加入教仪式的人将会分有冥界许多善的事物，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死呢？”由于他的父母不是自由民，他常常为此遭到指责；“他们二人也不是摔跤手，”他说，“可我却却是摔跤手”。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有门徒，他回答：“因为我用银杖驱逐了他们。”当被问及为何如此苛责学生时，他回答：“医师也用同样的办法对待病人。”一天，他看到一个奸夫在拼命奔跑，于是大呼：“可怜虫，你只需一个奥卜尔就能逃离这样的险境呀。”如我们在赫卡托的《轶

① 正如在第二卷第118节中一样，在 καινοῦ = “new”（新的）和 καὶ νοῦ = a mind too（也有一个头脑）之间也有一个相同的难以翻译的双关语。

② 参见 M. Anton. VII. 36 Ἀντισθενίου, βασιλευσὶν μὲν εὖ πράττειν, κακῶς δὲ ἄκουσεν, 和普卢塔克 Alex. c. 41（关于亚历山大）。

闻集》中所知，他常说，与乌鸦为伍总比与谄媚者为伍好些；因为在前者中，你死后才被吞食，而在后者中，你还苟活于世的时候就已经给生吞活剥了。

有人问他何为人类的至福，他答道：“快乐地死去。”一个朋友向他抱怨说丢掉了笔记本，他说，“你应该把它们写在头脑中，而不是写在纸上。”因为铁会生锈腐蚀，所以他说，易妒之人也会焚毁于他们自己的情感。他说，那些欣欣然长生之人必定活得很虔诚，很正直。还说，当城邦不能区分好人和坏人时，它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来临了。一次，一帮流氓向他欢呼喝彩，他说：“我非常担心我做错了事。”

他说，若同行们意气相投，就再没有比他们的公共生活更坚固的堡垒了。还说，航海所必需的设备，就是那些即使遭逢海难也可以帮助你博击风浪的东西。有一天，有人谴责他与坏人交往过密，他反驳：“想想吧，医生对病人呵护备至，但他们自己却不会染上高烧。”他说，“很奇怪，我们从谷物中剔除了毒麦，从战争中淘汰了无能之辈，却不能免除坏人对城邦的破坏。”有人问他哲学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他回答，“与我自己谈话交流的能力。”有人捧杯邀请他高歌一曲，他答道，“那你一定要为我管乐伴奏。”第欧根尼向他乞讨一件上衣，他吩咐他把自己的斗篷围着身子折两次。有人问他什么学识最必需，他答道：“能除掉已知之物而达到无知状态的学识。”^①他忠告人们，当他们陷于诽谤时，即使被乱石相向，也要勇敢地承受。

他常常奚落柏拉图傲慢自负。无论何时，只要他在行军队伍中看到一匹精神饱满的战马，就会转向柏拉图，说：

^① 即消除已有意见而接受全新的知识。——译注

VI.8-10

“在我看来，你本应造出这样一匹傲慢的、爱炫耀的骏马。”这是因为柏拉图总是不厌其烦地赞扬马。有一天，他去探望生病的柏拉图，看到柏拉图呕吐过的盆子，于是说：“我只看到胆汁，没有看到骄傲。”他常常建议雅典人投票决议驴就是马。^①而他们认为这荒谬可笑，他答道：“但将军也不过是从你们这些未经训练的人中选举出来的。”有人对他说，“许多人都赞扬你。”“为什么？我做了什么错事！”他如是答。他故意转过斗篷的破烂部分以让人们看到，而当苏格拉底恰巧看到时，他说：“我透过你的斗篷窥视到了你对名誉的热爱。”^②梵尼亚在其关于苏格拉底学派的著作中向我们讲述，有人询问安提斯泰尼，要想成为善且高贵的人必须做些什么，他答道：“你必须向那些懂得避免你所犯错误的人学习。”有人颂扬奢侈，他回答：“祝愿你的敌人的子孙生活奢侈吧。”

对一个搔首弄姿幻想着要当画家的模特的青年人，他这样问他：“告诉我，如果青铜像可以说话的话，你认为最令它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呢？”“它的美丽”，青年人如是答。“那么，”他说，“你难道不为自己欣喜于与一个死物有相同性质而羞愧万分吗？”一个来自于本都斯的年青人许诺说，只要他的咸鱼货船一到，他就会重重酬谢安提司泰尼。于是安提司泰尼拿了一个空袋子带着年青人来到一家面粉店，他把袋子装满后就打算扬长而去。老板娘向他要钱，他说，“这个年青人的咸鱼货船到了后，他就会付帐。”

安提司泰尼对阿尼图斯遭逐和美勒托被处死负有不可推

① 比较柏拉图《斐德罗篇》260 C。

② 比较 Aelian, *Var, Hist*, ix. 35

卸的责任。因为他偶然遇到了一些来自于本都斯的年青人，他们因为仰慕苏格拉底而来到雅典，他把这些人领到了阿尼图斯那里，并故意讽称阿尼图斯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据说）正是由于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阿尼图斯因而被逐出城邦。不论在何处，他只要看到一个女子打扮得珠光宝气，便会飞奔到那女子的家里，要求她丈夫拿出马匹和武器；如果她丈夫确实备有这些东西，那么他就会任由他奢华下去，因为，他说，男人可以用这些东西自卫；而如果他什么也没有，他就会命令他脱去华丽的服饰。

下面是关于他的一些有趣话题^①。他曾证明，德性（virtue）可以传授；高贵只属于有德性的人。他认为，德性本身足以保证幸福，因为除了一个苏格拉底的力量外，德性别无所需。他主张，德性是一种行为，并不需要太多言辞或学识；智慧之人是自足的，因为所有他人的善都属于他；臭名昭著是一件好事，就像痛苦一样；智慧之人在其公共行为中不是以成文法，而是以道德律令为指引；他也会结婚，与最美丽的女子结合而生儿育女；而且，他也不会蔑视爱，因为只有智慧之人才知道什么人值得被爱。

VI.10-13

狄奥克勒记载了安提司泰尼的下面这些名言：对智慧之人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异己的（foreign）或不可操行的。好人值得被爱。品德高尚之人是朋友。要与那些既勇敢又公正的人结盟。德性是不可剥夺的武器。与少数好人一起并肩抗击所有坏人，强过与大量坏人为伍抗击少数好人。要注意

① 这里紧接着三段犬儒派的格言或行为规则的摘录；因为，严格说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学说（δόξαι, δόγματα）。最后一段（第13节）似乎摘自狄奥克勒。

你的敌人，因为他们最先发现你的错误。要比尊敬亲属更尊敬诚实的人。德性之于女人与德性之于男人是一样的。善行美好，恶径卑劣。要视一切邪恶为异己，且格格不容之。

VI.13-15 智慧是最为可靠的堡垒，它永不崩塌，也不背叛。防御之墙一定要建在我们自身的坚不可摧的推理能力中。他常常在居诺萨革（Cynosarges）（白猎犬）运动场的距离大门不远处与人交谈，因此有人认为犬儒学派就得名于居诺萨革。安提司泰尼本人也有个绰号叫纯种猎狗。狄奥克勒告诉我们，他第一个对折斗篷，并满足于一件外衣，也是第一个只拿一根手杖和一个背包的人。涅安塞斯也认为他是第一个对折斗篷的人。然而索西克拉底在其《哲学家的师承》的第三卷中说，阿斯盆都的狄奥多罗才是这样做的第一人，他不仅任胡子疯长，而且只用一根手杖和一个背包。

在所有苏格拉底派成员中，塞奥波姆普唯独赞赏安提司泰尼。他说安提斯泰尼有着完美绝伦的技巧，通过愉悦的谈话就能说服任何他想说服的人。这一点在他的著作和色诺芬的《宴饮》（*Banquet*）中清晰可见。斯多亚派的最主要学说似乎也可追溯至他。因此，讽刺诗作家阿特纳奥这样描写他们^①：

你们精通斯多亚派的事迹，你们在神圣的书卷中记载了最优秀的教义：只有德性才是灵魂的善，因为只有德性才能拯救人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城邦。但记忆女神的女儿缪斯^② 却赞扬肉欲的放纵，而

① *Anth, Pal*, ix. 496。

② 即 Erato；比较 *Athen.* Xiii. p. 555 b, *Ap. Rhod.* iii. 1。

这正是其他人所选择的目标。

安提司泰尼^①促成了第欧根尼的淡泊（indifference）、克拉特斯的节制（continence）和芝诺的刚毅（hardihood），他们为他们的身份（state）奠定了基础。色诺芬称他在交谈中最令人惬意，而在其他所有事情中最为温和。

他共有十部著作传世。

第一部包括：

《论表达》或《演讲风格》

VI.15-16

《埃阿斯》或《埃阿斯的演讲》

《奥德修斯》或《关于奥德修斯》

《俄瑞斯忒斯的辩护》或《关于法庭辩论作家》

《摹仿作品》（类似的著作）或《吕西阿斯和伊索克拉底》

《答伊索克拉底题为“没有证人”的演讲》

第二部包括：

《论动物的本性》

《论生儿育女》或《论婚姻：关于爱的谈话》

《论智者》：一部关于相面术的著作

《论正义和勇敢》：一部劝勉性著作，三卷

《关于塞奥格尼（Theognis）》构成了第四、五卷

① 显然，此处开始的这一段与短诗前的那一段（第14节）并非出自相同出处。

第三部是论文集：

《论善》

《论勇敢》

《论法律》或《论国家》

《论法律》或《论善和正义》

《论自由和奴役》

《论信仰》

《论护卫者》或《论服从》

《论胜利》：一部经济学的著作

第四部包括：

《居鲁士》

《更伟大的赫拉克勒》或《论力量》

第五部包括：

《居鲁士》或《论王权》

《阿丝帕希娅》

VI.16 - 17

第六部包括：

《真理》

《论讨论》：一本关于辩论的小册子

《萨托 (Satho)》或《论矛盾》，三卷

《论谈话》

第七部包含如下：

《论教育》或《论名字》，五卷

《论名字的用途》：一部有争议的著作

《问与答》
《意见与知识》，四卷
《论死亡》
《生与死》
《下界中的人》
《论自然》，两卷
《关于自然的一个问题》，两卷
《意见》或《好辩者》
《关于学识的问题集》

第八部：

《论音乐》
《论评注家》
《论荷马》
《论邪恶与不敬》
《论卡尔克斯（Calchas）》
《论侦察员》
《论快乐》

第九部：

《论〈奥德赛〉》
《论吟游诗人的手杖》
《雅典娜》或《论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
《论海伦和珀涅罗珀》
《论普罗透斯（Proteus）》
《独眼巨人塞克洛普（Cyclops）》或《论奥德修斯》
《论酒的用途》或《论醉酒》或《论塞克洛普》

VI.18-19

《论喀耳刻》

《论安姆菲阿劳》

《论奥德修斯、珀涅罗珀和狗》

第十部内容如下：

《赫拉克勒》或《米达斯》

《赫拉克勒》或《论智慧或力量》

《居鲁士》或《爱人》

《居鲁士》或《侦察员》

《美涅克塞努》或《论统治》

《阿尔基比亚德》

《阿凯劳斯》或《论王权》

以上就是他的著作的清单。

蒂蒙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了大量错误，以致称他为多产的吊儿郎当者。他死于疾病，当时第欧根尼正好走进来问他：“你需要朋友吗？”还有一次，第欧根尼去探望他，随身带着一把匕首。当安提司泰尼喊道：“谁能把我从病痛中解救出来？”他向他晃晃那把匕首，答道：“它。”安提司泰尼回答说：“我是指把我从病痛中解救出来，而不是从生命中解救出来。”人们认为，在对生活的热爱中，他在承受疾病方面也表现出了一些弱点。下面是我为他写的诗文^①：

这就是你的本性，安提司泰尼，你是一只强悍的牛头犬，终身都在用言辞（如果不是牙齿的话）

^① Anth. Pal. vii. 115.

撕咬你的心灵。然而你死于肺癆。也许有人会问：那是什么病？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拥有一些通往下界的指引。

另有三个人也叫安提司泰尼：一个是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另一个是爱菲索本地人，第三个是罗得斯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 VI.19 - 21

鉴于我们已经列述了阿里斯提波和斐多的学生，现在我们将补述导源于安提司泰尼的犬儒派和斯多亚派。其顺序如下。

第二章 第欧根尼（公元前404—前323年）

第欧根尼是辛诺普（Sinope）本地人，父亲是银行家希瑟修斯。据狄奥克勒记载，他父亲受托管理城邦的钱币，因为在钱币中掺假，第欧根尼受到株连而遭流放。但欧布里德在他的一本关于第欧根尼的书中说，是第欧根尼本人做了这件事而被迫同父亲一起背井离乡。此外，第欧根尼本人在他的《颇达卢》（*Pordalus*）中也承认自己确实铸造了假币。有人说在他被任命去监督技工后，技工们说服他去了德尔斐，或去了他自己城邦的提洛神庙，并询问阿波罗他是否应该做别人怂恿他去做的事情。阿波罗准许他改变政治通货（political currency），但他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于是给钱币掺了假。事情败露后，据一些人说，他被逐出了城邦，而据另一些人说，他是因为害怕承担后果而主动离开城邦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父亲委托他管理钱币，而他却降低了钱币的成色，从而造成钱币贬值，结果他父亲让人投入了大牢，而后死去，他则潜逃到德尔斐神庙；当时他并未询问是否应该伪造钱币，而是问他应该做些什么以获得最大的声誉；正是因此，他得到了神谕。

VI. 21 - 23

到雅典后，他碰巧遇到了安提司泰尼。因为安提司泰尼从不欢迎学生，第欧根尼遭到了拒绝，而他的极端执着令安提司泰尼不胜其烦。一次，安提司泰尼伸出手杖要打他，第欧根尼把头迎了上去，说：“打吧，因为你将发现不会有什么木头能够坚硬到使我离开你，只要我认为你能教诲些什么

东西。”从那以后，第欧根尼就成了安提斯泰尼的学生。虽然他仍然颠沛流离，却开始了一种简单恬然的生活。

塞奥弗拉斯特在关于麦加拉派的对话中说，通过观察一只老鼠四处奔跑，却不寻觅一个地方躺下休息，也不惧怕黑暗，也不去寻找任何据说是美味佳肴的食物，第欧根尼体悟到了自己适应环境的方式。有人说，他是对折斗篷的第一人，因为他不得不睡在里面。他随身带着一个背袋用来装食物，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吃早饭，睡觉或交谈。然后他会指着宙斯的门廊和队列大厅说，雅典人已经给他提供了休憩之所。他直到年高体弱时才开始拄手杖；不过后来他时刻都拄着它，而且不是在城邦中，而是走在路上时带着它和他的背袋；关于这一点，曾经在雅典做过法官的奥林匹俄多鲁、^①演说家波利欧克图和埃司刻里俄（Aeschrio）的儿子吕珊尼亚都持这样一种说法。他曾给某人写信试图为自己求得一间陋室。当他在这间陋室周围转了很久后，竟然误把它当作他在美特隆的大桶，正如他自己在信中解释的那样。夏天他常常钻进桶里在滚烫的沙子上打滚，冬天则常常抱着盖满雪花的雕像，采取各种方式 VI.23 - 26 使自己习惯于艰苦生活。

第欧根尼极擅嘲讽他的同时代人。他称欧几里德学派脾气暴躁，称柏拉图的演讲浪费时间，称酒神节的表演是献给愚人的大偷窥秀（peep - shows），称煽动家为群氓的走狗。

① 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鲍萨尼阿（l. cc. 25, 26）描绘了希腊卫城中的一座奥林匹俄多鲁的雕像，并附带记述了他的功绩，即他如何把雅典人从马其顿人的统治中拯救出来（比较普卢塔克，*Demetr.* c. 46）。至于变体‘*Ἀθηνοδωρος*’，我们对叫这个名字的雅典政治家一无所知。

第欧根尼常说，每当他看到医生、哲学家和领航员工作时，他就会认为人是所有动物中的最聪慧者；但当他看到释梦师、占卜家和那些追随他们的人，或那些傲气十足夸耀财富的人时，他就认为再没有比人更愚蠢的动物了。他会接着说，^① 我们需要正当理由或缰绳来约束生活行为。

有一天，他在一个奢华的宴会上发现柏拉图在吃橄榄，便说，^② “你这个哲学家就是为了美味佳肴而航行去西西里，可当它们摆在你面前时，为何不享用呢？” “不，第欧根尼”，柏拉图答道，“以诸神的名义起誓，我在那里也主要以橄榄和类似的东西为食。” 第欧根尼于是说，“那么你为什么要去叙拉古呢？是因为那时阿提卡不种橄榄吗？” 法沃里诺在《历史杂记》中把这个故事归给了阿里斯提波。此外，还有一次，他正在吃干无花果时碰到了柏拉图，于是就给他分了一些。柏拉图接过去吃掉后，他说，“我是说你可以分有它们，并不是说你可以把它们吃掉。”

VI.26 - 28

有一天，柏拉图邀请来自狄奥尼修的一些朋友到家中做客，第欧根尼践踏他的地毯说：“我踩在了柏拉图的虚荣之上。” 柏拉图答道：“第欧根尼，你装着谦卑，但这正体现出你是多么骄傲呀。” 另有一些人告诉我们，第欧根尼说的是：“我踩在了柏拉图的骄傲之上，” 柏拉图反驳：“是的，第欧根尼，你用的是另一种骄傲。” 然而索提翁^③ 在他的第四卷

① 接下来的一些故事非常相似，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拉尔修不只摘录了一本关于第欧根尼语录的选集。

② 显然，法沃里诺并不是此处拉尔修所依据的作者（vide infra）。

③ 如果我们用直接的表述 “τὸν Πλάτωνα τὸν κύων (sc. πατεῖτω)” 来代替间接的表述 “τὸν Πλάτωνα ὁ κύων (sc. πατεῖ)” 的话，就可以明了索提翁的版本要点。

中却让犬儒学派向柏拉图说了这样一番话。一次，第欧根尼向柏拉图要葡萄酒，之后又要了一些干无花果；柏拉图便送给他满满一坛。于是第欧根尼说：“如果有人问你二加二等于几，你会说是二十吗？因此，看来你既不会给予被要求者，也不会回答被询问者。”他就这样嘲笑他，就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唠叨者。

有人问他，在希腊他在何处见过好人，他答道：“哪儿都没有好人，不过拉栖代蒙有好孩童。”一天，他神情严肃正在演讲，但没有人注意他，于是他开始吹口哨，而当人们簇拥到他身边时，他便谴责他们是带着庄重来听废话；当主题严肃时，他就放慢节奏并且目空一切。他常说人们都在努力挖沟^①和踢打，以胜过他人，但却没有人努力成为善良忠实之人。他对这样一些事情感到奇怪：文法学家会研究奥德修斯的疾病，却无视自己的疾病；乐师会调整竖琴的弦，却对自身灵魂的性情不和置之不理；数学家会凝视太阳和月亮，却看不到近在咫尺的东西；演说家在演讲中对正义大惊小怪，却从不实践它；贪婪者厉声痛斥金钱，实际上却爱之入骨。他也常常谴责那些赞扬诚实胜于金钱而实际上却对富人嫉妒有加的人。他愤怒于人们向诸神献祭以确保健康，而在祭祀过程中却宴饮不利健康之物；也惊讶于奴隶明明知道主人贪婪好吃却不偷窃些许食物。他常常赞扬那些想要结婚却克己自律的人、那些想要航海却从未启航的人、那些有志于投身政治却没有这样做的人；也常常赞扬那些打算建立家庭却未能实现的人、那些准备好与当权者共同生活却最终没

VI.28-30

① 从厄庇克特图 iii. 15. 4 可以看出，挖战壕比赛 (ἐν τῷ ἀλῶι παρορύσσειν) 已成为运动员参加奥林匹亚赛会准备过程的一部分。

VI.30-32

能接近他们的人。此外他常说，我们把手伸向朋友时，手指应该是打开而不是闭合的。^① 麦尼普斯 (Menippus)^② 在其《拍卖第欧根尼》(*Sale of Diogenes*) 中述说，有一次他被俘虏，还让人给拿去卖，有人问他能做什么。他答道：“统治人。”他还告诉叫卖者留意，是否有人想给自己买个主人。卖者禁止他坐下，他说，“这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鱼儿不论身处何处，它们仍会找到买主。”他说他对这样一件事情感到惊讶：在购买坛子或碟子之前，我们都要试试它听起来是否是真的，但如果是买一个人则满足于仅仅瞧瞧他。他对买下他的塞尼亚得 (Xeniades) 说，“你必须服从我，虽然我是奴隶；因为，如果医生或舵手也身为奴隶时，他也应当受到服从。”欧布卢在其题为《第欧根尼之拍卖》(*The sale of Diogenes*) 的书中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训练塞尼亚得的儿子的。在完成其他课程后，他教他们骑马、射箭、投石和掷标枪。后来当他们进入角斗学校后，他就不再允许老师让他们进行全面的体育训练，而只做做锻炼以改善气色并保持身体健康。

孩童们常常用心学习诗人、历史学家的许多篇章，以及第欧根尼本人的著作；他也会使用各种捷径训练他们，以使他们记忆牢固。在家里第欧根尼教导他们自己照顾自己，满足于素食淡水。他常让他们剪短头发，不着边饰，穿着轻

① 比较 Ecclus, iv, 31 (36) μή ἔστω ἡ χεὶρ σου ἐκτεταμένη εἰς τὸ λαβεῖν καὶ ἐν τῷ ἀποδιδόναι σπλοσ ταμμένη, “不要伸出你的手去接东西，而应当回报时不要缩回你的手。”

② Menagius (Hübner 追随他) 以 Ambrosius 为典据，将其读作“赫尔米波”。因为拉尔修在下文所列举的麦尼普斯的著作中 (第 101 节)，并没有提到一本名叫《拍卖第欧根尼》的书。

率，赤脚，寡言，在街上也不四处乱瞅。他还带他们外出打猎。孩童们对第欧根尼十分尊敬，还要求父母对他有所报答。这同一位欧布卢还说，第欧根尼在塞尼亚得家安度晚年，死后由他的儿子安葬。塞尼亚得还曾问他希望如何入葬。他答道：“脸朝下。”“为什么？”塞尼亚得问。第欧根尼说，“因为过一会儿下就会变为上。”这是因为那时马其顿人已经取得霸权，也就是说，已从卑微升至高位了。有人把他带进一所豪宅，警告他不得吐痰，于是他清了清喉咙，把痰吐到了那人脸上，还说找不到更低贱的痰盂。也有人把此事归于阿里斯提波。有一天他大呼“来人呀”，而当人们聚拢后，他又用手杖猛戳他们，说：“我叫的是人，不是无赖。”这是赫卡托在《轶闻集》的第一卷中讲述的故事。据说亚历山大曾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的话，我愿意做第欧根尼。”

VI.32 - 34

第欧根尼认为，“残疾”（ἀναπήρους）一词不应该用来指聋人或盲人，而应该指那些没有背袋（πήρα）的人。如美特洛克勒在其《轶闻集》中所述，有一天他半剃着头发闯入一群年青人的狂欢会，结果遭到了毒打。后来他把打他的人的名字写在一块牌子上，把它挂在脖子上四处走告，直到他把那些人都嘲弄遍，并使他们普遍招致骂名并蒙羞。他把自己描绘成一只所有人都赞扬的猎犬，但他补充说，他的仰慕者中没有一个敢和他一起出去打猎。有人吹嘘在彼提亚运动会上击败了所有人，第欧根尼回答说：“不，我战胜的是人，而你战胜的只是奴隶。”

有人对他说：“你老了，该休息了。”“什么？”他回答说：“如果我在体育场跑步，当接近终点时我是应该放慢脚步，还是应该反而加速呢？”有人邀请他参加一个宴会，他

VI.34 - 36

声称决不会去；因为他上次去的时候，主人并未向他表达适当谢意。他常常光着脚在雪地上行走，并做上文提到的那些事情。不仅如此，他甚至尝试着吃生肉，却无法消化。有一次他发现演说家德谟斯提尼在一个小酒馆吃午饭，还在里边休息，第欧根尼于是说：“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将一直呆在酒馆里。”而一些陌生人想要见德谟斯提尼，他伸出中指说：“雅典的煽动家去那儿了。”有人掉了一块面包但却不好意思捡起来；于是为了给他一顿教训，第欧根尼在一个酒坛的颈部系了根绳子，一直拖着它穿过了色拉米库（Ceramicus）。

第欧根尼常说他以合唱队教练为典范；因为他们会把音调起得稍高一些，以保证其他人能够正确发音。他常说，大多数人都近乎疯子，以致一根手指都关系重大。因为如果你走路时伸出中指，便有人认为你是疯子；但如果你伸出小指，他就不会这样想了。他说，所有无价之宝都换自一文不值之物，反之亦然。不管怎样，一座雕像可卖三千德拉克马，而一夸脱大麦粉只卖两个铜板。

他对买下他的塞尼亚得说：“过来，你务必服从命令。”当时他引用了一句诗：

河水逆流，直指源头^①

VI.36 - 38

第欧根尼问：“如果你生病了，且又买了一个医生，那么你会说‘河水逆流，直指源头’，而不是服从他吗？”有人想在第欧根尼门下研习哲学，他便给他一条金枪鱼，让他拿着跟在自己屁股后面。那人由于羞怯，扔掉鱼儿离开了，过了一

① Eur, Med. 410

段时间后第欧根尼又碰到那个人，于是大笑着说：“你我之间的友谊毁于一条金枪鱼。”然而狄奥克勒关于此的说法是这样的：有人对他说，“请给我们发号施令吧，第欧根尼。”于是他带走了那个人，并让他拿着一块价值半奥卜尔的奶酪。那人谢绝了，于是他说：“你我之间的友谊毁于一块仅值半奥卜尔的奶酪。”

有一天，第欧根尼看到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便把水杯从背袋里拿出来给扔了，说：“一个小孩在生活俭朴方面打败了我。”在另一类似情况下，他看到一个打碎了盘子的小孩用一小块面包的空心部分来盛扁豆，于是他把碗也给扔了。他常常这样推理：“万物属于诸神。智慧之人是诸神的朋友，朋友有物共享。因此万物属于智慧之人。”据佩尔伽（Perga）的佐义卢（Zoilus）记载，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女子以不雅的姿势跪在诸神面前，希望使自己摆脱迷信。他便走上前说：“善良的女人，难道你不怕有一位神就站在你后面吗？（因为万物都充满神的存在。）你可能会陷入难堪。”他献给医药神阿斯克勒普一个拳击手，每当人们脸朝下倒地时，这个人便会冲上去，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

他常说，悲剧的所有诅咒都给他以启迪。无论如何，他是

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放者，对他的国家而言已经死去。

一个乞讨衣食的流浪汉。^①

^① Nauck, T. G., *F²*, *Adesp.* 284.

VI.38-40 但他声称他能够以勇气对抗命运，以本性对抗习俗，以理性对抗激情。当他在克兰涅乌（Craneum）沐浴阳光时，亚历山大来了，站在他身边说：“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吧。”他答道：“别挡住我的阳光。”^① 有个人长时间大声朗读，当接近卷尾的空白页时，第欧根尼大喊，“加油，年青人，胜利在望了！”一个人通过辩论证明他肯定长有角，第欧根尼摸着他的额头说：“哦，我并没有看到什么角。”同样，当有人宣称并不存在所谓的运动时，他便站起来四处走动。有人就天文现象发表演说，第欧根尼问他：“你从天上来需要多少天？”一个品行恶劣的阉人在家门上刻着几个字：“罪恶之物勿入。”“那么，”第欧根尼问道：“房子的主人进去又该如何呢？”他给双脚涂上药膏后宣称，药膏会从头部挥发到空气中，从脚部则进入鼻孔。雅典人鼓动他人教，告诉他人教之人在另一个世界可以享受特权。对此他说，“如果阿格西劳和厄帕米农达住在污泥里，而某些无名之辈住在幸福岛（the Isles of the Blest）上，只是因为他们入了教的话，这真是荒唐。”

VI.40-42 他看到一只老鼠慢慢爬到桌上，对它们说：“瞧呀，现在连第欧根尼都养着寄生虫。”柏拉图曾称他是一条狗，他说，“非常正确，因为我不断回到那些卖我的人那儿去。”有一次他走出公共浴场，有人问他洗澡的人是否很多。他说，不。而对另一个这样问他的人，他则答，是。柏拉图曾把人定义为双足的无毛动物，并得到了普遍称赞。第欧根尼便把一只鸡的羽毛拔光，拎到演讲室说：“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人。”结果该定义又被补充了一句，“有长长的指甲。”有人

① 比较普卢塔克，*Alex. c. 14.*

问他何时吃午饭最适宜，他答道：“如果你是富人，则在你想吃之时；如果你是穷人，则在你有物可食之时。”

他在麦加拉看到羊身裹着皮衣，而孩童们赤身裸体，便说：“与其做麦加拉人的儿子，不如做他们的羊。”^① 有个人朝他挥舞梁条，然后喊“当心”，他回应道：“什么，难道你想再打我一次？”他常把政客称作人民的仆人，而把授予他们的王冠称作名誉之花。他在大白天点了一盏灯，边四处游走边说：“我在找人。”一天，他在他所站之处给淋成了落汤鸡，旁观者对他唏嘘表示同情，而柏拉图说，如果他们真的同情他，就应该走开，以暗暗满足他的虚荣。有人打了他一拳，他说，“赫拉克勒，为什么我每次步行外出总是忘了戴头盔呢？”此外，美狄亚（Meidias）曾突袭他，还说：“我欠你3 000 德拉克马。”第二天他戴了一副拳击手套，把美狄亚痛打了一顿，然后说：“我欠你3 000 拳。”药剂师吕西阿斯 VI.42-44 问他是否信仰诸神，他说：“当我看到你这个背弃神的可怜虫时，我还能不情不自禁地信仰他们吗？”也有人把这个反驳归于塞奥多洛。他看到有人在施行宗教净化仪式，便说：“不幸之人呀，难道你不知道洒水根本不能清除你行为的错误，就像你根本不能清除语法错误一样？”一般而言，他总是指责人们做祈祷，宣称他们所祈求的只是那些看起来对他们好、而非真正好的东西。对那些激动于自己的梦幻的人，他说，他们毫不关心他们在清醒时做的事情，却对梦中的幻

① 在毛制品质量好的地方，如塔壬同附近（Hor. *Carm.* li. 6. 10 “pel-litis ovibus”），羊毛通过覆盖革制品得到保护，一方面可以防止荆棘伤害，另一方面可以保持色质（Varror, *R. R.* ii. 2）。这让我们想起了奥古斯都听说安提珀特被处死时所说的话：“与其做希律王（Herod）（犹太王，以残虐闻名——译注）的儿子，不如做他的猪。”

象好奇不已。在奥林匹亚，当传令官宣布狄奥西普（Dioxippus）战胜了所有人时，第欧根尼抗议道：“不，他战胜的只是奴隶，是我战胜了人。”

不过他仍然为雅典人所爱。无论如何，有一次一个小伙子打坏了他的大桶，他们鞭笞了那个人，然后另送了一个桶给他。斯多亚派成员狄奥尼修说：凯罗尼亚（Chaeronea）死后，他让人给抓起来拖到了菲利普面前，菲利普问他是谁，他答道：“探察你无尽贪欲的人。”正因为此，他得到了菲利普的钦佩而获释放。

有一次，亚历山大让一个阿斯利俄人（Athlios）给雅典的安提珀特送信，第欧根尼当时在场，并说：

粗俗父亲的粗俗儿子让粗俗侍从给粗俗人送信。

佩尔狄卡曾威胁第欧根尼说，如果他不上他那儿去就处死他。VI.44-46 “这没什么奇怪的，”第欧根尼说，“因为甲虫或毒蜘蛛也会这样做的。”恰恰相反，他本就预料到其威胁在于，如果没有他作伴，佩尔狄卡会非常高兴。他常常大声宣称，诸神已经给了人类以简单生活的方式，但人们视而不见，因为我们要求甜饼、油膏和类似的东西。因此他对一个让仆人给自己穿鞋的人说：“你还没有达到完满的幸福，除非你也让他帮你擦鼻涕；当你失去手的用途时，这一点就实现了。”

有一次他看到神庙管理员带走一个偷司库的碗的人，便说：“大盗领走了小偷。”一天，他看到一个少年朝十字架

(绞刑架) 扔石头，于是说，“干得好，你终将击中目标。”^① 一群男童围着他说：“当心，别让他咬着我们，”他答道：“不必害怕，孩子们，狗是不会吃甜菜根的。”对一个身着狮皮并沾沾自喜的人，他这样说：“不要玷污了那象征勇敢的服饰吧。”有人吹捧卡利司提尼好运，说他在陪同亚历山大时分享了显赫荣光，第欧根尼说，“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正倒了霉运；因为他只有在亚历山大认为合适时才能吃早餐和正餐。”

在缺钱时，第欧根尼对朋友说，他向他们请求的不是救济，而是他应得的报酬。当在集市上行为猥亵时，他以为这和通过按摩空胃来缓解饥饿一样容易。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年青人正打算和官吏们一起去吃饭，于是把他拖了出来，还把他带到朋友那儿，吩咐他们严加看守。一个打扮得像女人的年青人向他提问，他拒绝回答，说除非他穿上长袍表明他究竟是男是女。有个年青人在浴场玩柯塔波 (cottabos)，第欧根尼对他说：“你玩得越好，它对你越有害。”在一次宴席上，有些人像对狗一样不断把骨头扔向他。^② 于是他耍了个鬼把戏，把他们淋了个落汤鸡。

VI. 46 - 48

他常把修辞学家和所有大谈特谈名誉的人称作“三倍之人 (thrice human)”，意思是指“三倍的可怜虫 (thrice wretched)”。他称一个无知的富人为“长着金毛的羊”。他在一个浪荡子的房子上看到写着“待售”字样的告示，于是说：“我非常清楚，经过这样的挥霍无度，你会失去物主的

① 即：“总有一天，你会走上绞刑架。”

② “如果我是一条狗，你们就不会看到这么多骨头了，”这是但丁在 Can Grande 餐桌旁时因为类似遭遇而烦扰时所说的反驳的话。

身份。”一个年青人向他抱怨那些款待他从而烦扰他的人太多，他说：“别再挂出邀请的牌子了。”他谈到一个肮脏的公共浴场时说：“人们在这里洗完澡后，还能去哪儿变得干净些呢？”有个肥胖的乐师，人人都轻视他，唯独第欧根尼对他表示赞赏。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他长得如此高大魁梧，却能对着鲁特琴（lute）引吭高歌，而没有成为强盗。”

有个乐师老是受到听众的冷遇，他却报以“公鸡般的欢呼”，乐师于是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第欧根尼回答：“因为你的歌声让每个人都站了起来。”一个年青人正在发表呆板的演说，而第欧根尼却在衣襟里装满羽扇豆，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正好面对着那个年青人。引来听众注意后，他说他感到很奇怪，他们居然丢下演说者而盯着他看。一个迷信的人这样对他说：“我只需一拳就可以打得你脑袋开花。”第欧根尼则说，“我只需从左边打个喷嚏就可以让你浑身发抖。”赫格西亚要他送一本著作给他，他却说：“你这个傻瓜，赫格西亚；你不选择画出来的无花果，却选择真无花果。然而你对真正的训练视而不见，只是服从那些写下来的条条框框。”

有人指责他遭流放，他回答：“不，你这个可怜虫，正是通过流放我才成了哲学家。”还有，有人提醒他辛诺普人判了他流放，他说，“我，判他们呆在国内。”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奥林匹亚的获胜者在牧羊，于是这样跟他打招呼：“你从奥林匹亚回到尼米亚^①真是神速呀，我的朋友。”有人问他运动员为何如此愚蠢，他答道：“因为他们用猪肉和牛肉来增强体魄。”有一次他请求别人施舍他一尊雕像，那人问

① 牧人的灌木。

他原因，他答道：“练习被拒。”他这样乞求施舍（正像他最初因贫穷而做的那样）：“如果你给过别人施舍，那也要给我；如果还没有，那就从我开始吧。”

一个僭主问他用什么青铜铸造雕像最好，他答道：“铸造哈尔谟狄乌像和阿里司托吉通像的那种。”有人问他狄奥尼修如何对待朋友，他答道，“就像钱包，只要它们是鼓的，他就把它们高高捧起，而当它们瘪了时，便把它们扔得远远的。”有个新婚不久的人在门上贴了个告示：

宙斯之子，常胜的赫拉克勒，
居于此处；罪恶之物勿入。

VI.50-52

对此第欧根尼补充了一句：“战争之后，结盟”。他宣称对金钱的热爱是万恶之源^①。看到一个挥霍之徒在酒馆吃橄榄，他说：“如果你以这种方式吃早餐，那你就不必这样吃正餐了。”

他称诸神的塑像为好人，称爱为闲人的事情。有人问他什么是生活中的悲惨之事，他答道：“老无所养。”有人问他被什么动物咬伤最糟糕，他说：“谗言者的撕咬最野蛮；谄媚者的撕咬最温顺。”当看到两个画得极其丑陋的动物时，他问道：“哪个是克里农？”（一个坏人的名字）他把阿谀奉承的演讲喻为蜜糖，常常令人窒息。他把胃称作生计的漩涡^②。他听说吹笛者狄底门（Didymon）因通奸被抓，于是评

① 比较后文第七卷第111节；1《蒂迈欧篇》vi. 10，“对金钱的热爱是万恶之源。”

② 即吞噬人的生计的漩涡。

论说：“他的名字本身就足以使他上绞刑架了。”有人问他金子为什么是灰白的，他回答：“因为有如此多的人覬覦它。”他看到一个妇女在窝圈里怀孕生子，便说，笼子没有用来关鸟兽。

一天，他看到一个逃亡奴隶坐在井边，便说，“小心点，小伙子，千万别掉进去。”看见一个小孩在浴场偷衣服，他问：“是用来换一片小药膏（ἀλειμματίον），还是用来换一件新斗篷（ἄλλ' ἱμάτιον）？”看到一些妇女悬吊在橄榄树上，他问，“每棵树都会结相似的果实吗？”当看到一个劫匪时，第欧根尼这样和他打招呼：

V. 52 - 54

是什么令你在此，我的勇士？
你来这是为了抢劫死人吗？^①

劫匪问他是否有女仆或男仆伺候左右，他说：“没有。”“如果你死了的话，那么谁会把你抬出去埋葬呢？”“想要房子的人。”他答道。

看到一个相貌英俊的年青人躺在一处无遮掩的地方，第欧根尼轻轻推了推他，喊道：“起来，年青人，起来，免得坏人从你背后射冷箭！”对一个奢侈宴饮的人，他说：

你将因你所买之物而短命，我的孩子。^②

柏拉图曾谈论理念并使用名词“桌子性（tablehood）”和

① 荷马《伊利亚特》x. 343, 387.

② 比较荷马《伊利亚特》v. 40, xviii. 95.

“杯子性 (cuphood)”，他说：“桌子和杯子我可以看到；但柏拉图呀，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我却一点也看不到。”柏拉图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用来辨别观念上的桌子性和杯子性的理解力。”

有人问他，“你认为第欧根尼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发疯的苏格拉底。”^① 当被问及何时适宜结婚时，第欧根尼答道：“对年青人来说还不是时候，对老年人来说永远都不适宜。”有人问他在遭痛打之前会带什么，他回答：“一个头盔。”他看到一个衣着考究的年青人，便说：“如果是为了取悦男人，那你就是傻瓜；如果是为了取悦女人，那你就是骗子。”一天，他看到一个年青人因羞涩而满脸通红，便说，“勇气是德性的色彩。”一天，在听完两个律师的争论后，他把双方都斥责了一番，说，毫无疑问，一个偷了东西，另一个却并未丢失东西。有人问他什么葡萄酒喝起来惬意，他答道：“别人付钱的那种。”有人告诉他许多人嘲笑他，他答道：“但我没有让他们笑倒。”

VI.54-56

有人宣称生命是一种恶，他纠正说：“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活得不幸。”有人建议他去追赶逃走的奴隶，他回答：“如果曼涅斯没有第欧根尼可以活下去，而第欧根尼没有曼涅斯却不能活，那简直太荒谬了。”当他早餐吃到夹有蛋糕的橄榄时，他会把蛋糕给扔掉，并这样说：

陌生人，把你从国王的大路上赶走。^②

① 即柏拉图。这段轶闻记载于埃利安，*Var. Hist.* xiv. 33 εἰ ὥθελ δέ, φασίν, ὁ Πλάτων περὶ Διογέους λέγειν ὅτι μαινόμενος οὗτος Σωκράτης ἐστίν.

② *Eur. Phoen.* 40.

而在别的情况下则说：

他鞭打一粒橄榄。^①

有人问他是什么样的猎犬，他答道：“饥肠辘辘时，是马耳他（Maltese）犬；酒足饭饱时，是摩罗西亚犬；——两个为大多数人所称道的品种，不过人们因为害怕疲劳，从不敢带它们外出打猎。所以你们也不能和我一起生活，因为你们害怕不适。”

VI.56-58

有人问他智慧之人是否吃蛋糕，他说，“是的，吃各种各样的蛋糕，和其他人一般无二。”有人问他人们为什么给乞丐施舍却不给哲学家施舍，他说：“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哪一天会变成跛子或盲人，却从未想过他们会变成哲学家。”他向一个吝啬鬼乞讨，而那人回答慢吞吞的；于是他说：“朋友，我讨的是食物，而不是葬礼的开支。”一天，有人指责他曾经伪造钱币，他说，“那时我正好和你们现在一样；但像我现在这样，你们永远都做不到。”对另一个指责他的同样过错的人，他做了更为粗俗的妙答。

到达明都斯（Myndus）时，他发现城门很大，而城邦本身却很小，便喊道：“明都斯人啊，问好你们的城门，别让城邦跑掉了。”看到一个偷紫袍的人被抓，他说：

① 荷马《伊利亚特》v. 366, viii. 45。然而在荷马的史诗中，ἐλάαν是个不定态动词：“他策马疾驰。”

让紫色的死亡和强大的命运给紧紧捆住了。^①

克雷特鲁（Craterus）想让第欧根尼前往拜访他，他答道，“不，我宁愿在雅典过粗茶淡饭的日子，也不愿在克雷特鲁的餐桌前享受奢华的美食。”他前往肥胖的修辞家阿那克西美尼那儿，说：“让我们这些乞丐拥有你肚子里的一些东西吧；这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对我们也有好处。”当阿那克西美尼发表演说时，第欧根尼通过做咸鱼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这令演讲人十分恼火，第欧根尼却说：“仅值一个奥卜尔的咸鱼便结束了阿那克西美尼的演讲课。”

有人责备他在集市吃东西，他说，“哦，正是因为集市我才感到饥饿。”一些著作家断定，下面这些轶闻也是关于第欧根尼的：柏拉图看到他在洗莴苣，便走上前平静地对他说：“如果你向狄奥尼修献殷勤，现在就不用洗莴苣了。”而他也以同样平静的语气回答：“如果你洗了莴苣，就用不着向狄奥尼修献殷勤了。”有人对他说，“大部分人都嘲笑你。”他回答：“驴也很可能这样嘲笑他们，可他们并不在意驴，因此我也不在意他们。”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年青人在钻研哲学，便说：“做得好，哲学，你把追逐肉体魅力的人变成了灵魂之真美的仰慕者。”

有人对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神庙里的还愿献祭表示惊异，他评论说，“如果那些尚未获救之人也提供献祭的话，还会有更多。”也有人把这句话归给麦勒斯（Melos）的狄奥哥拉斯（Diogoras）。他对一个正要外出赴宴的英俊青年说：“你回来时会变成坏人。”第二天那个人回来后说：“我

^① 《伊利亚特》v. 83。

去了但没有变坏呀。”第欧根尼说：“不是坏人（克里农），而是懒人〔欧里提翁（Eurytion）〕。”^① 他向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乞讨，那人说：“可以，如果你能说服我的话。”“如果我

能说服你的话，”第欧根尼说，“我早就劝你悬梁自尽了。”有一次他从拉栖代蒙返回雅典，有人问他：“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答道：“从男人的房间来，到女人的房间去。”

在从奥林匹亚返回的路上，有人问他那里是否人很多，他说，“是的，有很多，但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称为人。”他把浪荡子比作长在峭壁上的无花果树：它的果实不为任何人享用，而是让乌鸦和兀鹰给吃掉。弗里涅在德尔斐建了一座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的雕像，据说第欧根尼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来自希腊的淫荡。”有一次亚历山大来了，站在他对面说：“我是伟大的国王亚历山大。”第欧根尼则说：“我是犬儒第欧根尼。”^② 有人问他做了什么事而让人称作狗，他说，“我对给我施舍的人献媚，对拒绝者狂吠，对流氓则大加撕咬。”

有一次他采集无花果，看守人告诉他不久前有人正是在那株无花果树上吊身亡的。“那么，”他说，“我现在要清洗它。”他看到一个奥林匹亚获胜者不断瞥向妓女，便说，“看那边那只为搏斗而疯狂的公羊，他迷惑于一个公共荡妇而把脖子勒得紧紧的。”他常把漂亮妓女比作致命的蜜汁。他在

① 在半人半马兽中，如克里农是最睿智和最好的，欧里提翁是最放纵的：“Eurytion, ebriosus ille Centaurus”（Menagius）。

② 在字面上是“猎狗第欧根尼”；比较第二卷第66节。

集市上吃早饭，围观他的人喊：“狗。”他也喊道：“你们围着我，盯着我的早餐，你们才是狗。”两个胆小鬼避他唯恐不及，他喊道：“不必害怕，狗是不喜欢甜菜根的。”看到一个愚蠢的摔跤手在练习做医生，第欧根尼问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现在要报复曾经打败过你的人吗？”看到一个妓女的孩子往人堆里扔石头，他喊道：“小心，别打着了你父亲。”

一个年青人向他展示一把从崇拜者那里得到的匕首，第欧根尼说：“一片锋利的刀刃配了一把丑陋的手柄。”有人向他推荐一个曾经给过他赏钱的人，他打断那个人说，“你没有赞扬应该得到赏钱的我。”有人让他归还斗篷，第欧根尼 VI.62 - 64 答道，“如果它是一件礼物，那么我就占有它；而如果它是借贷物，那么我只是在使用它。”一个私生子告诉他自己口袋里有金子，他说，“是真的，因此你睡觉时把它放在枕头下面。”有人问他从哲学中有何收益，他答道：“至少——如果没有其他的话——学会了把握每一次机会。”有人问他来自何处，他说，“我是世界公民。”^① 一些父母向诸神献祭，祈求生个儿子。对此他说，“但你们不想献祭以保证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有人要他为一个团体捐款，他对会长说：

抢劫别人去吧；不要把你们的手伸向赫克托耳

① 如果这个回答是真实的，那显然表明，著名术语“世界主义者”出自第欧根尼。

(Hector)。^①

他把王后称作国王的情妇；因为，他说，她们使国王对她们言听计从。雅典人给亚历山大冠以狄奥尼索斯的名号，他说，“你们也应该叫我萨拉匹斯。”^② 有人指责他出没于肮脏之处，他回答，太阳也光顾臭水沟，却从未被玷污。

VI.64-66 他在一座神庙吃饭，其间有人把不干净的面包屑放在桌子上，他拿起来把它们给扔了，声称：不洁之物不得进入神庙。有人对他说：“你什么都不懂，虽然你是哲学家。”他答道：“即使我只是自称有智慧，但这种智慧本身仍是哲学。”有人领着一个小孩到他面前，声称这个小孩天资聪颖品质优秀，他说：“那他还要我做什么呢？”他把那些夸夸其谈而行动不力的人比作竖琴，因为竖琴就像他们一样，既没有听觉也没有感觉。他走进一家剧院，迎面碰到那些出来的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进去，他说：“这是我一生都在练习的事情。”

看到一个年青人行为举止女人气十足，他说，“你难道

① 在我们所掌握的荷马的手稿中，并没有这一句话；它也不为注释家和 Eustathius 所知。Joshua Barnes 在他所编辑的《伊利亚特》版本中，将其引述为 xvi. 82a。约在 1718 年，教皇对它诠释如下（《伊利亚特》xvi. 86）：

“难以遏制的愤怒席卷了所有敌对人群，
但并不触及赫克托耳，赫克托耳是我的应得（my due）。”

Clarke 在他 1740 年的版本中把这句话从文本中抽出来归为脚注。然而 J. H. Voss 在约 1781 年到 1793 年间翻译出的德文版《伊利亚特》中，仍认为它是荷马写的原话，但在 xvi. 90 之后，又为它找到了新的地方。

② 据说，像冥王普路托一样，“萨拉匹斯”坐着，旁边有一只动物，长着狗头、狮头或狼头，像（根据 Baumeister 的说法）一只三头的冥府守门狗（Cerberus）。

不羞愧吗，你自己的想法（intention）要比老天的想法差得多：因为老天让你做了男人，而你自己却迫使自己扮成女人？”看到一个傻瓜在给一把萨泰利琴调弦，他说，“你难道不羞愧吗，你可以给这块木头以和谐的音色，却不能使你的灵魂与生活相和谐？”有人向他抗议，说自己不适合学哲学，对此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活着呢，如果你不在意生活好不好？”他对一个鄙视自己父亲的人说，“你难道不羞愧吗，鄙视一个你欠之有余的人，以使你能自我吹嘘一番？”他看到一个帅小伙唠叨不得体，便说，“你难道不羞愧吗，从象牙剑鞘中拔出一把铅做的匕首？”

有人指责他在酒馆喝酒，他说，“哦，我也在理发店理发呢。”有人指责他接受安提珀特的斗篷，他答道：

诸神的上等礼品绝不能拒绝。^①

有人先向他挥舞梁条，然后喊“当心”，第欧根尼用手杖打了那人，然后也加了句“当心”。有人急着要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一个妓女，他于是说，“不幸之人呀，为什么你要费尽心机得到你的衣服呢，既然对你而言失去它更好。”他对一个头发抹了香水的人说，“注意不要让你头上的香味在你的生活中造成臭气。”他说，坏人就像奴隶服从主人一样服从贪欲。

有人问他为什么有些人称作随从，他答道：“因为他们长着人的脚，但他们的灵魂，我的提问者，和你的一样。”他向一个挥霍者乞讨一命那。那人问他为什么跟别人只要一

^① 《伊利亚特》iii. 65。

奥卜尔，跟他却要一命那，“因为，”第欧根尼说，“我希望还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施舍，但我能否再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东西就取决于诸神的膝盖了。”有人谴责他，说柏拉图不乞讨，而他乞讨，他回答，“哦，是的，他不乞讨，但当他讨东西时——

他深深地埋下头，以致无人能够听见。^①

看到一个弓箭手水平很差，他便坐在靶子旁边说，“为了不被射中”。他宣称，恋人从不幸中获取快乐。

有人问他死亡是不是恶事，他答道：“既然它出现时我们觉察不到，那怎会是恶事呢？”亚历山大站在他面前问他：“你不怕我吗？”他说，“为什么？你是什么？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亚历山大回答说“好东西”，他于是说，“那谁会怕好东西呢？”据他说，教育对年青人而言是行为的约束，对老年人而言是慰藉，对穷人而言是财富，对富人而言是装饰。有一次浪荡子狄底门给一个女孩治眼睛，第欧根尼说，“小心点，以免眼医非但没有治好眼睛，反而毁了瞳孔。”有人宣称朋友在谋害自己，第欧根尼大呼：“如果你不得不等同对待朋友和敌人时，该怎么办呢？”

有人问他什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他答道：“言论自由。”他走进一所男子学校，看到那里有许多缪斯雕像，而学生雕像却很少。于是说，“校长，在诸神帮助下，你有了许多学生。”他习惯于在公共场合做任何事情，就像得墨忒耳和阿芙洛狄忒。他经常引出如下论辩：“如果吃早饭不

① 《奥德赛》i. 157, iv. 70。

荒谬，那么在集市中也不荒谬；既然吃早饭不荒谬，那么在集市中吃早饭也不荒谬。”他在公共场合行为猥亵，以为“这和用揉胃来消除饥饿一样容易”。还有其他很多名言归属于他，这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列数。^①

他常说，训练分为两种，脑力的和体力的：后者就是那种通过不断练习——知觉借以形成的训练，比如为德性行为确保行动自由；而在这种训练中，光有一半而没有另一半是不完全的，健康和力量只是包含在本质的事情中，这对于肉体 and 灵魂都是如此。他常常引用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表明从体育训练达到德性是何其容易。因为在手工工艺和其他技艺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工匠们通过练习发展出了非凡的手工技能。此外，以长笛演奏者和运动员为例：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他们获得了超群的技艺；以及，如果他们将其努力转向心智训练的话，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徒劳无功。

VI.70-72

不过他认为：如果没有艰苦的实践，生活中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成功的机会；实践可以战胜一切。相应地，人们应该选择自然推荐之事，而不是无益的徒劳，这样他们才会生活幸福。然而他们选择悲惨，这正是他们的愚蠢。因为在我们习惯之后，即使对快乐的蔑视本身也会是最令人愉悦的；正如那些习惯于快乐生活的人，当他们回顾相反的体验时也会觉得恶心，因此那些经历过相反训练的人，能够从鄙视快乐中得到比快乐本身更多的快乐。这就是他的言论的中心要旨；显然，他是言行一致的，因为：事实上伪造钱币；赋予

① 第70-73节。因为第74节和第69节契合无误，中间所列犬儒派的格言的样本（比较第10节的注解）显然是后来插进去的，且可能出自不同的原始资料。

自然权利的权威远远大于赋予习俗的权威；还宣称，当他热爱自由胜过一切时，他的生活方式和赫拉克勒的一般无二。

VI.72-73 他宣称，万物都是智慧之人的财产，还使用前面曾引述的论辩：万物属于诸神，诸神是智慧之人的朋友，而朋友共享一切财产，因此，万物也是智慧之人的财产。此外关于法律：如果没有法律，社会将不可能存在；因为如果没有城邦，开化的东西将无益可言。但城邦是开化的，而没有城邦法律也毫无益处，因此法律是某种开化的东西。他常常嘲笑好的出身和显赫声誉以及所有这些优越之处，称它们为邪恶的炫耀装饰。他说，唯一的真正的国家同宇宙一样广大无边。当他认识到除了一个劝服女人同意的男人的联合体外没有其他婚姻形式时，他便倡导共妻（community of wives）。且因为这一原因，他认为儿子们也应当共有。

他认为，不论是在神庙偷窃，还是吃任何动物的肉，都没有什么不当；甚至吃人肉也没有什么不敬，他说，这一点在一些异国习俗中体现非常明显。此外，根据正当的理由（如他所以为的那样），所有元素都包含在万物之中，并且弥漫一切：因为不仅肉是面包的成分，而且面包也是蔬菜的成分；而其他所有物体，通过某种不可见的通道和微粒，在所有实体（substance）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以蒸汽的形式与它们结合。这一点在他的《提厄斯特》（*Thyestes*）中得到了清楚的阐述——如果这些悲剧真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朋友伊齐那或帕西丰的菲利斯库（Philiscus），即琉善之子的作

品的话,^① 而据法沃里诺在其《历史杂记》中记载, 菲利斯克是在第欧根尼死后写这些悲剧的。第欧根尼还认为, 我们应该忽视音乐、几何学、天文学以及类似学科, 因为它们既无用也非必要。

他也非常善于在口头辩论中巧言应对。这在上文的叙述中十分明显。 VI.74-76

此外, 当他被卖为奴隶时, 他以最高贵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事实。因为在前往伊齐那的航行中, 以司奇帕鲁 (Scirpalus) 为首的海盗俘获了他,^② 还把他送到克里特公开拍卖。拍卖者问他精通什么, 他答道: “统治人。”于是他指着一个穿着饰有精美紫边的长袍的科林斯人, 即上文提到过的塞尼亚得, 说, “把我卖给这个人; 他需要一个主人。”这样, 塞尼亚得走上前来买了他, 带他去了科林斯, 并让他教育自己的孩子, 还把全部家务委托给他。而他把方方面面都管理得井井有条, 以至于塞尼亚得逢人便夸: “我家来了一位优秀的天才。”

克莱俄美尼 (Cleomenes) 在其题为《关于教师》(Concerning Pedagogues) 的著作中说, 第欧根尼的朋友想为他赎身, 于是他称他们为蠢货; 因为, 他说, 狮子不是供养它们的那些人的奴隶, 相反, 那些人任由它来摆布: 因为恐惧是

① 据推测, 这里提及的帕西丰指的是埃雷特里亚的哲学家, 培尔赛乌把苏格拉底对话的伪作归给了他 (参见前文第二卷第 61 页)。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他是 Πύθοξ 的作者, 而第欧根尼·拉尔修在第二卷第 125 页中把它归给了克贝 (v. Susemihl, *Griechische Literatur in der Alexandrinerzeit*, i. p. 20, Welcker, *Kl. Schr.* i. p. 422, n. 18)。Wilamowitz 猜测, Λουακκο^①取代了他的出生地的本土形容词。

② 根据 Cic. *N. D.* iii. 34. 83 是“哈帕卢”。

奴隶的标志，而野兽只会使人害怕。事实上他有一种奇妙的使人信服的禀赋，因此他在辩论中能够轻松征服他想征服的任何人。无论如何，据说伊齐那的俄涅西克里图（Onesicritus）把他的两个儿子之一的安德罗司提尼送到雅典，让他做第欧根尼的学生从而留在了那儿；然后这位父亲又把长子，即前述的菲利斯库送去追随他；菲利斯库也以同样的方式留了下来。第三次，当这位父亲亲自到雅典后，他也像他
VI.76-77 儿子一样为哲学探究所吸引，从而加入了这个圈子——第欧根尼的演讲所发出的魅力是何等神奇呀。在他的听众中，有绰号为诚实人的佛希翁（Phocion），也有麦加拉人斯提尔波，还有其它许多政界显要。

据说第欧根尼活到将近九十岁。关于他的去世，有几种不同的记述。一种说他吃了生章鱼后腹痛致死。另一种说他主动闭气而亡。美加洛波利（或克里特）的凯尔基达（Cercidas）持这种说法，他在他的默利亚姆比（Meliambics）中这样写道：

他起初是辛诺普公民，但后来却不是了，
这位名人手拄拐杖，对折斗篷，露天席地。
但他紧闭嘴唇，紧咬牙关，屏住呼吸，升向极
乐。

因为事实上他就是第欧根尼，宙斯的亲子，天堂之犬。

关于此的另一说法是：他正在给一群狗分配章鱼，结果脚腱被狗咬伤致死。然而，据安提司泰尼在《哲学家的师承》中记载，他的朋友推测，他死于呼吸滞闭。因为他碰巧

住在科林斯前面的克兰涅乌体育场。当他的朋友按惯例去他那儿时，发现他裹在斗篷里，他们想他一定在熟睡，虽然他根本没有昏睡或睡懒觉的习惯。因此他们揭开斗篷，却发现他已经死了。他们认为这是他蓄意所为，以逃避其后的生活。 VI. 77-80

据说，后来他的门徒在谁应安葬他的问题上大吵了一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大打出手；但当他们的父辈以及有影响的人到来后，在他们的指导下，第欧根尼被安葬在通往伊斯姆的大门旁边。在他的坟墓上，他们立了一根梁柱，其上有一尊用帕罗斯大理石雕成的狗像。后来，他的同胞又用青铜像纪念他，上面刻着这样的诗句：

时间甚至可以使青铜变老：但你的荣耀，第欧根尼，任何永恒都不能摧毁。因为只有你，向凡人指出了自足之训和生活的最易之道。^①

我们也以四短音步格写了关于他的一段话：

A. 第欧根尼，过来告诉我何种命运把你带到下界？

D. 狗的獠牙。^②

但有人说，他临死时留下遗言说，他们应当把他扔出去不加掩埋，那样的话每只野兽都可以吃他；或把他拖进沟

① *Anth. Pal.* Xvi. 334.

② *Anth. Pal.* Vii. 116.

里，在他身上洒些灰尘。另有人说他的遗言是，他们应该把他扔进伊利苏河（Ilissus），那样可能对他的同胞有用。

德米特里乌在其著作《同名入》中断言，在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Babylon）的同一天，第欧根尼死于科林斯。他在第 113 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① 就已耄耋有年。

下列著作归于他的名下：

对话：

VI.80 - 81

《凯法利翁（Cephalion）》

《伊克提亚》

《寒鸦》

《颇达卢》

《雅典民众》

《共和国》

《伦理学技艺》

《论财富》

《论爱》

《塞奥多洛》

《希西亚（Hypsias）》

《阿里司塔库（Aristarchus）》

《论死亡》

《书信集》

七部悲剧：

《海伦》

① 即公元前 324 - 前 321 年。

《提厄斯特》

《赫拉克勒》

《阿基里斯》

《美狄亚》

《克律西波》

《俄狄甫斯》

索西克拉底在其《哲学家的师承》的第一卷、萨提罗斯在其《生平录》(Lives)的第四卷中断言,第欧根尼没有留下任何著作。萨提罗斯还补充说,那些动人的悲剧也是他的朋友伊齐那人菲利斯库写的。索提翁在其第七卷中宣称:只有以下几部书才真正是第欧根尼的著作:《论德性》、《论善》、《论爱》、《一个乞丐》、《托尔迈乌(Tolmaeus)》、《颇达卢》、《卡桑德鲁(Casandrus)》、《凯法利翁》、《菲利斯库》、《阿里斯库塔》、《西绪福斯》、《甘尼美得(Ganymedes)》、《轶闻集》、《书信集》。

共有五个人取名第欧根尼。第一个是阿波洛尼亚人(Apollonian),是一位自然哲学家。他的论文这样开头:“我认为,在每篇演讲的开端,人们必须保证其打下的基础是无可置疑的。”第二个是希巨昂人,他写了一篇“伯罗奔尼撒叙事”。第三个是我们当下介绍的第欧根尼。第四个是生于塞留西亚(Seleucia)的一名斯多亚派成员,也有人认为他是巴比伦人,因为塞留西亚离巴比伦很近。第五个是塔索斯人,他写了一部关于诗学问题的著作,并试图解决它们。

VI.81-83

最后，据阿塞诺多鲁在其《漫步》的第八卷中说，第欧根尼经常使用油膏，因而皮肤光滑。^①

① 比较 Epictet. iii. 22. 88 ὡς Διογένης ἐποίησεν ἑλβαν γὰρ περιήρχετο καὶ κατ' αὐτὸ τὸ σῶμα ἐπέστρεφε τοὺς πολλοὺς .

第三章 莫尼摩（公元前 4 世纪）

叙拉古的莫尼摩（Monimus）是第欧根尼的学生；据索西克拉底说，他是某位科林斯银行家的侍从，这个人跟买下第欧根尼的塞尼亚得交往甚密，而塞尼亚得对第欧根尼言行上的善的描述，激起了莫尼摩对第欧根尼的崇拜之情。于是他便装疯卖傻，故意把银行家桌子上的零钱和所有钱币都扔掉了，最后他的主人终于解雇了他；然后他直奔第欧根尼并投身于他。他也经常追随犬儒派成员克拉特斯，并接受类似的行为方式，因此他的主人看到他的所做所为后，便愈加相信他疯了。

他逐渐变得著名起来；并且名声非常之大，以致喜剧诗人美南德尔甚至都提到过他。无论如何，美南德尔在一部戏剧《新郎》（*The Groom*）中写道：

腓洛，有一个莫尼摩，他非常睿智，
但并不名声显赫。

VI.83 - 84

A. 他？你指的是那个拿着一张纸条的人？

B. 不，不是一张，而是三张。

不过上面没有一个字。所以他说，

宙斯呀，请帮助我相符于这句格言：认识你自己，

而不是那些响亮的口号。

相比于这些他走得更远，

这个肮脏的乞丐，宣称所有人的假定
全都是徒劳。

莫尼摩确实表明自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道德学家，以致他总是看不起纯粹的意见，而只追求真理。

除了一些夹杂着不太明显的热忱的琐事外，他给我们留下了两本书：《论冲动》（*On Impulses*）和《哲学劝诫》（*Exhortation to Philosophy*）。

第四章 俄涅西克里图（鼎盛年在公元前 330 年）

有人说俄涅西克里图（Onesicritus）是伊齐那人，但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说他是阿斯提帕拉亚（Astypalaea）本地人。他也是第欧根尼的杰出弟子。他的经历似乎与色诺芬的很相似；因为色诺芬参加过居鲁士的远征，俄涅西克里图则参加过亚历山大的远征；前者写了《居洛帕厄迪亚》（*Cyropaedia*）或《居鲁士的教育》（*Education of Cyrus*），后者则描述了亚历山大是如何受教育的：一个赞美居鲁士，另一个颂扬亚历山大。他们的措词也几乎相同：除了俄涅西克里图缺少模型外，他几乎被认为是一个模仿者。

在第欧根尼的其他学生中，有一个叫美南德尔，其绰号为德里姆（Drymus）或“橡木”，他是荷马的忠实崇拜者；^{VI.84-86}还有辛诺普的赫格西亚，其绰号为“狗项圈”；而伊齐那的菲利普斯库上文已经有所提及。

第五章 克拉特斯（底比斯人，鼎盛年在公元前 326 年）

克拉特斯（Crates）是底比斯人，阿斯孔达斯（Ascondas）的儿子。他也是犬儒派的著名弟子之一。不过希波伯图断言，他不是第欧根尼的学生，而是亚该亚人（Achaean）布里松^①的学生。下面的俏皮诗就是他写的^②：

在酒色的雾霭中有一座城市叫佩拉（Pera），
美丽、肥沃、没有污秽、但有平凡，
航行在那里的没有蠢蛋，也没有寄生虫，
没有贪婪者，也没有肉欲的奴隶，
但到处都有百里香、葱蒜，还有无花果和烤面包，
因为这些，人们从不相互争斗，
也不为金钱和名誉兵戎相见。

他还有一本流传广泛的流水帐，记录如下：

记下，付厨师 10 命那，医生 1 德拉克马，谄媚者 5 塔仑特，付律师烟钱，美女雇佣费 1 塔仑

① 这个布里松并不是我们从“柏拉图书信集”，从亚里士多德以及阿特纳奥（xi. p. 508）那里所了解的赫拉克利亚的布里松。不过他可能是杨布利柯在 Vita Pyth. c. 23 中提到的毕达哥拉斯的门徒。

② Anth Plan. v. 13.

特，付哲学家3奥卜尔。

他也以“开门人”（所有门户都向其敞开的召唤者）闻名于世，因为他习惯于进入每栋房子并劝诫住在里边的人。下面是他的另一段范文^①：

我所拥有的学识与思想浩如烟海，
缪斯传授我高贵训言：
那聚敛的财富是虚荣的猎物。

此外，他说他从哲学得到的是：

VI.86-88

一夸脱羽扇豆，以及，不在意任何人。

下面这句话也引自于他^②：

饥饿能结束爱情，或者，如果不是饥饿的话，
那就是时间，
抑或，如果这两种有用的方法都不奏效的话，
那就只剩绞索了。

他的鼎盛年在第113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③

据安提司泰尼在其《哲学家的师承》中记载，促使他献

① *Anth. Pal.* vii. 326.

② *Anth. Pal.* ix. 497.

③ 即公元前328-前324年。

身犬儒哲学的第一次冲动是这样的：他在一幕悲剧中看到忒勒福（Telephus）挎着个小篮子，完完全全一幅悲惨像。于是他把自己的财产兑成钱币（因为他出身名门），积攒了约200塔仑特，然后把它们散发给了自己的同胞。（有人补充说，）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哲学家，以致为喜剧诗人菲勒门（Philemon）所提及。无论如何，菲勒门说过：

为了像克拉特斯，
他在夏天常穿厚厚的斗篷，
冬天则衣衫褴褛。

狄奥克勒记述了第欧根尼是如何说服克拉特斯放弃田地，将之变成牧羊场，并把所有钱币扔进海里的故事。

据说亚历山大曾寄宿在克拉特斯家里，就像菲力普曾宿居希帕基亚（Hipparchia）家里一样。他的一些亲戚经常去探望他，以试图使他转移目标。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用棍子把这些人轰走，而决心毫不动摇。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讲了这样一则故事：他把一笔钱托付给一个银行家，条件是：如果他的儿子长大后做普通人，他就把钱还给他们，而如果他们成了哲学家，那就把钱分给别人，因为如果他的儿子从事哲学，他们将别无所需。埃拉托司泰尼告诉我们，希帕基亚——我们稍后将介绍她——曾给他生了个儿子，名叫帕斯克勒（Pasicles）。在帕斯克勒服完兵役后，克拉特斯把他带到一个妓院，告诉他他的父亲是如何结婚的。他说，私通和通奸的婚姻属于悲剧，其报应就是遭放逐或被杀；而那些跟妓女鬼混者的婚礼则是喜剧的素材，因为作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结果，他们总是做出蠢行。

VI.88-90

克拉特斯有个兄弟叫帕斯克勒，是欧几里得的门徒。

法沃里诺在其《回忆录》的第二卷中讲述了一个关于克拉特斯的有趣故事：有一次克拉特斯向运动场主人提出请求，他紧紧抱住那个人的屁股；而那人拒绝了他，他说：“什么！难道你的髌关节没你的膝关节多？”他常说，我们不可能找到完美无缺的人；相反，就像一株石榴一样，总有一颗种子是坏的。由于惹恼了乐师尼各德罗姆（Nicodromus），克拉特斯给刮了个耳光。于是他在额头上贴了块膏药，上面写着“尼各德罗姆的杰作”。他定期与妓女相互谩骂，这使他渐渐适应了她们的辱骂。

法莱勒的德米特里乌送给他一些面包和葡萄酒，结果他把他训斥了一番，说：“井不仅产水，也能产面包。”显然，他只喝水，不喝别的。有一次，警卫们因他穿印花布而找他岔子，他回答：“我要告诉你们，塞奥弗拉斯特也穿印花布。”他们不信，于是他领他们到一间理发店，把正在刮胡子的塞奥弗拉斯特指给他们看。他在底比斯让运动场主人给痛打了一顿——另一说法是他在科林斯遭欧绪克拉底（Euthykrates）毒打，还被拉着脚后跟在地上拖走。他故意大声叫喊，似乎这对他毫无影响^①：

VI. 90-92

让人捆着双脚拖上那天堂的高高门槛；

不过狄奥克勒说，这样拖他的人是埃雷特里亚的美涅得谟。因为美涅得谟相貌英俊，且有人认为他和佛利乌斯人（Phliasian）阿司克勒彼亚得关系亲密，克拉特斯把他骂了个

^① 荷马《伊利亚特》i. 591。

狗血淋头，还扇了他一个耳光；于是美涅得谟气愤异常，就把他拖在地上走，而他则如上所述高声呼喊。

基提翁的芝诺在其《轶闻集》中提到，由于漫不经心，克拉特斯把一张羊皮缝在了自己的斗篷上，这使他看起来十分丑陋。当他进行体育锻炼时，人们常常为此嘲笑他。这时他会举起双手，习惯性地：“用心呀，克拉特斯，因为这有利于你的眼睛和身体的其余部分。你将看到这些嘲笑你的人，不久就会疾病缠身，痛苦不堪，他们会认为你快乐，并因为懒惰倦怠而自责不已。”他常说，我们学习哲学应该达到这样的程度：眼中无物，只见犍驴。他宣称，那些与谄媚者为伍的人就像困于狼群的牛犊一样，毫无防守之力；因为不论是这些人还是小牛犊都手无寸铁，无力保护自己，只能遭受阴谋诡计的暗算。

VI.92-94 当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便为自己吟唱这句符咒：“你要走了，亲爱的驼子，你要奔向哈得斯的家了，——老年已把你压弯。”因为岁月使他成了驼背。

亚历山大问他是否希望重建自己的家乡，他答道：“为什么要重建呢？说不定另一个亚历山大又会再次毁灭它。”他宣称耻辱和贫穷是他的国度，财富永远不能把它俘虏。他说他是反抗一切妒嫉和阴谋的第欧根尼的同胞。美南德尔在其《孪生姐妹》（Twin Sisters）中以如下诗句提到过他：

身披斗篷，你将和我浪迹天涯，
就像犬儒克拉特斯和他的妻子曾经做的那样：
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
他也让女儿试婚一月。

现在我们来介绍他的学生。

第六章 美特洛克勒（约公元前 300 年）

马洛尼亚（Maroneia）的美特洛克勒（Metrocles）是希帕基亚的哥哥。他起先是逍遥派成员塞奥弗拉斯特的学生。他身体极为虚弱，有一次在练习演讲时行为失态，这使他绝望至极，于是把自己关在家中，企图绝食死去。克拉特斯得知后便前去看他，因为有人请求他这样做。克拉特斯故意吃了一顿羽扇豆，试图通过辩论来说服他，这一辩论是：他并没有犯错，因为如果他没有采取一种自然的解脱方式的话，奇迹早就出现了。克拉特斯不断重复，使用类似办法安慰他，最后终于使他振作起来。从那以后，美特洛克勒就做了克拉特斯的学生，并逐渐开始精通哲学。

VI. 94 - 96

赫卡托在其《轶闻集》的第一卷中告诉我们，他烧毁了自己的文章，并说：^①

这些都是下界的梦的幻象。

另有人说，当他焚烧塞奥弗拉斯特的演讲笔记时，补了这样一句：

过来，赫费司托，忒提斯（Thetis）现在需要你。

① Nauck, T. G. *F²*, *Adesp.* 285.

他把事物分为两类：一类用钱可以买到，如房子；另一类通过时间和精力可以得到，如教育。他说，财富有害，除非我们使之用得其所。

他死于高龄，窒息而亡。

他的门徒是塞奥姆伯罗特（Theombrotus）和克莱俄美尼：塞奥姆伯罗特收亚历山大里亚的德米特里乌为学生，而克莱俄美尼指导了亚历山大里亚的提马尔库和爱非索的厄刻克勒（Echecles）。不仅厄刻克勒聆听过塞奥姆伯罗特的演讲，美涅得谟也参加过他的讲座，我们稍后就会谈到他。他们之中的来自辛诺普的麦尼普斯后来也成了名人。

第七章 希帕基亚（约公元前300年）

希帕基亚是美特洛克勒的妹妹，也为他们的学说所吸引。两人都出生于马洛尼亚。

她爱上克拉特斯的演讲和生活，再不愿关注其他追求者，尽管他们有着万贯家财、显赫身世以及英俊相貌。对她而言，克拉特斯就是一切。她甚至威胁父母，除非让她与克拉特斯结婚，否则将独守终身。因此她的父母乞求克拉特斯劝阻她，克拉特斯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没能说服她。最后，克拉特斯站起来，脱下衣服放在她面前，说：“这就是新郎，这里是他的所有家当；那么请你抉择吧；因为，如果你不分享我的追求，就不能成为我的伴侣。” VI.96-98

女孩做出了选择，她穿上同样的衣服，和丈夫四处流浪，露天席地，陪他外出讨饭。而且，她在吕西玛库举办的宴会上羞辱了知名的无神论者塞奥多洛，她使用的诡辩如下：如果塞奥多洛做的任何行为都不是错的，那么希帕基亚做的任何行为也不是错的；既然塞奥多洛打自己并没有错，那么希帕基亚打塞奥多洛也没有错。对此塞奥多洛没有回辩，而是企图脱掉希帕基亚的斗篷。但希帕基亚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女人所天生具有的恐惧或惊慌。塞奥多洛对她说：

这就是那个抛弃织纺梳妆的女人吗？^①

^① Eur. *Bacch.* 1236。

她答道：“就是我，塞奥多洛，如果我把更多时间花于教育，而不是浪费在织机上的话，你认为我对自己考虑欠周吗？”这些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故事都讲到了这位女哲学家。

VI. 98 - 100

现在仍保留着克拉特斯的一本书，题为《书信集》，里边有一些杰出的哲学思想，其风格有时与柏拉图的相似。他也创作悲剧，并带有一种高贵哲学的印记；例如，下面这段话就是^①：

我的国家既没有塔楼也没有屋顶，
但它的要塞却如整个大地一样广阔无垠
在那里它为我们提供了居所和家园。

他死于老年，葬于玻俄提亚。

① Nauck, *T. G. F.*²., 克拉特斯, i. p. 810。

第八章 麦尼普斯

麦尼普斯 (Menippus)^① 也是一名犬儒，在血统上是腓尼基人，并如阿喀库在其《伦理学》一文中所说，是一个奴隶。狄奥克勒还告诉我们，他的主人是本都斯公民，名叫巴顿 (Baton)。但因为贪婪使他在乞讨中非常果决，他成功地成为了底比斯人。

他不是一个严肃^② 的人；他的著作充满欢声笑语，跟他的同代人米利亚格的作品极为相似。^③

赫尔米波说他按日发放贷款，还因此得了一个绰号。他曾发放抵押贷款，并采取安全保障，从而积聚了大笔财富。不过他最后中了一个圈套，让人洗劫一空，在绝望中悬梁自尽了。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小文章^④：

或许，你知道麦尼普斯，
他在血统上是腓尼基人，不过却做了一条克里
特犬：
他是一个按日发放贷款者——别人也这样称呼
他，

VI. 100 - 102

① “Menippus ille, nobilis quidem canis,” Varro *apud* Nonium 333. 参见琉善, *Icaromenippus* 15, *Bis Accusatus* 33. Varro's *Saturae Menippeae*, 散文和诗歌的统一体，是对麦尼普斯风格的模仿，虽然他们的主题是原始的真正的罗马人。

② 然而斯特拉波称他为 *σπουδογέλαος*。

③ 他的 *Banquet* 中有一段残篇，见阿特纳奥 502 C。

④ *Anth. Plan.* v. 41

在底比斯，有一次他的房子遭了劫，从而失去了一切，
他没能理解做犬儒意味着什么，
于是悬梁自尽了。

一些典据家怀疑那些归于他名下的作品的真实性，声称它们是由狄奥尼修和科罗封的佐皮鲁写的，他们写书只是为了寻乐，并把它们移交给麦尼普斯，因为他能很好地处理它们。

共有六人取名麦尼普斯：第一个写了一部《吕底亚史》，还为赞图斯做了节略；第二个就是当下的主人公；第三个是斯特拉托尼亚西亚（Stratonicea）的智者，他在血统上是卡里亚人^①；第四个是雕塑家；第五和第六个是画家，均为阿波罗多洛提及。

然而，犬儒麦尼普斯的著作共有十三本：

《巫术》

《意志》

《书信集》：托诸神名义的伪作

《答物理学家、数学家和文法学家》

① 比较 Cic. *Brut.* 91, § 315 “post a me tota Asia peragrata est, < fuique > cum summis quidem oratoribus, quibuscum exercebar ipsis lubentibus; quorum erat princeps Menippus Stratonicensis meo iudicio tota Asia illis temporibus disertissimus,” 以及斯特拉波 xvi. 660。

一本关于伊壁鸠鲁出生的书；
以及《学派对第二十日的尊敬》

别的书就不再赘述。

第九章 美涅得谟

VI. 104 - 105

美涅得谟（Menedemus）是兰萨库斯的科罗特斯（Colotes）的学生。据希波伯图说，他天不怕地不怕，敢做惊人举动，以至于扮成复仇女神四处游走。他说他来自哈得斯，专门体察世人所犯种种罪恶，并将返回下界向主宰者复命。他的装束是这样的：一件束以深红腰带的灰色外衣拖曳至足；头戴一顶阿卡狄亚帽子，里面绘有黄道十二宫图；悲剧中的短统靴；蓄着飘逸长须，手拄灰色长杖。

这就是几位犬儒的生平。不过我们还将增补一些为他们所共持的学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定犬儒主义确实是一种哲学，而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像开俄斯的阿里斯通那样，他们抛开了逻辑和物理学的问题，满足于全身心投入伦理学。狄奥克勒把有些人归给苏格拉底的话归给了第欧根尼，认为他说过：

我们必须探究我们厅堂里的一切善的和恶的东西是如何形成的。^①

在他们的教导中他们也撇开了日常的主题。至少安提司泰尼说过，那些武断任意的人最好不要研习文学，以免为异己的影响所误导。因此他们放弃了几何和音乐，以及所有这些研究。无论如何，当有人给第欧根尼看一座钟时，他说它是防

① 荷马《奥德赛》iv. 392。

止人们吃饭迟到的有用器械。另外，有人在他面前吟诵音乐，他对他说^①：

国家治理有序、家务井井有条，凭借的是人的心灵，

而不是竖琴的颤弦或笛子的抖音。

他们进一步主张，“根据德性而活”是追求的最终目的，这正如安提司泰尼在其《赫拉克勒》（*Heracles*）中所说：这与斯多亚派的主张极为相似。因为在这两个学派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紧密的联系。因此人们常说：犬儒主义是通往德性的捷径。而基提翁的芝诺就是以这同样的方式生活的。

他们也主张，我们应该生活节俭，只为营养而食，只穿一件单衣。他们鄙视财富、名誉以及显赫出身。他们有些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素食，只喝冷水，满足于任何容身之所或大桶，就像第欧根尼——他常说，什么都不需要是诸神的特权，而只需要很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

此外，如安提司泰尼在其《赫拉克勒》中所说，他们认为德性可以传授，而且一旦获得就不会再失去；智慧之人是值得爱的，是完美无瑕的，是他们喜爱的朋友；我们不应相信运气。与开俄斯的阿里斯通一样，对居于德性和邪恶之间的任何东西，他们都漠然置之。

对犬儒派的介绍就到此为止。现在我们必须进到斯多亚派，其创始人是克拉特斯的门徒芝诺。

① 比较 Eur. *Antiope*. 残篇，205 Dind.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名哲言行录 (上册)

作者= (古希腊) 拉尔修著 马永翔译

页数= 3 9 3

S S 号= 1 1 1 0 5 2 5 9

出版日期= 2 0 0 3 年 0 1 月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上册

原英译者前言
原英译者导论
第一卷

序
第一章 泰勒斯
第二章 梭伦
第三章 喀隆
第四章 庇塔库斯
第五章 彼亚斯
第六章 克莱俄布卢
第七章 佩里安德
第八章 阿那卡尔西
第九章 密松
第十章 厄庇美尼德
第十一章 斐瑞居德

第二卷

第一章 阿那克西曼德
第二章 阿那克西美尼
第三章 阿那克萨戈拉
第四章 阿凯劳斯
第五章 苏格拉底
第六章 色诺芬
第七章 埃斯基涅
第八章 阿里斯提波
第九章 斐多
第十章 欧几里德
第十一章 斯提尔波
第十二章 克力同
第十三章 西蒙
第十四章 格劳孔
第十五章 西米亚
第十六章 克贝
第十七章 美涅得谟

第三卷

第一章 柏拉图

第四卷

第一章 斯彪西波
第二章 塞诺克拉底

下册	第五卷	第三章	波勒谟
		第四章	(雅典的)克拉特斯
		第五章	克冉托尔
		第六章	阿尔凯西劳
		第七章	彼翁
		第八章	拉居得
		第九章	卡尔尼德
		第十章	克利托马库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
		第二章	塞奥弗拉斯特
	第六卷	第三章	斯特拉托
		第四章	里柯
		第五章	德米特里乌
		第六章	赫拉克利德
		第一章	安提司泰尼
		第二章	第欧根尼
		第三章	莫尼摩
		第四章	俄涅西克里图
		第五章	克拉特斯
		第六章	美特洛克勒
	第七卷	第七章	希帕基亚
		第八章	麦尼普斯
		第九章	美涅得谟
		第一章	芝诺
		第二章	阿里斯通
		第三章	赫里鲁斯
		第四章	狄奥尼修
		第五章	克里安忒
		第六章	斯菲卢斯
		第七章	克律西波
	第八卷	第一章	毕达哥拉斯
		第二章	恩培多克勒
		第三章	厄庇卡尔姆
		第四章	阿尔基塔
		第五章	阿尔克迈翁
		第六章	希帕索
		第七章	菲罗劳斯
		第八章	欧多克索
	第九卷		

第一章	赫拉克利特
第二章	塞诺芬尼
第三章	巴门尼德
第四章	麦里梭
第五章	爱利亚的芝诺
第六章	留基伯
第七章	德谟克利特
第八章	普罗泰戈拉
第九章	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
第十章	阿那克萨库
第十一章	皮浪
第十二章	蒂蒙

第十卷

第一章	伊壁鸠鲁

附录 I	中—英译名对照表
附录 II	英—中译名对照表
附录 III	S e l e c e b i b l i o g r a p h y
附录页	